

中华野史

十叶野闻

（民国）许指严

中国古典精华文库

十叶野闻

（民国）许指严 著

○ 奉安故事

清初《东华录》所载，及《开国方略》等书，俱言以帝仪葬明思宗，一似恩礼前朝备至。不知此特定鼎后，从诸臣之请，下诏掩饰耳目，为收拾人心计耳。按《圣安本纪》及《泣血录》等书，都言闯贼入宫后，得思宗及后尸，盛以柳板，暴置宫门外三日，始得小殓。其殓也，殓桐棺纸衾，下僦藁葬，彼等遗臣不忍涉笔矣。及满人入关，文字狱急，亦无敢彰满主之凉德者。及读乡先辈邵青门先生文，书赵一桂事，不禁恍然。比客京师，晤大学校生赵某者，纵谈明季事，自言一桂为其远祖，子孙藏有乃祖笔记，当日事纤悉靡遗，较青门文特详，今存祠中。因口述其大略，予纪而录焉：

一桂为犂下肆商，抱布贸丝，往来市廛间，朴愿无过人处。及京城陷，使眷属居远乡，独袱被策蹇驴，伪为军中运粮食者，逡巡入国门，凡为乱兵所困者十余次，几不得脱。奋勇前进，卒达禁中。先是，御史某者，直声震朝右，所居与一桂邻。闯兵且至，御史以殉国自誓。一桂匿其少子，慨然以婴、臼自任，且曰：“公苟正命，仆必为公营斂，如谢皋羽之于文信国故事。”及事极，御史固在围城中。一桂知其必死，故弃家冒险入城以践约，虽死于锋刃不悔。无何，御史尸不可得，而帝、后遗骸，方为伪闯臣顺天府某遣官薄葬。梓宫窄小，如平民礼，旧臣亦无一人哭临者。时伪臣某驱使明臣如犬羊，因令汉奸苛立仪制，轻輶素■，飘摇出城北，厝置于十三陵之旁。非特不修园寝，且不起陵树碣，但以小石揭槨曰“明某帝”而已。

一桂既不得御史，则奔走视思宗之葬礼，伤心已甚。旋赴昌平，至夜深，独恸哭陵下。祇被宿树阴，野草牵衣，萤飞鬼啸，不之顾也。顾不得思陵所在。有友人某，为昌平州吏目，延之食宿，如是者三日，奋然作曰：“吾力必改葬以天子礼，报大明二百年之深仁厚泽。且使腥膻之徒，知吾汉族尚有人也。”乃即作归计，欲变产集资为大举。顾自恨商俗不谙典礼，恐草草貽后世羞，意不如先觅一掌故儒生，黄门常侍，夙嫔朝章国故者，以为筹商治事地，然仓猝终不可得。最后乃得中涓人邢某，自言在宫中值差有年，社屋之日，曾目击帝、后陈尸惨状并葬所所在。又言田妃陵墓甚壮丽，苟帝、后合葬于此，尚不失体制。一桂乃与结盟为兄弟，出囊中金千余，更往明陵探察。果由中涓指得昭陵旁一小丘，宿草未青，土痕犹湿。不觉悲从中来，念二百年帝王末路，乃至于此。古人谓：“一盂麦饭，几树冬青。”今且并此而无之，能勿伤感？中涓邢乃言：“汉家故事：梓宫须取东山之木，轮囷合数人抱者，空其中，饰以丹漆垩灰。奢者则杂以金玉，外施金台银阁，以为之座。及葬，则隧道通宫，明器毕具，刻木为宫人、黄门状，甚则杀人以殉，鱼灯石马，罗列隧前，百官负土为坟，各种一树，以为纪念。今群臣皆谄事新朝，胜国典型，谁复记忆。纵有二三遗老，凭吊夕阳，亦不过泪洒千行而已。”一桂闻言，欷歔不已，既而奋然曰：“小臣无状，宁毁家为此义举，愿黄门左右翼我，则感且不朽。”遂先鸠工起土，出旧梓宫。视之，则业已朽腐，木■片片落。启棺视之，帝、后颜色俱如生，惟冠服微黯。盖当是草草成殓，不知何所拾得敝服，妄以施之圣体也。一桂悲悼者久之，中涓邢亦伏地恸哭。即挈金往市中与某商订购礼服仪品。某商者，旧为尚衣司供奉，稔知宫中仪仗及服制之等威者也。一桂往返与之密商，某亦义形于色，愿以半价成全一

桂之大举，一桂感甚。先是，中涓修陈葬礼服物，约需二、三万金。一桂以为先帝俭德昭著天下，不宜过奢，以损盛德，乃参酌奢俭之中，某商亦深然之。因起田妃墓土，凿山鑿石，入羨道中。拾级由隧下若干方积，始发见甬道。纳陛而升，中为正殿，列俑成行，衣履执器如生人，■綽帷帐之属悉具。前列祭品，簠簋完好，银釭膏火未灭也。朱漆梓宫居中，钟虞无恙，旁罗殉葬之玩好物甚具。一桂因与中涓商，将帝、后新作梓宫舁入，乃举田妃棺移于右，而以思宗梓宫居中，周后居左。布置略定，又因田妃有椁，帝、后俱无，爰议以田妃椁与周后，而为帝别作文木之椁，饰以钿漆。费用不足，则中涓复引义士孙繁祉、刘再昌等捐集数百金。椁成，始安设妥帖。增购牲醴楮帛、金银佩锭之属，奉奠策祝，继以哀哭。中涓、义士而外，劳役者数十人，莫不酸鼻流泪。附近居民争来致吊，轰动邻邑。县官闻之，若有所感，乃使吏目某开县支费，将为之请于朝，发给库帑。一桂力辞不受，仍挈袱被，与中涓偕遁至远乡。吏目觅之，不得也。人问其故，曰：“满清虎狼，吾何必以清白体供其鱼肉？且即不得祸，而假先帝遗骸以沽荣名，尤不忍为也。”

嗟乎！较之“冬青树”故事，其风义有过之。微青门一记，几使此举湮没无闻，虽有藏祠之笔记，谁睹之而谁传之？是可慨已。

○九王轶事 十则

清初宫廷黻乱，貽讥千古，史臣因而深讳，不敢施一直笔

者，惟睿亲王多尔衮尸其咎也。多尔衮为清太宗母弟，行居九，世称九王，或曰，贵时人称九千岁是也。太宗既崩，福临尚幼，遗命以皇母弟摄政，仿周成负宸故事。然某君秘记，则言太宗深恶多尔衮，遗命并未及彼。且相传太宗暴毙，乃多尔衮贿内侍毒之。宫闱事秘，史无佐证，未敢断也。要之，多尔衮树党自固，宫闱亲近皆其心腹，故能传受遗诏，大权独揽，非其他伯叔兄弟所能及。先是，中原甫定，南方诸遗臣辄兴兵倡义，宇内骚然不宁。福临幼弱，未亲政，多尔衮借军机重要为名，出入宫禁，如履帷闼。博尔济太后与多尔衮福晋本同姓姐妹，亲密如家人。太宗初崩，太后原有垂帘之意，因祖训所格，恐宗室中转有挟此名义别生枝节，以摇动福临之位置，于计殊不便。多尔衮夙见信于博尔太后，乃献计，用摄政制，而许以内权让后，一如太宗生时，且其利益有突过者，故博尔太后深喜之。又多尔衮貌英伟，长臂善射，仪表不凡，谄事博尔后无所不至。博尔后深信其可恃，故外内联络，情逾骨肉。或传太宗未崩之先，多尔衮即通于后，特迹尚未著。至福临即位，始覬然不讳。顾遵汉制，内则父子，外则君臣，天无二日，民无二王，故虽摄政，仍援君臣之义，不废拜跪之礼。每入宫，或遇燕见，摄政王须北面而朝。博尔太后心恶之，下诏风诸臣议崇摄政王典礼，内三院首以皇叔九千岁之礼进。多尔衮冒昧不察，遽受其策。及行礼，诸臣一跪三叩首，而朝帝、后时，仍不免北面。一日，太后与多尔衮同游海子，并辇而行，侍卫前奏事，俱先帝、后而后及摄政。多尔衮偶有奏对，鸿胪赞礼者犹三呼跪拜如常仪，多尔衮心大不怿。翌日，使人谓太后曰：“予终不能与太后共享安乐，以予为职分所限，君臣安有敌体？方今心劳多病，请罢摄政职出宫，闭门思过，不复能望见太后颜色矣。”太后得奏，心大懊丧，乃立命内大臣某往摄政王府议下

嫁事，且命内三院拟称尊皇父大典。时明臣陈之遴为大学士，咋舌曰：“此礼亦可议乎？”满人抚其言入告，太后大怒，命即论死以示威。会有救之者，谓下嫁大嘉礼，不宜用刑，乃降谴戍编管三姓城，于是无敢持异议者。时策书出内三院汉臣某手，或曰龚芝麓尚书。策引周旦姬文，浮华满纸。自是群臣朝贺，咸先皇父摄政王，而后及帝。凡章表一切，咸称皇父矣。福临少长，心知其非，凡阅章奏有皇父字，辄废阁不阅，或遣内侍送多尔袞处。顾福临性沉默，好佛典，有怒辄隐忍不发。旋以多尔袞征讨有大功，诸武臣咸听命，四方未靖，恐投鼠伤器，且不欲伤太后心，乃有醇酒妇人之意，如汉惠帝故事，厚宠董妃，辄不视朝。及九王败，始稍稍问政事。

清太宗后博尔济氏有殊色，肌肤如玉，宫中私号之曰“玉妃”。初仅为才人，慧黠有智谋，言辄称太宗旨。世传以参汁进于洪承畴说降，遂尽得关外地，卒覆明社，其功不在开国元勋下也。玉妃既得参与帷幄机谋，权力日进，又以生皇子福临故，遂得正位为后。有妹嫁九王，即多尔袞福晋，貌亦殊丽，白皙光艳与姊等。人以别于后，故彼曰“大玉妃”，而此曰“小玉妃”。两玉妃初极相得。洪承畴之降也，操此秘密胜算，折冲于帷薄内者，盖小玉妃亦为之疏附焉。太宗固知之，以故待九王亦特优异。既都沈阳，起居仪从渐仿汉制，官禁稍稍森严，独九王以参与密谋故，恒出入自由。太宗频年用兵，东征西讨，几无一日安处。既服朝鲜，转师入山海关，围京师，辄经年不还宫。内政琐务，尽决于九王，而实奉大玉妃意旨，逢迎无所不至。大玉妃往往留九王居宫中，经旬不归私室。小玉妃遣人探之，辄言军国要事，日不暇给，况外出则恐犯漏泄之嫌，不便。小玉妃初信之，既而人言藉藉，颇多秽声。小玉妃

乃亲往宫中，以请安为名，侦察动静。大玉妃匿九王他所，不听小玉妃入，且不与之面，遣人传诏曰：“皇帝有旨：不奉令而擅入机密地者，杀无赦。幸福晋自爱。”小玉妃大羞愤，欲自裁于宫门，为左右所持，乃劝慰之，使归。自是，玉妃姊妹花变为仇敌矣。会闯兵破明都，吴三桂引满兵入关。未发，小玉妃贿某王进言于太宗，白大玉妃、九王丑状，纤悉靡遗。太宗震怒曰：“朕不处分此獠，何以取天下！”乃命返师沈阳，欲先正宫闱，而后出兵取明。还宫未逾一日，以暴崩闻。人皆疑为大玉妃及九王所弑，但其时九王党羽颇盛，莫敢撓其锋也。旋奉遗诏摄政，师入燕京，遂恒居寓中。政事机密，大玉妃一以委之，公然帝制自为矣。小玉妃既抵燕京，恚不往朝太后。或劝以掩饰朝廷耳目，不得已，乃一往。太后方与九王宴乐，乃命宫人引入他室，半未一面。小玉妃掷冠而起，大肆诟厉，宫人咸掩耳。或以报太后，太后欲使武士缚而辱之，总管某进曰：“此所谓播恶于众也，且太后有杀妹之名，不可。不如使皇父裁之。”太后乃命多尔袞先归，使人传召。小玉妃不信，以为九王尚在宫中，特太后之党弄己，坚坐不返，必欲太后面见始退。久之，一侍婢持物入告，则九王之手环也。侍婢固小玉妃所亲信者，始快快出宫。是夜，小玉妃以暴疾卒，举朝无敢发其覆者。乃睿王削号后，府中人始泄之。

当顺治八九年间，九王权力正盛，举朝翕然称皇父；宫中游宴，则与太后同辇并载，视福临幼主蔑如也。一日，海子中方作竞渡之戏，江南总督献老舟工十余人，操桨驾舵，如履平地，太后与九王乐甚。又值浙中献女乐至，乃命开筵奏乐。豪竹哀丝，声振林木。九王大悦，请太后同登水心亭，凭阑展眺。忽一舟子驾舟如飞而至，矫捷如水鸥，其势直向九王。九王方

嬉笑赏其健锐，舟抵亭堞，舟子跃而登，拔剑如虹，直刺九王。九王大惊，侧身闪避，剑锋击中侍卫，毙焉，去太后仅数尺。亭外武士急起持之，舟子始就擒，乃罢乐撤戏。自是九王始知有人图己，不敢复与太后同游，且太后亦不敢徜徉海子间矣。乃命严鞫舟子，则大言奉大将之命，为清朝除元恶。而大将所主使者，即今上是也。问官震骇，恐卒连成大狱，有伤主座，不敢以闻。仅言舟子素有疯疾，忽眼花，见龙袍舞爪，形欲攫己，故出剑御之。贿舟子使改供，舟子誓死不从。九王令心腹探之，悉其状。遂鞭问官，而毙舟子于狱。时豫亲王多铎在江南，兵权方盛，部下之在京畿者，其势亦不下九王，平时颇与九王不相能，故九王疑舟子必多铎所为。乃召之还朝，以覘其向背。或告变曰：“豫王欲借清君侧为名，奉幼主以行司马氏八王故事。谋既成矣，盍先图之？召而若来，可阅兵南苑，数而戮之；不来，则密旨使江南总督图之可也。”及旨下，多铎即日还朝。九王不得已，乃借郊迎慰劳之名，大阅兵南苑。多铎既至，从容奏江南军务方棘，而忽命北来何故。九王若有惭色，良久曰：“吾兄弟凋零如此，瓜尔佳之系，惟吾、子二人在耳。无从相见，安得不一谋良觐。且王劳苦备至，归而稍事休养，亦谊所应尔。吾意固无他也。”多铎曰：“感王念手足之厚恩，死且不朽。昔太宗宴朝，尝指储子谓吾二人曰：‘他日夹辅新室，惟汝二人任之。同心协力，以为屏藩。’予在帝旁，式昭鉴之，愿二人其毋忘斯言。今言犹在耳，而宇内残孽未平，非吾二人行乐之日也。京畿兵力饶足，训练严明，皇兄其善护幼主，以慰先帝之灵，以安皇太后之心。弟则并力南向，荡平遗顽。他日获竟全功，献馘奏凯，然后与兄驰驱广圉，歌舞太平，讵不美哉！”即日辞谢，九王以兵送之，至通州始返。自是惮多铎之英明，稍稍敛迹。太后欲去多铎，九王曰：“彼

有大功于国，不可动也。惟他日当择强镇以处置之，勿使居中以间宫府之事，则幸矣。”福临常使人通旨于多铎，令防九王。九王侦知之，顾终以多铎持正，不敢行成祖之事。无何，多铎以江浙平，入朝。会九王坠马卧疾，遂覆其权，数其罪，奉福临亲政。自以与九王同母弟，请罪。顺治帝特旨开脱，且旌其功焉。

满洲故俗向奉萨满教，其祭礼奇异，尚有太古蛮野之风，不可为讳，而宫中祭堂子尤为特别。其祭式乃树一木于广庭中，四周供牲醴，杂以粉团油饼之属。外则数喇嘛持铙击鼓，声震数里外，竟夕始罢。及入关后，上自宫禁，下至旗民世仆，皆行之。惟宫中大祭用喇嘛至数百人，场广数百武，皇上步行旋绕其中，以为大典。九王既摄政，旋称皇父，乃公然与太后并祭堂子。先是，喇嘛某者，太宗朝老国师也。凡出师或摄兵大举，必祭堂子。每祭，必国师率诸喇嘛从事。太宗锡以尊号为“护法大照高明国师”，敬礼备至。国师亦自谓祭必受福，与他师敷衍仪式者不同。萨尔浒山之役，太宗慑于明师之众，且与朝鲜六路夹攻，恐兵力单弱不敌，意甚犹豫，虽命将出师，而此心耿耿，犹难释然也。及祭堂子，国师行礼讫，入奏太宗曰：“此行必获全胜，覆朱明之宗社，肇长白之宏基，即其滥觞也。”太宗问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国师指木桩上纹，谓之曰：“此纹全直，且作南向之势，故知破竹迎刃，所向无前。又其下有一纹，颠倒错乱，即敌人之象，故知明师当一败涂地也。”太宗信之，并力一向，果覆明师。自是，国师之声价益高，而堂子祭礼愈益隆重。迨围京议和之役，国师奉表入贺，谓此行即当代明正位中原，天与人归，丁无疑义。既入关，攻燕京不下。太宗使人询之国师，且令更祭堂子，以卜休咎。国师覆奏，

谓皇上于前祭时，适有他事，少绕三周，致尚须三年后始得正位。此行不如早班师，以俟机会，否则恐有意外之祸也。太宗遂解围东归。自念当时未及终祭，果因叶赫献女，亟欲往视，故致三周末毕，殆干神怒，受此顿挫。乃迁怒叶赫之女，拔剑杀之。及闯兵破京师，太宗亦议以兵南向。堂子祭礼甫毕，国师忽卧病不起，亦不言休咎。太宗令人促问之，则含糊漫应之曰：“事必克，皇上勿疑也。”未几，吴三桂假师复仇，适太宗以疾薨。国师始白明京可取事，九王信之，果获济。问之，则前之卧疾，知太宗不及见成功，难于直言，引疾以避之耳，九王益敬服。既摄政，凡出师致祭，国师施法如常。嗣称皇父，将行祭礼，国师不知所之。侦骑四出大索，终不得。诸大臣皆知九王之必败矣。九王因国师潜遁，以为不利于己，大恨。乃索其徒，将尽杀之。福临信佛甚，阴嘱内侍释其强半，放归蒙古或西藏。九王败，复召归。国师阴谓人曰：“九王苟极诚奉事祭礼，实可继大宝。惜乎！其荒淫致败也。”

九王虽骄蹇自用，而颇尊视明代人物，且于宫禁中尤以遵奉明法为重要。即如祭万历妈妈神一事，亦九王所定之制，迄清季二百余年未革者也。万历妈妈奈何？曰：明万历间，清太祖攻抚宁，为明将所擒，囚于狱，将杀之，清廷乃行贿于某内监。内监请于太后，太后传命释之。清廷念太后特恩，命于宫中设祭，每日必先上食，而后清主始敢食，谓恐神诛殛也。其畏明之威力如此。及入关，既据明宫，诸满臣议废祭礼。某贝子尤激烈，以为吾国既已代之主，胜国之帝后，皆吾臣属也，而犹祭其女后，毋乃褻尊？且致祭之由来，即随此纪念而传播，是不啻扬吾祖之耻辱，奈何不废之耶？九王独奋然曰：“不可！此祭所以为祖报恩，不祭是忘祖也。且此纪念，足以彰吾祖

之缔造艰难，与明廷之失政，何耻辱之有？决不可废。”遂定议。既而九王之所亲告人曰：“入宫之始，九王亦不以为然。其夜入宫，方与太后同梦，乃大呼见鬼。云明帝、后上坐，缚而挞责之。比醒怖甚。嗣是明宫神庙，无一敢动者。况祖制之祭万历妈妈，名正言顺，彼安敢废耶！”人始知其抗议之故。自是，每日致祭以为常。顾其祭礼亦甚奇特。每日子正三刻，东华门启扉，首先入门者，即此主祭之老巫妪也。布围骡车一乘，不然车灯，载活猪二口，直入内东华门，循墙而行，抵紫禁城东北隅，有小屋三椽，中供万历太后神像，即满俗称为“万历妈妈”是也。杀猪致祭毕，天始黎明。乃以馐余之肉，分赐大清门侍卫。此肉为二百余年老汁白肉，满洲所甚珍者。侍卫食赐馐时，不设匕箸，各解手刀批之。又不准用盐酱之属，而味独完好，殆如古人所谓太牢、太羹者。顾诸侍卫习汉俗久，淡食惜其无味，然格于礼制，不准用盐，谁敢破此例者。惟侍卫等在直庐，去便殿甚远，微特帝目所不及视，即王公大臣，亦罕过而问者。故诸侍卫恐用盐犯稽察，而别设简便以代之，则耳目不易周矣。法用厚高丽纸切成方块，以好酱油煮透晒干之，藏衣囊中。食时，乃取一片置碗中，舀白肉汁半盂浸之，顿成寻常所用之酱油，且味较优于市中所购者。乃以所批肉片蘸食之，佳美无伦，为外间所未有云。顾侍卫值班者俱得食，而不许携归。欲如东方曼倩之廉，而归遗细君，却不可得。闻之友人，前清时为值班侍卫者，语时犹津津垂涎。不知今日老白汁尚存否，当一访之。

九王猿臂善射，力能搏虎，仪表伟岸，实亦人杰也。惜以谄事太后故，习于软媚欺诈，遂并其心术而丧之；复溺于酒色，尽以精力，疲于缠绵歌泣之间。故不四十而锐气顿减，衰弱如

老人，卒以夭死。相传大玉妃有蛊术，每夕能御十男。当九王未入宫之先，太宗频年用兵于外，大玉妃常以布围车载男子入宫，如晋贾后故事。及九王被宠，以一人独当其冲，尚觉余勇可贾，可谓奇禀矣。有小臣邢某者，汉军也，夙居都下，杂獠屠沽饮博中，贱秽之事，靡不通晓，曾为勾栏中制造淫器，有专家能名。大玉妃不知于何处闻有此人，遂以重赏召之入宫，令九王尽考其术，鬻戏无所不至。尝命巧工于三海深处筑一丸曲亭，中为密室，四周曲廊洞房，几于天衣无缝，外入者未由得其涂径，则终傍徨亭外而已；如迷楼，如八阵图，巧匠所不能猝解，云亦汉人某所为。世祖少长，有黠者微泄其事，欲往觐之。既至，曲折盘旋，苦不得目的地。情急欲出，复迷误回转，良久无术。导者穷极智巧，仅得引出而已。世祖甚怒，欲杀导者，谓限三日，不得达目的地者必斩，泄此语者亦必斩。逾二日，导者绘一图，循之行，始得入亭心密室。其中陈设奇丽，太后与九王固未来也。人声阒然，且无守者。以外人从无阑入故也。其门用西洋玻璃为一角屏，四周有楹联图画之属，前有方案，微特不知者，误为嵌壁之镜。且骤入其境，镜光外射，仿佛镜中所收之园景，乃系亭之外厢。又类此镜者有四、五，大小方圆，丝毫无二。即使知其机捩，而不记其第几之数，仍不得其奥窍也。镜内复有数重，始得达密室，其奥秘如此。世祖既入玄中，遍睹奇物，目骇手颤，几于无一识其名者。恐为人所觉，仓皇走出。自此处心积虑，以芟除九王为己任矣。曾封密旨与豫王多铎、贝子博洛等，谓：“朕终日芒刺在背，苟使获见天日，皆卿等之赐也。”又言：“如虎入柙，积威使然。但荒淫无度，多行不义，必且自毙，此天道也。朕以国家多难，不欲轻于一掷，必计能发能收，始克济事。卿等其念之。”世祖之坚忍有谋如此，故卒能胜九王，萧梁明燕之事不复见。

也。九王后知世祖窥其隐秘，严诘导者，不得主名，乃杂治内侍，诛戮多人，宫府无不侧目。大玉妃闻之，佯为不知，世祖亦不问也。

好色者必以瘵死，古人之言，良不诬也。九王既荒淫无度，竭其精力以媚大玉妃，而复私取宫女渔猎，无所不至。及三十六七而后，力已不支，历求人参、鹿茸、脑髓脐之属以为补助，仍苦其效果未闳。或献策曰：“喇嘛在西番，向以兴奋药神其术。今闻其囊中多奇药，而国师尤为领袖。皇父盍向索取，必有大验也。”九王果向喇嘛请求。喇嘛曰：“此必皇父亲祭之而后可得。”九王唯唯。国师乃为之设坛于宫中，牲牢樽俎，金台银盏，备极丰腆。铙鼓声如怒潮，入夜则华灯百枝，繁星遍曜。喇嘛百八人旋绕诵经，梵吹音彻屋瓦。如是者三日，乃于坛中央置净瓶一，大如牛胆，以胶皮纸封固其口，纸上有符篆状。喇嘛又旋绕诵经良久，以拄锡略作手势，飕飕一声，封盖之纸已揭。喇嘛乃传命请九王登坛，植瓶下视，中空无物。方骇怪间，喇嘛忽于帽檐下探得小囊，才如扇坠。倾之，出二丸，大小仅于菟豆同，色正赤若丹砂，上作凹凸形。喇嘛指丸谓九王曰：“此西天子母丸也。昔达赖第一世祖坐床时，以此丸置金瓶中，传其呼毕尔罕之第二世祖，其后世世相承。此药能自生息，永久不灭，又名阿肌苏丸。凡有大功德佛缘者，或大宝法王护法，则可以牝牡二粒为胎基，虔设经坛，诵咒三日，乃以净瓶置丸其中。复虔祝七日，更移置净室中三七日，始启其封，则药必满中。取以治病，适如其分而止。此丸灵验异常，非人力所可配制。皇父幸勿轻视。”九王唯唯，如其言，果获丸药满瓶，约数百粒，绝未见有人置入也。且封固时面请九王作识，净室中日夜遣人守之。喇嘛俱在室外，亦未尝阑入也。

九王初不敢服，大玉妃极信奉喇嘛，且言：“昔太宗尝以此药丸令服，故能精力过人。今见此丸，实与前状无异，必有奇验。”九王乃按法服之，不三日而神采焕发，精力大振。凡服半载，始毕一瓶。毕后一月，忽大委顿，急欲使喇嘛复为之。喇嘛索牝牡二粒为胎基，九王告以已尽无余。喇嘛骇曰：“此丸名子母，须有母而后可得子。今已无母奈何！虽设坛作法亦无益矣。”九王曰：“尔所独不存母药乎？”喇嘛曰：“此丸俱存达赖法王库中，东来时仅仅得此。今以皇父命，固不难调取。但必西土一行，往返须周岁。皇父不及待，无万全策也。”九王曰：“与其无有，何如少待？”力促喇嘛行。喇嘛不敢违旨，束装作行色，而实逗遛都下。未几，九王以疲弱坠马，遂不起。喇嘛告人曰：“吾见其精爽已离躯壳，求此丸必不及，故不烦多此一行。而又不欲违命，使之伤恼，故偶作狡狴也。”其后清帝有疾，喇嘛常以此丸疗之。

大玉妃下嫁而后，九王晋称皇父，权势赫奕，贵胄中多侧目者。而世祖年长，渐觉其非。及南苑阅兵后，世祖知其有非常之谋，益愤不能平，往往见于词色。九王侦知之，常自危。其党有玛哈者，狡黠多智谋，因献计曰：“福临正位已及十稔，功臣宿将咸以拥戴幼主为忠，设有变易，渠等未必肯帖服。而南疆多汉孽，方欲观衅而动。此祸一发，恐不能收。不如用阴谋奇术以倾之，外间绝无动静，而大宝唾手可得。此上策也，皇父盍留意？”九王曰：“阴谋奇术奈何？”玛哈曰：“喇嘛大弟子某，善摄魂术，能使人神智颠倒，失其常度。苟施此法，令彼幼主易性，则宣太后旨，谓其忽得狂疾，不可以为宗庙主，则中外无词，皇父自应正位矣。”九王大喜，乃宣召大弟子入宫，密谋所以处置幼主者。大弟子曰：“法当先取关外鹿皮，

鞣而缝之，俾成人形，手足耳目曲折无不具，乃以醢醢灌其顶，菩提实其腹。设坛致祭，虔祝至四十九日，皮人乃能行动，宛如生人。然后施以符篆，遗以咒语，使之摄生人魂，无不验矣。皇父苟欲为此，此非旦夕间事，宜秘密筹备，不令三人以上知觉，方能收完善结果。否则，虽有皮人，亦不验也。”九王信之，扬言欲制皮衣数百事，以赐八旗军士。遣使四出，往三姓、内蒙等地广征鹿皮。皮至，以示喇嘛，辄言不佳，则斥而售之。内监因缘为奸，所获不资。最后得摩天岭千岁鹿，其皮柔如人肤，入火不燃。使巧工拈人发缝之，敷以鱼脂，几与生人无异。九王又命名手绘世祖像，肖其面目制之。既成，喇嘛设坛诵经，施以符篆。中夜，使人请九王视之，彷彿见皮人能行动，且作攫拏状，大悦。会世祖有疾，心神不宁，则以为皮人之验也。是时，九王亦以怯疾委顿，中心怔忡，日觉烦躁，因猎于南苑。侍者不称旨鞭撻诛戮者，日必数起，人人自危。乃有小竖衔恨，往告世祖以皮人状。世祖遣心腹覘之，尽得其状，且穷其皮人置他所。或云喇嘛受贿，故世祖得取之。旋有人往报九王。九王方驰逐，闻报大惊，怯疾顿作，因失足坠马，股几折，舆辇而归。太后使御医治之，曰：“督脉已绝，不可救。”未及三日而卒。世祖始将其皮人宣示君臣。太后闻之，大悲。托言进香五台山，一去不返。后世祖出家，相传犹及见太后也。皮人尚存其一，在今南池子玛噶喇庙中。

世传洪承畴之降也，有九约，即男从女不从，生从死不从，阳从阴不从，官从吏不从等云云是也。据嫔于清初掌故者言，此非太宗朝之事，实清师入关后，九王摄政时代与承畴双方面订者。先是，江南未平，明遗臣屡起义兵，警报迭来，宫廷震骇。太后与九王商收拾人心之妙计，九王曰：“今有洪承畴在，

彼乃深知明人之性质。苟得彼悉心擘画，天下不难定也。”太后若有所悟曰：“吾几忘之。承畴真名将，昔日英伟之貌，今犹如在目前。明臣有此，实可不亡，惜其君不能用耳。”乃使九王宣召入宫，令宫人施地衣，设棉蓐，赐之侍坐。时承畴疾甫愈，咳咯咯有声。太后与九王慰问体恤备至，并赐参汁珍品，令内监为之按摩。良久，始从容问安天下大计。承畴奏曰：“臣筹之熟矣。人心思旧，乃系天然之性，非必朱明恩泽深入人心，有过于大清之政绩也。皇父、太后过虑，乃使老臣与闻大计，老臣敢不竭犬马之忠，为涓埃之报。臣愚以为，人心宜缓不宜急，宜静不宜动，宜小不宜大，宜轻不宜重，宜于不要紧处着意，更宜于不着意处下手。但使大纲要典不致妨碍，其余网宽一面，悉听彼所为。则良懦者有以安其心，狡黠者无所施其技。人心既静，不可复动，则天下太平矣。”九王深服其高论，乃进询方法。承畴袖出一摺敬呈，曰：“臣独居深念，已妄筹九约，未识圣鉴可许施行否？”九王视之，有不明处，历使承畴详为解释。太后闻之，亦称善者再。九王曰：“是皆可行。且于我朝廷之大经大法绝无抵触，而大有利益者也。”遂发内阁，令拟旨，即日颁布。且著为功令，永久不废。江南人士闻之，多偃旗息鼓而归者。总督郎廷佐奏洪承畴有大功，宜配享太庙，九王许之。后九王败，满臣多以为言，世祖乃撤其从祀，盖因其建议于摄政时代故也；若在太宗朝，则无反汗之祸矣。

九王以皇父之尊、太后之宠，而身死无几，即治其僭逆之罪，夺号仆碑，不留余地；且禁锢子若孙，以其赐邸为喇嘛庙。固由平日骄奢淫佚，有逾常轨所致。然亦多铎、杰书等争权相忌，而世祖积不能平，乃激之，使不得不然也。九王虽谄事太

后，巍然称尊，为历史未有之奇丑，然在满俗习惯，亦未为大恶。且其初拥护世祖，不无微劳，晚年乃有皮人等奇案，顾尚在莫须有之间，殊鲜实迹。惟其秉权自卫，不肯早退；世祖既长，犹居摄政，且与太后宣淫各节，不可为讳，有以激成世祖老羞变怒之心。而多铎以求为江南王，如平西王位。九王恪守祖制，不肯假借。其实开国时，功令未定，亲王封藩，绝非若后世之严禁。而九王恐其尾大不掉，加意防范，且与兵与饷，均不能满多铎之意。多铎疑皆九王为之梗，积怨益深。又多铎时在江南，习于清流之讽议，常以太后下嫁事为满人之污点，心甚不平。谓九王卖国败名，设人心藉以鼓煽，摇动国本，则其肉实不足食。慕中人多有为九王所黜者，又从而点缀之，于是传入禁中。九王益疑愤，乃有南苑阅兵之举。卒以人心颇助多铎，九王无如何，未敢轻试，然世祖则决引多铎以排九王矣。及怯病既成，措置又复乖舛，即不坠马，彼世祖之密谋使者，络绎于道，非朝召外兵，即夕清君侧矣。故当九王出猎坠马之先，世祖已密遣人召多铎于江南，召杰书于关中，不日将起大狱。然天竟助清，九王自毙。否则操戈同室，喋血宫庭，以京师为孤注，苟明臣乘之割据江南，北方势难兼顾，天下安危未可知也。闻世祖有谋臣曰尼哈，实鳌拜之先辈，初为世祖画策，欲即召多铎入为内大臣，免他日召外兵，致起大争。世祖摄于九王之势，不敢发命。后九王势盛不可复制，始毅然与多铎密谋去之。尼哈曰：“此危道也。即使九王可去，而奸人乘间起事，窃恐非数十年之力，不能弭此巨祸矣。”世祖曰：“朕不复能忍。苟舍此，卿尚有万全之策否？”尼哈曰：“臣昨见九王，堂其刘爽已失，块然躯壳，瘵疾已成，必不能久。盍少待之？苟其自毙，不劳手足之烈，而大慙可除，此天幸也。设不然，疾果渐剧，亦可风使引退，而召多铎来京。先散其党羽，

僂然一病夫，无能为力矣。”世祖然之。不三日而九王坠马死，世祖即日与尼哈等欲议其罪，太后不许，仍以礼葬之。及多铎入，与尼哈等讽太后幸五台。太后自知无状，且郁郁寡欢，遂往五台。途中闻朝臣多论九王罪，夺其位号，且仆所立之碑，愧恚交并，语从者曰：“吾居宫中无俚，且吾富贵亦极矣。不如出家清修，以了世缘。今以吾衣饰为纪念物，付皇上字之，他日可相见也。”遂不复归。世祖常陈太后之衣，涕泣不可仰。盖虽恨九王之不德，念太后之恩不能终养。且以九王故，致伤其心，引为终天之恨也。其后卒以董妃之死，解脱尘鞅，飘然出世，传者咸谓实往访母云。

○下嫁拾遗

太后下嫁，千古奇闻，自不待言。殊不知在满洲旧俗，固无足异，特举汉家历史相较，始觉自惭形秽，而后讥为奇耻耳。在当时都中，除一二清流外，方且播为佳话，同瞻盛事。相传颁一诏书，亦汉人手笔，略谓“朕虽以天下养，而太后春秋鼎盛，子焉无偶，春花秋月，悄然不怡，表以皇叔摄政王，周室懿亲，元勋贵胄，克配徽音，永承休美”云云。相传当时婚礼之盛，为从来大婚所未有。盖开国太后，特行婚嫁之礼，理固宜然，其无足怪。所难堪者，惟幼主耳。其时金帛赏赐，动逾千万。辇下有巧工擅织技者，能以金银丝织成帷幔茵褥之属，精妙绝伦，明季宫中曾征为供奉。太后闻之，遣人访问。巧工不肯来，许以重金，亦不受，将执而戮之。有内监知其状，献计曰：“彼性孤僻，徒杀之而织工不成，求无益于太后。且太后嘉礼而行刑，以起谤讟，非计也。小臣有术，可使彼就范，

惟不敢直陈耳。”太后问若何。曰：“巧工有妾常为大妇所厄，不得逞。苟使人许以织成后，由太后旨，许其妾同居。且先取其妾来，俟其织成后赐还，一若出于太后之特赏者，则彼必不抗拒。”太后许之，巧工果来，凡历月余而成全具，名其殿曰“莺梭殿”。上自帘幕承尘，下至地衣，无不用金银五彩丝组织，绚烂霞绮，眩人目精。盖一殿之所费，数逾巨亿。太后顾之，犹以为未足，更命巧工南往苏、杭间，采取绣丝冰茧，镂金刻玉，以为墙壁敷坐之饰。又得西洋大玻璃屏，曲折钩斗，成三十六角度，满室照耀，如行冰雪中，见者色然，骇己身之化千万亿也。巧工又善绘，能以摄光镜映出山水、人物等现象于纸上，复以五色笔依影描之，栩栩欲活，曲尽妙肖。太后令摹《全宫妃女捧金莲送局图》。图广五尺余，长一丈有奇，中凡人物千数百人。自摄政王、太后为新夫妇外，男女宾相及执烛拥毡、奉盘■、壶餐、薰炉、掌扇之属，莫不须眉毕现，姿态动人。近而逼视，不见笔墨痕迹；远而察之，前后高下，层折清 寮，浅深浓淡，一览可分。自有绘法以来，未尝有此神妙，盖即西洋摄影法之滥觞也。后乾隆时有祁世宁者善此术，或云即巧工之再传弟子。其图以关于下嫁事实，康熙初，欲削之以掩家丑，乃并图毁之，惜哉！巧工后以窃宫女潜遁事发，戮于禁中。

○董妃秘史

自近世名人笔记，俱以世祖因董妃逝世，悲愤出家，且证董妃实即冒辟疆妾董小宛；而辨之者则历引明季清初诸家说乘，坐实其非，谓妃系董鄂氏。董鄂乃长白旧部，世为清室臣仆，

绝非汉人董姓。此考据非不博洽，然窃以为文人好事，装点附会，在所不免。若秉笔署史，去取不容不严；而说部摭拾，亦未足深责。某君语予曰：“世所称董妃，未必即系董小宛，而其人婉媚明丽，足使世祖伤念不忘。且敝履万乘之尊荣，以徇儿女之情爱，非等闲所可论也。”故董妃实为清初一代之尤物，而其道德品格，又在左嫔、阴后之间。相传有御制谕词，文词俊伟笃挚，有足观者。其词云：

顺治十有七年八月壬寅，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崩。呜呼！内治虚贤，赞襄失助，永了涉德，摧痛无穷。惟后制行纯备，足垂范后世；顾壶仪邃密，非朕为表著，曷由知之。是用汇其生平懿行，次之为状。

后董氏，满洲人也。父内大臣鄂硕，以积勋封至伯，没赠侯爵，谥刚毅。后幼颖慧过人。及长，娴女工，修谨自饬，进止有序，有母仪之度，姻党称之。年十八，以德选入掖庭。婉静循礼，声誉日闻，为皇太后所嘉与。于顺治十三年八月，朕恭承懿命，立为贤妃；九月，复进秩册为皇贵妃。后性孝敬，知大体，其于上下，能谦抑惠爱，不以贵自矜。事皇太后奉养甚至，伺颜色如子女，左右趋走，无异女侍。皇太后良安之，自非后在侧不乐也。朕时因事幸南苑，及适他所，皇太后或少违豫，以后在，定省承欢若朕躬。朕用少释虑，治外务。即皇太后亦曰：“后事我詎异帝耶。”故凡出入必偕。朕前奉皇太后幸汤泉，后以疾弗从。皇太后则曰：“若独勿能强起一往，以慰我心乎？”因再四勉之，盖日不忍去后如此。其事朕如父，事今后亦如母。晨夕候兴居，视饮食服御，曲体罔不悉。即朕返蹕宴，后必迎问寒暑；或意少乱，则曰：“陛下归且晚，体

得毋倦邪？”趣令具餐，躬进之。居恒设食，未尝不敬奉勉食，至饫乃已。或命之共餐，则又曰：“陛下厚念，妾幸甚。然孰若与诸大臣，使得常奉色笑，以沾宠惠乎？”朕故频与诸大臣共食。朕值爱典举数觞，后必频教诫侍者：“若善侍上寝室。无过燠。”已复中夜，戚戚起曰：“渠宁足恃耶？”更趋朕寝所伺候，心始安，然后退。朕每省封事，抵夜分，妃未尝不侍侧。诸曹章有但循例待报者，朕寓目已，置之，妃辄曰：“此詎非几务，陛下遂置之耶？”朕曰：“无庸，故事耳。”后复谏曰：“此虽奉行成法，顾安知无时变，需更张，或且有他故宜洞瞩者，陛下奈何忽之？祖宗遗业良重，即身虽劳，恐未可已也。”及朕令妃同阅，即复起谢曰：“妾闻妇无外事，岂敢以女子干国政？惟陛下裁察。”固辞不可。一日，朕览廷谏疏，至应决者，握笔犹豫，未忍下。后起问曰：“是疏安所云，致轸陛下心乃尔？”朕谕之曰：“此秋决疏中十余人，俟朕报可，即置法矣。”后闻之泣下曰：“诸辟皆愚无知，且非陛下一一亲谏者。妾度陛下心，即亲谏，犹以不得情是惧。矧但两司审虑，岂尽无冤耶？陛下宜敬慎，求可衿宥者，令活之，以称好生之仁耳。”自是，于刑曹爰书，朕一经详览竟，妃必勉朕再阅曰：“民命至重，死不可复生。陛下幸留意参稽之，不然，彼将奚赖耶？”且每曰：“与其失入，毋宁失出。”以宽大谏朕，如朕心。故重辟获全、大狱未减者甚众，或有更令复谏者，亦多出后规劝之力。嗟夫！朕日御万机，藉妃内助，故得安意综理，今复何恃耶！宁有协朕意如妃者耶？诸大臣有偶干罪戾者，朕或不乐。妃询其故，谏曰：“斯事良非妾所干预，然以妾愚，谓诸大臣即有过，皆为国事，非为身谋。陛下曷霁威详察，以服其心？否则，诸大臣弗服，即何以服天下之心乎？”呜呼！乃心在邦国、系臣民如妃，岂可多得哉？妃尝因朕免朝

请，请曰：“妾未谙朝仪。”朕谕以只南面受君臣拜舞耳，非听政也。后进曰：“陛下以非听政故罢视朝，然群臣舍是日，容获覲天颜耶？愿陛下毋以倦勤罢。”于是因妃语频视朝。妃每当朕日讲后，必询所讲，且曰：“幸为妾言。”朕与言章句大义，妃辄喜。间有遗忘，不能尽悉，后辄谏曰：“妾闻圣贤之道，备于载籍。陛下服膺默识之，始有裨政治，否则讲习奚益焉？”朕有时蒐狩亲骑射，后必谏曰：“陛下藉祖宗鸿业，讲武事，安不忘战，甚善。然马足安足恃？一万邦仰庇之身，轻于驰骋，妾深为陛下危之。”盖后之深识远虑，所关者切，故值朕骑或偶蹶，辄忼然于色也。妃自入宫掖数年，行己谦和，不惟能敬承皇太后，即至朕保姆往来，晋接以礼，亦无敢慢。其遇诸嫔嫱，宽仁下逮，曾乏纤介嫉忌意，善则奏称之；有过则隐之，不以闻。于朕所悦，妃亦抚恤如子。虽饮食之微，有甘毳者，必使均尝之，意乃适。宫闱眷属，小大无畏，长者媪呼之，少者姊视之，不以非礼加人，亦无少有诤诟。故凡见者蔑不欢悦，蔼然相亲。值朕或谴责女侍、宫监之获罪者，必为拜请曰：“此曹蠢愚，安知上意？陛下幸毋怒。是琐琐者亦有微长，昔不于某事曾效力乎？且冥行干戾，臧获之常也。”更委曲引喻，俟朕意解乃止。后天性慈惠，凡朕所赐赉，必推施群下，无所惜。封皇贵妃有年，乃绝无储蓄。崩逝后诸含殓具，皆皇太后所预治者。视他宫侍亦无所差别，均被赐予，故今宫中人哀痛甚笃，至欲身殉者数人。初，后父病故，闻讣哀怛。朕慰之，拭泪对曰：“妾岂敢过悲，廑陛下忧，所以痛者，悼答鞠育恩耳。今既亡，妾衷愈安。何者？妾父惟性夙愚，不达大道，有女获侍至尊，荣宠已极，恐自谓复何惧，所行或不戾，每用忧念。今幸以时终，荷陛下恩，恤礼至备，妾复何恻哉？”因复辍哀。后有兄之丧，时后属疾，未便闻。后谓朕曰：“

妾兄其死矣。曩月必再遣妾嫂来问，今久不至，可知也。”朕以后疾，故仍不语以实，安慰之。后曰：“妾兄心衿傲，在外所行多不以理。恃妾母家，恣要胁容有之。审尔诘止辱妾名，恐举国谓陛下以一微贱女致不肖者肆行罔忌。故夙夜忧惧，寝食未敢宁。今幸无他故没足矣，妾安用悲为？”先是，后于丁酉冬，荣亲王生，未几王薨。朕虑妃怆悼，妃绝无戚容，恬然对曰：“妾产是子时，遂惧不育，致夭折以忧陛下。今幸陛下自重，弗过哀，妾敢为此一块肉劳陛下念耶？”因更慰勉朕，不复悼惜。当生王时，免身甚艰。朕因念夫妇之谊，即同老友，何必接夕乃称好合。且朕夙耽清静，每喜独处小室。自兹遂异床席，即后意岂必己生者为天子，始嫌心乎？是以亦绝不萦念。噫！后可谓明大义，不顾私戚，以礼自持，能深体朕心者矣。初，后于朕偶有未称旨者，朕或加谯让，始犹申己意以明无过。及读史至周姜后脱簪待罪事，翻然悔曰：“古贤后身本无□，尚待罪若彼。我往曾申辨，殊违恪顺之道。”嗣即有宜辨者，但引咎自责而已，后之恭谨迁善如此。后性至节俭，衣饰绝去华采，即簪珥之属，不用金玉，惟以骨角者充饰。所诵《四书》及《易》已卒业。习书未久，天资敏慧，遂精书法。后素不信佛，朕时以内典禅宗谕之，且为解《心经》奥义，由是崇敬三宝，栖心禅学，参“一口气不来，向何处安身立命”语。即见朕即举之，朕笑而不答。后以久抱疾，参究未能纯一，后已举前语，朕一语答之，遂有省。自婴疾后，但凭倚榻，曾未偃卧。及疾渐危，犹究前说，不废提持。故崩时言动不乱，端坐呼佛号，噓气而化，颜貌安整，俨如平时，呜呼！足见后信佛法、究心禅教之诚也。先是，后初病时，恒曰：“皇太后眷吾极笃，脱不幸病终不瘳，皇太后必深哀戚，吾何以当之？”故遇皇太后使来问安否，后必对曰：“今日少安。”一日，朕偶

值之，问曰：“若今疾已笃，何以安也？”后曰：“恶可以妾病遗皇太后忧？我死乃可闻之耳。”洎疾甚弥留，朕及今皇后、妃嫔、眷属环视之。后曰：“吾体殊委顿，殆将不起。顾此中澄定，亦无所苦。独念以卑微之身，荷皇太后暨陛下高厚恩，不及酬万一。妾没后，陛下圣明，必爱念祖宗大业。且皇太后在上，或不至过恻，然亦宜节哀。惟皇太后慈衷肫切，必深伤悼，奈何？思及此，妾即死，心亦弗安耳。”既复谓朕曰：“妾亡，意诸王等必且皆致赙。意一身所用几何？陛下诚念妾，与其虚糜无用，孰若施诸贫乏为善也？”复嘱左右曰：“束体者甚无以华美。皇上崇俭约，如用诸珍丽物，违上意，亦非我素也。曷若以我所遗者，为奉佛诵经需，殊有利益耳。”故今殓具，朕重逆后意。概以俭素，更以赙二万余金施诸贫乏，此从后意也。凡人之美多初终易辙。后病阅三载，虽容瘁身羸，仍时勉谓无伤，诸事尤备，礼无少懈，后先一也。事今后克尽谦敬，以母称之，今后亦视后如娣。十四年冬于南苑，皇太后圣体违和。后朝夕奉侍，废饮食。朕为皇太后祷于上帝坛，旋宫者再。今后曾无一语奉询，亦未曾遣使问候。是以朕以今后有违孝道，谕令群臣议之，然未令后知也。后，后闻之，长跪顿首固请曰：“陛下之责皇后是也。然妾度皇太后斯何时，有不憔悴忧念者耶？特以一时未及思，故先询问耳。陛下若遽废皇后，妾必不敢生。陛下幸垂察皇后心，俾妾仍视息世间，即万无废皇后也。”前岁，今后寝病濒危，后躬为扶持供养。今后宫中侍御尚得乘间少休。后则昼夜目不交睫，且时为诵书史，或常谭以解之。及离侧出寝门，即悲泣曰：“上委我候视，倘疾终不痊，奈何？”凡后事，咸躬为蒞治，略无倦容。今年春，永寿宫始有疾，朕亦躬视扶持三昼夜，忘寝兴，其所以殷勤慰解悲忧，预为治备，皆如待后者。后所制衣物今犹在也。悼

妃薨时，后哭之曰：“韶年入宫，胡不于上久效力，遂遽夭丧邪！”悲哀甚切，逾于伦等。其爱念他妃嫔举此类也。故今后及诸妃嫔，皆哀痛曰：“与存无用之躯，孰若存此贤淑，克承上意者耶。吾辈曷不先后逝耶，今虽存，于上奚益耶？”追思夙好，感怀旧泽，皆绝荤诵经，以为非此不足为报云。后尝育承泽王女二人、安王女一人于宫中，朝夕鞠抚，慈爱不啻所生。兹三公主孳踊哀毁，人不忍闻见。宫中庶务，曩皆后经纪，尽以检核，罔不当。虽未晋后名，实后职也。第以今后在故，不及正位耳。自后崩后，内政丛集，待命于朕。用是愈念后，悲感不能自止。因叹朕伉俪之缘，殊为不偶。前废后容止，足称佳丽，亦极巧慧。乃处心弗端，且嫉甚。见貌少妍者，即憎恶欲置之死；虽朕举动，靡不猜朕。靡故别居，不与接见。且朕素慕简朴，废后则僻嗜奢侈，侈诸服御，莫不以珠玉绮绣缀饰，无益暴殄，少不知惜。尝膳时，有一器非金者，辄怫然不悦。废后之行若是，朕含忍久之，郁慊成疾。皇太后见朕容渐瘁，良悉所由，谕朕载酌，故朕承慈命废之。及废，宫中无一念之者。则废后所行，久不称众意可知矣。今后秉心浮朴，顾又乏长才，洎得后才德兼备，足毗内政，谐朕志，且奉事皇太后，恪恭妇道。皇太后爱其贤，若获瑰宝。朕怀亦得舒，夙疾良已。故后崩，皇太后哀痛曰：“吾子之嘉耦，即吾女也。吾冀以若两人永偕娱我老。兹后长往矣，孰能如后事我耶？孰有能顺吾意者耶？即有语，孰语耶，孰与筹邪？”欲慰勉朕，即又曰：“吾哀已释矣。帝其毋过伤。”然至今泪实未尝少止也。见今后及诸妃嫔哭后之痛，谕曰：“若辈勿深哀，曷少自慰？”乃一时未有应者，皇太后泫然泪下。朕曰：“若皆无心者乎？胡竟无一语耶？”盖追惜后之淑德，为诸人所难及，故每曰：“诸妃嫔可勿来重伤我心。”于此益见念后之至也。抑朕反覆思

后所关之重，更有不忍言而又不能自止者。皇太后雅性修洁，虽寻常起居细节，亦必肃然不肯苟且。如朕为皇太后亲子，凡孝养之事，于理更有何忌。但以朕乃男子，故常有引嫌不能亲及者，故惟恃后敬奉，能体皇太后。皇太后千秋万岁后，诸大事俱后经治是赖。今一朝崩逝，后脱遇此，朕可一一预及之乎？将必付之不堪委托之人。念至于斯，五中摧裂。益不能不伤痛无已矣。后持躬谨恪，翼赞内治，殫竭心力，无微不饬，于诸务孜孜焉，罔勿周详。且虑父兄之有不卒，故忧劳成疾。上则皇太后慈怀轸恻，今后悲悼异常；下则六宫号慕，天下臣民莫不感痛。惟朕一人，抚今追昔，虽不言哀，哀自至矣。呜呼！是皆后实行，一辞无所增饰，非以后崩逝故，过于轸惜为虚语。后素著，笔不胜书。朕于伤悼中，不能尽忆，特录其大略状之，俾懿德昭垂，朕哀亦用少展云尔。

○顾命异闻 三则

世祖逊位出世，与宴驾情事当然不同。故其托孤寄命，从容布置，意想中极为周到，亦自有理。顾按之事实，容有未尽然者。彼即感触世缘，言下顿悟，勘破一切尊荣富贵，则蝉蜕浊秽，自有不可一刻留者。故康熙帝年方童稚，而竟不及待，毅然决绝舍去，谓非绝无系恋，视子孙传世事如空花幻影也乎？故官书所载世祖顾命大臣至八大员之多。其后互争权利，几危社稷。设非康熙帝英明，不且事几不可收拾，欲安利之，适以危害之欤。间尝疑顾命事未可信，后与掌故家某公谈及。某公乃鼓掌曰：“信然。设非子言，吾几忘之。”盖康熙诛鳌拜诏，亦有“妄称顾命大臣，窃弄威权”等语。后得宗室某之佚

闻天家事者，谓鳌拜等五人实皆乘机攫取权利，并未恭承顾命异数。惟玛尼哈特平日系左右近臣，确有世祖手诏，勉其忠辅幼主之语。然亦非正式拜受顾命，如周公、毕公然者。先是，顺治帝以董妃既亡，抑郁不自得。一日独坐便殿，偶睹梧桐落叶，瞿然若有所念。顾左右曰：“人生不过数十寒暑，逐逐名利，何时可已？朕贵为天子，开国承家业已十有八年，长此营营，何时方得满意？朕觉世事有如浮云过眼，事后追维，味同嚼蜡，不如真修悟道，实为无上上乘，况朕幼日即有此志。迩来饱经世患，勘破情网。若不于此时解脱，更待何时！”语讫，立命召御前会议大臣玛尼哈特等入，即勉以忠辅幼主等语，语至简单。大臣俱攀驾乞留。世祖复答数语，意甚决绝，大臣等跽不肯起。顷之，世祖已命小黄门出筐中黄袈裟一、喇嘛帽一，从容易服，飘飘步行出东华门。玛尼等俱长跪牵裾，不听帝行，帝亦不怒。顾辞旨坚决，不可挽回，大臣乃请指派侍卫护送。世祖固言无须，以诸臣请不已，遂许侍卫四人随行。后未至五台界，即遣还，卒未获知帝所卓锡之地也。既行，玛哈尼特等，方议禅立幼主事。鳌拜始列席定策，俨然自称顾命大臣，诸受顾命者俱侧目。圣祖既幼，亦不知顾命之真相，果谁是谁非也。且世祖濒行，仅与诸臣寥寥数语。幼主绝未谋面，故圣祖迄不知鳌拜未预顾命，乃系事后自称，以炫其能耳。

鳌拜既擅权自恣，初止鱼肉同侪，出言多不逊；嗣见幼主长厚，心地仁慈，遂逐渐进步，竟至气凌主座。圣祖幼即喜读儒书，鳌拜方奏事，见圣祖诵读不止，意甚不悦，乃面谩曰：“吾盛清自有制度，皇上宜读喇嘛经，不宜读儒生说。先帝不以臣为不肖，故使臣训诲皇上。臣愚以为宜体先帝圣意，屏儒进释，庶几勿坠先绪。”圣祖笑曰：“彼一时，此一时。正位

中原而云不读孔子书，无是理也。朕思三教平流，可不分轩輊。卿奈何所见之不广也？”鳌拜怫然曰：“皇上初政，即拒微臣之忠谏，殊不敢复问国事矣。”即拂袖欲退，圣祖止之曰：“卿傳勿尔。朕非拒谏之主，读书亦非坏乱之事，卿傳其平心察之。”鳌拜闻言，面有惭色。顾其刚愎自用之恶性勃不可遏，复顾而言曰：“皇上请以臣言付诸臣会议。设臣言贻误者，臣愿伏斧钺以谢皇上。”圣祖知其骄蹇，遂一笑而罢，鳌犹幸未已也。一日，鳌拜复请策封其族祖某，曾从太宗征朝鲜有功者，侈陈事迹，立请优奖。圣祖曰：“其功非不甚伟，然祖宗朝酬庸之典，亦至优渥矣。彼以将军例赐恤，亦已甚矣。今尚欲何所请耶？朕不敢有加于祖宗朝之成例。卿其自爱。”鳌不奉诏，大肆申辨，谓：“臣受顾命之重寄，而远祖不获荣一阶，大非人子显扬之道。今日苟不获温诏，臣将痛哭于文皇帝之陵，不复能忝职左右。”圣祖心恶其要挟跋扈，而不肯取消其顾命重寄，乃从容曰：“朕别有旨，卿傳何事过劳？”鳌即谢恩，以为荣封已得，皇上所面命也。其专擅僭越类如此。或譖于圣祖曰：“鳌拜实未受先帝之顾命。当先帝大去时，立命玛尼哈特等入，未尝及鳌拜也。乃其后玛子等奉命定策，翌戴圣主，事已大定矣。鳌忽一跃而起，争取一席之地据之，自称顾命大臣，颯然不以为耻。皇上优容，不究其贪冒之罪耳。否则矫诬上命，妄借名器。其自堕品格者犹小，而敢于欺罔先帝者实大。且彼玛尼而死之，罪尤不可胜诛。皇上如欲证明事实，但取玛尼哈特所藏之先帝手诏，今在其子所，则真伪是非，不难大白矣。”圣祖复曰：“玛尼哈特既有先帝手诏，曷不进呈，而擅自藏之于家乎？”对曰：“臣曾见之，诏中盖指明呈阅时期，不至期不与呈。”圣祖曰：“今是否已至期？”对曰：“第问玛大臣之子可。”圣祖果召玛尼子等，问手诏语未毕，玛

尼等大惊失色，因跪奏：“先帝手付先臣，谕令秘密，候某年月日嗣君已长，可付与之，汝等斯尽职矣。今既承天威下问，敢不先献，以舒宸廑？”圣祖捧手诏读之，泪随声坠，谓：“此真先帝御笔也。”命藏大内，而召鳌拜入，示之，令自答复。鳌拜惧甚，不敢出一语，但叩首求恩而已。未几，御史等奏劾鳌拜二十大罪，卒遇刑。

初，鳌拜忌玛尼哈特之以长厚受帝眷，且持有先帝手诏，誓欲倾之以为快。时圣祖虽厌鳌拜，而闻玛尼等好货，暮夜苞苴，渐至显卜其昼，贿赂公行，腥闻于上。其党亦多不法，玛尼不能制。圣祖令心腹侦之信，乃亦不满于玛尼哈特矣。无何，鳌拜嗾其党在台谏者，弹劾玛十余款，语皆罗织而成。圣祖令玛尼自复，鳌乃遣其党伪为亲玛者，劝其逐条申辨，几无一语成为事实。奏上，圣祖怒曰：“子乃以辨为能，果一无所短乎？”于是遣内大臣按问，抄没其产，积资颇多，且其间有御用物，非臣下所宜蓄者。圣祖怒甚，令玛尼哈特入对。历数申辨之非，欺君罔上，乃收宗人府狱。然犹无意死者，第飭上疏据实自首，当从未减，治其党羽而已。鳌拜复使人就狱中说玛尼勿自承，坐取族灭。玛尼不知中其计，仍哓哓置辨。世祖泣曰：“昔先帝以手诏付伊，朕之敬礼亦至矣。伊不自爱，乃至簠簋不饬。证据凿凿，不可为讳，一至于此，然朕以彼为顾命旧臣，辄就刑戮，非国家之福，故令其伏罪以谢天下，则臣之宽典，亦有辞以对大众。而乃执迷不悟，始终文过，天下安有如是庸愚昏愤之人乎？国法所在，朕亦安能以私废公？即使先帝处此，亦难为之保全。朕实不得已而用刑。其布告天下，咸使闻知。”又曰：“议亲议贵之典，自古慎重，渺渺朕躬，何敢妄行大事？但国法所在，与其枉法以徇私，无宁执法以安众。

万不得已，施于一身，以正其罪，宥厥子孙，以用朕情，情与法交尽。彼既无怨，而国体不伤。诸大臣谅亦以为然也。”乃赐玛尼哈特自裁，而宥其子孙，居宗人府如故。鳌拜扬扬自得曰：“此老崛强，乃入吾彀中，今而后，莫予毒。所惜者，斩草除根之计未施。彼庶孽耿耿虎视，尚恐死灰复燃耳。”不一年，圣祖稔鳌拜之恶，日知其倾陷玛尼哈特状，历数其罪，置之法，子孙俱从戮，祸酷于玛尼哈特矣。

○拾明珠相国秘事 二则

康熙帝性英明而兼果断，故能以冲年亲政，不动声色，诛巨奸鳌拜。于是三十年中，文治武功，经营不遗余力，四方底定，大勋告集，实清代之大有为者。迨春秋既高，尊荣太甚，精爽渐丧，百弊萌生。于是内而庶孽争权，宫廷树敌；外而奸谀弄柄，佞王纷来，夔非初日清明气象矣。其时招权纳贿，与青宫相倚庇者，实为大学士明珠。明珠本皇室懿亲，狡黠善伺帝意，由部曹未秩，不十年而晋位宰辅，可谓幸矣。顾以圣祖英明，未烛其奸，其奢侈骄横，即在满臣中亦不多见。而圣祖方以俭德为天下先，独优容不之问，抑何其术之工也。相传康熙帝喜读儒书及古今秘籍，又好天文算术。满臣中莫有与之赅同调者，惟明珠能深窥其蕴。于是因逢迎之智，开汲引之门，广延海内文艺博洽之士、奇异罕见之书，特设一储材馆于私邸。馆中复置藏书楼，不惜重金，搜致秘笈。东南藏书之家，贫不能自存，则奔走门下，如愿以偿。文人少有才艺称誉，百计奉为上客，所欲无不力致。故昆山徐氏等，皆阴获其援引。其援引弹铗之客，不可胜计。每中秘有所考问，一旨甫下，幕客争相

条对，纸笔纷纷如雪花四舞，以故奏对无不称旨。其子纳兰容若等，常得与文人学士游宴，上下其议论，文采斐然，为曼珠世家所绝鲜。圣祖之宠幸，盖有由来也。康熙朝文臣之受优礼者，莫如张英、魏裔介等，明珠皆倾心与之结纳。其时方奉敕编撰《字典》及《子史精华》、《佩文韵府》。明珠每入修书馆，必使人辇金巨万，遇文字之佳妙、誊写之工秀者，皆分赐之，多寡无所吝。以是寒畯争感纫。其姿性本颖慧，初不识汉字，后与文人往还，居然能作书札，且吟哦成句矣。一日，圣祖问：“尔好钻研风雅，亦知庄子《逍遥游》是何命意？何谓《南华》、《秋水》？”明珠不能对，乃奏：“臣近日驰思案牘，昏冒不学已久。容臣取书读之，明日恭对。”圣祖笑而颔之。明日袖呈条对，文词斐亶，节奏详明，居然文学大家矣。圣祖问何人所拟，明珠不敢隐，举其人以对，则徐健庵也。圣祖笑曰：“尔纨绔，敢与状元公交好乎？尔试为朕面解其义，毋为人笑没字碑也。”明珠历陈意义，颇觉未误。圣祖曰：“此亦可谓难得矣。”遂将御制诗文赐之曰：“尔及身虽不复能博通，然以此昭示子孙，毋使再受金玉败絮之诮也。”明珠退，遂增聪老儒数人，专教其子揣摩御制笔法，其后容若等俱以诗文鸣禁中。

初，明珠为固宠持禄计，闻圣祖宫中欲选良家闺秀为女官，以充典签校书等职，而限于满、汉之界。满人女子，多不娴文学，无可当选者。乃异想天开，密遣使往苏、杭间购小家碧玉未成年者至邸中，先教以言语，次授之各种学艺，以备进献。其女皆美丽而天足，并欲使冒为满旗贵族也。其事绝秘，虽家人不与知，所知者惟一、二心腹而已。其夫人早卒，以妾代之，悍妒有力，明珠颇畏焉。或告之曰：“相国谋署外室，城西别

墅中粉黛殆以百数，三十六宫都是春也。”夫人觐之信，怒甚，曰：“予必尽杀之，固不使相国知。”先是，别墅所购待年之姬，分科习文艺，宛若学校者然。如书史、诗词、歌曲、音乐、弈棋、绘画、雕刻、女红、游戏等，各占门类，习一艺成，以次递习。有老儒杭人，博通书史，兼擅诗词歌曲，相国聘之以教诸姬。老儒仅知为相国之待年宠也，所教为及笄女子三，曰新梅，曰娇杏，曰茜桃，若姊妹花然。茜桃尤聪慧，年仅织素耳。老儒怜之，独教之古列女节孝贞烈事，茜桃慨然欲自振拨，顾念身世，辄为之泪下。然技艺之精进，突过侪辈。偶见即能仿效，诗词出语有天然韵致，非人力所能为也。老儒誉不置，而娇杏颇妒之。院制：每女子三，必有一老妇管理其起居饮食，凡师教外督责之事皆属焉。娇杏嫉茜桃之能，辄短之于老姆。茜桃承若儒教，慷慨尚气节，不肯谄事老姆。且以己所处地位，无异娼妓，永无拨云见天之日。故觉生趣顿减，而怨愤之词或见于词色。于是老姆亦厌恶之矣。一日，会时节，闻夫人来园中游遨，诸老妇大惊，知必有祸，乃匿其驯扰心爱之姬，而班崛强者出迎，意谓夫人若加凌辱，此辈固无足惜耳。无何，夫人至，颇和蔼无怒容。既遍阅诸姬，乃命膳夫设宴，以享群花。且命醉饱勿惧。既而命诸老妇善事诸姬，率婢媼登车去。茜桃既入课斋，老儒见其双颊微酡，问所以饮食者。茜桃具以告，且曰：“夫人固有礼，但未知肯释放吾辈否？儿已微露请求意矣。”老儒色然曰：“危哉，此岂尔请求时耶？”茜桃曰：“何谓？”老儒曰：“夫人之有礼，于理为常，未可深信。恐其城府甚深，蕴毒亦愈厚耳。且虽不愿尔辈在此，亦岂愿尔辈安然他适，享太平之幸福？而尔骤露请求之意，彼知尔之不易驯服，必设计更速。惜哉，尔之不习世放也。”茜桃闻言，自悔性躁，伏案痛哭。老儒慰解之。新梅最长厚，争来解劝，娇杏

则不知所之矣。未几，茜桃腹痛，自归寝室。比晚，新梅走告老儒曰：“茜妹死矣。凡侍夫人饮者十六人，中有六人得赐酒，赐酒者皆毙。”噫，殆酒中有毒耶？老儒叹曰：“吾知头角峥嵘之为害速也，但尔辈亦不能免。娇杏何如？”新梅曰：“娇妹方鼓掌称乐。”老儒曰：“妇人之妒，一至此耶。虽然，舐糠及米，彼自不知死期之将至。何乐之有？”新梅惧甚，齿为之战，踞地求老儒援救。老儒曰：“吾姑试之，未知有效否。”新梅称谢去。老儒乃函致其徒为显宦者，言于相国求去。相国知有异，遣人引老儒至密室，询所以求去之故。老儒以前事告，相国惊曰：“吾固不知。此禁脔也，奈何夫人贻误若是？”老儒从容曰：“与其死之，不若生之。”相国颇首肯，乃命人稽园中人数。将下赦令，夫人已知之，争先驰往，命缚色美者别置一室，而驱其中姿以下者。新梅朴讷无华，竟得漏网。因感老儒惠，辗转访得其寓所，愿作奴婢以报。老儒乃纳为子妇焉，而相国献姬之事亦遂寝。

○夺嫡妖乱志 七则

康熙帝既立胤禛为太子，以为天下无事，娱情内典，藉自颐养，不日且内禅。而诸子众多，俱以胤初长厚，无奇才异能，坐踞大宝，心不甘服，咸思帝制自为。其间权力最盛、党羽广布者，则推胤禛、胤禔、胤禵、胤禩。胤禛即世宗，有异禀，膂力过人，能驱使番僧及海内奇侠之士为己用。胤禔等与之抗，各树一帜。惟胤禔等常自附于胤禛，以张旗鼓，故胤禛与之感情颇洽，而视胤禔四人，则仇敌也。先是，满洲家法不主立长，盖尚袭蒙古、辽、金旧俗。既入关，诸臣文饰汉义，请立储贰。

康熙帝亦醉心汉家文化，恐不立储为天下后世笑。贸然许之，而大错铸成矣。胤初性厚重，短于智略，然苟使多读书史，洞明大义，实足为一令辟。惜满廷不事此，亦无出阁就学之典礼，但使喇嘛教之番经，世仆数员，督以清书骑射而已。圣祖因好儒书，独不使储贰懋学，为绝可怪之事，然实满廷之劫运也。胤初不知德足胜妖之事，习闻喇嘛之言，下至金人群小，争相构煽，遂与诸子征逐，务为相胜，而事乃败矣。当储贰之初建，圣祖命与诸弟习射于便殿，弯弓无一中者，其他技击，亦均不娴，而诸子多勇武命中，胤初引为大耻。师傅某公，满人中昏庸之杰出者也。乃进言说太子，谓诸子获胜，皆出崇奉喇嘛及养士之力。太子瞿然问计，师傅乃为画计：争致喇嘛及击剑敢死之士，务胜诸子，敌势自却矣。太子固不更事，深信不疑，乃与诸喇嘛约曰：“苟有能以咒语秘术制人死命，使彼不敢抗衡者，尊为国师，受上赏。”又阴使人语各省大吏曰：“能求得奇侠之士，武勇技击足以胜人者，封大官，举主同受上赏。”于是喇嘛争以魔术自效，而江湖术士、山谷伏莽，咸趋阙下，以求效用，京师纷扰，宫闱若市井。奇服异言之人，往来阙廷，司寇不敢诘。有识者皆知宫中多故，祸不旋踵矣。是时康熙帝方深宫颐养，潜心内典，外间事绝不闻知，左右亦必不使之闻知也。

胤初之养士拜僧，实求自卫，误中某傅之离间，初无意于树敌也。一日，偶出猎南苑，见车骑自南来，从者至数百人，武仗甚整，且有喇嘛执器前导，状至威猛，以为帝驾来也。将避之，左右进曰：“此非车驾，实四皇子之卤簿耳。”太子惊曰：“彼一皇子，乃呵护之盛若此；我储贰也，自顾不如，保不为人所笑乎？且其势凌人，后此将为所制，大不可。”心快

快然。既归，商于某傅。某傅曰：“果尔，是不可不请于上，以正国体。”乃入奏四皇子卤簿僭越状。圣祖果谕令胤禩不宜违制，速减车骑，散党附，免蹈刑法。胤禩闻太子所请，深衔之。自是一变前日所为，斥去车骑，而与喇嘛、力士等步行走京外，游历名山大川，不复有威仪而党羽实益众。胤初以为畏己，肆然不复置虑，不知胤禩固卧薪尝胆，以报此辱也。

胤禩既养死士，恐为太子所厄，常只身走江湖，以为阅历磨练之地，且自谓多知民间疾苦，则他日可有为。实则阴探舆论，笼络在野之不轨者，以备推倒储宫而已。尝漫游至嵩山，遇少林僧，技击过人，乃膜拜求为弟子，僧直受不辞。其徒凡数十人，以胤禩食量过大，辄非笑之。又使炊煮以供众食，胤禩乐于奔走，绝口不道宫禁事，人莫知为皇子也。半载而技成，诸僧又鬪之角力，胤禩真避不应。众笑其怯，几无所不押侮。胤禩怒，奋起与斗，卒胜所鬪之僧。师曰：“子技进矣。”遂赠一铁杖，留为他日纪念，且言除一女子外，可持此横行海内矣。胤禩既行，方下山，而宫监卫士麇集，盖如约而至，众始知其为皇子也。

胤禩微行自晋中归，遇太子宾客于途，方殴击人。倚势凌辱，人不敢与争，踉跄呼哭，莫之过问。胤禩独走问所苦。旁有恶少年大言曰：“尔为谁？敢来问讯。宁有三头六臂乎？”胤禩熟视其面，出铁杖猛击，碎其脑，毙，从容返邸，而太子党人已探知矣。夜遣剑客入邸，将刺胤禩。一喇嘛方侍胤禩诵经，见窗外有白光如匹练，上下无定。胤禩怪之，令喇嘛就视。喇嘛曰：“否！否！吾已遣某力士办之矣。”比晓，院中树枝皆如削，所蓄之猎犬尽失其首，如骈戮者然，而数十武外小园

中，有武士横尸焉。喇嘛曰：“此即剑客也。技穷力竭，乃为力士所诛。今晚必且报复，行当备之。”是夕，大风自西来，屋宇震摇，金铁鸣动，空中战斗声甚厉。居民咸闻之，莫知其所由来也。破晓，太子宫中皇皇若有大事然者，出购棺木，其数甚夥，特不知死者为谁。雍邸中亦然，人咸疑之。又明日，雍邸中遍招都下喇嘛入诵经，云作道场七日。诸庙恐人数不敷，至延乞丐以充额。顷之，太子宫亦传命索喇嘛，然已为雍邸所要，势不能应命矣。太子怒甚，欲捕大喇嘛诛之。大喇嘛惧，请命于国师，国师衔旨乞命，乃已。太子知雍邸所为也，积不能平，遍召门下客，谓之曰：“今夕不杀胤禩，与诸君不复相见。”门下客忧惧，计无所出。有与胤禩之客善者，以告。胤禩闻之曰：“此势不两立之秋也。皇父春秋高，一旦祸成，恐伤其心。不如吾姑避之，以待其隙。苟吾有天命，何患不取而代也！”束装将行，会有奇士自蜀中来，愿见雍邸。胤禩速使之入，则前游所遇之友也。留与饮食，谈技击诸术，风起泉涌，顾终不及心事。奇士作色曰：“皇子有急难，奈何不告我？”胤禩问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奇士曰：“闻青宫新自海外得一术人，能以铁冠取人首于百里外，今晚殆以决议施之皇子矣。如能不为其所杀，且夺其冠，则他日可取以治贪官污吏，人皆不敢犯法矣。天下绝殿下，使吾闻之，方得有此预备也。”胤禩问：“奈何？”奇士曰：“彼以喇嘛咒语为护符，施此魔术。今吾侪都以贝叶蒙首，则铁冠必来而复去。吾先于庭外张一袈裟，如张网状。铁冠必跌落其中，吾党可收之，以为后日之用也。”胤禩从其言，果得铁冠。既而谓奇士曰：“寇深矣，不用斩截手段，此祸防不胜防。吾终不愿郁郁居此土也。”奇士曰：“盍请大喇嘛来，当与之最后谈判。”胤禩允之。大喇嘛至，奇士曰：“降龙伏虎，当用其势，过此以往，恐不能制，奈何

？”大喇嘛曰：“谨闻命。特缓乎急乎？生乎死乎？惟殿下所择。”胤禛思之良久，乃曰：“吾为皇父计，不得不缓；吾为皇兄计，又不得不生。”大喇嘛曰：“诺。”时太子以铁冠术不效，闻胤禛仍无恙，恚恨成疾。大喇嘛入请曰：“吾能以阿肌稣丸治殿下疾。”太子曰：“子非助胤禛者乎？吾安敢服子药？”大喇嘛曰：“否！否！胤禛暴虐，众叛之久矣。今彼邀游四方，未敢返都下，邸中固阒其无人也。殿下不信，可询之某喇嘛。”某喇嘛者，太子之亲信人也，而实大喇嘛之徒党。太子见术不效，郁恨伤肝，性烈如火，捽辱诛灭颇夥。群下人人自危，至喇嘛亦不免诟辱。以故喇嘛有贰心，亦愿助胤禛为虐矣。太子不知其计，以问喇嘛。喇嘛曰：“此西天活佛之师，其丸实能治百病，服之当必有效。若胤禛则畏殿下之威，当不敢复来鞫下也。”太子信之，乃令大喇嘛出丸进服。胤禛遍贿青宫上下，无一人与大喇嘛为敌者。于是太子以孤掌之难鸣，受易性之狂药，虽有知者，莫为之白矣。阿肌稣丸者本媚药，或兴奋剂，而兹则麝入猛烈之品，能使脑力失其效用，神经中枢为过度之刺激，亦不能制其百体，其形态遂类颠狂。斯时，太子因疾居外邸，不近妇女，故宫中妃嫔咸未知悉。延三日，太子益狂，便溺不自知，且毁坏器物无算，并御赐佛像等，亦投毁无余。事既张，太子妃趋视，大骇，无术为之收拾，乃奏闻。圣祖遣人视之，则已不复能成礼，且已失一切知觉，动则骚攘如犷兽，静则昏昏如负重疾。圣祖不得已，乃下诏废其储位，诏中多愤懑语。然责备太子无状，卒不知为胤禛所嗾使，喇嘛所播弄也。太子妃惶恐，奔坤宁宫求救于皇后。皇后遣国师及御医往视。是夜，国师方衔命出宫，憩某庙以待旦。大喇嘛膝行入，告以由来，历数太子之虐及某喇嘛因忤太子意惨死状。国师凄然曰：“然则吾不能为救治矣。以此主天下，吾辈

尚有噍类乎？”及旦，草草入视太子，谓系不信神佛，心入邪魔所致。非别闭静室中，灌以醍醐，咒以功德水，不能复其原性。宜速治之，迟且不救。御医入，亦言心疾不可治。盖清初喇嘛之势力甚盛，御医仅充数。喇嘛言如何，彼亦不敢与之争辨也。旋皇后召太子入宫中，令择静室居之。日以功德水进饮，神思渐清，颠狂亦稍杀，乃令妃嫔入侍，益知敛抑，饮食亦增进。妃嫔私问前此病状，亦自知否。太子乃言服某喇嘛丸，遂失知觉，以后即昏昏如在醉梦间也。妃嫔以告皇后，乃闻于圣祖。遣人穷治其事，将捕某大喇嘛鞫之，则已随胤禩不知所往矣。以诘国师，国师曰：“吾徒皆忠于太子，且雍邸与太子亦绝无仇怨。此必奸人播弄，欲离间兄弟耳。苟有隐匿，吾设坛作法，使彼二人各至坛前，自相质问，则佛祖韦陀必不谁恕也。”圣祖可其请。皇后问曰：“胤禩不至，奈何？”曰：“吾能致之，且能缚大喇嘛来。”是夕，国师使人谓喇嘛与胤禩曰：“第来，必无恙。”及夜中，胤禩果至，以皮冠蒙首，状极委惫，见后伏地不起。圣祖略有所诘，奏对极凄惋。太子入，见胤禩，色赭暴怒，诟厉不止。旋坛上有振锡声，如使之跪。太子忽颠蹶，乃惘然自述欲杀胤禩状，且历举所杀侍卫及喇嘛徒众，状至可怖。是时阴风猝起，燎烛皆作惨绿色，宫中皆闻鬼声。圣祖以倦怠悚惕而退，皇后等皆废然返宫。妃嫔奉太子下，则又昏然不省人事矣。自是昏瞽咆哮，一如前时，不复有一隙之清朗矣。胤禩与大喇嘛从容退。未几，圣祖再废太子之诏下。盖前此皇后召太子入宫，欲白其冤，固已下诏复位。至是知不可救，故复废之也。圣祖欲立胤禩，皇后终以为疑，谓不如胤禔。然以奔竞运动者多，圣祖颇有所闻，烦厌不能专决，尝愤愤曰：“朕万年后，听尔等自择之可耳。此皆不肖，谁复可以膺付托者？苟天位不可终虚，自有当璧者食其禄，若朕生前，

则不提议此事可也。”盖圣祖虽不能抉雍邸之奸，而知其争权倾轧，决非无因。太子复不克为人，则惟有以不了了之而已。

胤禔最长厚，且颇有文才，圣祖、皇后俱属意焉。然恐非诸子敌，故隐秘不宣，计不如待万年后，颁遗诏始立之，则诸子仓猝不及破坏也。然胤禔始终与胤禛善，不敢撻其锋。皇后怜其无能，遂亦听胤禛所为，而不复固执矣。惟胤禔豪爽有大志，不受羁勒，颇挥霍，喜结交健儿，然不屑为秘密倾陷之行为。以故与胤禛忤，常愤太子等结党为仇，非国家之福。因辄出京旅行，饰为商贾或术士，所至必主民家。世俗相传以为世祖者，实则胤禔。某年，粤东有某卖买行，因生理不佳，相对愁叹。时且岁暮矣，静夜无聊，小伙有悬红灯为戏者，挂于竿首，以照江中，俗亦谓之“照财神”。行之后屋，固滨江，往来船艘颇多。顷之，一巨舰来。众方注视，忽抵行门下维，一纪纲仆贸然登岸，问行主在否。众告之，仆言：“主人贩北货茶果甚多，满船重载。将俱寄于贵行中，幸行主出视之，可与主人接谈也。”行主知为巨客，乃登舟相见。则仪表甚伟，行李亦华焕。酬酢既毕，其人因述来意，且言货价不下数十万金。行主瑟缩曰：“小肆资本甚微，恐不能担此重任。请仅受其十之三，可乎？”曰：“无须。吾有要事他往，但求将货速卸，轻装而归，尔行可不必付款，待来岁今日，复悬红灯，则吾自能复来。届时，当收尔货金也。”行主大喜，乃命人悉迁其货于岸上。屋宇不能容，寄存他家，匝日始毕。同业闻其有豪客来也，争相趋附，即日售其货数万金。行主以奉客，客曰：“现吾勿需此多金，仅取十之四足矣。余存尔行中，待来岁结束并取可也。”行主又欲以盛饌饷客，客摇首止之曰：“但取好酒数斤来，并此间海味数事足矣，不多费也。”行主奉命惟谨。

逾日，客匆匆去。行主徐售其货，数月而毕，赢利十余万金，连资本计，殆百万也，顿觉巨富。惟候明岁今夕之约，与客瓜分余利耳。及届期，如约悬红灯。客果至，则巨艘三五，较前次之货又倍蓰焉。主人先奉旧帐，子母俱陈，请指麾分派。客麾又曰：“否！否！吾不需此多金。尔等第为我存之，欲用时通告提取可也。请速迁此次各货登岸，勿稽我行期。”行主以客之惠甚厚，前此未多款待，方抱不安，此次必请多事盘桓，以尽地主之谊。客曰：“吾事大忙，不能领主人厚谊。请勿过留，但使一游花艇，略开眼界足矣。”行主果导之游紫洞艇中，遍征群花以娱之。客殊无所恋，但饮啖甚豪，略听歌曲而已，夜仍返宿舟中。次晨，告别欲去。行主苦留之，乃偕游观音山等名胜处，夜复饮于花艇中。行主使娼家以计羁縻之，拂袖竟归。是时，舟中货已毕登，次晨不别行矣，并一金未携取也。行主甚怪之，顾业既受其货，且致富绝无后患，则亦自幸天助而已。或疑为大盗，顾无案追者。且其态度华贵闲雅，殊不类下流人物。又明年，复按期至，惟货已较少，然尚值十余万金。前后并计之，盖二百五六十万金矣。主人又陈子母如故，客蹙然曰：“吾本欲与主人为终身交，念主人长者，甚可恃，如愿存金不取。今吾将有大变故，恐不复能来，姑受百万金去。明岁届期悬红灯而不来，则吾事已败，终身不复相见。此百五六十万金，自取之可耳。”言罢呜咽，色颜惨沮。主人慰劝之，且欲导之冶游，以祛其哀思。客却之曰：“吾且去，此非行乐之时也。苟明岁复来，必与君痛饮于紫洞艇中耳。”及明年，果不复至。主人与所善者谈及客人踪迹，皆疑为皇子飘流在外者，盖康熙帝适于是岁驾崩也。后遇京中人，详诘其貌，知客确为胤禔。又同时，汉口又有人睹其踪迹者，并言其刻苦诚恳，绝类有道德之商人云云。

胤祢我为少林僧入室弟子，善技击，常窘辱胤禛。一日，角技于南苑，呼胤禛而眩之曰：“尔敢与我角否？”胤禛自知技出彼下，乃笑不应。胤祢我突起，仆胤禛于地。众小奄俱不平，而胤祢我鼓掌去矣。胤禛衔之，欲使喇嘛以术杀之。既而喇嘛语胤禛曰：“彼身常佩达赖第一世所发之金符，不易近也。”胤禛曰：“可夺取之乎？”喇嘛曰：“不能。惟诱之御女，则可篡取之耳。”胤禛乃使小奄狡黠者，导之微行，为狡邪游。胤祢我故好色，果沈迷粉黛中。胤禛遣人取其符，将杀之。忽其口中吐出多量之金蛇，盘旋飞舞，令人目眩，刀剑尽为所却，卒不能伤。胤禛大骇，以问喇嘛，曰：“此婆罗门灵蛇阵也。彼为国师所教，业已入室，不可与争。然习此者，必先设誓，类多不能大贵，况至尊乎？殿下但姑让之，他日大位必不彼属，复何患？”自是胤禛听其所为，遇辄避之。及即位，胤祢我复不逊，乃执而囚之，赐名曰“阿其那”，译言狗也。寻即遣力士杀之。胤祢我犹能奋斗至三日，始为毒剑所毙云。

胤禔力不如胤祢我，而智谋特胜，恒以小计窘迫太子及胤禛。方太子未发狂疾之先，每日朝两宫后，即往西山驰猎，胤禔伪为恭顺者，请为青宫前驱。太子喜，许并驰骤。乃阴令其党用喇嘛术，以白铁为限马槛。诵咒设之，则人目不能见，惟与知其隐者则能见之。及驰，胤禔先越而过，绝无障碍。及太子跃马过，马蹶，太子坠马，伤股甚剧，病月余，几殆。然止自怨控纵无状，绝不知胤禔之计也。又尝献鹿脯于太子，阴以色作为识别。太子召与同餐，胤禔自认所识者食之，无害。太子食之，腹顿大痛，泄泻几濒于死，医治数月始复。固疑鹿脯之有毒，然胤固伴食，居然无恙，不能以是诘责也。惟胤禛探

其狡谲，深忌之。胤禔知胤禔恶己，心常耿耿，欲有以报。会圣祖以岁初召喇嘛诵经，诸皇子皆宜会食。胤禔之位，适与胤禔相近。圣祖从上来，与胤禔仅隔一箭地，而胤禔适在其间。忽有一小轮从旁飞出，直掷圣祖之面。法轮者，喇嘛所用之纪念物，以精铜为之者也。喇嘛以是为可杀魔鬼，恒诵咒语飞出焉。今直击圣祖之面，大不敬。圣祖方惊视，胤禔忽大哭呼痛，跪圣祖前，奏胤禔以法轮击己。圣祖视之，则面纹已碎矣。圣祖思“顷间法轮掷朕面而过者，必由彼而波及也。”遂命力士持胤禔，欲挞之。胤禔泣辩其诬，且证实为胤禔所自掷。圣祖怒曰：“尔尚强辨。彼既自掷，岂致面有伤痕？尔为此大不敬之举动，而不知受过，转欲嫁祸于人，其心术可见矣。”乃命内监执胤禔，付师傅，鞭挞以百数，复拘禁至半月以上始释云。世宗即位，深恶胤禔，令与胤禔同缚，禁宗人府狱，称之曰“塞思黑”，译言猪也。寻使人拉杀支解之。

○九汉外史 五则

雍邸以夺嫡最剧烈之故，厚养死士，结交海内奇才异能，一时蒸为风尚。除剑侠、番僧等外，有大力士著称，凡以次行辈，得九人。第此等大力士，出没江湖，倂伍亡命，恒不肯以真姓名告人。且其人品亦畸零古怪，不可方物，故各家纪载不同。合而观之，大约名列第一者为少一少林僧，失其名。其初，一伙居士也，食量兼人，常恐给食之不足果腹，乃窃余粮藏之。寺后有古钟，大如囤仓，重四五百斤。僧以一手掀之，覆食于下，若行所无事也。同伙以食物短少，常受主僧诘责。窃窃议及僧，而不得其所藏处。一日，见僧携物走寺后，疑其私匿他

家，因尾之行。僧徐抵钟所，一手托其纽，推而起之，如掇木桶。置物其下，仍如原位放妥。顾而见同伙，若有所惊，既而笑曰：“幸偶尔，当勿令主僧知也。”同伙唯唯，盖心忌其能，不欲扬之，令主僧知。僧固如见其肺肝也，然自是同伙益畏惧而嫉害焉。未几，主僧恶其无他能，逐之，转入上寺。寺踞山颠，境地益苦，而峰峦陵峻，奔驰尤劳瘁。汲水担薪，一日间之胼胝，已为人所不堪。独僧若甚甘之，且余勇可贾，工作常倍于人。晚则倚树而歌，绝无疲乏意。寺门有巨石如伏狮，上可坐百人，盖由峰颠坠下者，然亘古莫能移动。僧睨之，曰：“此石踞门前，殊不便，使人绕行。不如移置门左大树下，既不碍路，且可坐以乘凉。”众笑其妄语，僧亦不辨。相度良久，忽出两指推石角，石兀兀动；复以掌推之，石忽倒转；众方舌桥不能下，僧更推之，则旋转如球，至门左平面而止。视其下，皆粗沙碎砾，盖坠下之迹犹存也。众大惊，知僧为非常人，咸白于主座。僧大笑，跳而踞石上，呼之不下。蹬足者再，视之，石已入地数尺矣。主座乃自出，合掌迎之曰：“此必韦陀化身也。能以绝技传衣钵乎？”僧乃自陈曰：“吾虽以力胜人，而未得节制之术。闻峨嵋有某师者，以技击百八式教人。顾非有名山古刹主僧之介绍，彼必麾之门外。今吾此来，为求介绍也。”主座者乃为之牒以畀之，且约学成不忘故刹。僧负担去。后十年，主座者已圆寂矣，僧始归来，以其术授徒众，徒众奉为主座者。于是少林技击之名闻天下。雍邸过而慕之，从僧学，一年始去。顾学成，雍邸有所请，密谈三日夜，僧遂循例送之出。雍邸憾之，令剑侠与斗，卒不胜而罢。盖雍邸欲僧从己入都，僧始终未允故也。习少林拳术者，例有迎送礼。迎时以一石钟置阶前，须提钟而过，然后登殿拜师，盖试其臂力何如。送时则历门三重，每门皆置守僧。一以挺击，须能避过，不能

则自门槛下蛇行而出；二以刀棒，其阻拦亦如之；三则徒手相搏，其技术乃至高者，尤为难胜。相传雍邸竟不能过第三关。因其皇子，礼不可辱以蛇行，始由主座僧特令开门恭送焉，顾雍邸常引为大愧恨也。

少林僧外，则有两女子。一为侠娘，相传系吕晚村之孙女；一为鱼娘，鱼壳大盗之女也。顾此两女子，皆与雍邸为敌，且与满人不共戴天，如俄之有虚无党者然。初，晚村既以文字狱族灭，其孙女乃为一门人所匿，年未及笄也。门人故明功臣裔，乔木之悲，无时或已，虽种瓜青门，大有今昔之慨。而旧部之奇人杰士，恒私相往来，来取幽僻地为高会。拔剑斩地，击筑悲歌，大有幽并健儿气象。官吏或侦知之，则另易他处，几濒于危者屡矣。中有虬髯某者，豪客也，善技击，知剑术，尝为友报仇，取人首如探囊。久客门人家，门人置酒与语曰：“子老矣，天下方多故，绝人之技，义不可无传徒。今门下士正多，盍择一能者而授之耶？”虬髯公请视其相而后许。及吕女，乃大惊曰：“此异人也，吾术殆不传男子矣。”遂悉心教之，始而技击，继以剑术。吕女颖悟绝伦，且有神力，造诣精进，曩不犹人，虬髯公益信眼力之非虚。三年学成，虬髯顾而语之曰：“少林派而外，子殆第一人矣。吾年已耄，力不能逮，且精巧亦逊于尔，尔其勉之。”因赠以名曰“侠娘”。时侠娘年已逾笄，矢志不嫁，盖志在复仇，不愿旁分也。虬髯公旋亦归山左，侠娘遂漫游海内，欲得奇人之助，与之切磋技能，以达所抱之目的。尝至少林，见主僧，角艺数日，几无胜负，惟技击之力稍有弱点耳。少林僧首肯曰：“以子技可横行天下。复仇区区事，何难如志？但彼仇者，方有天命，复恃番僧魔力，一时不易推倒。然徐图之，终必败于子手也，行矣勉之。倘遇年

少书生，幸勿托心臂，恐功亏一篑也。”侠娘受教，北行至晋，鬻技于市场。众健儿以为一孤女，或藉此择婿，于是趋之若鹜。又欺其荏弱，辄来尝试。女皆败之，取其金，盖女意在得资入都耳。最后有僧挟重金来，相约曰：“胜则赠金，败则当娶为妇。”侠娘羞晕，且恶其无礼，乃出少林法击之。僧忽呼曰：“吾师妹也，吾知罪矣。”遂赠以金，伏礼而去。于是晋中无与为敌者。是时，雍邸已得党羽报告，知女之异能，后必为患。乃商诸喇嘛，欲以血滴子法诛之。喇嘛曰：“否！否！是女有剑术，不可制也。宜用他术笼络之。”雍邸悟，乃私嘱张廷玉等：“有文士能娶奇女子者，朕必位以高秩。”廷玉等不悟其旨，归以语幕僚。某甲忽自陈曰：“吾固知之，且吾亦曾相识。彼固重视文人者，惜吾畏祸，不敢与近耳。今上有旨，吾当竭吾忠以成之。”时侠娘方在景、沧间卖技，士人趋就之。盖士人固亦晚村门人之同族，而与侠娘曾同笔砚者也。侠娘本不愿嫁人，故虽属意士人，而决然舍去。今鼯鼯都门，人皆因一孤女属耳目，拟借士人为假夫妇以自掩饰，则目的易达，奸人或不易窥破也。士人既抵沧景，即往谒女。女果以礼晋接之，且偕之访虬髯公。公见女之偕男子来也，大骇曰：“侠娘亦有夫乎？”女亟止之曰：“此所谓空花耳，师奈何小我？”虬髯曰：“吾固知之，聊相戏耳。虽然，吾今更得一女弟子，与尔不相上下也。天然公例，物必有偶。谅哉！”遂呼其徒出，则亦及笄小女子也。虽妩媚动人，而饶有英气。髯曰：“此名鱼娘，非常女子也。”遂与女相见毕，密如故旧。既而谓侠娘曰：“以子卓卓，而受困于竖子，宁不可羞？设彼不悟者，吾必为姊手刃之。”侠娘悟，欲辞之。而士人已觉，星夜遁入京。未几，而搜捕之令下矣。鱼娘曰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与其逗遛于此，为贪官污吏所捕，曷若径居都下，以伺机会乎？”遂偕

入都，复遇士人于逆旅，伪为落拓无聊者。侠娘哀之，士人更历述别后蹭蹬状。侠娘使为己书记，往来函札，一出其手。外虽为夫妇，实则凛乎不敢犯也。无何，侠娘偕鱼娘往探宫中情景，辄若有备。鱼娘疑之曰：“是直有侦探在吾侪肘掖间也。”一日，士人作一秘函待发，有友邀往宴饮，遂置案头而去，鱼娘取而挑视之，尽知其内容。盖以两人事报告于某大员，转行进呈也。鱼娘急告侠娘曰：“我言如何？此所谓养虎自贻患也。”侠娘曰：“然则今晚殆可入宫矣。子待伦父于此，吾一身先往探之。”鱼娘曰：“可！”是夜，士人大醉归。见鱼娘独坐，而侠娘不在侧，以为有隙可乘。盖士人初畏侠娘，而不知鱼娘亦系女杰也。士人乘醉无赖，径调鱼娘。鱼娘初犹动色相戒，意将待侠娘归而处置之。士人竟尔相逼，不容须臾缓。鱼娘怒甚，遂拉杀之。乃逾墙出，疾趋至宫廷，则宫中方大索人。闻传旨召大学士入受顾命，知大事已了，大喜，飞跃而出。守卫士或有窥其影者，鸣枪击之，幸未中。鱼娘不敢复返逆旅，盖恐馆中事发，遑者已在门也。第不知侠娘生死何如，急趋虬髯家。则虬髯新死，敛未数日也。恸哭成礼而去。鱼娘家本在微山湖中渔舟队里。既归，思侠娘不置。忽忽十年，因事游泰山，登绝顶观日出。忽对面石上立一高髻女子，神采欲飞，有凌云气。谛视之，侠娘也。把臂道故，喜极而悲。旋相约西游峨眉，将逾苗岭，入藏卫，礼真如，不知何日始返云。

金陵有甘凤池者，以练气运力，人莫能敌。闻且长于行路，日能达三百里，绝无疲乏态。尝主某绅家，一夕窗外月明如昼，主人之兴未阑。凤池曰：“盍玩月乎？”主人呼仆启窗，凤池曰：“无须。”乃敛吸气入鼻，复张口呼之，飐飐如秋风，晶窗八叶，一时并开矣。主人骇叹不置。又尝置全席器皿菜肴于

桌上，凤池以两指按桌边而提之起，离地三尺许，高可逾肩。旋置原位，汤不外溢，杯箸无一移动者。又尝力拔牛角，牛负痛而斗。凤池拳毙之，连毙二牛。雍邸时漫游江南，闻之，愿与结交。凤池有特性：不喜见贵客，凡贵客来，必绝之；即非贵客，生客无相知之友介绍者，亦必避之。顾家贫，别无他屋，则炼气入壁，以衣袂自蔽，莫有能觅者所在者。雍邸突入其室，知其在家也。乃家人忽拒之，云已他往。雍邸不信，遍视室中，见衣袂可疑。乃命从者移之，则宛然一人形贴壁上，但不言不动。雍邸招之出，不允。闭目加尸，乃以手击之，砰砰然墙壁也。雍邸怒，用喇嘛咒促之，亦不动。乃取枪击之，“砰”一声而墙倒矣。人影俱灭，凤池亦卒不见出，且不知安往。家人以为必且葬于火，哭声大作。雍邸始怅然出，凤池大笑曰：“累吾又走一家矣。”盖已走入邻家壁中也。人问何以不见雍邸，曰：“吾固知其皇子，不欲自投罗网也。”后诸力士之从龙者，皆以得罪死。人始服甘凤池之先见云。

甘凤池自言尝遇一劲敌，殆九汉中之先辈也。途过江西某所，设广场眩其术，方藐视一切，以为无足当我一击者。诸健儿亦色然惊，五体投地。正自鸣得意时，忽一曲背之老者，笑于人丛中曰：“花拳绣腰，乃欲在此广场中耀武，不畏人齿冷耶？”语罢，且咳且笑。凤池顾之，见其龙钟，以为妄语挑衅，无足与较，但睨之曰：“老不畏死耶？”老者复笑曰：“恐汝将求死不得也。”凤池怒，持老者欲辱之。将提其肩置场中，忽不可动，虽竭力，如蚍蜉撼大树也。愈怒，提拳猛击之。老者鼓腹以当，吃吃笑曰：“较之吾孙，尚须让一步也。”凤池觉拳着处，如中绵蕞，大骇。老者还问曰：“尔为我敬一拳，何如？”凤池亦鼓腹受之，老者曰：“不可！仅承以股，当可

无性命忧。”凤池不信，老者遂捻其股，凤池颠矣。舁归，病数日始愈。乃访老者，则其子若孙皆技击家也。欲拜为师，老者不可，仅语以后走江湖，当避三种人而已。凤池问何谓，老者曰：“和尚、女子及老翁三者是也。除三者外，子可无敌矣。”故甘凤池不敢与少林僧、吕侠娘等争名，顾终不知老者姓名。

白泰官为吾乡人，其琐事颇夥。少年时好色，恒逾墙入一贵家，奸其姑嫂，且能挟二女出，归私室中淫乐，迨天明，仍送还其家。后为夫族所悉，延一力士御之，泰官不知也。是夕，月明可鉴毛发，泰官复自庭中下，将入二女房。忽有人自后猛击其脑，仆，虽跃起欲遁，则两足已为所缚矣。少选，堂中明灯璀璨，主人南向座。问若何处置，主人曰：“若送官，则扬家丑，不如毙之，以其肉饲犬也。”泰官大戚，思转瞬身将齑粉，不如竭生平之力争之，苟得脱，命也；不脱，亦命也。遂运全身之力，使体旋转，其疾如风。时手足被缚，其状宛如俗所称之元宝。乘势满地旋滚，其力锐不可当。一霎时，及主人之坐处，则已桌倾椅倒，器皿悉翻覆，灯烛亦尽灭矣。争久之，缚之绳始断，两手可开。乃力士已至，奋力与斗。且斗且走，未几门破，而身已出矣。力士为槛所绊，仆不得出。泰官始尽力狂奔，得脱于难。自是折节改行为善，遇强凌弱，众暴寡，或乡里一切不平之事，辄拔刀相助，故晚年多称颂者。偶至乡僻观农收，宿佃户家，夜闻邻妇哭声甚惨。问居停主人：“伊何为若此？”主人言：“此事以不问为佳。吾侪各人自扫门前雪，犹恐有祸，尚敢多管闲事耶？”泰官曰：“子勿畏。事大如天，吾能了之。第言何害？”主人终不肯言，泰官欲自往问之。主人子年方少，心不能平，曰：“客知此间有一怪僧乎？”泰官曰：“不知。”主人怒少年以目，少年不为动，曰：“杀

我可耳，终不能关吾口。天下有如是之欺人孤儿寡妇者耶？”泰官知话益有因，跃起曰：“吾必能除此害，请详语我。”少年曰：“月前来一西番僧，云自北京至此。或张大其词，代皇子出家。顾淫恶甚，饮酒食肉而外，兼渔猎人家妇女，受其荼毒者屡矣。且更有恶性，好食人胎。凡妇女有孕者，彼必堕其胎，而共饕餮。此岂非天外恶魔耶？吾意天家当以公正为心，必不致养此害人之恶秃。不知何处野驴，冒名吓人耳。”语未已，哭声益厉。主人摇手曰：“勿语！勿语！恐彼已入室。设闻之，池鱼之殃，其何能免？”时泰官足已及门，仅言“吾去也”，人已不见。盖逾垣而过，小屋中灯火微明，一妇人裸置床上，仿佛有人力摩其腹，势甚猛烈。视之，僧也。妇人痛极狂呼，惨不忍听。泰官心急火起，飞足踢扉，扉破。僧见来势颇汹汹，遂舍妇人而觅其军械。未及取，泰官突以手提其腿，仆。更起欲遁，泰官已瞥目睹其械，则铁杖也，乘势拾而猛击之。僧负痛狂奔，出户，为碌碡所蹶，又仆于地，泰官捷起擒之。僧力甚勇，以两手扼泰官之肾，痛极释手，僧得脱。泰官又追及，举铁杖猛击其首，遂就擒焉。是时村人鸣钲四集。僧大言曰：“吾雍皇子殿下之师也。苟得罪，一村将无噍类，尔鼠子敢妄逞血气耶？”村人积怒已久，见泰官得胜，群起缚之曰：“吾侪宁受官刑，不能忍此秃驴之恶虐也。”乡老或请鸣官，泰官曰：“不可。彼既恃官势，彼媚上者，难保不为所震慑。不如吾辈自了之。”村人乃共举耕、犁、柴、斧之类，各斫一下，旋成醢焉。人皆快之，返视彼妇，则奄奄若死，泰官令佃户为之延医诊治。一村诵德，为置长生禄位云。

○鱼壳别传

《随园笔记》及某野史载鱼壳事，咸谓江南大盗，为于清端所擒戮而已。实则鱼壳与雍邸有特别之关系，而于所戮者，非真鱼壳也。初，康熙南巡，得奇士，力敌万人，常以自卫，不肯道真姓名，但曰：“求皇上赐一名可耳。”圣祖以其来时所服鱼皮衣，状甚怪伟，因曰：“名汝鱼壳何如？”曰：“甚善！名我固当。”于是鱼壳之名，震于朝右。旋以太子有怯疾，圣祖特命鱼壳保护之。鱼壳遂为青宫党魁，诸喇嘛皆侧目。盖太子喜近汉人，读儒书，颇不以喇嘛为然。故喇嘛皆携贰，倾向雍邸。鱼壳因益见亲信。顾鱼壳性戆直，不信诡术，常以力折服喇嘛。诸喇嘛衔恨，则以术构陷之。鱼壳恃有勇力，不之惧，然卒以此致败。盖雍邸初闻鱼壳之能，欲罗致之，因使人诱之出。知鱼壳嗜饮，乃为设醇醪精馐，令数雅量伴饮，而自出拜。与之语，大悦。鱼壳亦以雍邸沈毅，才过于胤初远也。往来既稔，雍邸终未肯遽宣本意，因使人讽示之。鱼壳殊不谓然，且曰：“今上开国主，凡有举动，当为天下后世法，岂可妄议，摇动根本？太子，国之储贰，宗社之根本也。设有变更，根本即受摇动，在今日似非所当议。鄙意吾侪当竭股肱之力，辅雍邸成贤王，仍可为国家建立伟绩，奈何必以同室操戈，宫廷喋血为幸事耶？必如是者，窃不敢与闻。”使者具以告，雍邸大戚，恐其泄语，则为祸且烈，于是欲杀之念起矣。因使人诱之来，曰：“雍邸敬谢无状，此皆细人所譚，不足以辱高听，幸勿介意。今雍邸甚愿勇士往见，藉聆正论，以赎前愆。”鱼壳见其择词甚恭，遂毅然往。至则诸喇嘛方诵经咒，谓外人禁不得入。鱼壳夙恶喇嘛，至是为所梗阻，益肆诟厉。诸喇嘛群起与之为难，鱼壳怒，拔剑击诸喇嘛，伤者数人，拂袖而归。诸喇嘛诉诸雍邸，加以谗构，谓鱼壳大呼：“篡逆皆喇嘛所助，

今非尽杀之，不足以快吾意。”且曰：“直杀胤禩，即可了事。”盖以激雍邸之怒也。雍邸佯怒与绝，犹恐诸喇嘛忌嫉，仍使之劝驾，更求相见。鱼壳绝之曰：“尔纵喇嘛以慢客，吾不能复见尔矣。”雍邸始切齿曰：“是人殆不可不除也。”夜乃遣力士刺之。鱼壳自卫甚严，不得间；又使喇嘛以术图之，亦无效。闻鱼壳将侍太子猎西山，伪使人求观猎，而欲于途中图鱼壳。鱼壳已知之，乃称疾不从，而自饰为仆役，从间道行。雍邸果遣人伺于道，不知其为鱼壳也。过之，归而语太子曰：“四阿哥异志成矣。倘能敝屣尊荣者，则可自请于皇上而去之，如汉东海王故事。否则亦当力图自卫之计，勿树敌以自戕。吾观雍邸，忍人也，殿下不忍于彼，而彼将忍于殿下。其奈之何？”太子曰：“力图自卫若何？”曰：“自处于正以观其隙，自藏其锋以俟其动。勿以柄授人，勿以权误己，则必胜之算。自操于无形之中，若以力争，犹水济水也。且智能驭力，殿下之智能自用，则吾侪小人皆殿下之囊中物耳。”太子首肯者再，深为感动，因叹曰：“鱼壳诚异人也，不惟大勇，而且大智，殆吾之子房欤？”自此遂欲延揽贤士，注意人才，且设礼贤馆总其事，作为颇特异。鱼壳复进曰：“此所谓虚有其表也。殿下宜存此心，实事求是，慎勿张皇，为人属耳目。且储客嫌疑之地，设有人构之于上，保母越位之嫌乎？鄙意不如敛抑以蓄其志，慎密以保其身。游刃于虚，无迹可寻。则上不见疑，下不见忌矣。”太子虽纳其言，而好名过甚，似不愿敛抑。鱼壳曰：“然则殆矣。”遂欲求去。太子曰：“子毋躁，吾能渐改。”顷之，诸喇嘛之被摈者，群往助雍邸以构太子，危疑日甚一日。太子师傅某者，昏诞人也，劝太子用喇嘛以敌雍邸。太子初不信，忽宫中日夜大扰，云刺客时时来寻衅，人情汹惧，几于夜不安枕。师傅进曰：“不用吾言，祸犹未艾。”太子急召

鱼壳与计事，鱼壳曰：“德足胜妖，殿下但修德以镇之。见怪不怪，其怪自败。若果害殿下者，吾自能御之。见其未也，少安毋躁。”太子之师傅某，以鱼壳言为迂缓，乃使喇嘛等入宫侦察，且设坛禳之。鱼壳视之曰：“噫！吾可去矣。苟迟之，行将供人鱼肉。”乃弃装乘夜出都门，仅留一柬以别太子。胤禛闻之，使力士追之，欲毙之于道。鱼壳过邕，为小贩，杂乞儿中，歌《莲花落》，卒脱去。太子见留柬，犹掉首曰：“吾以鱼壳为英雄，今视其言，直皆老生常谈耳。向吾悔信其说，致误事机，否则何至坐使敌大哉！绵绵不绝，将寻斧柯。今日除此滋蔓良不易，皆鱼壳养痍之过也。”师傅曰：“鱼壳本大盗耳，其言安足信？本朝自有家法，奈何为盗所劫持哉？太子仁慈，听彼自去。然使彼得于京外播宫庭之恶，非计也。法当诛之以灭谤。”太子乃入奏，请地方官吏捕鱼壳。圣祖亦怒鱼壳之逃也，徇太子请，召鱼壳使来，而鱼壳终不至。初，犹时见其踪迹于光黄武汉间，寻入皖之巢湖、淮北之微山湖。胤禛乃使人求之，愿释前嫌以竟其用。鱼壳谓使者曰：“归语尔主，吾非干禄者流，可以利动也。尔主虽克成事，然不义而篡夺天位，非我思存。若贪天之功，为尔主效鹰犬，则此时早奔走辇下，奚为来此荒山穷谷中耶？已矣，吾行游矣，毋更辱驾。鱼壳非能为人用者。”使者欲捕之，为鱼壳所击退。明日视之，不知所之矣。使者归，雍邸叹息无策，丧气而已。既即位，乃使于清端访之，以清端有治盗名也。时往来江湖者，恒多冒鱼壳名以吓人，清端遂命役捕之。其人亦颇桀骜，劫案累累。闻清端得之，人皆称快，亦不暇致详云。然自是亦遂无鱼壳复出也。

○和珅轶事 四则

乾隆盛时，以和相之招权纳贿，致人民感生计艰难之苦痛，而教匪以起，清运遂衰，人咸知之。其贿额至以亿兆计，可谓极矣。顾其贪婪之性，不独施之于下，抑且敢试之于上，高宗竟不之问，养成此贪饕之性，良有由也。当其恃宠而骄，视宫禁之物，如取家珍，见所爱者，即携之而去。高宗即知之，亦不根究。然诸臣咸知之，且嘉王衍之甚。及诛，谕旨中特提谓其私取大内宝物，盖指实事也。初，孙文靖士毅者，自征越南还京，入宫朝觐，方待漏禁门下。适和珅亦至，文靖方手持一物把玩。珅前问曰：“公辛苦远来，必有奇珍，足广眼界。今手中所持者，果何物耶？”文靖曰：“鼻烟壶耳。”索视之，则明珠一颗，巨如雀卵，雕刻而成，不假他饰者也。珅且说且赞，不绝于口。文靖将取还，珅率然曰：“以此相惠，可乎？”文靖大窘曰：“昨已奏闻矣，少选即当呈进。公虽欲之，势难两全，奈何？”珅微哂曰：“相戏耳，何见小如是？”文靖谢之，亦无他言。又数日，复相遇于直庐。和欣欣有喜色，视文靖而笑。文靖以为和挟前嫌，笑不可测也。方竭意周旋，和乃低语曰：“昨亦得珠一颗，今以示公，未知视公所进御者如何？”语次，出珠壶示文靖。文靖谛审之，与所进者色泽、花纹无毫发异点，其为即前日物毋疑。文靖以为必上所赐，敬以奉还，不敢问也。后于左右近臣中询之，绝无赏赉之事。某监乃言彼和相者，出入禁庭，遇所喜之物，则径携之以出，不复关白上，上亦不过问也。盖是时天下安富，贡献繁多，上不能一一视及，是以不复记忆，故往往数月后，则并此物之名而忘之矣。况和珅所为，辄不详究，似较此区区，转为见吝也者，故和得肆其盗窃也。又宫中列殿陈设，中有碧玉盘径尺许，上所

最爱。一日为七阿哥失手碎之，大惧，无可为计。其弟成亲王曰：“盍谋诸和相？必有所策之。”于是同诣珽，述其事，珽故为难色曰：“此物岂人间所有？吾其奈之何？”七阿哥益惧，哭失声。成邸知珽意所在，因招珽至僻处，耳语良久，珽乃许之，谓七阿哥曰：“姑归而谋之，成否未可必。明日当于某处相见也。”及期往，珽已先在，出一盘相示，色泽佳润，尚在所碎者上，而径乃至尺五寸许。成邸兄弟咸谢珽不置。乃知四方进御之物，上者悉入珽第，次者乃入宫也。彼恐漏泄秘密，故难七阿哥之请，而成亲王耳语中，有与彼特别交换条件，始获慷慨解囊。珽处处弄权可见。

珽晚年好色，讽其党广征苏、杭间色伎或小家碧玉，以充下陈，其尤嬖者则富贵其亲戚故旧，亦所不吝也。杭有老儒，设馆于乡僻。每出游或返家，必过一酒肆，辄入沽饮。一日又过之，则肆门半掩，内有哭声。入觐之，则当垆女号咷不已，其傍则赫然老父之尸。盖肆主死矣，家贫，几无以为殓，故女哭之哀。老儒心恻然，出谓众邻曰：“此亦长者，奈何坐视其丧而不助？今吾愿捐馆谷金之半，以尽故人之谊，众邻其亦量力出资，可乎？”于是，众见老儒好义，亦为之感动，不崇朝而殓资、葬费均足。且留有余为女养贍之资，更嘱乡之长者，为女择配以嫁之。盖肆主鰥独，仅此曙后星孤耳。既葬，老儒亦归。明年，就馆他邑，遂不复过其处，亦不复忆前事矣。又数年，偶失馆家居。岁暮侘傺无聊，室人交谯，至愤懣不克容身，因避居友人家。忽家中遣急足至，云：“有贵官相召，国家大事不容缓，请主公速去。”老儒不得已，随之归，则邑宰及一显者俱在堂上，且执礼恭甚。老儒大骇曰：“诸大人得毋误耶？仆向无出乡之誉，且亲友中亦鲜厚禄者，安得劳二公枉

驾？”邑宰曰：“非也。大使銜和相国命，特致敬尽礼，迎老先生往京师。此必中堂特达之知也。卑职敬效鞭弭之劳，敢不拜于堂下？”老儒谦不敢当，乃辞曰：“仆与和中堂素昧生平，岂敢谬膺上荐？”邑宰曰：“中堂自有特识，愿老先生束装就道，幸勿固辞。今特致中堂厚意，敬献聘金千、贍家费五百、程仪三百。车马已具，请老先生即日行。”老儒曰：“吾闻京师甚远，去当以何日到？”邑宰曰：“杭至北京约三千余里。此间已派员伴送，又兵役若干，保护至为周密。一切琐事，先生可不劳过问也。”老儒曰：“容吾缓一日行，商定即复何如？”邑宰不得已，乃叮咛相约而去。老儒以问妻，妻曰：“正患无以为生，老运至矣，奈何不往？”老儒乃北行入都。至则入相府，势焰赫奕，往来鲜衣俊仆如织，导者引坐听事中，陈设雅丽，目所未经。闻仆者相传语，皆言：“某夫人即出见，而不及相公。”老儒益疑骇：“彼相公礼贤，岂妇人为政耶？”有顷，仆入言某夫人至矣。果闻环佩声自远而近，香风拂处，一丽人招展入室，侍儿三五，挟红氍毹敷地，倒身四拜，口称义父。老儒瞠目不能语。丽人知其骇异，因婉语曰：“义父不忆某村酒家女耶？捐金葬父，感同刺骨。儿所以得有今日者，皆义父之赐也。特屈义父来此，稍酬旧日之恩。此间虽不能如义父意，尚可略尽心力。愿义父勿弃。”老儒曰：“姑姑长成如此，老夫亦甚慰。当日葬若父，不过略尽绵力，亦复何恩？且老夫晚年颇好淡泊，厌弃纷华。姑姑意良厚，其如老夫福薄何？亦既来此，小住数日，即当返里。”丽人殷勤挽驾曰：“必相处数年，以尽报施之谊，幸勿固执。”老儒仍逊让未允，丽人曰：“义父倦矣，姑尝酒食，然后安眠，何如？”旋出酒馔极丰腴，丽人亲执壶劝酬。酒罢，命侍儿二人敷寝具。老儒麾却之，改命童仆。及明旦，仆传命相公请燕见。老儒入，和

相方倚绣囊坐，离席款接，礼数颇殷，老儒长揖而已。和相笑谈甚洽，称老儒为丈，问讯南中风俗，语多滑稽，老儒偃蹇，不甚致答。旋和命幕僚伴谈讌，自起去。于是流连约旬余，每朝及午，丽人必来问安否；及晚，则和相邀入清谈。老儒戒丽人冰山不可恃，宜自为计。丽人拜受之，且言已有所蓄数千金，托老儒于南中购地筑室，为菟裘计。老儒初不允，丽人泣曰：“义父忍令儿供人鱼肉耶？”老儒乃勉受。丽人更于所托外厚赠之，和相别有所赐，极丰，先后计三万金。老儒欲辞谢。丽人曰：“否！否！彼等视如土芥耳，不受则亦为仆役所干没。且义父取以施与贫穷者，受惠殊多，胡介介不为耶？”老儒乃归。抵抗，伪言和相以重金托彼创慈善事业。乃集乡之仁厚长者，规画进行，为设养老院、育婴堂，复置义庄，老儒竟不私一钱也。其妻亦仅知为公家钱，不敢攫取，惟怨老儒之胡不中饱而已。无何，和相败，老儒以无名挂党籍，且受赐事无佐证，乡里感其厚恩，无攻讦者，卒免于祸。未几，有妓来西子湖边，云访亲。或劝之嫁，不允。问所访者，即老儒姓名也，辗转得之。老儒喜甚，乃为之画育婴堂后院居之。布置一切及料量婢媼，颇极完备，以其享用豪奢成习惯也。女尽却之曰：“吾将长斋绣佛以终，何用此纷纷为？”遂布衣蔬食，一媼伴朝夕而已。出囊中金，犹千余，悉以捐助两院。且访父母之墓道，为之封树，并立后以奉宗祀。或劝之嫁，掉首曰：“吾本无为和相守节意，但人生如朝露，吾视世上荣枯，伤心已极，业已勘破，何必复入魔障中耶？”卒不嫁。老儒没后，助之丧葬。事毕，亦感疾坐化。所立嗣子葬之孤山之麓，名人颇题咏焉。死时年未三十也。

珣贪恹索贿，不可纪极。凡外省疆吏，苟无苞苴供奉者，

罕能久于其位。王亶望者，卒以赃败得重罪者也。盖琬之欺弄高宗，实有操纵盈胸之术。大抵择贿赂之最重者，骤与高位，高宗固知之。及其入金既夥，贪声亦日著，则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，查抄逮治，法令森严，高宗已默许之。而其他之贪官墨吏，期限未至者，听其狼藉，未至，不过问也。综而计之，每逾三岁，必有一次雷厉风行之大赃案出现。此虽高宗之作用，实和琬之揣摩工巧，适合上意也。王亶望抚浙时，以和相第一宠人著称，其势炙手可热，而每岁之炭敬冰敬，以及一切孝敬等陋规，总数约在三十万金以上。而此外之珍奇玩好，暗幕中馈遗之物不与焉。尝有一家人某者，衔和相命，至杭购衣饰脂粉之属，为群姬助妆。王闻之，出郊迎迓，设馆于湖埂，穷极华美，虽星使莅临，无其张皇也。家人闻苏、杭多佳丽，讽王抚欲一扩眼界。王乃命人遍召五百里内之乐籍中人，萃为群花大会。即西湖上设宴，丝竹嗷嘈，灯光彻夜，并延缙绅人士，为之助兴。清流自好者，掉首而唾，相戒不出清波门。比其去，众清流约褫除雅集，作诗文为湖雪耻者三日。顾当时声势，倾动闾里，王抚实恬不知羞也。家人濒去，乃取所最爱之一妓，及王抚借某绅家所用之陈设，席卷而行。王抚无如何，为之赏银万余，先后所费几五万金矣。未几，赃狱起，查封其产，殆百万金。或曰：“王本富有，其中非尽贪囊也。”然因媚和故，并丧其固有之资。亦可谓随珠弹雀，得不偿失矣。

又有李国泰者，亦和党，事略与王同，而赃额益可惊，盖在千万以上焉。先是，国泰本一巨腹贾子，生长金银气中，几于一物不知。偶过维扬，跌宕于花酒丛中，挥金如土。忽有一客与之投契，朝夕过从。会漕督过扬，车骑甚盛。两人纵观之，国泰啧啧称道，艳羨不已。客曰：“此何足异？十万金即可购

得耳。”国泰惊曰：“大官可购得乎？”客曰：“可！且区区能为君营干。”国泰曰：“信乎？”客曰：“奈何不信？子第偕我往京师见一贵人，不出三月，位至道宪矣。”国泰鼓掌曰：“此亦大便宜事。愿君勿相戏。”客誓以天日。国泰遂至家，取三十万金辇而北，与客偕行。抵京，果相将入府第，拜谒相公。盖客即和家人之弟，实私受委托，在外招徕者，而所见者确为和珅也。国泰犹恐受欺，客乃约置金某店中，得官后始约取，国泰唯唯。未几，果以道宪发江南。国泰不谙官场仪注，几至决裂。旋以和相私人，乃勉与以督粮遗缺。未几，复以罪误挂弹章，卒藉孔方之力和事，得以免议处分。和相知江南事繁，恐不相宜，乃调往山左。山左事简，国泰亦渐娴吏事，遂由粮道三载即至巡抚。是时，和相府中，内外俱受国泰赂遗，作宦三年，百万之产垂垂尽矣。乃思大行敲剥，以赔偿此损失。因是贪声狼藉，和颇有所闻。御史摭拾入参章，语侵及和相。高宗使和自检举，和乃遣使覘国泰。且言能以百万金入京，遍赂朝右者，得免职无罪，再图后效。盖试其家业之有无也。无何，国泰家内已告破产，而宦囊所获，仅二十余万金。亲友告贷及一切搜括，止得百万之半。使者复命，和知其已不济，乃请旨查办。于是国泰遂以查抄押比入狱矣。自知不免，乃仰药于狱中。

○香厂惊艳

香厂在前清时为贵游消遣之地。每遇时节，百货骈罗，车马杂沓，不啻今日之中央公园等处也。相传拳乱以前，此区尤擅名胜，贵胄眷属，辄徜徉流连其间；游人平视，亦所不禁。

嘉、道时，龚定庵与太清西林春之艳事，即发生于是处者。都门故老尚能言之凿凿。先是，定庵以奇才名噪辇下，所至争为倒屣，而满旗豪族稍知风雅者，无不钦慕延致。贝勒弈绘号大素，宗室荣恪郡王之子。好文学，延宾客，有八旗才子之目。少年豪贵，风致翩翩，曾管御书处及武英殿修书处事，以故目录之学亦颇博洽。闻定庵名，延之上座。而贝勒有侧福晋，才色双绝。本汉人，顾姓，原籍吴门，以故婉妙清丽，在贵族中实罕俦者，贝勒嬖之甚。福晋死，遂不复立福晋，顾氏宠专房，名之曰“太清西林春”，常与贝勒并辔出游，见者啧啧惊为神仙，定庵亦闻之熟矣。方贝勒之招致定庵也，正管理宗人府，乃立援以宗人府主事。定庵以位卑，颇快快，且憾不得见西林春，恒独游香厂，冀有所遇。一日，贝勒与西林春并游香厂。定庵适先在，因起迎之。贝勒以定庵名士，待之不拘礼数，乃以介绍见西林春，并指定庵谓之曰：“此东南名士也。”西林春亦以礼答之，遂相与纵谈，论诗词，上下古今，清言娓娓，久之乃散。自是贝勒益亲定庵，待以入幕之宾，每出入邸第，如家人礼。恒与西林春相见，通款曲，诗词相倡和，推敲激赏，无忘形迹，至于耳鬓厮磨，所不暇顾，即贝勒见之，亦不以为忤也。西林春好着白衣，丰致韵艳，如罗浮仙子。定庵偶得佳句，必往质贝勒；或有他事，西林春辄出迎迓，纵谈或至移晷。定庵《杂诗》有“一骑传笺朱邸晚，临行递与缟衣人”之句，盖纪实也。后贝勒与西林春游西山，雪中并辔。定庵先于某所待之，见西林春作内家妆，披红斗篷，于马上拨琵琶，手白如玉，不觉狂喜曰：“此王嫱重生也。”跃起，几坠马，从者为之失色。贝勒闻之，殊不生怒，且笑曰：“狂生故态，亦可怜矣。”后有忌定庵者，造作蜚语，渐播秽声，言官欲列以上闻。贝勒惧，乃始令西林春检束，遂疏定庵。定庵益侘傺，旋归至

扬州，悦妓灵箫，欲娶之。灵箫故有眷者，力不如定庵，恐为所夺，乃给灵箫以恫喝语，令绝定庵。灵箫实狡恶女子，定庵不知也，时往申夙约。灵箫厌之，竟饮以■，一夕物化。灵箫与所欢遁去。后贝勒知之，嘱大吏穷治其事，灵箫卒置法。贝勒有《明善堂主人集》，西林春有《天游阁集》。又贝勒所作词名《西山樵唱》，太清词名《东海渔歌》，亦一代文苑佳话也。

○礼部堂议和

英法联军攻入白河，焚烧圆明园，咸丰帝出狩热河。斯时，清之宗社，盖岌岌矣。当时不识外情者咸谓即不如辽、金之割据燕云，亦必如宋、明之割地输币。斯时，恭亲王为京都留守，召六部九卿大会议。惟某侍御稍知外情，抗言：“夷多以权利之得失为胜负。战而胜，则负者、弱者倍偿其军费，即可议和，占领之土地，不妨让还。盖其权利既获，即战事终结，不必割据其土地，臣妾其人民也。今与议和，但注意金额而已，其他可毋惧也。”大僚中或有以城下之盟为大辱，鼓吹国君死社稷，大夫死众之义，必欲与洋人背城借一，虽亡国犹荣者。侍御面斥之，谓为：“彼一时，此一时，书生误国，乃欲以君父为孤注耶！且京都破即国亡，此非大一统之义。今英、法夷远涉重洋，其势必不能守，其不觊觎我国土也甚明。今东南多故，国力疲敝，万不可再构衅端，兵连祸结。宜速以赔偿军费归束，然后徐图自强之策。凡鼓吹复战，执己见而不惜以国命为孤注者，可斩也。”时恭亲王为军机领袖，兼和议大臣，乃独主侍御议，飞报热河行在，得旨以便宜行事，于是和约始开谈判。

先拟在先农坛，嗣某大臣以为夷人无信，当示之以礼，遂在礼部堂。是日、英人颇肯就绪，而巴夏礼崛强不逊，两造几致决裂。王大臣等欲退，巴夏礼等复侮辱之。乃从某侍郎言，命卫兵突袭击巴夏礼，执而缚之，送刑部狱。于是英、法军大哗，复肆纵掠，要求释巴。会津沽有法艇入口，守者开炮攻击，又复恶战，我兵大败，英、法兵继至。恭亲王无奈，乃奏请释巴夏礼，许之。巴既出，仍倔强不受命。某侍郎大言曰：“是可斩也。设夷人诘责，臣请以十万横磨，与之搏死战，必可得志。”群臣稍明时事者，多心知其非，或一笑置之。

○林夫人书

沈文肃公葆楨之夫人林氏，为文忠公则徐之女，英明有才干，当世咸称之。当文肃守广信时，贼围广信急。文肃往河口筹饷，夫人困守危城，乃作书乞援于饶廷选。此书传诵一时，兹录其全稿云：

将军漳江战绩，啧啧人口，里曲妇孺，莫不知有饶公矣，此将军以援师得名于天下者也。此间太守闻吉安失守之信，预备城守，偕廉侍郎往河口筹饷招募。但为时已迫，恐招募无及；纵仓卒得募，恐反驱市人而使战，尤所难也。顷来探报，知贵溪又于昨日不守，人心皇皇，吏民商贾迁徙一空，署中童仆纷纷告去。死守之义，不足以责此辈，只得听之。氏则倚剑与井为命而已。太守明早归郡，夫妇二人荷国厚恩，不得藉手以报，徒死负咎。将军闻之，能无心恻乎？将军以浙军驻玉山，固浙防也。广信为玉山屏障，贼得广信，乘胜以抵玉山，孙吴不能

为谋，贲育不能为守。衢严一带，恐不可问。全广信即以保玉山，不待智者而后辨之，浙大吏不能以越境咎将军也。先宫保文忠公奉诏出师，中道赍志，至今以为深痛。今得死此，为厉杀贼，在天之灵，实式凭之。乡间士民不喻其心，以舆来迎，赴封禁山避贼，指剑与并示之，皆泣而去。明晨，太守得饷归后，当再专牍奉迓。得拔队确音，当执纛以犒前部。敢对使百拜，为七邑生灵请命。昔睢阳婴城，许远亦以不朽。太守忠肝铁石，与将军不吝与同传者也。否则，贺兰之师千秋同恨。惟将军择利而行之。刺血陈书，愿闻明命。

○ 圆明园修复议 三则

圆明园自雍正以迄于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一炬之前，皆为每岁春秋驻蹕之所。盖园中颐养适宜，且礼节稍疏阔，故历叶帝王以为便也。惟承宣内阁诸臣奔走较劳。在专制时代，奉一姓之尊，分所宜尔，不敢言其不便；若为国事言，则劳精疲神于趋媚之地，其妨害孰有过于此者？园去城远在四十里外，阁员奉事者夜半即起，乘骑达园，鸡犹未鸣耳。阁臣省其事具奏，奉谕毕，阁员驰回城，日尚未午。每日如是，亦可谓不惮烦矣。而在天子则以园居为逸乐，较宫中夤异，至咸丰朝而尤甚。盖文宗声色之好，本突过前朝，感宫中不便，乃益园居。故事：恒至三、四月始莅园，八月往木兰秋狩，即行回宫。文宗则甫过新年即诏园居，秋狩后尚须返园，至十月始还宫，或竟不往秋狩，其好园居若此。后乃知其用意，固别有在也。初，文宗厌宫禁之严守祖制，不得纵情声色，乃托言因疾颐养，多延园居时日，遍征秀女之能汉语及知汉人俗尚衣饰者。得那拉后于

桐阴深处，盖后固能唱吴歈及习俗吴下衣饰者也。后父曾官广东，又居芜湖，以故知南中习尚。文宗宠之，旋生皇子。既而文宗意后终系满人，不称其意。某大臣阴察之，乃以重金购苏浙妙丽女子数十人来京，欲致诸宫禁，大违祖制。时文宗适园居，大臣乃密奏其谋，托言天下多事，圆明园地在郊外，禁御间彻夜宜加严密，内侍既不敷用，且亲近左右恐不能周至。今雇民间妇女入内，以备打更，巡逻寝室四周，更番为役。文宗旨允之，此数十女子始得入内。每夕以三人轮直寝宫外，人执梆铃一，入夜则于宫侧击之。文宗因召入，随意幸焉。其后选尤佳丽称旨者，加以位号，即世所称四春者是也。四春既专宠，那拉后方居一家春，妒恨无所不至。顾卒以文宗不喜后，且无权，不能有所作为。但日夜伺上间隙，欲借以倾四春而已。文宗春秋方富，遽遭疾不起，良有由也。

那拉后久居园中，且无宠，因日习书画以自娱。故后能草书，又能画兰竹，皆此失宠时之成绩也。后所居有绿天深处，景最幽秀，后甚爱之，常言他日吾必久居于此，以娱暮年。左右侍众莫不知后之意也。顾切齿于四春，因帝宠无如何，乃取其失宠者，鱼肉之以泄愤。有吴中女子不得幸，退居某内侍房。那拉后游园，偶见之，斥为内侍匿小脚妇女，立命缚之，且命与内侍对缚。二人俱极口呼冤，言此皇上之命所许入者，今因退值，暂憩此房，二人并无感情，且不知女子姓名也。那拉后不允，强指为外间妇女阑入，有违禁令。时左右俱那拉后心腹，更无人传达于帝处。那拉乃使其党裸女子而搯之，丑辱万状，女子求死不得。既乃缚之于柱，以示大众。复恐文宗驾至究问，旋命饮以冷水，遂绝，私掩埋之以灭迹焉。或有言于四春者，急使人救之，已无及矣。四春憾后甚，常短于文宗。文宗旋亦

闻挹毙吴女事，因绝不过那拉处，以其有皇子故，未废黜也。然常思为防范，以限制其权力。仓卒有英法之变，蒙尘北去。时方与四春行乐，骤闻变，体已羸惫不能兴。某大臣强扶之入舆，一切未及筹备。那拉后知上幸热河，追踪而往。四春为其党所扼，不及行也。文宗精神恍惚，加以惊恐，竟不能相顾，四春遂为乱兵所蹂躏矣。既至热河，文宗已疾甚。那拉氏继至，仍主内政，孝贞后但忧伤愁叹而已。外则端华、肃顺等相谋，无一大臣能持正者。文宗时省人事，则问四春。左右以在道对，微颌之。既而与肃顺言：“西宫狡恶，实不可恃。子当力辅东宫，勉襄嗣皇帝。庶几危可复安也。”左右或有窃闻者，以告那拉后。后得预为之备。及上大渐，手书密诏，付孝贞后曰：“西宫援母以子贵之义，不得不并尊为后。然其人绝非可倚信者，即有大事，汝当专决。彼果安分无过，自当始终曲全恩礼；若其失行彰著，汝即可召集廷臣，将朕此旨宣示，立即赐死，以杜后患。”孝贞泣受之，然为人巽懦，实不能践行也。而那拉后已微闻之。故当文宗大行时，事事不肯稍让。且穆宗甫即位，即怂恿孝贞后垂帘听政。一日，召见廷臣，微示以意。诸大臣相顾腴眙，不敢发一言。惟军机大臣侍郎杜翰侃侃正色，历引祖制母后不得干预政事以折之。那拉氏语塞，姑令退朝。肃顺出，竖拇指语同列曰：“杜老三真是好汉，不愧文正之子。”盖肃顺意受之文宗，极不以垂帘为然也。于时廷论亦未尝以垂帘为是，惜肃顺辈不学无术，器小易盈，宫中方侧目而视。而彼曹益骄蹇纵恣，遂益授反对者以口实。实则肃顺辈谋国极忠，且杜绝苞苴，门无私函，汉员之获重用，曾、胡诸人之得握兵柄，皆肃顺主之。肃死而曾、胡等忧惧异常，金陵平复后，亟谢兵柄，终身以谦退模棱为事，若真有忧谗畏讥之作用者。实因肃顺之奥援已去，而那拉后之不嫌于汉人，其端早见也。

方肃顺柄政，京朝官皆以宫镫呼之，盖以其名之象形为戏云。

那拉后既以圆明园得幸致贵显，且爱园景甚至，及垂帘后往视焦土，感伤无限，因即有修复之意。顾以洪杨之乱未平，有所顾忌，又惧为孝贞所诤责，隐忍未发。后历捻兵之扰，河淮间骚然不宁，未敢语及行乐。及张洛行、赖汶光先后授命，天下复颂承平。那拉后因苦于宫禁束缚，日为行乐地计划，惟不如恢复圆明园为便。燕闲之际，必从容风穆宗。穆宗亦不愿居宫中，时出微行，苟得园居，自较散适。因借孝养之名，以便耽乐之私。于是圆明园修复之议大起矣。然是时交涉日棘，外患纷来，国库无储，其情势实不可掩饰。恭亲王方当国，毅然欲力争之。一日叩宫门请见，穆宗知为园事也。问曰：“若来，亦为谏阻园事乎？朕志久决，何必拂太后意？且朕居彼，与尔等讨论国是，亦甚善。宫禁拘束，殊闷煞人也。”恭王叩首言曰：“当今内患虽平，外难日亟，库藏无存蓄。圆明园，纯、宪两庙所修，当时财力远过今日。且纯庙谕旨：后世子孙勿得踵事华饰。今建园简陋，无以备翠华之临幸；若复旧规，则国库不足。以某之愚，不若稍缓。”穆宗默然良久，卧榻上，王更言祖制不可失，历数所以训俭者。时穆宗好着黑衣，谓曰：“尔熟谏祖训，于朕事尚有说乎？”王曰：“帝此衣即非祖制也。”因诫穆宗勿微行，引白龙、余且事释之。穆宗曰：“朕此衣与载澂同色，尔乃不诫澂而谏朕，何也？尔姑退，朕有后命。”旋召大学士文祥入，且坐正殿曰：“朕有旨，勿展视，下与军机公阅，速行之。”文祥知其怒，拆视，则杀王诏也。文祥碰头者再三，请收回成命，穆宗终不悛。文祥退，乃叩太后宫，泣诉之，太后曰：“尔勿言，将诏与予。”杀王之事乃寝，而圆明园修复议，亦因之暂搁。时穆宗好冶游，耽嬉戏，

与成人异趣。凡蹴鞠、蹴张诸戏，无不习之。清制：宫中内监有职业服役外，如弄舟、演剧，舁舆等，悉内监为之。穆宗喜舞剧，尤喜攒交。攒交须身体灵活，年稍长辄不能，载淳亲教小内监为之。初习时用板凳，小内监横卧其上。上以手按其腹，俾圆转如连环，体若稍僵，则用手强按之，死者比比。其精者则攒交能至数十度，铮然有声而弗息。一时风尚，自梨园供奉，迄各行省，无不喜演剧、攒交，实自穆宗宫中始也。与贝勒载澂尤善，二人皆好着黑衣。倡寮酒馆，暨摊肆之有女子者，遍游之。后忽病发，实染梅毒，故死时头发尽落也。甲戌十二月初五夜，穆宗崩，召恭邸入内，时外间尚无知情者，王入，侍卫及内监随掩关，越十数重。更入，则见陈尸寝宫，那拉后手秉烛，谓恭邸曰：“大事至此，奈何？”旋与恭邸议定，下手诏迎载活入宫，载活尚幼，在舆中犹酣睡也。翌晨，始告帝崩。相传穆宗小殓时，侍者检其怀纸中，尚有余银盈握，盖微行时所零用未尽者。那拉后以穆宗疾事，遂久不注意圆明园事矣。及载活立，复风内大臣议其费，群臣率以国库空虚为谏。那拉后愤然曰：“吾独不能积赀自为之欤？民家老寡妇犹能攒积遗产，修复旧业，独我为国母，而不能使祖宗行乐地留贻子孙耶？”自是遂蓄意积镪，而贿赂之门大启矣。二十年间，计其总数，约得二百兆两。然皆囤积，不事外放，盖将储以修圆明园也。及海军议起，筹款得千万。那拉后心动，计“海军何必如许鉅款？今日移作修园之用，而吾之藏镪，仍可不用，宁不两得？”因万寿讽群臣，为颐养计，修园之意已决。某内臣献计曰：“圆明园地广费重，且偏东南，不如辟西山之麓，环昆明湖作园，引玉泉之水，枕万寿之山，以此颐养，当得延年。”那拉后大喜，因拨海军费三百万，又诸疆臣祝寿金若干作修园费。闳丽精巧，突过旧园。盖名为不修复圆明园，实则较修复

之费更鉅矣。而太后仍聚敛不已。后托滇中妇人缪素筠为左右手，发放各票庄银行生息。缪素筠者，供奉如意馆中，垂三十年，工绘事，常与太后谈画理，极宠幸亲信者也。后复有邮部尚书盛氏为之鹰犬，存入外国银行，闻亦不下百兆两。及庚子之变，乃为洋行倒账，止追得十成之三四云。又庚子之变，日本军拔帜先登，首据颐和园，以保护为名，盖踵庚申英法联军故事；入据圆明园，园中宝藏悉为两国所获，约分三等：高等归献国主，次则各军官军士分得，最次乃左近无赖贫民劫得之。庚子之颐和园亦然。当日本军之撤回也，除宝藏勿计外，实装马蹄银三轮船有半。各邦责难，仅斥一小军官，而银遂尽入东京之库藏矣。又闻当时宫中金库，在戊子岁已有八巨柜，后三十年，不知又当何若，此在国库以外者也。然他人入室，辇之而去，为谁辛苦？地下之那拉后亦应自怜自笑矣。

○豹房故智 五则

乾隆帝游冶娼寮，而有三姑娘之事脍炙人口。至文宗朝则渔色尤甚，故老恒能道其轶事。圆明园四春之部署，固不与焉。相传园之西隅有某僧寮者，乃实秘密欢喜地之所在也。文宗厌满妇之无姿态，辄与某内监耳语，絮絮问都门妇女情状，且尤注意于流寓之苏、杭间人。内监因导之微行，自称为江西木客，或言四川陈贡生。好出宣武门，窥人家眷属，以东南寓公大都在彼一带也。有浙人张某，宦京数世，蹭蹬不甚得志。生女公子数人，类殊丽。盖妻本勾栏中人也，骀宕风流，习为遗传性，故群雏俱有母风。每夕阳将下，游骑自南入城，必道经其门。坠鞭公子，睹此瑶光夺媚情景，无不目挑心招，而游蜂浪蝶或

穿插其间，以故艳名噪闾巷。长曰荷，次曰兰，三曰桂，四曰蓉。兰尤妖冶，纤纤笋削，妄男子争涎之。文宗固好鞋杯者，偶与心腹内监崔某私语。崔某昵之曰：“上不闻有宣南小脚兰乎？又不闻观音四面乎？”文宗讶然曰：“朕苦不自由，不克与走马章台者逐鹿，命也。虽然，朕必破此藩篱，一尝个中风味。尔盍先为我道其详？”崔曰：“张家次女曰兰，不独饶于色，且擅潘妃之步，实尤物也。而姐妹花凡四，苟罗而致之，大足为风流天子之温柔乡矣。”上挈崔行曰：“去！去！尔为向导可也。”崔曰：“当谋之。彼非卖淫家，幸勿造次。”于是崔乃挽某金店先通殷勤，托言某阿哥之意。张母闻之，知为贵族，极愿攀附。时张下世未逾年，有子仅十龄，正藉此暗藏春色，以勾引青蚨。第自顾宦裔，不愿揭假面具，高张帜艳而已。某夕，崔以布围车载上出后门，竟趋城南。盖青鸟使业已传书，不患天台无路。既至，堂上燃红烛如臂，氍毹贴地，好花在瓶，陈设之雅丽整洁，较宫中别有风致，皆崔监所教也。金店本常与宫中广储司通往来，崔藉上旨，计备此一夕之费，约二万金，张氏所获者仅四分之一耳。文宗气体兀傲，顾盼非凡。张氏虽不知其为帝王，而已料其必非等闲流辈。于是四女出而捧茶，环肥燕瘦，各臻其妙。上不觉目眩神迷，欢笑时作，渐失其珍重之度矣。已而琼筵坐花，玉檀奏乐，天上人间，罕有此乐。是夕，上遂不复回宫，剧饮酩酊，玉山顿颓。四女扶之缓衣，忽露肘后玺印。众咸骇异，初犹不辨为何物。崔闻之，亟驰入夺之。四女始大疑，必欲研讯其故。崔不肯言，女母黜之，谓“苟不言，吾家实不敢留此客。”因东南军兴，京师禁令森严，不知来历之客，往往贻祸故也。崔始泄其隐，叮咛秘勿宣。母不觉吐舌，愿守崔戒。旋语四女，四女亦惊喜各半，媚狎备至。上三日不返，缇骑侦知之，环墙外击柝以护驾，诸

近臣有驰至欲进谏者。崔乃力劝上归，且曰：“上第返圆明园，奴婢于三日内必移植此姐妹花于园中。久留此恐有变，则事反难成矣。”上颌之，欲行，既而顾谓崔曰：“慎勿置园中，西宫妒甚，前日已有好人为所毙矣。”崔曰：“无害。奴才自有安插处，不劳圣上过虑也。”逾数日，上方玩四春既倦，独宿绿天深处。崔忽掩入，小语曰：“姐妹花已移植禁近矣。”上狂喜，易衣，出园之左角门。门者睹之，咸吐舌相觑，不敢语。无何，崔导上过某僧寮，上不耐曰：“奈何至此？此非某王舍宅建刹之地耶！”崔曰：“然。正以古刹，故无人注意，且西后亦万不能侦及也。”上亦以为然。曲折由禅房入，豁然开朗，有雕梁画栋，曲廊洞房，如宫禁状。上曰：“此间固有妙境耶，朕胡不知？”崔曰：“此本某王行乐地也，以无子而舍宅，陛下已知之，其内容则非陛下之所知也。”正语间，忽鹦鹉呼曰：“贵客来矣！贵客来矣！”珠帘微动，衣香细传，袅娜而出者，则姐妹花四枝也。徐娘前导，尚有馀态，骈跽白玉阶前，轻呼万岁。上一挽之起曰：“母子过劳，朕所不忍。幸此后永傍红墙，天河不隔。朕之艳福，当亦尔母子之所愿也。”母及姐妹花皆顿首谢，旋相携入室，上见中有宝座，雕镂绝工，顾问崔所自来。则曰：“此热河行宫中物。奴才遣使往运，三日即至。上不忆前年与某郎同卧起事耶？即此宝榻上艳史也。”上大笑曰：“尔可谓小犬记十年事矣。”上以微行，多习井市语，往往脱口而出，与人平易无城府，对妇女尤简率放诞，从无疾声厉色。今于四姐妹花，常得君王带笑看，更可为尔日咏矣。自是，杯倾蚁绿，烛剪蜡红，子夜歌残，家山曲破，此乐何极，不醉无归。盖一月得四十五日，人间天上，光景不同。近侍直庐，迄不知五云深处，别参欢喜禅也。无何，军事倥偬，邸报山积，皆待万几理判，苦不得翠华所在。或以语西后，西

后恚曰：“吾乃获此恶名，人必谓君王固好乐无荒也。”疾命驾往搜四春宫，则相率拒以不知。后不信，令人遍索之，果不获，大受四春揶揄。益恚，乃广召内监之有力者来前，猝然问曰：“谁导皇上微行者？”众者不敢应。后曰：“不言而待察，苟发觉，枭首不足以蔽辜也。若早自首，当从未减。”于是崔与其徒党进曰：“奴才曾奉使一次，今既无此行为矣。”斥曰：“尔长厚者，亦复为之耶？”盖崔固太后宫中给事，于后有旧恩者，故不敢责数，第冷语嘲之而已。后乃谓崔曰：“尔既曾导帝微行，今必悉其踪迹。苟不速迎以来，后将惟尔是问。”崔曰：“容奴才求之。但此次失踪，确非奴才所敢知也。”语未罢，帝已宣召崔往，且并召后。既至，则曰：“朕出猎耳，后又皇皇奚为者？”崔使人语姊妹花曰：“不去，祸且及。束装缓缓归，一生吸着不尽矣。”女母报崔以玉如意，曰：“愿崔公一生如意。”后姊妹花俱嫁贵人为妾，犹能道上轶事。

又中都竞传盖南城事。盖南城者，一有夫之妇，夫故蜡屐，俗称皮匠是也。夫妇共设肆，室湫隘，居闹市中，日勤操作，而肤色皙膩，冬寒手不皴瘃，类江南闺人，过者莫不顾盼惊叹也。性贞介，购物者或挑与语，于答价外不赞一词；更进则色愈冰，凛然如甲冑在身矣。以故容虽冶，无敢犯者。因慕客如附臙，谓宣南罕见此尤物，号之曰“盖南城”；又以其不可亲也，则曰“冰花”。时咸丰帝好微行，宫监之黠者，知帝意有在，辄导为渔色，或靳之曰：“冰花皑皑，帝力于我何有哉？”帝微闻其事，以问从者。从者历数其无瑕可疵状，且言苟犯彼，徒遭戮辱，更粉饰其词以激帝。帝作色曰：“彼美如西施、王嫱乎？抑徒负其名耶？”遂易服，使从者前行，达其所。则阶除秽陋，不可厕足。所谓冰花者，乃拈针线坐肆隅，目不旁瞬。

谛视之，曲眉雪色，果非凡品。虽布裳蓬葆，不能掩其■也。帝木立神痴，目注视，不转瞬。时其夫不在室，有邻友某者，年已苍艾，夙戆直。见帝状，以为轻薄少年，妄肆色胆也。意大不平，厉声呵之曰：“谁家恶奴敢作此态？老夫眼底不能容也。”侍者见其无状，亦以恶声相向。老者不服，几至用武。侍者大言，非捕解五城御史勘治不可。老者益哗辨，惊动邻右，闻声麇集，帝颇有力，拾屐投入，中者披靡。侍者恐肇祸，适巡城官策马而过，侍者呼而告之故。巡官震慑，跪道左。众讶觉其异，始鸟兽散，侍者拥帝出险。妇夫于于归，侍者遂命巡官捕执之。妇夫呼无罪，巡官语之曰：“否！否！此行有好消息，非难为汝也。”无何，有肩舆悬彩至，谓将迎妇往。时妇方以闻夫得祸，痛不欲生，斥迎者无状。迎者笑慰之曰：“尔夫已由某官署荐升总管矣。总管者，差役之领袖也。”妇尚不信，抵死不肯登舆。会邻妪出入府第者，见迎者系某邸亲随，大惊曰：“爷辈奈何至此？”迎者附耳语之，且似恳求老妪作调人。老妪乃谓妇曰：“此辈天上人，必能为姑姑造福，往将享用不尽，幸勿执拗自误也。”妇素婉顺，且以己无尊长，常呼媪以姆。今妪语若此，势不可违，乃掩袖小语曰：“儿未尝轻出，此去吉凶未卜。幸姆为我视家具，儿归必不逾时也。”妪曰：“好为之，勿过执。苟富贵，毋相忘也。”妇不喻其言中有物，唯诺而已。既富舆，曲折行十余街始至。出舆覘之，沓兽盖环，闳壮逾神庙。妇生长蓬门，目所未睹，骇绝，不敢进门。仆憧憧，睥目睥腹，益令人惶恐。忽锦衣人二含笑视妇，且语迎者曰：“来乎？可导入待选室少憩，会即有旨传宣。且可嘱某媪伴之，幸勿奚落，致扫兴也。”迎者及他仆俱唯唯。此时妇茫不解果为何地，迎已何为，急欲询己夫所在，导者终微笑不语。妇稍稍疑虑，举头见男子垂手侍立，羞晕于颊。顷

之，二媼入室，款已就坐，室中陈设绝丽，檀几锦屏，珠帘绣柱，辄不能呼其名。踌躇忖度，无以自解，又不敢动问，悄然枯坐。二媼絮絮道短长，百无一答也。旋进果饵，二媼劝食至殷勤，妇不肯食。无何，内有呼声甚厉，二媼 敦然应，即半跪前请曰：“至尊召见，贵人可登辇矣。”妇不解所谓，且生平未受此殊礼，瞠目蹙蹙，盘辟移时。侍者促登辇，不得已，从之。辇舁以四人，上无帷盖，妇觉滉漾如登云雾。且左右多属目，闻啧啧称羨声，更羞不敢仰。迺迤历院数重，只觉如琳宫梵宇，金碧迷离，花木间之，参以亭谢，宛然仙境。再进则覆庙重檐，帘幕深邃，侍者鹓鹭成行，状至严肃。妇既下舆，逡巡不敢进。二姬促之，始低首含颦，称促而行。甫入闼，遥见中设宝榻，榻上坐一王者，状至倨贵，方欲瞻瞩，侍者忽呼跪拜。妇至此猛省：已故有夫，无端逼予来此，必非佳话。挺然不肯屈膝，朗朗言曰：“妾自有夫，无故至此何为？幸赐明白，否则宁死不敢从命也。”上坐者笑曰：“小妮子倔强至是，可暂引入藏春坞中，朕自有处置。”侍者及二姬遂引之下，妇犹哓哓不已。二姬笑曰：“贵人胡不解事乃尔？顷实当今佛爷也，奈何抵抗无状？”妇始知为帝，即顷来肆中者，故其貌似曾相识。因思：已夙以贞洁自守，今为帝王之威所劫，遂失其操行邪，抑别有术自全耶？既乃奋然曰：“吾必尽力抵御，勿遗夫愧汗矣。”既入藏春坞中，帷帐几案，雅丽绝伦。妇方兀傲自喜，置不复顾。比晚，妇号泣欲归，二姬夹持之，不能自由。妇知不免，行且觅死，众皆慰劝良久。一伟丈夫岸然入，即榻上人也。乃谓妇曰：“朕无他意，爱卿皓质，欲常常展视秀色，庶几忘餐耳。”妇见帝意温蔼，不遽见逼，心志稍定，乃泫然答曰：“儿实罗敷，奈何无端见召？分判尊卑，礼分内外，万不敢妄希荣宠。”帝喟然曰：“尔夫已得官，别置室矣，

卿可安心居此。苟不见信，明日当召尔夫至，一证之。”妇终不恚。帝命酒共饮，妇不举杯。帝笑曰：“是真强项令矣。”是夕，帝竟他幸，以妇属二姬。又数日，召妇夫入见，盖已供銮仪卫某职。妇相与歔歔，遂不复归。及庚申之变，妇杂佣媼中遁出，竟辗转觅得其夫，卒置产偕老焉。

文宗眷汉女，其目的所在，则裙下双钩是也。窈娘新月，潘妃莲步，古今风流天子，如一辙哉。初，帝闻宇内缠足之俗，以扬州为最上选。乃私遣奄竖心腹来邗上，物色佳丽，因得最著艳名之小家碧玉，曰凌波，相传即四春之一也。凌波之纤跣如削笋，至需人扶掖以行；腰支孌袅，本可作掌上舞，益以莲钩，每小步花间，偶一摇曳，辄如乘风飞去。帝绝宠之，西后妒之甚。凌波有洁癖，衣服器具，偶着尘垢污染，即便弃去；或玷及其体，则懊恨如中恶疾，至废寝食。帝知其癖，而爱其娇媚，辄优容之。西后侦知其可制，乃令人于所游经过处，布秽物虱其足，凌波瞿然如中蛇蝎，每遇一次，必数日病，或因邁秽震颤，骤致倾仆，则怅恨欲觅死。西后闻之，乃大快。帝廉得其情，必盛怒，至戮内侍数人以谢凌波。然凌波益惧，泣求帝赦宥。后帝处分内监，不复令凌波知也。凌波有绝艺，能不操琵琶、胡琴之属，以口代之，丝竹与肉并为一谈，其音清脆可辨，不爽累黍，隔幕听之，绝不敢断其为手不操缦也。每当花间奏乐，帝辄呼赞不已，饮无算爵，沈醉始兴。于是宠爱独擅，有如专房。西后益大戚，念己虽习吴歈，以较凌波，独小巫之见大巫也，愈思有以中伤之。凌波于夏暑时，好晨起，散发棹小舟入池中，取荷盘上珠露吸饮之，以为清绝，可沁心脾，洗俗肠，进求仙人长生术亦易易耳。诸内监俱知其有是癖，以诉于西后。西后夷然曰：“是可图也。”乃密令人置毒荷盘

上。凌波饮之，毒发立毙。帝悲悼不止，穷究置毒者，杀内监数十人。然皆冤死，主凶卒逍遥事外，以得西后之袒庇，莫敢奈何。

有老孝廉某者，春明报罢，侘傺无聊，方居逆旅中纳闷。忽一人衣黄衫，策怒马，率奴仆数人入门，势汹汹问馆主有无某先生其人。某先生者，孝廉姓也。馆主款接以礼，报于孝廉。孝廉询其状，恐官事逮捕，疑骇不敢出。馆主往返数四，始悉黄衫客慕名而来，绝无恶意，孝廉乃敢出。黄衫客致主人意，自言“为门客，主人有女公子，欲延师教授文书，束脩当不菲，幸先生毋辞。”孝廉诘主人何官，府第安在，黄衫客掉首曰：“先生去当自知，毋烦多述也。”因出金十笏，并聘书一纸。孝廉展视其书，则主人署名，仅作“养心斋”，绝无爵里姓氏，不觉疑骇。欲问，黄衫客若已知之，即曰：“请先生勿疑。第往，保无他虞。”孝廉尚犹豫，馆主知其穷窘，乃于旁怂恿之。孝廉遂匆遽从黄衫客出门，则黑卫帷车已在门矣。既登，掩帷不可外视，历途曲折，炊许始达，绝不辨所经何地也。下车视之，四围殊荒僻，园门洞启，花树中隐现金碧楼台，知为贵家，亦遂不疑。顾黄衫客，已不见，而阍者若预知孝廉之往，绝不问姓名，但导之使入。历院数重，一男子似执事者，迎问曰：“某先生乎？”孝廉漫应之。男子即指一精舍相告曰：“主人事忙，不克躬迓，已为先生置下榻所矣。”孝廉心恶其嫚，而亦既来此，且获瞰饭地，乃作苟安之计。须臾就食，饮饌颇丰。惟止此男子奔走应命，绝无来款洽者。孝廉念主人必倨贵，乃简傲宾师至此，因絮絮询男子以状。男子支吾应之，云：“主人现出巡某省，府中止女流，故不能出款客。明日女公子行释菜礼，幸先生善教之。”孝廉以与仆辈通殷勤，心殊快快。无

何，至明日，女公子出拜，则二八丽姝也。操语乃吴音，孝廉益大疑。惟女绝慧，过目成诵，且颖悟解人意，孝廉亦乐之。顾时欲出游及候女人，男子辄言：“此间去城市远，轻易不辨途径，不如不出。倘有所需，但下命，靡不立办也。”孝廉故好静，初不为意。久之，偶思访友，惘惘出门，则皆荒陬芜径，迷不获通，兴尽而归。男子候于门，谓之曰：“主人有命：先生苟欲出，非送以骡车不可。此间多盗贼不测，幸勿孟浪微行也。”孝廉唯唯。一日女适出应课，颜际酡然。孝廉询何事，女惭不答。支吾间，忽呼腹痛，色顿变，始言：“主母赐酒，不知何故，觉中烧也。”顷之，痛益烈，男子大惊，旋呼一姬入视。姬貌狰狞，视状，作骇绝态，摇手咋舌，嘱众勿声，姑令异女置他所。孝廉计女当系中毒，顾家庭骨肉何以有是？辗转推度，如堕五里雾中。无何，报女惨毙矣。孝廉大骇，黄衫客仓皇入曰：“此间事大变，先生不宜久留，盍速行。”孝廉知有异，趋出门，则前之黑卫帷车，已候于途。黄衫客仍策蹇送之，抵逆旅，则已历三月余矣。客赍二百金置孝廉囊中，曰：“主人致谢先生，虽不幸，不敢忘先生德也。”孝廉因问女公子致死之由，客附耳曰：“实告君：主人即今上，女乃苏抚某所进者。本拟延先生教之成才，不幸为西后所闻，遂罹此祸。可怜哉，小妮子也。然先生幸毋泄。”孝廉颌之，黄衫客从容去。后数年，孝廉始为人谈其秘，语及女之婉媚明慧，犹不禁为之洑澜也。

友人语余：前岁某华胄示予一画册，中绘仙山楼阁，壮丽工巧，仕女衣褶生动。一男子类王者，宫扇云移，须眉半露。谛审之，盖秘戏图也。华胄附耳谓之曰：“此实《文宗行乐图》，其地即某邸园亭，藏娇之所，有如豹房。”又言其先人尚

能历历指游辇所至，若者憩坐，若者宴息，若者游散，若者寝幸，并能一一举其名额，中有广场，乃上蹴鞠之所也。曾有一趣史，足供谈助者。文宗性与人殊，时而卞急，时而平缓，侍姬莫能测其底蕴。一日，小恙午卧，方鼾入黑甜，侍人皆伏榻之左右，为裸逐之戏。上忽由睡梦中跃起，举肘连挟四姬，出门下阶，直趋广场中。置姬于场角，命毋动，自援弹弓，欲射之。四姬赧赧哀求，状至可悯，旁一姬屈足跪请曰：“陛下亦欲取乐耳，曷若令妾代射，观彼辈能避丸与否，以为笑乎？”上喜其善解人意，果以弓授之。姬乃从容去弹，易以花瓣，拨弦一声，纷如红雨。诸姬犹詈此姬之残忍，乃自戕同类也。上命诸姬设锦茵于广场，同谢此姬救命之恩。乃自与之嬉戏，尽欢始止。因封此姬为散花妃子，位在诸姬上，宠冠曹偶。无何，忽忤上意，竟诱使置秋千架上，骤令脱手，抛掷百步外，骨折肤损，不三日，毙矣。自是诸姬胆裂，多有贿内监潜逃者。上已忘之，即亦不问。

○孝贞后 五则

文宗正后钮钴禄氏，即世所称东太后是也。性贤淑长厚，工文翰，娴礼法，容色冠后宫。先为贵妃，穆扬阿之女早丧，后遂正位。顾文宗好声色，后宫多以献媚进，又嗜汉女，至私媾四春置圆明园中。西后那拉氏不谓然，时诉于后，欲激其怒，令助己。后独从容闲雅，劝那拉氏忽悻悻。那拉氏内愧，而意甚恨之。孝贞以为那拉氏亦感化，不忍逆意之也，遇事仍与商榷。旋见文宗荒嬉废政，婉谏之不听，自知达心而懦，多言恐致祸，遂隐忍不言。及热河之变，那拉氏以子贵，竟出其非常

手笔，诛肃顺、端华，排异己党，而成垂帘之局，皆那拉氏为主谋，考贞实无意于此。故穆宗御世，东后并尊，位虽在上，而无实权，几如画诺太守。孝贞时称慈安太后，那拉氏称慈禧太后。慈安事事退让，慈禧因渐纵恣。慈安服御简朴，一若寒素；而慈禧则奢靡成性，且喜服戏装，嗜听戏成癖。因而太监安得海等乘机攫财，恣为奸利，遂怂恿慈禧建造戏园，土木雕绘，穷极工巧。又广征南北诸名伶，排日演试。近今生荣死哀之大名谭叫天，即诞生于是时者也。安既以奢侈中慈禧意，权力渐次增长，顾尚碍于慈安之守正，不敢公然纵欲，言官亦弹劾屡起。慈禧虽恶之，而为名誉计，不得不敷衍嘉纳，以掩饰慈安耳目。慈安所信任者，为恭亲王奕訢。一日，恭王闻安得海等有滥窃贡物，为慈禧裁量戏服之举动，以为大背祖法，密奏于慈安。为先发制人之计，乃下谕曰：

据御史贾铎奏“风闻内务府有太监演戏，将库存进贡缎匹裁作戏衣。每演一日，赏费几至千金。请飭速行禁止，用以杜渐防微”等语。上年七月，因皇帝将次释服，文宗显皇帝梓宫尚未永远奉安，曾特降谕旨，将一切应行庆典，酌议停止，所有升平署岁时照例供奉，俟山陵奉安后，候旨遵行，并将咸丰十年所传之民籍人等，永远裁革。原以皇帝冲龄践阼，必宜绝戏渝之渐，戒奢侈之萌。乃本日据贾铎奏称“风闻太监演戏，费至千金，并有用库存缎匹裁作戏衣”之事。览奏实堪骇异。方今各省军务未平，百姓疮痍满目，库帑支绌，国用不充，先帝山陵未安，梓宫在殡，兴言及此，隐痛实殷，又何至有该御史摺内所称情事？况库存银缎，有数可稽，非奏准不能擅动。兹事可断其必无，惟深宫耳目，恐难周知；外间传闻，必非无自，难保无不肖太监人等，假名在外招摇，亦不可不防其渐。

著总管内务府大臣等严密稽察。如果实有其事，即著从严究办，毋得稍有瞻徇，致干咎戾。皇帝典学之余，务当亲近正人，讲求治道。倘或左右近习，恣为娱耳悦目之事，冒贡非凡，所系实非浅鲜。并著该大臣等随时查察，责成总管太监认真严禁所属。嗣后各处太监，如有似此肆意妄行，在外倚势招摇等事，并著步军统领衙门一体拏办。总管太监不能举发，定将该总管太监革退，从重治罪；若总管内务府大臣不加查察，别经发觉，必将该大臣等严加惩处。其各懍遵毋忽。此旨并著敬事房、内务府各录一通。敬谨存记。

慈安之下此谕颇有回护慈禧之处，一则体面攸关，一则权势旁落。既存顾忌之意，便不得不吞吐其词也，而不知慈禧之衔慈安，于此益甚。

宫中相传慈禧之怨慈安，实不始于垂帘时代。当文宗初幸慈禧之日，颇有惑溺之象。《长恨歌》中所谓“春宵苦短日高起，从此君王不早朝”者，仿佛似之。清宫故事，凡皇上宿某处，御某妃嫔，备有册籍，报知皇后。皇后有权稽考，其不合格者，予以杖斥。而内监之承伺某处者，亦有权届时于寝门外诵祖训，皇帝必披衣起，跪而听受，至命驾出朝乃止。一日，文宗正宿慈禧所，数日不坐朝。慈安稔其状，乃顶祖训至宫门正跪，命内监请帝起，敬听祖训。文宗惊跳而出，亟止之曰：“勿复尔尔，予即视朝。”辇既驾，匆遽间不及顾慈禧处分矣。及登殿，忽忆后有权杖斥事，乃顿足曰：“苟如是，兰儿危矣。”兰儿者，慈禧小名也。草草见诸臣已，即命驾还宫，亟问皇后所在。或对以坤宁宫，知事且变，盖坤宁宫者，皇后行大赏罚之所也。文宗疾驰往，则慈安方正中坐，慈禧长跪于下。慈

安正历数其过，命杖将笞辱之。文宗大呼曰：“请皇后免责，兰儿已有娠矣。”后闻之，瞿然下坐曰：“帝胡不早言？吾之杖伊，遵祖制也；受杖堕娠，失祖训矣。皇上春秋虽盛，储宫未备，吾安可守一训而失列祖列宗万世之遗意哉？”因涕泣久之，遂勿杖。自是慈禧严惮慈安，不复敢导上以纵欲，然衔恨实自此始。

同治八年，又有慈安与恭王协议惩办安得海一事。初，安得海倚其势焰，凌轹王公大臣，无所不至。朝臣皆侧目，而恭王尤甚。会恭王请见慈禧，慈禧方与安得海谈话，辞不见。恭王怒，退语所亲，非杀安不足以对祖宗、振朝纲也。未几，慈禧竟私命安往山东，将下江南，织办龙衣锦段，沿途骚扰逼勒，有司不能禁。时山东巡抚丁宝桢颇骨鲠，以安冒太后名，侵官扰民，发愤欲诛之。知恭王与慈安能持正，乃密报恭王请训。方丁摺文到京时，慈禧正观剧取乐。恭王乃立请见慈安，拟定谕旨，慈安画诺已，驰谕下山东，许丁宝桢速即就地正法，不必解京审讯。临发时，慈安私语恭王曰：“此举必得罪西太后，将来或甘心谋我，亦未可知。虽然，为国事计，不得不尔。”语次颇露懊丧之色，知平日之无可奈何于慈禧已久也。谕往，丁文诚即杀安。谕略谓：

据丁宝桢奏太监在外招摇煽惑一摺，德州知州赵新稟称“七月间有安姓太监，乘坐太平船二只，声势炫赫，自称奉旨差遣，织办龙衣。船上有日形三足乌旗一面，船旁有龙凤旗帜，带有男女多人，并有女乐，品竹调丝，两岸观者如堵。又称本月二十一日系该太监生辰，中设龙衣，男女罗拜。该州正在访拏间，船已扬帆南下。该抚已饬东昌、济宁各府州飭属跟踪追

捕”等语。览奏深堪骇异，该太监擅自远出，并有各种不法情事者，不从严惩办，何以肃宫禁而儆效尤？著马新贻、张之万、丁昌日、丁宝桢迅速遴派干员，于所属地方，将六品蓝翎安姓太监严密查拏。令随从人等指证确实，毋庸审讯，即行就地正法，不准任其狡饰。如该太监闻风折回直境，即著曾国藩一体严拏正法。倘有疏纵，惟该督抚是问。其随从人等，有迹近匪类者，并着严拏，分别惩办，毋庸再行请旨。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。

此谕既出，慈禧方酣嬉于戏剧，未之知也。故丁文诚得行其志，慈禧不及援阻。安诛后十日，慈安复命恭王拟第二谕，曰：

本月初三日，丁宝桢奏：据德州知州赵新禀称，有安姓太监乘坐大船，捏称钦差，织办龙衣，船旁插有龙凤旗帜，携带男女多人，沿途招摇煽惑，居民惊骇等情。当经谕令直隶、山东、江苏各督抚派员查拏，即行正法。兹据丁宝桢奏，已于泰安县地方将该犯安得海拏获，遵旨正当。其随从人等，本日已谕令丁宝桢分别严行惩办。我朝家法相承，整饬宦寺，有犯必惩，纲纪至严，每遇有在外招摇生事者，无不立治其罪，乃该太监安得海，竟敢如此胆大妄为，种种不法，实属罪有应得。经此次严惩后，各太监自当益知儆惧。仍著总管内务府大臣严饬总管太监等，嗣后务将所管太监严加约束，俾各勤慎当差。如有不安本分，出外滋事者，除将本犯照例治罪外，定将该管太监一并惩办。并通谕直省各督抚严饬所属，遇有太监冒称奉差等事，无论已未犯法，立即锁拏，奏明惩治，毋稍宽纵。

西后既睹此谕，虽亦无可奈何，而慈安之不敢斥言慈禧之过，婉曲规避，煞费苦心。然可知其仁而不武、大权旁落之渐，可为寒心也。慈禧果老羞成怒，竟提出质问以向慈安，以为不与己商，未免轻视，大有悻悻之态。慈安非特不能侃侃与辨，且惊惧不胜，至谢以事系恭王所主持而后已。懦哉，慈安！然而小人之心，遇让则夺，彼退则此进。昔日之待慈安谦而有礼者，今则攘臂摘权，绝不愧怍。以为彼既自开先例，我更无容多让。自是厥后，慈安拱手就范，不敢与争，且生命亦寄于彼人之手，恭王更惴惴，不复敢为慈安画一策矣。未几而有同治帝崩，慈禧专擅，立弈譔之子载湫为光绪帝事。

同治帝以游冶致疾，遂夭其年。时皇后虽有孕，尚无他皇嗣。两宫皇太后议立新帝于养心殿，王公大臣宗室等咸在。慈安本属意恭王之子，欲于会议发表己意，然讷于口，期期未可也。慈禧即僂言曰：“皇后虽已有孕，不知何日诞生。皇位不能久悬，宜即议立嗣君。”恭王抗声曰：“皇后诞生期当不久，应暂秘不发丧。如生皇子，自当嗣立；如生女，议立新帝未晚也。”众似赞同此议，慈禧曰：“不可。今南方未靖，中朝无主，何以安镇人心？国本动摇，良非细故。”军机大臣皆称是。慈安至此，始不得不言，乃曰：“据我之意，恭王之子可以承袭大统。”恭王闻之，叩首言不敢。慈安简单之词气，遂为所沮。在恭王谦退不敢，而慈安又久慑于慈禧，一语才发，其气顿馁。慈禧目无全牛，知此事可以力取，方顾问宗室载淇。慈安乘势又言曰：“依承袭之正序，应立溥伦为大行皇帝之嗣子。”溥伦者，载淇之子也，载淇亦叩首言不敢。慈禧正色曰：“姑舍是，尔为弈譔后，乃继冢嗣者，于前史有此例乎？”恭王沈吟曰：“明之英宗为然。”慈禧本熟于史事，乃曰：“此例

不祥。英宗之立，乃孙妃欺主之行为。且英宗在位时，国家不宁，曾为蒙古军队所执。其后回国，国中已立其弟。经历八年，乃更夺之。”语次，转谓慈安曰：“据我之意，当立弈譔之子载湫。宜速断，不可延误。”慈安默然，意似不可，而难于启齿。恭王独勃然作色曰：“立长一节，独可岸然不顾耶？”慈禧曰：“苟不决，可以投名之法定之。”慈安亦颌之，绝无异言。于是各拈阄入一小匭中，及揭晓，则醇王等投溥伦，有三人投恭王之子，其余皆如慈禧意。盖慈禧逆知其党必占优胜，事前早有预备，临时故示人以公允耳，慈安犹以为天意也。

慈禧既立光绪帝，权力浸炽，驯至公然与诸伶谈讌，恬不为怪，惟尚不敢使慈安知。旋婴疾不视朝，历久未痊。慈安念其有决择才，辄往就商，且藉存问以联络情谊。一日尚早，慈安驾忽至，侍御皆出不意，未及报知，慈安亦摇手，禁勿声。盖体恤病者，恐其惊扰也。将履寝室，帘幕沉沉，似闻气息如乳腥，亦不之辨。既入，慈禧横卧榻上，一男子似伶人服装者，为之抚肤捶腰，意甚狎褻。慈安本不易怒，至是目睹怪现状，不觉气愤填膺，勃不可遏，立斥内监曳伶人出，厉声数慈禧之罪，且曰：“吾受先皇帝遗诏，本应翦除，顾念尔才堪臂助，且情如姊妹，何忍下此辣手？今尔乃不恤人言至此耶？不速改，吾终不能以私情废公义。”语未毕，慈禧涕泗交颐，长跪乞命，慈安亦涕泣良久。慈禧矢言改悔，苟萌故态，愿膏斧钺。慈安以为恳挚，反劝慰之，立命赐伶人死。伶人者，金姓，后于慈禧没后，其家人始敢泄其详也。相传慈禧久病，实系生育血崩，医治均罔效，后得吉林省所贡人参数枝，钜如婴孩者，煎汤服之，始奏霍然。而金伶之案，实发于其将痊时也。自是慈安以为慈禧必感予之不杀，改过自新，且可热心助予治理；而慈禧

则以为彼乃发我之覆若此，我不先声夺人，制其死命，后此尚有我自由地步耶，于是极恶至惨之剧出矣。先是，慈安喜小食，常以点心盒自随，觉饥则任意取食，其间糕饼、饽饽、寒具之属罔不备。慈禧窥之稔，乃乘间言有膳夫能制小食，颇极精致，愿献薄物，求太后鉴赏。慈安以为爱己，喜而受之。既食，适值召见军机之期，遂出坐朝。是时光绪辛亥春三月十日也，进见者为枢府王大臣恭亲王奕訢、大学士左宗棠、尚书王文韶、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等。俱言确见慈安御容和怡，无婴疾色，但两颊微赤，状如半醺，亦不以为异也。军机诸臣退，已午后四钟，内廷忽传孝贞太后崩，命枢府诸人速进议，诸大臣惊骇欲绝。故事：凡帝、后疾，传御医，先诏军机悉其事，医方药剂，悉由军机检视。今突如其来，既未传医，更无方剂，自当疑怪。诸臣入至慈安宫，见慈禧坐矮椅，目视慈安小殓，且从容自语曰：“东太后向无疾，日来未见动静，何忽暴变至此？”语时，微作泣声。诸臣皆顿首慰解，绝无一人敢诘问病状者。恭王亦畏慈禧之焰，至是皆噤若寒蝉，草草成丧礼而已。凡后妃毙，必传戚属入内瞻视后，始小殓。此例行之已久，独慈禧后不令人召钮钴禄氏椒房之族入宫，群臣亦无敢一言者。盖慑于慈禧之威，或甘为死党者甚伙也。噫！东宫太后之尊，而一旦为人致毙，如刳羊犬，无片纸只字为讼冤者。于以觐慈禧之势力，亦可卜清祚之将倾。

○ 阎文介方正

同治间，鄙中啧啧道阎文介轶事，谓近世强项者流，无出其右。嗣有友人某述其详，则执法不阿，使官文恭为之屈膝者

也。先是，胡文忠既薨，官文恭为总督，新繁严渭春中丞树森，继文忠为巡抚。严公原籍渭南，整屋李午山宗焘知武昌府，皆文介乡人也。夙知文介严峻，咸敬畏之。而官闾茸素著，且多嗜好，惟尚知畏惮正人，不敢自恣耳。故事：两司必兼督抚总营务处衔，故能节制诸将领。某弁者，文恭之变童也。文恭宠之甚，令带卫队，且保其秩至副将，某居之不疑，赫然大将威风矣。平时无所不为，视两司蔑如也。一日，帅亲兵数人，闯城外居民家，奸其处女。女哭誓不从，某以刀环筑杀之而逸。其父母入城呼冤，府县皆莫敢谁何。文介闻之，震怒，立上谒督署，索某弁惩治。某弁知文介夙有铁面名，必无邀赦之希望也，先入督署，求教于文恭，文恭匿之。有顷，文介晋谒，文恭辞以疾。文介称有要事，必欲面陈，如中堂不可以风，即卧室就见亦无妨。阖者出，固拒之。文介曰：“然则中堂病必有痊时，俟其痊，必当传见，吾久居此以待可耳。”命从者自舆中以■被出，曰：“吾即以司道官厅为藩司行署矣。”凡卧起于官厅者三日夜。文恭嘱司道劝之归署。必不可。文恭始大窘，以严、李俱文介同乡，急命材官延之至，浼为调人，而自于屏后窃听之。二公譬谕百端，文介终不屈，誓不得某弁伸国法不止。文恭无所为计，乃自出相见，出即长跽，文介岸然仰视，不为动。严公乃正色曰：“丹初亦太甚矣。中堂不惜屈体至此，公独不能稍开一面网乎？”文介不得已，始趋扶文恭起，与要约，立斥某弁职，令健儿解归原籍，立启行，无许片刻逗遛。文恭悉允诺，乃呼某弁出，令顿首文介前，谢再生恩。文介忽变色，叱健儿执某弁，诣阶下，褫其衣，重杖四十。杖毕，立发遣以行。历三小时而事毕，始诣文恭势，长揖谢罪。自是，文恭益严惮文介，然倚重愈甚。久之，密疏保奏，巡抚山东。虽为调虎离山计，亦以见文恭之尚能崇拜善人也。

○四春琐谭 五则

文宗渔色于圆明园一隅，暗藏春色，谓之四春，世竞传之，中惟牡丹春为最艳媚。春本苏人小家碧玉也。山塘月满，独占风流，艳名噪里巷，纨绔子无不垂涎。旋有广陵盐商某者，因事来吴门，见春艳之，介蜂媒蝶使，得暗探骊珠，挥霍不下数千金矣。满拟金屋藏娇，载之返绿杨城郭。女母闻盐商豪富，所索金意未嫌，否则须与偕行，倚钱树子为养老计。盐商恶其愿太奢，置不理。而某部郎适衔使命莅苏，已取某内监密嘱，物行吴门佳丽。偶见春于虎邱，诧曰：“此奇货也。”辗转探得盐商与女母交涉状，乃使媒媼谓之曰：“京中有贵人纳妾，钜资所不惜。苟允诺，保汝老姬吃着不尽也。”女母意动，女似不愿。嗣为媒媼甘言怂恿，竟获首肯，乃载与俱北。既抵京，入一府第，仆从喧赫，锦衣玉食，无所事事，且不睹所谓主人者，只见姊妹行四五人，衣服容貌，与己相类。心大异之，疑为勾栏，顾不令应客，益不可解。居月余，忽诸仆传令仓皇，云送诸美人入园矣。车马喧阗，相送俱去，惘惘不知所往。及届，则池馆清幽，水木明瑟，一巨丽之园亭也。无何，主翁命入拜，科头箕踞，状至倨傲。仆辈衣冠亦异常人，称主人为“佛爷”，诸女始觉有异。及归房栊，殊无婢媼，往来奔走者悉系奇服之仆辈。私询之，始知主翁实当今之第一人也。诸女或以为大戚，盖习闻入宫者不能复出，非特父母亲属，不获临存；即偶欲自由问候旧人，及外出游散，俱在禁止之列。因窃窃议欲私遁，然园以外之天地，目所未经，修路漫漫，去将安之？不得不望而生怯。中有广陵女子，韶年稚齿，颇跳荡自喜，郁

郁居此，不惯束缚，乃欲尝试其卷逃之小技。因贿内侍辈求导引，乘夜欲遁去。内侍伪应之，飞报于西后。盖西后本不嫌此等汉女，方日侦其衅，以为排斥之地。得此消息大喜，立遣侍卫追缉之。不三小时，如虎捕羊，招冒而至，西后立命绞死。文宗闻之，欲驰救，业已无及。自是诸女胆裂，无敢作越步想者。牡丹春最慧黠，乃谓诸女曰：“吾辈服装有特别辨认，故一出门，不复可掩饰。今与诸姊妹约，悉改服旗装，佛爷虽不喜，然偶一为之，亦可博其欢心。此后时时试服之，则左右不疑，一旦有变，吾辈服此出园，与他宫人厮混，则追者难于别认矣。”诸女闻之，疑信参半。牡丹春则毅然行其计，文宗见之，果不甚悦。盖文宗本以厌满喜汉，故罗致吴下群娃为娱目计。牡丹春独触其忌，遂致失宠。西后闻之，以为牡丹春有心向化，颇懈其伺察；且知失宠，益心喜。无顷，英法联军变起，牡丹春因贿通内侍，先获确耗。乃改服装，杂西后宫女中出，竟得脱归吴下，嫁一士人为妻。

海棠春乃大同一女伶，名玉喜，常演剧于津门，工青衣，尤擅闺贴，且能琵琶、羌笛，捧场者咸属王孙贵胄，其父师宝若连城，虽万金不与易也。每一登场，莫不啧啧慕色艺，月金之昂，占津门第一。有士人某者，颇风流自赏，骤睹之，不觉色授魂与，因日坐前席以觐声容，风雨寒暑无间。年余，家已落，夷然不顾也。士人固美姿容，善修饰，玉喜常见其独坐谛听，心窃异之，既而无日不然。会天暑，入座者稍稀，士人巍然无倦容。玉喜翩然下，殷勤献茶，问姓名。士人大惊。盖此系伶人待熟魏之礼也。玉喜告以己之居址，邀客过从。士人骤膺宠遇，感激不知所云。四座皆属耳目，疑士人为豪客，因玉喜于平时不甚肯应客也。语既毕，玉喜翩然出。士人惘惘如有

所失，念己日措观剧，资已将告竭，为亲友揶揄。今入彼室，虽不挥霍，亦应花费，阿堵物将何所出？然念美人厚意不可负，拼孤注一掷，以偿金诺。遂解所服纱袍入质库，得金数饼入囊中，而易以葛衣。既往，玉喜欢迎备至。诸侍婢咸愕然，盖讶士人既系生张，兼之服御甚朴也。玉喜笑语同人曰：“此南中名士，某大老犹敬礼之，吾侪敢不喜其莅止耶？”遂命酒宴之，殷勤酬劝，笑语甚密。士人蹶不安，玉喜慰解之曰：“自妾见君占前席，几年余矣。虽未通辞，音容实已甚稔，吾两人所谓神交也。君固多情，妾亦非不能解事者。宜及闲暇，尽此一夕之欢。君客中岑寂，即时时过我一谈，未尝不于君有裨。君以为何如？”士人曰：“崇拜仙仪，有如饥渴。‘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能得几回闻。’此徒夸夫艺耳。若卿则更擅仙姿，绝非凡体，鰕生何福，得亲芳泽。前此抱愿弥奢，岂敢唐突？今蒙不弃，辱承招致，此实天假之缘，意外之遇也。鰕生有神魂颠倒而已，自惭形秽，何以克当？愿卿自重。”玉喜正色曰：“是何言欤？相君丰采，岂长贫贱者。况奇才养晦，识者自知，孰谓我辈中遂无眼法耶？彼齷齪纨绔，虽炫多金，吾视之犹傀儡。君勿过谦，妾一歌场贱物耳。君他日贵，视妾何足齿数？但愿一念风尘中尚有此伤心人耳。”语次，若有泪痕。士人亦凄然起谢。宴罢，士人探囊欲犒侍者，玉喜遽起止之曰：“勿尔。妾已代办久矣。”且揽去附耳曰：“妾顷见君服纱袍，得毋易金耶？为妾故，致劳心计，视妾何如人？后勿复尔。”士人唯唯。献茶果已，又复纵谈。士人欲辞去，玉喜殊恋恋，既而妨于侍婢，乃嘱：“明日有事，后日晚间必来，勿劳久盼也！”士人诺之。将出，玉喜以一物私置怀中，珍重而别。归展见之，黄金重十笏也。自是士人每往，玉喜必有所赠。士人不肯受，玉喜曰：“子独无挹注法乎？”士人悟，乃即以其金

为犒资，夜度者屡矣，侍婢以为豪。积金日多，玉喜促士人为脱籍计。士人恐大妇不容，欲为别营金屋，思获一部差，方可措办。忽某内侍携巨金至津，啖其母与师云：“某贵人府特选，重聘所勿惜。”母遽许之。遂入圆明园，曰“海棠春”。玉喜终思士人不置，年余，郁郁致疾，玉损香销，未及遭焚园之惨也。

某大僚有婢饶于姿，肌肤莹泽如羊脂玉，颊晕朝霞，天然妩媚。某大僚涎之久，欲置簪室。大妇防之甚严，不得遂。有内务府散秩大臣宗室子者，大僚戚串也。偶讌内寝，见婢捧觞，诧曰：“此尤物也。况凌波微步者耶，可谓婢中翘楚矣。”因附耳与某大僚私语。某大僚曰：“果如是，吾何惜牺牲一婢？”宗室子笑曰：“吾明日当偕内侍来。”大僚允诺，乃入语其妻，以为献媚计。盖大僚固有季常癖者也，而不知其意实在梯荣。无何，迁延数日，内侍不来，宗室子往热河差遣矣。某僚私念，官虽未获，苟留艳婢，计亦良得。因语妻以事机相左，殆亦前缘，微露列诸小星意。妻怒曰：“子不长进，乃近禁脔，行见子为乞儿矣。”乃愤然出，自往谒宗室子之福晋。福晋因出入宫闱，常通内线者。乃曰：“吾固闻之，吾夫太汗漫，乃不注意。吾当自往探消息。”大僚妻再四恳托而返，指斥大僚为欺君罔上，大肆诟厉，大僚谢罪，不敢辨。明日，福晋至矣，偕内侍数人，谛审婢之发肤形态无不至。既而色然喜曰：“此当系万选之青钱也。”问价几何，大僚妻曰：“此臣下所应献者，敢受值耶？”乃饰以鲜衣，缀以珍玩，约加附数千金，始载与俱行。濒登舆，大僚妻强拉大僚共拜之，曰：“诸事奉恳，一生荣辱，凭汝口也。”婢亦首肯。既入园，果蒙宠幸，曰“杏花春”。未几，大僚外任封疆，获资甚钜焉。

文宗嗜饮，每醉必盛怒，每怒必有一二内侍或宫女遭殃，其甚则虽所宠爱者，亦遭戮辱。幸免于死，及醒而悔，必宠爱有加，多所赏赐以偿其苦痛。然未几而醉，则故态复萌矣。其已被杀或捶挞几死者，醒后亦知怜惜，辄预戒人遇醉勿侍左右。然苟宣召，又不敢不往也。惟杏花春始终未尝为所摧折，偶有诃责，一二语即解。盖杏花春媚态天然，不假修饰，凡见者皆觉心花怒放，虽愤恨正盛，无不一见即消。而文宗之嬖杏花春，更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。故醉后虽郁怒欲发，杏花春绰约而前，上必狎抱之曰：“此朕如意珠也。”其或偶加以暗鸣叱咤，杏花春却行惴惴，状至可怜，虽不启齿，上必反语曰：“个妮子胆怯哉，生小殆未经风雨也。”以故凡遇上醉，诸姬必膜拜顶礼，咸求杏花春为代表，蕲免谴责。众皆称杏花春为“欢喜佛”，或云“刘海喜”，杏花春亦不以为忤也。性柔婉笃顺，上下无不怜爱，虽西后极妒，亦云：“我见犹怜，无可奈何。”顾有一癖，则爱财如命。平居设一扑满，凡赐金钱，必藏弃之，既入即不令复出，虽诱引逼迫，俱可置之不理。上知其如此，珍赏常过于他人，而杏花春辄自言贫甚。人或知其机密，反唇相稽，则曰：“是区区者，何足言财，聊备游戏耳。他日苟有进，不使睹金玉满堂不止。”其贪如此。每遇人淑慎无所争，及计较锱铢，必悻悻然见于词色。人以故衔之，致相窃议曰：“闻彼为婢子，诚哉，其婢子也。”惜秉慧美之质，而习俗所移，虽至贪极鄙而不惜，殆所见者小，而又加以不学欤。每遇上醉，众挽为代表，彼必需索贿金，不满欲壑，则且迟迟不肯应召。至事急，仍必如其所索以偿之而后已。见者既惯，必摒挡一切速偿之，知与斤斤无幸也。西后知其有守钱虏癖，而窥其囊颇富，乃嗾他姬诱与六博。杏花春不知其诈，听夕从事，

兴高采烈。初多博进，迨其终局，则负筹累累，居然垂千金矣。意大窘，声言：“力不能支，吾不认博负。”正扰攘间，帝驾适来，问所以，曰：“杏花春之负金，朕应为之偿，毋喧聒也。”众见上已任此，遂不敢有言，杏花春意张甚。此后凡有博负，辄故故不偿以待上命；博进则囊之去。众故候上醉时向索，欲以激上怒。抑知上反斥诸姬之不应力索，不责杏花春也。杏花春所积，不下十余万金。尝托心腹内侍挽其主母代为存贮取息。又恐干没，乃声言必立券契。主母以为不信己，颇愤恚，不愿为之经理。杏花春知不合理，乃出千金为寿。主母益怒曰：“吾非贪得无厌者，奈何以此相尝试耶？”后杏花春卒为其子说项，得一郎官始已。及焚园之变，杏花春以金多，为西后侍者所垂涎，竟戕之而夺其所有。

车驾出宣武门，偶过某桥下，遥瞻浣衣女子甚丽，以诘内监。内监乃遣人四出侦之，知为某孀妇女，曰：“是易图也。”乃赍金往说之。孀妇拒之曰：“妾不愿金，且吾女罗敷也。贵人亦知礼，安能逼良为贱？”内监怒曰：“尔一妇人，乃斗胆若此，独敢抗天子之命耶？”妇色然曰：“妾知谁为天子？妾知守礼与信而已。既自有夫，谁可夺者？速去！毋溷我。”内监嗤之以鼻曰：“行见不出十小时，立破尔家。”孀妇方欲有言，女遽止之曰：“胡为以唇舌贾祸？”孀妇始默然，内监亦去。女谓孀母曰：“彼必复来，儿不避，恐陷于不测之祸，不如往姨家暂居。”母亦谓然。迨晚，数内监汹汹入，破扉折棣，备极凶悍，势在得女，则挟与俱去。无何，终不可得，乃牵孀妇行，将押其母以易女。孀妇号泣以从，市人咸酸鼻。女闻之，欲出救母，姨曰：“否！否！是自罹于网也。彼等但恫喝术耳，必不敢谁何汝母。吾以为乘此时招汝婿来，既成婚，偕往求释

母，则官中人亦当论情，法决不能强离人夫妇也。”女然其议。亟嘱媒氏往告婿，则南游未归，且罔识其踪迹所在，意大沮丧。而内侍哄然曰相逼，势无术可以解免。女愤欲觅死，姨氏恐祸及己，乃给之曰：“此间风声渐恶，彼辈探知吾匿汝，灭门之祸即在旦夕。若汝以自杀了事，是更葬送吾一家也。吾意汝不如姑往某尼庵中，作带发优婆夷。内侍虽悍，岂能强夺方外人？而吾亦得脱去干系，宁不大佳？”女寻思无计，勉从其议，即往西山某尼庵受戒，曰：“薄命如此，恐终无破镜重圆之日。不如长斋绣佛，以了余生。”遂毅然祝发，作比丘尼妆矣。盖数日前有人传说，婿已在南省遇匪，为匪所戕。道路为兵燹所梗，虽不能必其确否，然可决其北来无期也。女既居尼庵，殊亦无苦。一日，有高轩驷马过门，云贵人莅止。诸尼俱披袈裟出迎，女独以耽静不出。无何，贵人入，翠华招展，知为至尊。诸尼伏地呼佛爷，女自帘隙窥之，身颤欲仆。忽上有所见，乃曰：“帘中有人影，何也？”内侍应声牵女出。女心急足违，泪下如雨。上谛视之曰：“此尼非个中人，似曾相识。且绮年玉貌，何苦而甘岑寂耶？”女言：“夫流落南中，生死未卜，母为官事所羁。自知命薄，愿事焚修，不愿问人间繁华事也。”上笑曰：“以子才貌，岂老于空门者？”顾命内侍以舆来，舁此女尼入园，安置某殿，善视之，勿令有所苦。诸内侍唯唯，女号泣不从。上自抚慰之，且言：“尔姑往彼。苟有志，决不相强。”既而女至园中，仍矢志不肯应上命。每上临幸，辄跪地不复起。上赐以“陀罗春”之名。然终焚园之日，凡八月余，上率未一幸也。事亟，女投池死。

文宗幸热河，仓卒驾崩，时载垣、端华、肃顺等杖策立幼帝，慈安太后实无意于垂帘干政也。慈禧心不能平，乃与其侄荣禄等设计，宣布肃顺等专擅之罪，骈诛之，于是两宫听政之局大定。慈安性长厚，事不专决。慈禧窥见其隐，渐思侵越，顾惮其持正，未敢发也。会安得海事起，慈禧衔其专杀，竟敢直言诘责。慈安恧于应付，乃尽诿之恭王。由是慈禧用斩钢截铁之手段，离散其党羽矣。恭王既知慈禧有齟齬意，益不敢效忠于慈安，转反而亲事慈禧。慈禧沾沾自喜，权力大增长。迨光绪帝立，自慈禧之意，而大权独揽，慈安直尸位而已，其后竟以诘责慈禧之失，致遭惨毒。顾宫闈事秘，莫能佐证，然光绪帝之倾向慈安，而不嫌于慈禧，其事业已表见。慈禧之汲汲欲甘心于东宫者，盖是故也。而其逼之使不得不出于此者，当时传说尚有两种原因。一光绪六年东陵致祭之事。慈安心恶慈禧之僭越，知其必有缅甸错矩之举动，乃先与恭王协商，于祭祀时，须居慈禧之首。及抵陵寝，慈禧果欲与慈安并列，不肯稍后，慈安乃与之争论极剧。慈安谓慈禧在咸丰时，不过一妃，其升为太后，乃在咸丰帝宾天之后。既为妃嫔，则祭祀时依礼宜居旁稍下，而已左次尊贵之位，则应虚之，以处已死之中宫。盖中宫虽先帝而薨，其名位则为帝之正后也。慈禧艴然不允，谓己既并坐垂帘，母仪天下已久，而又辱以妃嫔之位，殊非情礼之正；且知此事为恭王所主张，坚不肯让，其后卒照慈禧之意而行。然在慈禧终不满意，以为当祖宗陵寝之地，稠人广众之前，无端争执，既不大雅，更属褻尊，因愈不悦东宫，且有去恭王之意。其二则光绪七年诃斥李莲英之事。初，慈禧宠信李莲英甚至，使为总管太监。李渐骄横，惟慈禧之言是听。外此则恣睢暴戾，莫敢谁何。久之，并侵及慈安，慈安积不能平。

一日，慈安辇过某殿，莲英方与诸小黄门臂鹰角力。慈安行已近，置若罔闻。及慈安呼使来，莲英方瞿然跪安，然色亦骄泰，绝无傲惧意。慈安竟面斥其妄，语甚激切，莲英始谢罪。慈安欲杖责之，左右为之缓颊始止。盖左右亦知投鼠忌器，恐触慈禧之怒也。慈安益愤懑，顾谓近侍曰：“二百年祖训安在？竟败于竖子之手耶？是不可不以争。”乃立命往慈禧所，正色数之曰：“李莲英一内竖耳，纵有才，亦宜顾祖宗法度，稍示限制，奈何听其无礼？且彼固事西后，若其职分，是东西宫自当一律敬畏。今其心目中止有西后，竟不知有东后，设其位更有亚于东后者，则所受揶揄，又将如何？且宫中业如是，若出对大臣亦复骄横不法，尚复成何国体？”又曰：“外间称李莲英至有‘九千岁’之名。内监如是，殷鉴不远明末之魏忠贤，亦复何以异是？”慈禧曰：“李莲英一奴才耳。太后欲粹而去之，如刳羊豕，在我亦安能庇护？外间谣传，安可尽信？太后倘不愤，欲如何则如何耳，奈何无故责人？”慈安曰：“奴才者，西后之奴才，他人安得干预？尔既安之，在我亦何必哓哓？但西后盛名为一竖子所败，不禁深为扼腕耳。”慈禧知其怒甚，遂拂袖他顾，慈安亦振衣遽去。不数日，即有慈安暴崩之事。

东西两宫之齟齬，更有关于荣禄进退事者，亦一要案，且趣闻也。先是，慈禧之用荣禄，以排摈载垣、端、肃之阴谋，深资臂助。慈禧亦最信任荣之忠愫，令其总管内务府，出入掖庭，如家人子礼。同治帝既大行，后殉节以终，而妃嫔尚有存者。一曰懿妃，年仅逾笄，貌极妍美，常供奉西太子宫，给事左右。荣禄与太后语机密，辄至夜分；或太后方偃息，则懿妃为之传递消息，以是极稔。荣为人便给僮巧，善伺人意。懿妃有疑难事，必就与商榷。以故极为相得，居恒往来帷闼，坐谈

笑语，了无所忌。慈禧虽知之，以两人同为己之心腹，不过问也。慈安有族侄女曰七格格者，亦常在宫中奔走随侍，貌美性慧。时至慈禧所，慈禧亦爱之。一日，偶衔慈安命，至慈禧处索某督章奏，值慈禧昼寝，乃退入懿妃室，谋所以通报者。足甫及阃，侍者止之。知有异，急止足伫立窗外，闻男子笑语声甚褻。有顷，侍者始延入。懿妃颜赧神乱，大异曩昔。七格格故与密谭，良久不去。且夙知荣常在懿所，乃故餽之曰：“妹有事欲恳荣爷，惜今日不相晤，何机缘之慳也？”懿恐其诈，乱以他语。七格格念不止，懿曰：“彼在太后所，招之来可耳，复何难哉？”七格格故作昵态以恳之，旋侍者果偕荣入。七格格亦稔荣，乃东鳞西爪以示意。荣不觉技痒，丑态尽露。良久，七格格始奉慈禧命召入。致命毕，乃复奏曰：“顷至懿所，本求代达，忽值荣爷在彼，殊羞启齿。侍者罔不笑儿怯，实儿不惯见此也。”慈禧色然骇曰：“荣在彼何为？乃暧昧若此？”七格格佯低鬟不语，若甚羞惭不可说者。慈禧颌之，七格格遂辞出。慈禧立召荣、懿入，数之曰：“子二人恃吾优容，遂不避嫌疑若此。今为东宫所知，明日必有章奏，吾不复能庇二人矣，盍速自谋？无待刑法之及身也。”二人碰头，汗出如沈，求佛爷恩恕，慈禧曰：“东宫日伺吾隙，惟恐不及，幼帝亦将持我短长。今日之事，尔辈不谨如此，明日若无言者，吾尚听之，后当炯戒；设有言者，吾身无完肤，岂能庇尔辈耶？”荣与懿始谢恩，退俟命。无何，早朝罢，慈禧召荣至，掷一摺示之。则帝师翁同龢历述慈禧侈靡，并袒护私亲，且及荣懿嫌疑事，请明正典刑。慈禧厉声曰：“何如？尔辈不谨，牵率老夫矣。”荣伏地请罪，慈禧怒未已，宫婢报懿妃已自尽。慈禧曰：“也管不得。”立命褫荣禄职，交部议处。部臣仰体慈禧意，仅予“永不叙用”字样。荣禄遂投闲散，为七年之久。慈禧念

心腹隔绝，常怀愤懑，以祸由慈安，故衔恨益深。其后慈安崩，卒起用荣禄，且越加宠任。懿妃亦复封号，以为昭雪也。翁师傅以戊戌新政之变被黜。

慈安崩，慈禧恐人以暴疾疑己，乃命拟恩摯之遗诏，以掩饰耳目。文曰：

予以薄德，祇承文宗显皇帝册命，备位宫壶。迨穆宗毅皇帝寅绍丕基，孝思肫笃，承欢奉养，必敬必诚。今皇帝入继大统，视膳问安，秉性诚孝。且自御极以来，典学维勤，克懋敬德，予心弥深欣慰。虽当时事多艰，昕宵勤政，然幸体气素称强健，或冀克享遐龄，得资颐养。本月初九，偶染微疴，皇帝侍药问安，祈予速痊。不意初十日病势陡重，延至戌时，神忽渐散，遂至弥留，年四十有五。母仪尊养，垂二十年。屡逢庆典，迭恶徽称，夫复何憾？第念皇帝遭兹大故，自极哀伤。惟人主一身，关系天下，务当勉节哀思，一以国事为重，以仰慰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教育之心。中外文武，恪供厥职，共襄郅治，予灵爽实与嘉之。其丧服酌遵旧典，皇帝持服二十七日而除。大祀固不可疏，群祀亦不可辍。再予以俭约朴素为宫闈先，一切事关典礼，固不容矫从抑损。至于饰终遗物，有可从俭约者，务惜物力，即所以副予之素愿也。故兹诏谕，其各遵行。

慈禧于王大臣中所最忌者为恭王奕訢，以其位尊权重，而党于慈安，时与己齟齬故也。然以其在军机久，谙练持重，绝鲜失败之故，不得不含忍以伺其衅。及中法之战，议和失策，慈禧即藉是以逐恭王。会有言官谏慈禧之失德及滥费，慈禧疑

即恭王使之，于是毅然决然，下谕逐恭王矣。其谕文吞吐抑扬，始终不着痕迹。清代诏谕，虽多词意不相副之惯例，而此谕为尤甚。盖慈禧一生，善施此等伎俩也。谕略云：

现值国家元气未充，时艰犹钜，政多丛脞，民未救安，内外事务，必须得人而理，而军机处实为内外用人行政之枢纽。恭亲王奕訢等，始尚小心匡弼，继则委蛇保荣。近年爵禄日崇，因循日甚。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，谬执成见，不肯实力奉行。屡经言者论列，或目为尘蔽，或劾其委靡，或谓簠簋不饬，或谓昧于知人。本朝家法褊严，若谓其如前代之窃权乱政，不惟居心所不敢实，亦法律所不容。只以上数端贻误已非浅鲜，若仍不改图，专务姑息，何以仰副列圣之伟业贻谋？将来皇帝亲政，又安能臻诸上理？若竟照弹章一一宣示，即不能复议亲贵，亦不能曲全耆旧，是岂朝廷宽大之政所忍为哉？言念及此，良用惻然。恭亲王奕訢，大学士宝鋆，入直虽久，责备宜严，姑念一系多病，一系年老，慈特录其前劳，全其末路。奕訢着加恩仍留世袭罔替亲王，赏食亲王全俸，开去一切差使，并撤去恩加双俸，家居养疾，宝鋆着原品休致。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，内庭当差有年，只为囿于才识，遂致办事竭蹶。兵部尚书景灏，只能循分供职，经济非其所长。均着开去一切差使，降二级调用。工部尚书翁同龢，甫直枢廷，适当多事，惟既别无建白，亦有应得之咎，着加恩革职留任，仍在毓庆宫行走，以示区别。朝廷于该王大臣之居心，默察已久，知其决难振作，诚恐贻误愈重，是以曲示衿全，以轻予谴。初不因寻常一眚之微，小臣一疏之劾，遽将亲藩大臣投闲降级也。嗣后内外臣工，务当痛戒因循，各摅忠悃，建言者秉公献替，务期远大。朝廷但察其心，不责其迹，苟于国事有裨，无不虚衷容

纳。倘有门户之弊，标榜之风，假公济私，倾轧攻讦，甚至品行卑鄙，为人驱使，就中受贿，当必立抉其隐，按法惩治不贷。将此通谕知之。后段文字，骤观之殊与本题无涉，几于不知所云，而不知其实为言官切谏，疑有主使而发也。

慈禧操纵大臣，善用其门户水火，两相仇隙，而已得于其间实施作用，其最著者，即孙毓汶与翁同龢之龃龉是也。翁为光绪帝师傅，然太后实不喜之，孙毓汶又为光绪帝所不喜。孙与李高阳比，时帝年已长，太后恐其亲政，己权即被夺，阴使人耸孙言宜以醇王入军机，名为引用帝父，实则藉以分帝权也。翁党不然其议，慈禧独下谕，谓：“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，著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，俟皇帝亲政后，再降懿旨。”于是翁党哗然，谓此谕不但破坏成法，使帝父为行政上实际之首领，且与光绪元年为同治帝立嗣之举，恐致动摇。帝或因是尊父以皇帝之号，而同治之统，全然断绝矣。于是有盛昱者直言极谏，大旨谓：

军机处为政务总汇之区，不徒任劳，抑且致怨。醇亲王怡志林泉，迭更岁月，骤膺烦剧，或非涵养所宜。况乎综繁迹之交，则悔尤易集，操进退之权，则怨讟易生。在醇亲王公忠体国，何恤人言？而仰度慈怀，当又不忍使之蒙议。伏读仁宗睿皇帝圣训：“本朝自设立军机处以来，向无诸王在军机处行走者。正月初间，因事务繁剧，是以暂令成亲王永理入直办事。但究与国家定制未符，成亲王永理，著不必在军机上行走等因，钦此。”诚以亲王爵秩较崇，有功而赏，赏无可加；有过而罚，罚所不忍。优以恩礼而不授以事权。圣谟深远，万世永遵。恭亲王参赞密勿，本属权宜。况醇亲王又非恭亲王之比也。

云云。词旨极为恳切，而锡钧、赵尔巽等亦有诤谏。太后皆不从，乃用孙、李等之主张，亦即排摈翁党之一策也。慈禧降谕，谓：

本日据左庶子盛昱、右庶子锡钧、御史赵尔巽等奏，亲王不宜参预军机事务各一摺，并据盛昱奏称嘉庆四年仁宗睿皇帝圣训：本朝自设立军机处以来，向无诸王在军机处行走等因，钦此。圣谟深远，永宜永遵。惟自垂帘以来，揆度时势，不能不用亲藩进参机务，此不得已之深衷，当为在廷诸臣所共谅。本月十四日，谕令醇亲王奕譞与诸军机会商事件，本为军机办理紧要事件而言，并非寻常诸事，概令与闻，亦断不能另派差遣。醇亲王奕譞再四推辞，碰头恳请，当经曲加奖励，并谕候皇帝亲政后，再降懿旨，始暂时奉命。此中委曲，尔诸臣能尽知者？至军机处政事，委任枢臣，不准推诿，希图卸肩，以专责成。经此次剴切晓谕，在廷诸臣，自当仰体上意，毋得多渎。盛昱等所奏，应毋庸议。味此谕旨，措词坚决，且斥诸臣不解上意，固执成见。自古拒谏之悍猛，未有若是者也。慈禧之恃才妄作，悍然怙过不悛，排斥异己，不恤人言，于此可以概见，而翁党亦由此浸败。

慈禧又尝致疑奕譞，有为极琐碎之轶事，足以表见其猜忌之深者。初，慈禧与奕譞福晋为女昆弟。慈禧之始，文宗尝有钩弋之语。奕譞与文宗最友善，竭力和解之，慈禧得不死，故亲厚独至。同治帝既崩，慈禧乃立奕譞子载湉以报之。然其后载湉不能得慈禧欢，遂渐启猜忌。始疑奕譞夫妇之教唆，因谕左右：“非奉特诏，不得令奕譞夫妇与光绪帝一面。”奕譞福

晋常饮泣痛恨，悔其子之为帝也。载湉数载无嗣，群小觊觎，肆为离间。或有以望气术进者，言醇邸有古柏，长干被荫数亩，森然见王气，当更有天子出，慈禧甚注意焉。一日，轻减舆从，过其邸，弈譔仓皇出迓。慈禧突问：“尔宅有老柏，长干被荫数亩，信乎？”弈譔曰：“信。”慈禧命导至树下，徘徊瞻眺，良久始去。越数日，复至，亦如之。旋语弈譔曰：“吾拟于园中构巨殿，中梁无佳树。此柏修直，可数丈，用以为梁，诚美选矣。”弈譔惊惶，欲以祖泽留贻为请，而知慈禧之喜怒不常，违之且有变，乃不得已，叩首言曰：“惟太后命。”于是慈禧大喜，立命鸠工伐其树。弈譔为置酒，张具树下，以观其竣工。锯未半，树忽崩仆，中有飞蛇数十头，腾跃而出。其一头落太后前，太后大惊，几仆于座。左右强扶之，良久始色和，而蛇亦不复见矣。乃罢酒，乘舆还宫。因感疾，数日不视朝。弈譔亦因惊成疾，直督李文忠荐某医往视，弈譔弗令诊脉，谓医曰：“君归寄语少荃，予病勿起矣。太后顾念予甚，日倩御医诊视数次，药饵医单，悉自内廷颁出。予无延医权，而病日深。”旋泫然问曰：“有壮盛男子，多所娶而不育者，此曷故？”医惊问：“为谁？”弈譔于枕畔微竖巨擘曰：“今上。”于是知载湉永无嗣续，其痼疾信矣。弈譔病，慈禧往视，必携载湉与俱，暮则携之偕返。载湉归，必怒甚，杖内监无算，击碎宫中器皿几罄。人多议载湉染狂疾，不知实有以致之。乃慈禧以术激之，且贿医使进痿弱剂，处心积虑，欲绝其嗣以为快也。

光绪帝既失欢于慈禧，其后乃愈引愈烈，冲突之事，不一而足，虽琐屑细故，亦必反对而后快。戊子岁，上随慈禧谒东陵，见牧羊，爱其肥白，问近侍何物，始知为羊。命购数十头蓄宫中，内监为之刍牧。顾羊群好鬻百卉，宫园不可容也。上

问何地为宜，或献策云：“天坛草肥地旷，可供牧羊。”上然之。司坛官某郎中，不知其奉诏也，沮不能入。内监怒，立批其颊。郎中欲往诉，而探知确为帝意，无可辨，然不胜其辱，遂自尽而死。事闻于慈禧，慈禧怒，命亟逐羊而重谴内监。帝欲庇之，不能得，愤甚。慈禧喜畜犬，卢令重环，毛色各备，约数百头，咸有名可呼，驯扰狴犴，悉听指挥。有内监饲之，闭置园中。上往见之，大恨曰：“不许牧羊，而独畜犬，何耶？”自启门放其犬，一时俱尽。慈禧询之，内监以上对。慈禧知其意，乃谴其内监数十人以报之，然衔恨益深矣。一日，颐和园有庆典，张灯置酒，灯彩玲珑精巧，为江南所制。上过其下，谛视徘徊不能去。内监以白慈禧，慈禧曰：“彼殆爱此，盍撤之以悬帝宫？”内监果以灯往，帝夷然曰：“朕视太后之华饰，炫人目精斯已耳。若朕此间，则无需此。天下方汹汹多事，岂朕华饰之日耶？”内监归以告慈禧，慈禧曰：“此所谓养虎自贻患也。”又一日，帝朝慈禧，所着貂冠有敝痕。慈禧善修饰，衣履无不精美，其视人亦然。故见帝之敝冠，心殊不怪，乃命侍者检佳者，请帝易之。帝乃顾侍者，责斥之曰：“朕冠本新，汝辈不慎，乃致有此敝痕，速为朕觅旧者补成之。朕意如此，不劳重易也。”时宫中无旧貂，转乞诸世续家，始得之。慈禧虽赐佳者，弗用也。慈禧后知之，衔恨冷笑而已。隆裕后者，桂祥女、慈禧侄也。帝以怱慈禧故，弗与善。桂祥好与诸市贾为友，凡宫中有兴筑，桂祥辄代关说，取其资。曾有木商嘱桂祥运动售木，约值数万金。桂祥即以干隆裕。隆裕知帝意疏己，恐不可进言，乃转以托瑾妃。以瑾妃系姊妹行，且于帝意较密也。瑾妃因承后旨，言于上。时值甲午新溃败，帝方忧甚，乃怒詈曰：“朕常教尔勿与外通，而乃为木商关说。国家存亡未卜，尔奚效村妇喋喋为？后则昏昏如梦呓，而尔亦

复如是。尔不改，朕亦不复能顾尔。尔寄语后，慎勿倚重太后，谓朕不能谁何也。”隆裕闻之，惧甚，泣诉于慈禧。慈禧曰：“竟蔑视至此耶？吾终不令彼行其志。”自是见上，色益厉。

慈禧专欲好鹜外，而薄于恩谊。同治帝虽属毛里，然于实际上求天性之亲，殊形隔膜，故于教养关切之事漠然也。同治帝因得纵恣自由，养成惯性，且其跳荡游冶之遗传性，亦得之慈禧为多。最好与健儿角技，凡蹴鞠、蹴张之戏，无不能，而常出冶游，更为夭丧之一大原因。初，清制于宫中内监有职役服业外，兼许练习弄舟、舁舆、演剧等事。至同治帝时而内监某者，别创新法成舞剧，名曰：“攒交”。初习用一板凳，命小内监横卧其上，帝乃以手按其腹，俾圆转如连环。体稍僵，则用手强按之，然因是致死者比比也。其精者则不用板凳，随手为之攒交至数十度，铮然有声，久而不息。其人皆取身体小巧灵活，年稍长，便不能为之。同治帝既乐此不疲，所教内监甚夥。一时风尚所煽，梨园争效之。由内廷供奉以推各省，于演剧无不喜攒交，所谓上行下效也，顾久而帝亦厌为之。贝勒载澂者，恭王少子也，佻达自喜，帝引为友。因劝帝曰：“攒交劳神疲力，又何足取？偌大京华，城内外多行乐地，盍往观乎？彼小家而囊中得金数钱，买醉胭脂坡，自适其适。身为至尊，而宫禁如牢囚，宁不虚生一世？”帝闻其言，亟赞叹以为然，乃始微行。二人俱好着黑衣，倡寮酒馆，暨摊肆之有女子者，遍游之。其病实染毒疮，死时头发尽脱落。而载澂亦染此疾，且毙在帝先。慈禧初不顾问也。初，恭王知载澂引帝微行，乃令人捕载澂，键置别室。视其衣，则黑地而绣白色百蝶于其上，虽梨园子弟，无此奇■也。因大怒，命自此永不许放出。实载澂已得疾，本不复能外出。未几死，面目肿溃，盖霉毒上

发也。恭王既禁载澂，乃入谏帝，藉圆明园事以讽。帝曰：“尔熟祖训，于朕事尚有所说乎？”王曰：“帝所服衣，即非祖制也。”因诫勿微行，历引史事遇险以为证。帝怒曰：“朕此衣与载澂同色，尔不诫澂而谏朕，何也？”恭王历陈责禁载澂于家，且及病发垂毙事。帝曰：“尔乃致死载澂耶？何无父子情也？尔姑退，朕有后命。”旋召大学士文祥至，帝坐正殿，见之曰：“朕有旨，勿先行展视。下与军机公阅，速行之。”文祥知其怒，私行拆视，则杀恭王诏也。文祥复入，碰头再三请，帝终不悻。文祥退，疾叩太后宫，泣诉之。太后曰：“尔勿言，将诏与予。”杀王之事乃寝。帝既失载澂，冶游已成习惯，不能自制。恒挈内监一二人，出神武门，绕道往宣南，或至深夜不归。一日，自后门出，道旁有售凉粉者，觉口渴，辄饮之，不给值。售者见其豪迈，意必内廷供奉子弟，亦不敢索值也。帝虽时时微行，然终不解购物给值等琐事，自是饮而不给值者屡矣。偶见他人有给值者，帝怪而问之。售者曰：“吾恃此衣食，奈何不受值？因爷非他人比，故俟异日总赏耳。”帝色然曰：“若然，则吾逋汝值夥矣。吾当赏汝，惜吾囊中无金。吾书一帖付汝，烦汝持以往取，可乎？”售者曰：“此当然事耳，奈何不可？”帝欣然素笔书一帖，掷与之。售者不识字，以问友。友骇曰：“帖上所书，乃饬广储司付银五百两也。广储司在皇帝宫中，谁敢饬付？此饮凉粉者，殆必今上也。”售者亦大惊，不敢入宫取银。友怂恿之，乃始往一试。司事官问来历，售者俱以对。司事官亟驰往白太后，太后曰：“此诚胡闹矣。虽然，安可失信于外间？即照帖付银也可。”旋召帝入询，帝直认不讳。慈禧笑置之，盖欲己有权，不复计帝之失德否耳。及甲戌十二月，帝崩，慈禧召恭王入宫时，外间尚绝不知有变。王入，侍卫及内监随掩关，越十数重，悉然。王恐

甚，然不敢不入。至寝宫，则见帝已陈尸正座。慈禧手秉烛，谓恭邸曰：“大事至此，奈何？”旋与慈安争论至再四，始定策立载湉，乃手诏载湉入宫。载湉尚幼，在舆中犹酣睡也。翌晨，始宣告帝崩。及小殓，内侍探帝怀中，得纸裹，尚有银盈握，盖微行时花用未尽者。

颐和园之修理，乃移海军经费以足成者，将以为慈禧六旬万寿大壮观瞻，而不意天道之巧，即于是岁出中日战事，败衄频仍，遂致并庆祝亦罢之，而颐和园之乐事，终不克圆满也。先是，光绪十五年间，慈禧命以海军经费修理颐和园，至二十年始告成。荣禄自西安将军入赞枢密，首损俸银廿五万，为太后寿礼。中外效之，统计数殆亿兆。太后此时大喜悦，已下谕北京，令于颐和园中，建大牌楼以作纪念，务极壮丽。不意六月间，即有战事起，中国海军大败。太后不得已，乃始降谕，罢除庆贺，用皇帝名下诏曰：

本年十月，予六旬庆辰，率土胥欢，同深忭祝。届时皇帝率中外臣工，诣万寿山行庆贺礼。自大内至颐和园，沿途踣路所经，臣民报效，点缀景物，建设经坛。予因康熙、乾隆年间，历届盛典崇隆，垂为成宪。又值民康物阜，海宇又安，不能过为矫情。特允皇帝之请，在颐和园受贺。詎意自六月后，倭人肇衅，侵予藩封，寻复毁我舟船。不得已兴师致讨，刻下干戈未戢，征调频仍，两国生灵均罹锋镝。每一念及，惻悼何穷。前因念士卒临阵之苦，特颁发内帑三百万金，俾资饱腾。兹者庆辰将届，予亦何心侈耳目之观，受台莱之祝耶？所有庆辰典礼，著仍在宫中举行。其颐和园受贺事宜，即行停办。钦此。朕仰承懿旨，孺怀实有未安。再三吁请，未蒙慈允。敬维盛德

所关，不敢不仰遵慈意。云云。自是颐和园为之黯然减色，而海军之弱点亦大显于世。

戊戌政变之事，为慈禧第二次垂帘之机会。初，帝欲实行改革新政，与康有为等密谋去太后，杀荣禄，而以袁世凯为心腹。及密旨下，袁入见请训，帝御乾清宫正大光明殿以临之，屏左右侍从，极为慎密。殿中黑暗深邃异常，时方黎明，不甚辨色。帝以极低微之声音，告袁以机密谋画。谓袁即日往津，于督署内出旨杀荣禄，随率新军星夜入都，围执太后。并付以小箭一支，为执行帝谕之据。又付以密谕，谓办理钦差事竣，即任袁为直督，来京陛见。袁唯唯退朝，即乘第一次火车出京。此时太后由颐和园移居西苑，晨八时来宫祀蚕神，帝方往瀛秀跪接，太后故绝不知其事也。袁到津，即将帝密谕尽语荣，而已留津以观其变。荣即乘专车至京，乃下午五时也，直入西苑。荣出入掖庭久，肆行无阻。既见太后，即直前牵衣跪，泣呼救命。太后问所以，乃以帝密谋告，且出手谕示之。太后闻之，乃曰：“吾亦疑此数日上之神态不宁，今果尔邪？”立传其党庆王、许应骙等入见。既布帝之密谋，令诸人商议办法。诸人乃言：“请太后重执朝政，以救中国，勿受用夏变夷之害。”当即定计，凡禁城中侍卫，悉以荣禄之兵代之，命荣禄仍回天津候命。及明晨甫曙，帝甫出中和殿，即有侍卫太监称奉太后之命，引入西苑内之瀛台，即今新华门内南海子中一小岛，而光绪帝后此钦禁于中者也。太监告帝以太后即来，实则前后以兵围守，不复令出，而太后垂帘复政之谕下矣。文曰：

现在国事艰难，庶务待理。朕勤劳宵旰，日综万几，兢业之余，时虞丛脞。恭溯同治年间以来，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

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，办理朝政，宏济时艰，无不尽美尽善。因念宗社为重，再三吁恳慈恩训政。仰蒙俯如所请，此乃天下臣民之福。由今日始，在便殿办事。本月初八日，朕率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，一切应行礼仪，着各该衙门敬谨豫备。谕既下，太后至瀛台视帝，李莲英随之。太后厉声言：“赦帝一命，随时仍许留位。但此后严密防守，一言一动，不准自由妄作。”又言：“变法维新，本所应许。但不料昏昧糊涂，胆大妄为，一至于此。”又问：“尔五岁时接入宫中，立为帝，抚养成人，以至归政，无非恩典，何所负于汝？至倒行逆施若此？大底汝命甚苦，不能享受此尊位，听人唆弄，如木偶然。今天祚我清，危机早露。俾余得出而转祸为福，亲党重臣无一人向汝者，现皆请予训政。尔若自悔，尚得苟延残喘，否则予亦不能庇尔。须知独夫之患，众人欲杀。迨至其时，悔已晚矣。”是时帝旁无一人敢为讼冤者，惟所宠爱之珍妃，义愤填膺，跪而进言于太后，且泣且语曰：“太后幸宽恕帝罪，勿加斥责。帝为国家计，不得不尔，且帝乃国人之共主，太后终不可任意废黜。”其词甚为恳切，在怜悯慈爱之妇人，必为之动容。而太后则法重于情，乃其天性。闻珍妃言不觉勃然动怒，命内侍牵往别室圈禁之。庚子拳匪之乱，联军将入京，太后仓皇出走，乃命推珍妃于井中毙之。近人有《落叶诗》咏其事，盖绝可哀也。光绪帝既囚于瀛台，始终凡二十三月，最后毕命于此。遗言嘱其弟醇王须记忆己一生之冤苦，为己报仇而已。

○热河行宫欢喜佛 三则

曩游雍和宫，见所谓欢喜佛者，装塑亦不甚精致，但取其狰狞淫恶，表示野蛮宗教之态度而已。识者或言，此密宗之一派，美妇人皆系妖魔变用，其青面獠牙者，则佛祖之幻影，故作此状，欲以战胜妖魔而已。然德足胜妖，古今中外一理，无所谓以妖制妖而能必胜者也。况身犯淫恶，而足以清淫恶之源乎？其说似不可通。惟佛宗勘破三界，别具慧眼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，此亦殆演入地狱之一部份乎？要之，入世人眼中，殊不雅观。今归蒙藏院管理，乃以黄缎袱围像之下体，不复示世人以色相。然要求一规庐山面目者，乃至行贿求请，亦所不惜。孽哉，管理之恶作剧也。客语予曰：“今热河行宫内，储存此等法相颇多，大都分为三种，一塑像，二画像，三绣像是也。而塑像较此间为精致，皆系赤铜为质，外罩藏金，其体干亦较为高大，形式大略相等。惟纵横交媾状，益复离奇丑恶而已。其中入观者颇少，现亦开放，但游人到彼无多，当然不能与京师比也。塑像自为一殿，其后尚有秘殿一所，则更雍和宫内所无。而其怪丑，殆不可思议矣。殿古而邃，颇黑暗沉闷，中设宝座，玉轴牙檐，备极雕琢，殆不似近代物。上塑一伟男子像，绝不类佛祖，乃貂冠锦袍，顶有东珠，确系清代帝王服饰。面色苍白，鬚鬚有须，状至威猛。而其下横陈者，乃一美妇人，亦系满蒙服饰，绝类外蒙旗活佛之妃嫔，俗所称菩萨状。为态乃极淫媚，衣服皆虚掩其体，苟微揭之，当知濯濯者本一丝不挂也。惟外有栏楣，禁令森严，入观者不得举手，且不令近前平视，是以《秘戏图》之黑幕，终古无人揭破。闻每嗣主于大婚前来此展谒，管理大臣始特一揭示，俾知男女居室之道。然则此亦为祖训留遗之一欤？或云伟男子系康熙帝像，或云乾隆帝，未知孰是，要之为清帝遗像无疑也。此真欢喜佛之变相矣。

画像尤为奇妙。闻雍、乾起所绘，积至数千轴，今则遗失散佚，或为监守自盗者所取，殆不及数百幅矣。其间名手法绘甚夥，如郎世宁等不一其选，满蒙人之能绘事者，几无不备。当时于山庄中设一馆，专延画工入内供奉。凡模范名胜外，即以此等欢喜佛像为常课。相传满蒙画工绘像时，皆顶礼膜拜，虔诚诵佛号，故设色鲜明，而天颜视之辄喜。汉画工独不信此，随意摹绘，及事毕视之，辄有一二漫漶劣点，虽修改不能尽善，进呈御览，恒受申斥。其有愿者，仿满、蒙画工法为之，则得褒奖。此亦至奇不可解之事也，岂果佛祖有灵耶？又汉画工某者，平日喜放言高论，心恶喇嘛所为，谓：“饮酒、食肉、娶妇，既无异与常人，则何佛祖之有？今既画欢喜佛，吾意不如竟供《秘戏图》，较为直截了当也。”于是，人画狰狞怪恶者，彼独画美男子如优伶耍童状，且显然作双人像不复遮掩。图成，上览之，犹赞其笔法之工秀，殊不之罪。而蒙画工某者，酷信红教，以为彼敢破坏宗风，有意欺侮皇上，大不敬。且所绘女像，可酷似某妃也。某妃者，乾隆帝宠妃，意颇珍秘，闻某画工言，帝审之，意良是。不觉大疑，谓汉画工有意讽己，怒，召而诘之。画工岸然曰：“佛法空明，无遮无碍，非我非人，何须惊怪。皇上何所见之小耶？”帝以其言戆切放诞，无人臣礼，遂杀之。然尚存其画，犹藏内府云。又传有此画数十幅，别筑一殿悬之，乃系历代活佛所画。活佛非皆擅丹青术者，则仍延名手为之，署活佛名而已。此画多不拘成法，随活佛意旨为之。或凶恶惨酷，或美丽悦怿，一室中嬉笑怒骂，无奇不有，诚大观也。管理人嫫掌故者，则为人娓娓道活佛轶事。谓活佛作此画时必先坐床数日，屏绝一切事务。前面设有素壁，活佛面壁凝神。三日后，活佛似有作为，以指向空摹画，壁上即隐

隐有人物现出。过七日而影迹愈显，凡面目、衣褶、神态，无不流露，遂其意之所欲，纵横颠倒，无一不备。即倩名手入，依壁上迹象摹之，而画成矣。以进呈大清皇帝，即热河秘殿所供者也，今亦不存全豹。

绣佛一种，与画像相类，但大抵出于满蒙男子，与汉人南方女子之善刺绣者不同。予尝入武英殿陈列所中，见绣像数幅，光怪陆离。初不知其系何故事，及既游雍和宫，始恍然，即欢喜佛像也。第其形态亦微与雍和宫塑像不同。或云，此即热河行宫所藏者，与其塑像相类。盖武英所陈古物，本来自热河，良不诬也。某君语予一趣闻，根于此绣佛而发生者。有满人某娶蒙旗某札萨克女为妇。结欢之夕，妇妆遗颇多，箱篋殆数十事。其中有一金漆图绘之小篋，珍重特置，异于常品，以为必奇宝也。某睹妇貌既佳，奁财尤富，不禁雀跃，而对于此珍重之小篋，更为注意。既三日，欲即启视。妇曰：“不可，此活佛所赠也。伊固嘱百日后始得启视，早启之不祥。”某不敢违妇意，姑唯唯而罢。然疑活佛固得人布施，富于金钱，此系赠奁之物，未必遂系重宝，何恶作剧若是？顾蒙俗女流，信活佛甚至，违之恐伤感情，不如含忍以待。又数日，偶与妇谈活佛状，妇口讲指画，敷陈活佛状貌甚悉。某曰：“胡子言活佛之详，殆素稔耶？”妇已被酒，乃言：“我亲得活佛降福传道，宁有不稔？”某时于蒙俗固已有所闻，知活佛辄留人家闺女传道，藉事渔色，秽迹累累，而习俗所趋，牢不可破，非一朝一夕之事也，己妇业已不贞，无可讳饰，今竟自道其隐，尚复何说，乃佯作不解曰：“降福传道耶？此系何谓？手续如何？”妇知失言，乃急掩饰曰：“彼讽经时，以偈语授我而已。”某哂曰：“所授偈语，吾知之。”妇曰：“奈何？”某曰：“肉

身供布施，如是复如是。降福一点红，传道因欢喜。然耶否耶？”妇知不可掩饰，乃曰：“君既知之，胡复呕我？蒙俗以是为荣，非我一人之私言也。”某掉首不语，乃立起，取小篋在手曰：“今日可破此闷葫芦矣。”妇亦不拒，即启其钥，乃彩绣一幅也。男子作佛装，状态颇狞恶，下有女子作迎合状。审视之，不觉大怒，尽裂其绣抵于地，片片如蛱蝶纷飞。盖女子即己妇面目也，眉眼毕肖，栩栩欲生。妇乃号泣而起曰：“奴死矣。不情至此，无术可以解免。”乃趋赴池边。家人争持之，劝慰百端，终不可解。其后某自劝之，亦不肯通融，誓以必死。家人以为顽傲也，防稍懈，竟自经。死后，知蒙女往往有是，夫家宜什袭藏之，云可致福。自是蒙女不愿嫁他族云。

○玛噶喇庙 二则

睿亲王多尔袞以骄贵跋扈致败，削爵仆碑，视同叛逆，改其居邸为喇嘛庙，名曰“玛噶喇庙”，今在南池子内者是也。多尔袞美丰裁，善骑射，顺治太后绝爱之，致有下嫁之故事。太后尝谓：“此美男子态度，不可不传于后世。”乃命巧工为塑像，终不克神似。后遍征天下名画家为之绘像，亦多不洽意。会有西洋巧工来中华，自云能以鱼皮造人，面目无不酷肖。多尔袞使试为之，果栩栩欲活。以示太后，太后亦赞赏不置，乃命各造两具，为正副，意一存宫中，一存睿邸。及败，顺治帝不忍毁太后像，康熙帝始毁之，宫中遂无迹象。而其存睿邸者，其初为某王所匿，得不毁，后入玛噶喇庙中，为乾隆帝所见，乃命毁之。有喇嘛某者，慨然曰：“此绝技也，奈何毁焉？”乃易以伪者，而挈真者遁往外蒙。复数十年，始由某孙徒某国

师携至京师，矜奇炫异，人争睹之。然止有多尔袞像，而太后像卒不可得矣。及英法联军之役，法军颇游行街市，搜罗古物。偶入庙，见皮人，诧曰：“此数百年前荷兰人手技也，今世已罕见，得非宝耶？”遂攫之去。后喇嘛某，欲藉此炫人，乃取其祖师所仿制之一具置秘室，以为奇珍。实则系蒙人以麻皮、羊皮杂制之，粗劣已甚，绝非原物。而世以其点缀古迹，亦良佳，遂保存之。

当慈禧垂帘之际，心念睿亲王之丰采，欲得当日所制之皮人，并愿兼太后像，曾三幸玛噶喇庙。见贗鼎，以为非是，乃令喇嘛特往外蒙求之，库拨银数万两以壮其行色，逾年未至。维时纷纷献言告奋勇者不一。或言真物现存外蒙某庙，系某僧所藏，惟吾与之稔，前僧所不能取得也。或言联军业已窃去，此外皆伪者。又或言联军所取亦贗鼎，其真者乃在藏中，今非在拉萨调取不可。太后乃命传问达赖喇嘛。及复奏，支吾其辞，不能决其有无。乃更遣人四出探之，于是使者冠盖相望于道矣。一日，太后复幸玛噶喇庙，欲搜访睿邸遗迹。忽于土藓中得断碑，镌刻满汉文各一通，中即叙安置皮像以为纪念事。太后大喜曰：“皮像虽未得，而其据证已确凿，真莫大之幸也。”乃命人立其石庙阶下，而招巧工照镌一石，存颐和园中。无何，其喇嘛自外蒙归，求陛见，太后许召入。喇嘛言已得真正原物，且言当日镌有纪念碑，载此皮像尺寸及制作状，适相符合。又言：已入外蒙，通访不得，后历历采风，始得某老师，系前此喇嘛之嫡传。问皮像状，伊言：“前常闻之，近岁朝廷无意于故物，遂不复置意，故不审此像尚存否。”又言：“某山中古刹甚多，中有奇丽之怪器。尔自往探之，或可一遇也。”予因思太后既有命，虽道途险远所不惜，况既至此，功亏一篑，日

后何等抱悔？乃决然前往，行抵一大山，四面无路可通。夜宿森林中，虎豹野兽，时来磨牙展爪，欲甘心于余。余初携一皮囊，甚厚且坚，余至夜即蜷伏其中，而手自绾其口。野兽无奈何，则曳之而走。余恐不免，乃默诵《转劫经》及神咒，果有效，野兽舍予而去。又一夜，闻皮囊上有巨声如下瀑，自口隙微窥之，则一巨人，长丈余，头如栲栳，向皮囊而溺，殆山魃之流也。一惊几晕。如是者月余，始得达某山深处。闻此古刹犹在绝顶，乃自念业已至此，决不复返，攀萝附葛，猱升数四，竟凌绝顶，果有古刹存焉。此间除一二高僧外，人迹到者绝鲜。见余至，皆大惊。因问余来意，余告以故。高僧曰：“十年前确有此物藏弃，为某大喇嘛所赍，至今移归某山某刹矣。”余颇懊丧。高僧止之曰：“尔勿复如是。得来此间，即系大福，往往有穷毕生之力而不得至者，子尚何懊丧为？”予遂谢盛意别去，复至某山。值大雪，寒冽彻骨，几不能自持。卒亦抵彼，见主持僧，果得皮人所在。初尚不信我之举动，嗣告以中国佛爷之意，出差牒示之，始招待优厚。及索皮人，彼又不肯，非留差牒作抵押品不可。予告以差牒须于返时销差，不克留寺中。彼尚不肯与皮人。后返庙中，持活佛之令，始得入手，今赫然在望者是也。太后笑赏其功，诏拔若干金以酬其劳，某僧不受。顾太后终疑其尚非原物，虽僧有辞，亦姑妄听之而已。因取此像以与存庙者较，略有不同，而大致相似；审其缝制之迹，仍复粗劣。遂笑置之曰：“此无异秦始、汉武之求仙也，可以休矣。”今二像并存庙中，后有某留学生者，报告某大老曰：“母后所求之皮像，乃在巴黎某大博物馆中。”噫！

○崔李两总管 四则

女子、小人，其势常相牵率而成固结之局，圣人之言，洵不我欺。故凡牝朝女祸，必有强有力之宦寺为之辅佐。统视历史，莫不皆然。慈禧既攫得垂帘之柄，又欲牢笼一切，以巩固其权势，故于一二大臣为之心腹外，又必择便佞捷给者，寄以耳目，既可利其私图，复得探刺外事。自安得海为慈安、恭王所翦除外，其后强有力之奄寺，未尝绝迹。兴其最著者，则曰崔、李。李之擅权最久，而崔则甚暂，然崔实李之前辈也。安得海既诛，崔署给事总管，性谨慎，不敢作非分事，惟皮硝李则由彼进身。故彼之历史，亦于奄人中占一重要位置。先是，李幼时孤苦，曾在河间原籍，拜一皮匠为师，习硝皮业，故后有“皮硝李”之名。至十六岁，因乡人某言宫禁宦寺之显赫，即以崔为标榜。李闻之，艳羨不已，且自顾身世蹭蹬，终无温饱望，乃决计自宫，以求援于崔。崔见其活泼，勉留于家，以俟机会。适太后语崔，欲觅一年少之内侍，充梳头房役务，崔遂以李应命，太后甚喜之。李貌虽不甚都，而软媚有姿，能得人怜，见机便捷，举动必中太后意。相传太后之头须每日一变形式，名目务极新巧，以故梳头者最难称旨。惟李则能翻新出奇，或如天上云霞，或如水中波影，或百卉异态，或虫鸟殊名。随手拈来，都成妙谛；信口编出，即是佳名。太后明知其无所依据，变幻取笑，而其心窍之玲珑，大可激赏。复善语言，每太后忧虑之际，彼出一语，辄为解颐，有如黍谷春回，赤地雨降，无不立沛生机。于是不独太后怜爱，即宫中上下人等，非彼不欢矣。太后春秋方盛，吟花弄月，悄然不怡，对此玲珑活泼之少年，自有无穷遐想。乃辄留之榻旁，与谈家常琐屑，以慰岑寂，美李之名曰“莲英”，比于古之六郎，殆非无意也。莲英天生媚骨，突过秦宫，凡妇女心性，体贴备至，能娓娓情

话，引起人心头之滋味。异哉，尤物移人，不假一毫学力，自然入妙，无怪其擅四十年之荣宠，久而不替也。崔既荐李，不一年，遂废其席，然李亦不忘崔。崔虽家居，李时时赠以贄用，存问起居，直至崔死而后已。故崔虽为所取代，自叹才力不及，且谓其尚有良心，绝不怨诽也。

李莲英惟一之长技在善诙谐，工设置，挥霍酬应，得人欢心。此不独对于太后为然，即外与诸王大臣交，无不赞其才干优长者。李之笑话，殆不去口，然不犯人忌，不惹人厌，玲珑圆转，神光四射，虽东方曼倩复生，无以过之。幼不读书，而略涉文史，出语不甚鄙俗；偶作书札，字迹工秀，宛如读书十年之人。常与阁臣通讯，见其书翰者，咸啧啧称其聪明。太后无事，必令说一二笑话以解闷。其语虽杂以村俗，然能确如太后身分，令其中听，故未尝有一语忤旨。对于诸王大臣亦然，虽稠人广众中，立编一种谐语，能面面俱到，且俱令人喜悦，绝无讽刺抵触之处，诚天才也。又凡室中陈设及礼节仪仗之位置举动，得其指点，无不合度。遇喜庆等事，如何设置为合宜，彼所最娴，一经调拨，见者俱称得当。故王公大臣有庆事，为宫庭所赐赉者，必敬延莲英指置。以太后临幸，非有莲英之成法，不能称旨也。宫中无事，太后常喜改变装饰，以快己意。如扮演剧文。变幻品类，或摄影图绘之属，必与莲英商榷。故衣饰种种，盖归莲英调度。太后曾于北海舟中扮观音大士像，且命镜工摄影，莲英前列为韦驮状，此皆莲英之作为。又或太后作西王母，莲英即作东方曼倩偷桃；太后或扮男子为太原公子，莲英自作李卫公，诸如此类。凡遇游园令节，辄随意为之，以取笑乐。总之，太后非莲英不欢也。太后尝病，莲英必亲侍汤药，衣不解带者累月。遇神思稍爽时，必为演说故事，以解

愁闷。正苦痛时，则割股灼艾，以分其痛，无所不至。太后常谓：“莲英实予之孝子，非他仆役之比。”又庚子西幸时，太后道途辛苦，几濒于危。莲英料量服食起居，己之饱暖，置之不顾。过山西某阪道时，马覆车，太后几坠，莲英以身当之，胁受压呕血，医治月余而愈。太后尝怜抚之，则泣曰：“此奴才职分应尔，何功之有？第愿佛爷康强逢吉。莲英虽死不悔也。”当莲英未宠以前，太后喜狎优伶，往往留置榻旁，卒为慈安所见，致起冲突。及得莲英，宠爱遂专于彼之一身。凡机密之事，肺腑之语，莲英无不先知，当戊戌政变之初，康有为之密谋，莲英日伺其旁，若有所悟，遂告太后，令荣禄备之。盖莲英素不嫌于光绪帝，以其偏袒慈安，绰有二心，且决其日后必与慈禧决裂，生大波澜。而光绪帝亦深恶莲英，因莲英止知忠诚于太后一人，对光绪帝则颇狡诈桀骜，无内侍礼。且于满王公之有力者，交情周至，稍疏远者，则骄傲婪索，无恶不作矣。惟此时太后言：“光绪帝胆略尚小，决不敢遽有作为，汝之言毋乃过虑？”莲英曰：“帝虽不敢尝试，而观康有为之为人，曷非肯守常轨者，终以防之为愈。”太后方犹豫间，而袁世凯之事爆发，太后益赏莲英之先见，自是凡重要事件，罔不与谋矣。而莲英对于太后，独自居谦退，谓己系贱役，不敢与闻军国大事。太后以为知礼，而不知其在外间招权纳贿，早有“九千岁”之称也。

莲英更有惟一之主张，则但婪财而不猎高官，故藏身极固，获福最厚。莲英终身不过四品，恪守祖训，虽太后赏之，勿受也。亦不求至外省骚扰，虽鉴于安得海之事而然，然李之计巧，固能如葵之卫足，平生地位，选择极为稳固。外省冒险，彼之本心所不愿也。且其索贿之妙诀，彼未尝自向人道一语。须使

人自愿辗转请托，一若无可奈何，而始得一应酬，不知其囊中已盈溢矣。其待人接物，随变而施，无一定规范，有极骄傲者，有极和易者。某君尝告予，亲见李莲英在某大僚席上，骄傲老横，俨然以九千岁自居，凡道及太后之处，动言“咱们”，公然不作。此等形态，倘自太后眼帘映入，必将立予严谴。而不知其一入宫禁，已顿改其面目，前后必如出两人也。后又遇之于某王爷许，则和蔼谦恭，口必择词，绝非前此态度矣。始信莲英之待人果不一其术也。有关道某者，得资甚丰，入都谋干，欲升擢疆圉重任，或献策曰：“非夤缘李莲英不可。”顾莲英表面极谨慎，凡外省大官来京陛见者，均谢绝，不与通往来。即有造谒者，亦不答拜也。其远嫌自固若此。关道既探其平素若此，不敢复尝试，欲求间接，复恐为人所弄。正彷徨间，忽有旧友某京曹者持刺过访。既寒暄讫，京曹轩渠曰：“旅邸无卿，盍勿往白云观一游，试问金灶仙桃有无消息，而流霞可醉，驻颜妙术，正不患天台无路也。”关道以心绪无那，亦漫应之，遂乘车至观。旋有老道士出迎，鹤发童颜，耐人瞻仰。略事酬酢，即出浅霞酒、青精饭以饷客。京曹乃问近状，道士曰：“顷间李总管在此诵经，故事大忙。闻太后明日亦须驾临也。”关道心动，乃絮絮问李总管时来此间否，起居何如。道士或答或不答。关道乃牵京曹衣出至院中，乘树荫小坐，探以己意。京曹曰：“吾与道士虽甚稔，然李轻易不肯为人介绍。虽言之恐无效。”关道昵之曰：“吾此行已拚二十万金，苟得当，尚当别为足下寿也。”京曹曰：“吾非为此，但道士肯为李言，而李允为阁下道地，则得矣。他非所求也，阁下幸勿疑吾有他。”关道亟起谢，且求尽力，约明日复会于白云观而别。明日，关道往，适太后驾临，例应回避，不得入，怅然而返。又翌日，道士已外出，仍不遇。次日晨起，自往访京曹，求偕往，至则

道士出迎。既入室，扃户屏侍从，密谈良久。始约越日复往，仍未得见李。道士亦殊落寞，不过三数语而已。退以质京曹，虑事无望。京曹曰：“否！否！事已就，故许相见。不然，安得与道士有一面之缘哉？但子囊中预备金恐不敷，彼已索三十二万，道士须五万。然则殆非四十万不能办也。”关道曰：“苟达目的，必竭力为之。”订约而别。不旬日，谕旨下，关道竟得放某省巡抚，始终未与李一见也。自是，外省之运动者纷纷来，李择其肥瘠多寡，无不各如所望。然皆绝不接洽，而金已入其囊中，前后共计所得，庚子以前，已数百万。西幸之日，李与其党藏贮之，后为某内监所泄，竟为外人攫得。李大怒，谮某监于太后，杀之。庚子而后，八年之中，复事搜括，所得不下二百余万。及太后崩，彼得以富翁之资格，归老纳福矣。

拳匪之乱，虽由于端正、刚颜等之主张，实则李之权力为其中坚也。太后既惟李之言是听，于是端王等俱借重于李以自固，因李之言即如太后之言，但得李赞成，太后无不立允。当诸大臣争拳匪不可信时，端王、刚毅等俱在军机处大言：“李总管亦赞成此议，可见事在必行矣。”凡发一谕旨，必故语人曰：“此谕由李总管赞成始下。”其时权力之盛如此。一日，端王等奏，义和团奋勇，似宜加以赏赐，用示鼓励。太后意尚未定，以问莲英。莲英曰：“欲事速成，自宜不吝重赏。所谓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也。”太后遂决以十万金赏拳匪。嗣又议：“旬日以来，洋鬼子尚未杀尽，或者重赏之力，有未至欤？今欲专注此事，当用何法？”李莲英首先创议：“凡得洋鬼子首级者，立赏百金，杀其酋目有名者千金。则数日间可杀尽矣。”太后亦首肯其议。及联军入京，太后始知莲英之计不可恃，然终不之罪。盖太后非莲英，固如申生所谓“君非姬氏，寢不

安，食不饱也”。斯时莲英亦知忧惧，不敢复作大言，恐太后诿罪于己身，则生命不保也。然太后虽震怒，时时向莲英詈骂，终不定其罪名。最奇者，当消息吃紧之际，澜公匆匆入告，谓：“洋鬼子来了。”太后曰：“吾以为尔辈逐洋鬼子去矣。日前尚夸张胜状，今竟尔耶。”因怒容视李莲英，且太息曰：“我所知者，只直隶督臣李秉衡殉节而已，其他尚有何人？”李莲英遂走出，谓诸内监曰：“老佛爷大怒，但亦仍是无法，归结之策，大抵西幸而已。西幸之后，必待救援，再灭洋鬼子未晚也。”至翌晨，遂仓皇出走。途中太后颇泄愤于莲英，莲英不敢作一语，但努力出其小忠小信，以固太后之宠，太后终不罪之。至山西边界，岑西林率兵扈驾，太后喜，谓西林曰：“吾不幸误听彼辈之言，遂至于此。”语时，怒目视莲英。莲英惴惴无人色，然终未加以谴罚也。既抵西安，人有报李之从人在乡间劫掠者，岑以奏太后，请明正典刑。太后重违岑意，立斩内监三人，而莲英仍逍遥事外。岑欲指莲英，恐触太后之忌，卒不得达。自是，岑得太后之信任，于莲英稍淡漠。莲英谓其下曰：“予虽受岑三之苦痛，然处心积虑，必恢复予之势力，但缓以时日而已。”旋荣禄自京来，莲英大喜，以为天助，乃相比而齟齬岑三，卒逐之于外。未几，莲英势力全复，且加炽焉。及后崩，无有能间其宠任者。相传回銮时，彼恐列入罪魁，多方阻挠。后知不及己，始允诺。盖视太后犹傀儡耳。

○昌寿公主 四则

慈禧喜养宗室女为己女，以充侍从，壮观瞻，亦其好自夸耀之一端也。养女中人才不一，然老成持重、于紧要时能于太

后有所补救者，必推昌寿公主。公主为恭亲王女，幼慧解人意，慈禧爱之，遂蓄于宫中。及长，嫁额附某，幼学早故。公主既孀，仍入宫掖，侍从太后，每岁仅一返其家。性颇贞洁，衣履朴素，绝无嗜好，居恒不与男子通殷勤，毁容不事装饰，虽二十许人，望之若姬媪也。遇事能持正心，不善太后之奢侈，常谓：“此等糜费，殊属无谓，彼清家一老寡妇耳，亦复何心于纷丽？若以此移作他举，无论公私，均为有裨，何必取快一时，徒貽人之口实？吾既承宠爱，不可不尽言，此正吾报恩之日也。”因遇事极谏，不少假借。太后亦稔其慧直，常优容之，称之为“女汲黯”。然所言未必能采用也，但不之罪耳。久之，太后颇畏惮公主，每相见，必为之改容，衣饰匿其奇丽者，容貌态度，力抑其佻巧。宫人窃窃议，反指公主如母教焉。顾公主守礼不阿，无瑕可诋，太后始终谅而敬也，对人语及公主，必曰：“此贞洁之女子，人所难能也。”某岁，太后私制一艳色衣，穷极工丽，费亦不貲，知公主必不见许，先嘱近侍，切不可令公主知。无何，公主业已探悉。一日，从容言：“儿爱母甚，时时念母所喜者。衣饰若何，起居若何，苟可效忠者，无不愿陈诸左右。顾转一念及大体，儿时曾读圣贤书：‘君子爱人以德。’夫爱人犹然，况亲爱之母乎？然儿念母非他人，实天下之母也。任国家之重，有纪纲之责，祖功宗德，实式凭之，故儿万不敢以寻常之爱爱母。曩者曾过某所，见华服纤巧，问之，更有异锦新来，材料颜色俱绝，江南巧工所为也。拟制一衣以娱母意，知母必甚乐。返而思之，实非祖制，恐为母盛德之累，是非儿所以爱母也，遂忍痛而罢。母以为何如？”慈禧默然良久，始乱以他语，不敢斥其非也。既退，慈禧顾谓左右曰：“曩令尔等所制颜色衣，不宜使公主知，今何如耶？使非尔等多言，彼今日何得有是讽谏？”左右惴栗不敢对，然自是

慈禧终不敢服所制衣。

公主性骨鲠，而能持大体，富感情，不计私利，殆妇女中所不可多得者。载湫之立，恭邸中人以为夺溥伦之席，莫不深恶之，欲推翻之以为快。独公主不然，谓：“幼主何罪？乃太后之主张累彼尔。且载湫五龄入宫，失怙恃之乐，无提抱抚育之恩，苟有人心，尚当怜悯。奈何因其得位之故，而怨毒及之？且彼何知天子之尊贵？吾入宫时，每见其涕泣思母，以为天下之至苦痛者，莫过于载湫也。吾辈正宜扶助之，何忍加以怨讟？”其慈祥之性类如此。其后公主复与瑾、珍二妃善。二妃者，广州将军长善女也。长善与恭邸为中表昆季。公主虽年长，而甚爱瑾、珍姊妹，自幼亲之若手足。逮中选入宫，公主又时出入宫掖，相得益欢。瑾、珍知帝不见信于太后，恐后有变，惟自结于公主，或可保全。公主本有意扶助光绪帝，重以瑾、珍姊妹之情感，益倾心为之救护矣。瑾妃勤慎寡言笑，珍妃则婉媚幽娴，富于情愫，实一佳侠含光之好女子也。光绪帝既郁郁不得志，不复系情燕婉，独深知珍妃之德容，宫人中一时无两，爱惜备至。故珍妃虽知身世险巇，而知己之感，铭篆五中。尝与公主密语，及太后、光绪帝间之隐憾，辄泫然曰：“妹知帝心实无他，苟有变，惟有一死殉之而已。苟及妹之未死，得有一线之机，可以进言于太后。俾两宫捐除芥蒂，则如天之福，妹死亦含笑于九泉也。”公主以手加额曰：“卓哉，妹之志乎！愚姊必竭绵力以助之。惜太后好昵群小，如李莲英辈，皆足以倾危帝位者。虽然，吾辈苟极注意，互矢忠诚，当不至有若何大变也。”及戊戌事起，公主尚不知康之密谋，珍妃虽有所闻，然杀荣禄、围颐和园之大举，帝未尝一泄于妃也。事变既起，公主时方往热河省亲。珍妃仓猝不知所为，但泣求于太后，

恕帝无罪，否则愿以身代。太后怒，意幽珍妃于别室，即杀赐之死，以除珍妃，无他人敢为帝缓颊也，足见珍妃与帝同谋。又以平日忤李莲英意，莲英亦欲死之。会公主闻变曰，亟驰入宫视太后，力言此必康党之流言，帝当无此意。太后示之密诏，公主泣曰：“天不佑清，使两宫有此巨祸。然以太后之福，已得转危为安。皇上君临天下垂三十年，其他尚无失德。太后可恕则恕之，一旦变易，动人观听，恐非国家之福。但得太后训示，徐图回复机宜，臣民幸甚。儿意如此，未知当否？”太后寻思良久，曰：“予本思去此大慙。今既为观听计，姑存其名，以俟异日可也。”又曰：“珍妃竟敢为皇上辩护，可谓胆大妄为，不杀之，何以服众？”公主从容进曰：“此所谓跖犬吠尧，各为其主是也。皇上遇珍妃厚，当此患难之际，哀痛惨沮，为之求恕，亦人情耳。若谓怨怼母后，妄思非分，按之珍妃平素为人，当未出此，愿太后平心察之。尚可加恩，幸释之以事皇上，遂其初志。儿请以生命保其无他。”慈禧正色曰：“尔与珍妃有素，固当为之说项。然彼所言狂妄至此，尚令彼等结党，比而谋我，尔独不为我地乎？纵不杀，亦终不能令彼与皇上相见。彼果悔过，历时使复自由不晚也。”公主知不可劝，退而嘱珍妃：“毋自苦，吾必为尔俟机会。太后之怒苟怠，团聚自有日耳。”珍妃感激涕零。不意庚子之变，急切推堕井中。公主知之，业已无及，为之惋悼不怡者累日，常曰：“吾负珍儿。”

公主有干事才，谄掌故，宫中有大事，太后必与商榷，以其甚娴典礼，且事事能持大礼，虽极忙迫之际不乱也。光绪戊申，帝崩，而太后继之，宫中大忙乱。王大臣俱无立嗣计，皇皇终日夜，置丧礼于不顾，公主入，见殿中左右陈尸，未大殓。

清制：凡帝、后死，大殓前陈尸板床，去地至近。今一帝、一太后尸横如旧制，而办大丧之王大臣，不知安往，丧殿空无人，尸前仅设双烛，光惨澹如鬼区。公主目击此凄凉之状，悲愤交至，乃曰：“彼辈亦太不顾体统矣。帝、后死，遂无发令治事之人耶？今日我不言，复谁言之！”立诏载沅至，责之曰：“尔今日幸矣，子为帝，尔摄政，云胡不幸？大丧在目，近侍臣以百数，乃无一人执事殿中。倘有殃咎，将孰尸之？岂两宫薄待尔耶，尔乃淡漠若此？”载沅惧，遂遍戒臣工，勤治丧事，殿中人稍稍集。公主左右指挥，一一就绪。自大殓以逮奉安，内政之持，井然有序。隆裕后称妮不谙事体，摄政王亦阑珊不事事，微公主，几不成礼也。

公主更事既多，又善酬应，晚年更能要事象译，与公使眷属应对，居然顺理成章。初，裕朗西公使女德琳归国，慈禧留之宫中，即近日风行出版物之《清宫二年记》者是也。慈禧自庚子后，渐识外情，知外人之不可不联络。乃时接见公使夫人等，令德琳为舌人。公主常与德琳游，相友善，故能习蟹行文字。久之，亦居然在象鞅之列，虽远不及德琳，而与外人酬酢，亦绰绰有余裕矣。且德琳虽事太后，而相处未久，性情不甚谙悉，语默之间尚多顾忌。惟公主从太后最久，直如属毛离里，故其言易入，常赖裨补阙漏。太后晚年倾心外交，与各公使夫人等情谊接洽者，俱公主为之媒介，俾无陋膜之虞。其后凡宴会、跳舞、谈话，公主无不参与，太后亦非公主不欢也。有某公使夫人者，与公主尤契合，谓为满洲妇女中第一流人物，德容言工俱备，惜未游历外国，罕知世界大势。不然，从容假以时日，译以学问，俾与当世参政女子相颉颃，其才力实未容多让也。后遇某商约订定事，公主往返磋商其间，斡旋之力居多，

公然为女外交家矣。惟吾国讳言妇女干预政事，公主亦不愿自为表曝，凡事谦让韬晦，故外间鲜知其详。此实亦公主之好处也。

○清末雀戏 三则

麻雀之戏，不知始于何时，在南方先有一种纸牌，状绝与今之麻雀牌相类，亦为五木之遗制，殆即麻雀牌所自昉也。京师则于光绪末叶，甲午战事罢后始渐行；庚子、辛丑回銮而后，斯大盛矣。当其盛时，上自宫廷闕阅，下至肩輿负贩之流，罔不乐从。凡舟车狭巷，辄闻铮铮然声相答也。庆吊事余暇必为之，而狭斜胡同曲院中，无昼夜沈溺于此。自民国而后，曲院中厉行禁止，遂不复闻此骨竹之声。而大家房闕中，其兴高采烈如故也。且益以扑克之戏，亦足见一时之风尚矣。先是，清末宫廷中排日为欢，慈禧虽不甚好此，而亦逢场作戏，不以为忤。于是妃嫔以逮内监李莲英等，无不热心于此。其自外入而赌客中最豪者，即老庆奕劻之福晋是也。每逢召入宫赴雀戏之约，必挟银纸数万金。若大负，尚须遣人至家续取也。其输赢之巨类如此，故奕劻贪黷，亦势出于不得不然。盖交际宫闈，本系彼之一种政策。福晋挟巨金入宫，非特彼所不能干预，且惟恐其不尔。则筹此绝大之运动资本，以供福晋之挥霍，虽欲罢而不能，可知矣。是时宫廷中既倡导于上，而外此王公大臣，部寮百职，以逮诸官眷属，竞以雀戏为款客消遣之具，如茗酒然。其输赢巨者，亦往往至万金。噫！官场直如赌场，安得而不贿赂公行，脏私之案，日出而不可穷耶？坐致败亡，盖有由也。

突劬子载振，亦赌兴中最豪者。先是，振贝勒既受杨翠喜，居之天津外室，其内幕乃非金屋，实赌场也。凡入赌者，最小之局，亦必以三千金为一底。底者即胜负之总数，而倍乘之数尚不在内也。振既设此赌场以为之招，凡欲夤缘得优美差缺者，无不麇集于此。振则遣人从旁窥视，以三等资格定其人之高下。凡输过三底，尚能再接再厉不少退缩者为上等。盖三底即万金矣，博进过三底者亦如之。上等之客，招待极优厚，饮食游戏，声色狗马唯所欲。然苟一入慳囊，不复出者，必另设他法恫喝，以倾其囊而后已。其次则输过二底及赢过二底者，为中等。即不输过二底而能常应三千元一底以上之局者，亦为中等。再次则输过一底，及赢过一底，亦如之。对于来客皆有暗记，无有能遁出其牢笼者。惟赌客入座，皆不得见主人之面。虽与主人本素稔者，至此亦不得见面也。凡招待之人，皆嫖于赌者。最上等之客，则可使杨翠喜自出酬应。或问及贝勒，则辄云：“回京，不在此间。”其实正在秘密室内，与二三知己自乐其乐也。此法行之既久，风声所播，啧有烦言，言官因屡上弹劾。老庆不得已，面斥振速行废止，倘不遵依，即明令津门官警干涉，振始唯唯听命。然其后乃反移至京师，开设赌场如故，但稍收敛，不滥招外客耳。庆第二子载涛闻之曰：“是何胆怯也？吾誓必继续为之，看穷御史其奈我何？”时涛本眷二妓曰苏宝宝、红宝宝，亦寄寓津门，服用舆马之奢，为一时最，挥霍日必数百金，势将告罄，乃思取偿于赌。见其兄之收束，窃笑其胆怯，遂继续而起，大有取代之势，其艳讹则更甚于振。盖此双雏者，本非有从涛之志，藉是招摇，于计良得。然来者较振时流品益杂，虽车马盈门，而中多稗贩念秧之流。半月来计其出入，殊觉得得不偿失，资用渐以不敷，麻雀之帜偃倒。

于是红宝宝首先告别矣，于某夜与客订定，席卷所有而逸。后虽知其在上海，而以颜面关系，不欲其丑外扬，合浦之珠，遂不复返。而苏宝宝见红如是，继不肯独抱向隅，于是收拾余烬，背城借一。津寓既空，拮据二爷无法可施，止得吞声忍气，生入正阳门已耳。斯时振正设局于内城，拮据不得已，亲往就范，自陈愿与兄合伙。振大笑曰：“老二何如？此席固不易居也，今而后知事之难矣。”遂令出资为副，而实行兄弟竭力山成玉之事。顾其后仍不发达，资用益形竭蹶。或曰：“此经理不善之故也。君家兄家锦衣玉食，安知世情变幻，以是树立，岂不危哉？其速改弦更张，别延一能手为经理，自居第二重幕中，取稳健之分子也可。”振、拮据皆然之，于是乃有第三人出现矣。

津有商人王某者，善结纳，工心计，向亦识振，曾有所贿赂绍介于振。振之娶杨翠喜，王某与有力焉。闻振兄弟之设赌场而败也，乃自为毛遂，愿效驰驱。振极信之，曰：“竹翁来，事必谐矣。”乃赁大宅于崇文门内东单牌楼之东，谓振曰：“方今警务初立，干涉此事颇锋厉。然近年来官吏俱畏外人如虎，故宜借外力以拒干涉，方得发达。既发达后，金钱充足，势力扩充，即无患矣。”振然其计，乃觅无赖洋人二，自认为场主。振、拮据与王某三人处内幕。生涯大发达，每日必获数万金至十数万不等。约旬日，事为民政部所闻。时民政尚书乃肃王善耆也，夙有刚正名，且彼亦磨砺丰稜，沾沾自喜。闻此妖魔之大赌窟，以铲掘为己任。盖其时固以民政兼警务，干涉不正当之营业，乃其专责也。或言：“有外人为护符，势不易动。”善耆正色曰：“吾生平岂畏强御者耶？”乃决计往捕。恐冒昧一往，不得巢窟之所在，反为己累。乃先遣心腹伪为赌

宾，用作内应，以便指导。此赌宾有特别徽识，以为捕时辨认地步。其徽识用素绢剪小胜，系衣钮间。布置既定，善耆乃自往，先制外人。盖所雇之无赖洋人二。俨然作当路先锋，不听闲人阑入，且对人即道系己之住宅，非中国人所得入而干预也。无何，善耆自至，入门，悄然无声息。揣其情态，宛然外人住宅，意颇馁缩，已为宅中人所见，出问为谁。善耆转念自语曰：“业已至此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设有误，命也。不山穷水尽，吾终不返顾矣。”乃昂然入。转一室，二洋人左右列案坐，曰：“子来何为？”善耆曰：“吾奉命捕赌。尔辈奈何犯法，作此害人之事？”洋人勃然变色曰：“赌具安在？此事岂可轻加诬蔑耶？不速去，吾手枪固不认人者。”语次，出手枪拟善耆。善耆意已决，且自恃有力，即直前夺其枪。枪落地，徒手与搏。洋人不意其有力抵抗也，颇虚馁。善耆命从者助己，二洋人均就缚。命执送使馆讫，则内部尚未深知，一徽帜者似闻声，出视。善耆大喜，命为导引，曲折入密室。骤睹之，众皆大惊。盖此神鬼不到之区，绝不意飞将军之从天而降也。善耆方顾命警队蜂拥入。举目一视，不觉骇绝。盖亲王、贝勒以下，为己之戚属世交者若而人，福晋、郡王、格格，为己之姻娅家人，尊长者若而人，均且骇且呼，谓：“七王爷行不得，咱们愿罚。”此外尚有商民及娼妓等，一时衣香鬓影，裙屐冠裳，不下数十辈，几乎无可措手。善耆乃声言：“既如是，吾不得不顾全诸位体面。但须允我此后永远不设此等机关。今日备罚金自千元以上不等，以充警费，众意何如？”众曰：“诺！”于是善耆问地主为谁，众不肯言。良久，善耆愤然欲搜索，乃令振、才、勇兄弟出拜。善耆面数其罪，各令罚五千金，驱逐津商王某出京，不得逗留。于是一天风雨，遂归消散。其后此大赌场移设津门如故，而京师大家之雀戏，仍不稍减，清亡始

止。

○瓦将军试金台书院

庚子联军之役，西太后既与帝及诸妃嫔西遁，域中汹汹无主。八国军既入城，各画界分地而治，众推德将瓦德西将军为统帅。瓦稔知中华习俗，人亦和平喜交际，乃建议招致京中绅士，参与安民善后各事宜，每日开会议事。一时士民颇颂之，争先往睹，王公大臣亦有参杂其间者。遍设警察巡逻各地，维持治安，由瓦分派绅士主持。除军、政系联军自主外，其余民事，均与绅士等商榷而后行。列名顾问者多至数十百人，俨然外国政府之上宾，出而骄人矣。其时军机大臣等俱匆匆西走随驾，朝例一空，显宦眷属亦多避往津门或南下。所不能去者，商民而外，则落拓穷途之寒士而已。一日，瓦偶与绅士纵谈中国政治，忽问曰：“吾于民事既多设备矣，独于文学之事，迄未提倡。彼辈学界人材，得毋谓我武人不知是非黑白耶？岂知吾幼受教育，长研学问，最喜助成文学之事。吾既在此综持一切，不可令学士文人向隅。吾欲遍招全国学界，考其优劣，一施赏罚。将用何种手续，诸君其有以教我。”于是绅士纷然建议，或谓宜开科取士者，或谓宜特行殿试者，或谓宜临时举行博学鸿词科者，一一为瓦德西解释。瓦曰：“贵国考试，重在八股试贴。开科取士固系正办，但需时太久，全国士人一时岂易招致？吾亦恐不能居此久候，此条自当取消。至于殿试策论，固足以覘贵国士子之治道，然名义上既为皇帝之特权。吾国亦有皇帝，两国权衡，此等名分，似不可僭越。若博学鸿词性质，据贵绅士所述，亦与殿试相同，且为特典，若仓猝举行，反恐

贵国士子讥议，亦非妥善之道。还请贵绅士另议办法。”时绅士中有丁某者，颇狡黠，乃起立曰：“聆将军之教，诚令人悦服。所谓临事不苟，聪明正直者也。鄙人今献一策，似尚当于事理，未识可供采择否？”瓦命速言之，丁绅从容曰：“敝国平时校试士子，乃有书院，犹外国之有学堂也。京师最大之书院曰金台。凡京兆尹及大官到任，俱应莅试。将军有意嘉惠敝国士林，自当戴将军以长官之礼。如承将军不弃，赐以甄别，即于书院中举行，何如？”瓦大喜鼓掌曰：“是吾心也。书院恰如学堂，吾正欲询问及此，何贵大夫之善体人意耶！吾校试学堂，适合吾之位分。其速速办理，明日即示考期，三日内实行可也。”又曰：“即敦请丁先生为考试总裁。凡考试一切事宜，俱由丁先生全权办理。应拨费用若干，预算一表，即付敝处照拨。幸好为之，勿示过俭。须知此亦难得之遭也。”于是众绅闻瓦以全权委丁，且嘱勿示过俭，显然可得肥美之分润，皆艳羨垂涎不置，各悔前此失言，而已无及矣。翌日，丁果呈预算表于瓦，一切布置费用，乃至五万余金。瓦略视之曰：“贵国素崇节俭，凡事皆不铺张，如此表可以概见。君真热心办事人也。”丁唯唯而退，喜极欲狂。又明日，广张示谕，言：“德将军考试金台书院，凡前列者皆得优奖。”时文士之流落都下者，正苦衣食不给，闻考试可得奖，皆跃跃欲一试，宛如饿虎逢狼，较之大比之年，情形更为激切。盖虚荣与实利相较，自不同耳。报名应试者，涌如怒潮，定额本拟千人，三日之间，超额几两倍，不下三千人矣。丁某命即截止，因为报瓦曰：“以将军威德，士子闻风而来，云集波涌。院中位置，实不能容，计须扩充坐位。然添置之费不貲，溢出预算良多，而奖金更当加额，是否可行？不得不请示于将军。”瓦掀髯曰：“此盛事也，奈何吝惜区区，负人好意？其速行添办。经费一切，随加

随支，以俟事竣决算，可不示以限制。请先生即主持，来者不拒可也。”丁唯唯奉命出，趾高气扬，如登云雾矣。及考期，丁先以题目呈于瓦，且释其意，瓦以为忠于己，甚赞成之。是日，书院中坑谷皆满，伊唔之声，闻数里外。题出，则以《不教民战》一章，而试帖则“飞旆入秦中”一句也。士子哗然，或以为辱国，然为得优奖计，不欲捣乱败事。遂各研思抽秘，鏖战夺标。悬奖之额，第一名为百金，以次递减。在瓦视之，尚以为过菲，而金台书院之故事，实破天荒之优奖矣。是日，凡与试者俱给外国点心两枚，以示优异，然人众言庞，膳夫供应不及，食物俱杂以草具，不堪入口矣。卷既集，丁呈于瓦。瓦命丁分派各校试者阅荐，然后由丁总阅。阅定，更呈于瓦。第一卷为浙江人某，实太史公也。盖其时翰苑诸公困守辇下者正多，得此百金，不无小补，故冒耻为之。而不意瓦不解文义，但善中国楷书匀整。太史公本善书，因此等考试，向不重书法，誉卷半属行草，遂被瓦抑置第五，仅得三十金云，此系某君亲为预言者。榜发，瓦以百金过菲，特于前三名加奖二百金，一名加百金，二、三各加五十金云。事竣，丁某囊中所攫不下三万金，瓦前后盖共费八万金也。

○肃顺狱异闻

慈禧当国之世，众怵于母后之威，咸以肃顺为叛逆。及清亡，私家记载及耆老传述，始敢道其真相。迄今事实大明，乃知肃顺因阻挠垂帘听政而得祸也。肃顺强毅有胆识，遇事不馁，其所短者在不学无术，又疏于防患，计智浅露，易招尤悔耳，故亦卒以是致败。若平心论之，其为人畸于阳，非阴柔之小人

可比；而好贤礼士，留心治术，冀异卤莽灭裂之流。若以之比刚毅辈，固高出万万也。先是，肃顺为咸丰帝所信任。帝晚年颇不满意于慈禧，以其佻巧奸诈，将业必以母后擅权，破坏祖训，平时从容与肃顺密谋，欲以钩弋夫人例待之。醇王夫妇以身家力争，得不死。然慈禧固已微知肃顺之倾己矣。及热河之变，帝疾亟，肃顺主立长君，以杜慈禧恃子揽权之阴谋。顾慈安谦退，不肯负责，而慈禧日夜抱其子，聒于上前。上病中不忍其母子失所，业已允之。肃顺主立长君，慈禧乃为先发制人之计。及帝大渐，慈禧即对王大臣语及托孤事，词甚哀切，且云：“帝已许我。”诸大臣见慈禧已有子，托孤寄命，为当然之理，乃不得不效忠于慈禧。于是慈安亦以慈禧有子，自应继统，乃合谋速召恭王、荣禄等至热河。时肃顺与端华定计，以怡亲王载垣为帝，取国有难，宜立长君之义也，而不知咸丰有子，其言不顺，且不与恭王等同意，势力偏于一隅，失败之由，盖因于此。时慈禧既得慈安之助力，而乘恭王等之强有力者，知势已占胜，遂命昇帝柩启行，疾趋京师，欲先一日抵京，发肃顺等之罪。肃顺等知之，恐为先发，乃令怡亲王侍卫兵护送后妃，将于途中杀之。而荣禄以兵队至，预防其变，肃顺等遂不敢动。逾日，慈禧先抵京，肃顺等奉梓宫行，须后三日始到。慈禧深幸到京在先，得与恭王等密谋对付之策。且先握得传国之玺，以为嗣子得位之据。布置既定，静待肃顺等至而后发。越日，梓宫至，恭王已于前一日派兵驻扎行礼地，以防非常之变故。幼帝及两宫皇太后皆孝服出迎。迎后，即奉梓宫入城，城内亦先设营帐以待之。怡亲王及肃顺等既至，两太后率领咸丰弟及军机大臣桂良、周祖培等咸在。慈禧神态严静，谓怡亲王曰：“东后及予皆深感汝及他同官，护送梓宫，颇能尽其职分。今日大事已毕，监国之名，宜即销去。”怡亲王不意慈禧

突有此谕，乃厉声曰：“予之监国，乃大行皇帝遗命所授，两太后无权以去之。皇帝冲龄，非予允许，无论太后及何人，皆无权召见臣工。”慈禧从容曰：“尔意如此？请观其后。”即传谕将怡亲王等三人逮治，一面迎梓宫于皇城大门。途中所列军队，皆荣禄等所派遣，慈禧之党也。于是肃顺等知己失败，无可奈何。顺乃咎二王，谓：“不听吾言，致有今日。”盖肃顺当皇帝垂危时，即劝怡亲王先攫传国玺，次以军队监守。两太后不听先还京，一面下诏解除恭王、荣禄职权，夺其兵柄，然后回京行事。而怡亲王怯懦不前，致玺印为慈禧所得，大事业已去矣。又复听慈禧先返京师，令得与恭王、荣禄等密议部署，而自守重滞之梓宫，以致三日后始能抵京。待其计画已定，犹不自悟，空言抵抗，其得祸也，宜哉。肃顺等既诛，而垂帘之局乃大定。

○刚愎自用 二则

庚子之祸，固以端王、李莲英为中坚，而助成之者，实刚毅为之魁。刚毅一贪鄙妄人，而能得朝廷之信用，酿成辱国丧师之惨剧，实满洲之戾气所钟也。刚毅生性执拗，愚而好自用，妄自称颂，不值识者一哂。然其恶不在此，乃在一生所长，以贪婪为其本能耳。满人生性好财，不独刚毅为然，其故由于馈赠宫闈亲贵，包衣人尤严主仆之分。主家贫困，包衣虽官宰辅，主至其家，则尊若父母，有所欲取，辄携去，弗能较也。故满人应官多贪鄙，其势不得不然。盖祖宗立制，即以势利相倡导耳。刚毅家世寒微，由清文翻译历官部郎、巡抚，不识汉文，好琐屑鄙事，自谓精能。巡抚广东时，因太后六旬万寿，入都

祝嘏，方希大用。时内地及京师，尚普用生银以钱两计，而广东独已早制银币。一日，刚传造币厂总办某道入见，卒然曰：“为我制币三万圆，刻期必成，将携入都中。”苛道唯唯，如期制成，赉往，刚命收讫，默然不复过问，亦不言如何开支。某道不得已，列入解京项下报销。刚毅既至京，因内侍献于慈禧，且贿内侍万金，言于慈禧谓：“刚毅知万寿时赏犒繁，特铸新币，以表敬意。”慈禧视币色光耀，喜甚，遂饬收入。宫中有宠者皆赐之，众争宝爱，念刚毅之能不置。寻刚擢户尚，入军机，皆三万银圆之力也。某道以解京报销，太后亦不过问。刚毅闻之怒，讽后任劾去之，以为宜赠己也。未几，清粮事起，刚奉命南下，凡江、浙诸省，无不被其搜括，公私为之一空。初，某御史言“江、浙地密人稠，开垦已遍，而赋册多列荒地，不报升科。当此国库支绌之秋，何堪再听隐匿？此皆污吏奸民，串通作弊，实有妨于国家惟正之供不鲜。朝廷宜派专使，遍行清丈，使地不隐匿，粮无虚报，庶几国用充裕，良民气平”等语。时方甲午新败之后，朝议正事罗掘，览奏颇动，遂交部议。刚毅时掌户曹，力主速办。朝廷遂简刚为专使，励行清丈，志在必成。刚奉命南下，与督抚会商办法，皆主畸零纠葛，骚扰民间，如操切行之，恐酿成祸变。刚以为疆臣有意忤己，大怒不听，乃自发单谕，饬州县自行履勘，无少瞻徇。时地方各长吏知其意在婪财，各集银数十万以贿之。事少缓，然意犹未嫌，且搜索及仓库，日夜咆哮于藩署道库间。长吏苦之，乃更贿以若干，始偃旗息鼓而去。此行非特并未规画清丈方法，且于江、浙田赋之统计，未尝一窥也。但前后婪索数百万金，捆载而归耳。自经此搜括，江、浙财力为之大衰，而刚之私囊，充牣有余矣。及拳乱起，刚之家财，悉为联军所得。有家人林某者，乘其将毙时，攫得十余万金，且窃其宠姬某氏，逃往天津。回

銮后，设金店于东城及前门外，居然面团团作富家翁矣。顾其后辗转，生一趣闻，亦足见天道之好还也。林某既得宠姬如夫妇，常车马出游，以炫其显赫。某少年者，宗室子也。幼曾出入刚府中，识某姬。偶见于香厂中，知为林某所得，大愤曰：“恶奴敢尔？吾必取而代之。”顾以事无佐证，力难发其覆，计不如以术诱之，施以离间，则彼雌雄必非林某有矣；雌雄既去，金将谁属。于是大施其吊蚌之手段，不旬日而宠姬果入少年之手，渐恶林某如眼中钉。一日，林某愤与姬争，姬亦盛气相向曰：“尔何人？此刚相家财也，尔何人？”于是立往金店及各铺中，宣布林某罪状，嘱于各手续契约中取消其名，仍用刚氏名义。林某惧，愿分一席地，不敢争主权。姬不许，令人闭置一室中，不与饮食，未几毙命。姬竟与少年同居，如夫妇。不一载，少年挥霍其产殆尽，姬郁郁得病死，少年仍一贫如洗焉。

刚毅既不甚识字，而又不肯自安拙陋，遇文人且欲自炫其能。尝在江苏与某抚纵谈，岸然曰：“人皆谓我刚复自用，我知刚直而已，何谓‘刚复’我实不解。”盖误“愎”为“复”也。刚粗鄙不文若此，而独与翁同龢善。盖翁愤于李高阳、孙毓汶等之以文法相齟齬，乃奋然曰：“读书人颀颀，不能治事，治事还须蘧不识字者。”以故既入枢垣，便援引刚毅，谓其朴直，可任使也。然刚知贪婪而已，其心固甚无良。翁虽援刚，刚既得志，不以为德，而反倾翁。翁亦无如何，惟诙谐以寄其愤慨耳。刚于文字固茫然不解，而于事理亦绝无见解，盖普通知识不完也。一日，尝偕诸大臣入对，刚力陈总兵龙殿扬之能，谓该镇系“奴才之黄天霸”。众咸匿笑之。翁退，乃诘刚曰：“龙镇是公之黄天霸，公即是施德全耶？”刚无言。刚又尝语

：“人凡求治，何必学问？但实事求是，即平生大经济也。如某之一生只作破承题，且亦旋即弃去，不屑为，而今备位宰辅，与彼咬文嚼字，辄夸下笔千言，而落拓穷途，一身且不自保者，何如？”闻者亦不屑与之辨难也。尝于度岁日，命其幕宾作春帖，粘于府门，所拟者均不洽意。一学究为府中录事，妄希荣宠，亦撰一联进呈。刚忽激赏曰：“还让此公。”乃命书之。下联为“花暖凤池春”句。“池”误作“堰”，盖学究抄袭旧本，以讹传讹，刚亦不解也。他幕宾见之，相率辞去，谓：“吾辈不甘为白字先生分谤。”刚亦听之。刚曾为云南按察使，忽欲沽名，乃命人编刊《官场必读》，遍赠僚属，且携至京中赠人。展视之，则率载札咨、呈移、告示等程式，了无他物，见者无不失笑。刚以查库，至江宁调查盐务厘金及地方行政簿，繁如牛毛，昧昧不能省视，则举告曰：“但使五岸督销，增认若干。各地方田赋、杂税增额若干，则我事好办矣。”有厘金总办某道，欲固其位，请月增十万金，刚既诺之矣。忽某道挽人进言：“可增至十二万金。”刚曰：“尔速取金来，我夺彼与尔可也。”保甲局岁费止六千金，刚曰：“此属糜费，何益？不如裁之。”后盗贼白昼横行，绝无防卫，不顾也。初，江宁藩司弗审刚意，闻刚至，日督员吏会计钩覈。时盛暑，刚急欲入都覆命，见状不耐，乃曰：“君奚徒自苦？天下事殊易办，日只须两小时，着坎肩，挽将辫子，一小童掌扇，则诸事毕矣。”藩司会其意，乃润色了之。刚喜速成，束装而去。闻藩司所赠亦不下二万金也。庚子联军既入京，汹汹索罪魁，刚知不免，乃谓人曰：“君辱臣死，今两宫西幸，辱矣。我为国家大臣，敢不死？”乃绝粒。痛饮五色瓜汤，腹泄数日，遂死。

○毓屠户 六则

清季之酷吏，当以毓贤为举首。迹其生平，无他能，前半生殃民，后半世召侮。盖自山东知府以至巡抚，以能治盗名，名为治盗，实殃民也；自山东巡抚以至为山西巡抚，以能排外名，仇教杀人，借残酷自鸣忠愤，名为排外，实召侮也。而其最昏诞者，即奉拳匪为神圣，不惜与其前此治盗之宗旨相背驰，诚不知是何肺肠矣。初，毓知山东曹州府。曹多盗，毓至曰：“是易治也。”命木工制大木笼四，高及肩，囊其身于笼，而以木环围琐其颈，植木其中，足下初置砖，渐抽去。弱者半日、强者一日夜死矣。笼骈列署门，若仪注然。某君语予：某岁曾以事过曹，甫及境，哄传“请看毓屠户捕盗。”出观之，十余卫兵汹汹搜一旅邸，得槁项黄馘者十许人，縲绁牵曳而过。或叹曰：“是十许人者，不逾一昼夜，俱送入鬼门关矣。”予骇然，意讞盗定罪，往返亦须数日，安得一昼夜即骈杀尔许人？且其间或有冤者，亦须分别鞫讯。然众语如此，不可不一究竟，逡巡往观之，至则太尊高坐堂皇，略问姓名履历，即厉声曰：“站！”站者，立入木笼之简称也。四大笼既有人满之患，其余殆可以候补资格，苟延残喘矣。岂知二门内尚有罗列者六，适符全数。于是十人之生命，一日之间断送而有余。予不忍再视，遂阑珊归寓。明日，往视之，则累累之尸，正如猫犬野盖，横拖倒曳而出，云将投入深谷中。尚有一二呻吟于笼中者，众咸啧啧称为好身手也。予乃语友人：“功令：州县治盗，须详稟上官，得批复而后定讞。即近岁有就地正法、便宜行事之例，然亦非府、县所得擅主，何毓之能有此特权也？”友曰：“斩绞之刑，始谓正法，须由上官请命而后行，若站笼则本非死刑，可以无俟请命。然往往速死，此乃比于格杀勿论之例。因前岁

此地劫去饷银数万两，朝廷震怒，特谕州、县治盗，格杀勿论。毓素以武健严酷著，简授曹府，陛见时，自请便宜行事，务使盗风尽绝。故站笼之设，乃奉朝旨特许，仿佛视同化外。上官所不过问。即《周礼》‘刑乱，国用重典’之意也。”予曰：“然则是否真盗，可不问耶，何执途人而使之入笼也？”友曰：“此则非予所敢知矣，请还问之府尊。”又明日，遇毓于某巨室中，或问治盗事，则岸然曰：“予到任两月，站三百七十余入矣。然盗风仍未绝迹，曹人诚强项哉。”越日，予去曹，闻后杀千余人，暴民骤起，欲围署戕官。某镇救之，始逃而免。毓以能尽法惩治，蒙太后特达之知，不三岁，洊升巡抚。山东故多盗，熟知毓之好杀无厌，不敢复攬其锋。忽一变面目，而以神术习拳，且移其劫掠之能力，以仇洋教。毓私喜盗众之畏己也，而又利其仇洋教之可张己声威也。乃亦大变其面目，举前之斥为化外者，不惜一转移而奖之为义民。按：拳匪初起，承八卦教之遗脉，大都在博山、堂邑之间，设坛练拳。初不甚盛，且畏官府之诘责，不敢公然有所作为。自毓贤以仇杀教士之主张为正当，于是踪迹渐肆，徒党亦渐众。其人皆持大刀往来，声言非杀尽洋鬼子不可，因名其会曰“大刀会”。然溯其原起，实自李秉衡始。毓贤为藩司时，秉衡任巡抚，以仇教相切磋，因是亲善。时大刀会杀二教士，德人以秉衡奖励大刀会，致酿此祸，非毓衡职不可。朝议亦主排外，执不允，但调秉衡督川。德人憾不已，遂命开缺；德人坚谓不足蔽辜，卒革职去。去日，谓毓贤曰：“我去公必代，是不啻竟我志事也。朝廷怵于外人势力，不欲决裂开衅，亦具苦心。但我辈坚持此志，当百折不回，非扫尽妖氛，无以表我辈之人格也。幸好为之，吾已密保于上矣。”及秉衡去，毓果得代，乃一循秉衡之旧，几如萧规曹随，后先媲美也。拳匪探知毓意所在，大肆劫掠，

于是有所谓“朱红灯”者出现，揭竿悬旗，昌言灭教。毓贤命济南知府卢昌治查办，匪起抗拒，击杀官兵数十人，自称“义和拳”，建“保清灭洋”旗，劫掠教民数十家。毓贤闻其仇教也，即不问其拒捕之罪，反奖为义民，出示安抚，改其名曰“义和团”。盖此嘉名实自毓所赐也。后毓入都，闻士大夫多斥拳匪者，惟刚毅等与己见合，乃倚为盟主，以攻反对者，辄大言曰：“义和团魁首有二，一为鉴帅，其一即我是也。”其敢冒不韪如此。时拳匪树“毓”字旗，焚劫无虚日。教士屡函乞申理，总署令毓保护，毓均置不问，匪势益炽。法使屡责总署，乃召之来京，以袁世凯代为巡抚，拳匪遂闯入直隶境矣。毓贤入都，得端王、庄王、刚毅之赞庇，气焰张甚，辄谓：“朝议太无主张。”阴斥枢臣之媚外。每与端、刚等论议，历述义和团之忠勇可恃，端、刚等遂据以入告，乃仍用为山西巡抚。拜命之日，拳匪额手相庆，皆曰：“吾道其西矣。”盖卫军数十人，皆拳匪首领，早以佳音报知团中矣。自是，山西始有拳匪踪迹。毓乃如饮狂药，自称义和团统领，盖愤于山东之被黜，激而倒行逆施之举也。平阳府教堂被毁，府、县以闻，称曰团匪。毓贤痛斥之，至欲列诸弹章。于是郡、县承风，莫敢诋拳匪矣。

毓贤在山西日，与端、刚通密函，自言：“闽外事，惟贤所主。晋中洋教得净绝根株，然后更及其他，贤必为公等分忧，对朝廷尽忠，对上官尽职，对地方尽力，对义民尽信，对天下、后世无愧。”云云。其风颠不经，皆此类也。端、刚等叹为义士，隐然倚若长城。故总署迭接外使责言，请撤换晋抚，中朝俱置之勿问也。李莲英语人曰：“方今督抚中惟毓贤一人，可算得尽忠报国。”敏贤闻之，益喜自负，因命太原冶工精制钢

刀数百柄，分赐拳童，刀环皆镌“毓”字，呼其众入署，亲谕以“仇杀洋教，宜并力一心，勿负我意”等语，谆谆如训子弟。拳童跳跟索钱帛饼饵。毓命与之，谓其左右曰：“此辈天真未凿，要皆忠勇之气所成，不宜拘以礼节。”赏毕，复送之出署，市人鼓掌从之，皆艳羨垂涎，于是无业游民纷纷请习拳。即小负贩者，终朝劳动，不获一饱，亦推担而起曰：“盍习拳？习拳可立富贵。”既愈集愈众，署中应接不暇，毓亦厌苦之，乃令各州、县分给钱米，不复直接供应矣。州、县敢怒不敢言，或毅然不与，则拳匪围署滋扰，汹汹欲火庐杀人。此等案日辄数起，毓置勿问也。拳匪向州、县无所得，则仍来抚署环求。毓乃接大师兄入署，与商安插拳众善法。绿舆朱盖，尊若贵宾。大师兄亦居之不疑，与中丞公分庭抗礼。及开议，毓长揖就教，大师兄曰：“吾已与部下约：凡得教士产者，以十之三赏首功，十之三分赐各兄弟，其四入团为公费。此后老公祖但奖励团众，许以便宜行事，通令各地方官勿加干预，则彼等饷项充足。取鬼子不义之财，供同胞倡义之费，一举两得，永不复烦公祖抚恤矣。”毓大喜，亟赞为“办理有法，果然天诞奇才，安内攘外，保佑大清，此国家之福也。”是年五月，拳匪扰直隶，联军攻天津，东南各省自保，袁、许等以祸日亟，请速保护使馆教民，勿召外侮。朝旨两可。总署主外交，见祸切肌肤，乃不得不请旨保护教民。廷寄至晋，毓掷之于地曰：“此汉奸所为也，老佛爷必不信此，且端、刚等自有主张，岂至先后矛盾若此？”翌日，端、刚函至，则果饬其力庇团民，痛除洋贼也。毓语家人曰：“吾几为汉奸所误。”自此乃于廷寄中见保护外人及调和等词意者，誓不复入目，一意主庇拳仇教。六月，遂命大焚教堂，杀教士，太原为首倡。有最巨丽之教堂被焚，烟焰满城。毓登高观之，叹曰：“天意也。”营官将施救，毓不

许，曰：“汝何人，敢违天乎？且非吾有命，胡仆仆为？”

拳匪焚杀之惨，实推山西为最。盖他处皆拳匪自为之，其力小而弱，惟山西则巡抚为之主张，故其力厚而强也。时洋教士及华人入教者被杀之惨，暗无天日，有目击者尚能言之。大教堂中英教士某者，为毓所诱擒，复逃出，号于众曰：“昔年晋省大饥，赤地千里，吾输财五六万，活数千人，于晋亦不为无功。今独不能贷一死，让我他往耶？”时左右皆拳匪党羽，方鼓兴若狂，无一人为教士缓颊者，且无力者恐祸及己，亦不敢有言，卒为拳匪所戕。又一英妇挟抱婴儿出，跑于道左，言：“吾施医药，岁治数百人，今请贷吾母子一死。”语未绝，卫兵以挺击之，仆于地，兵推置火中，儿已宛转烈焰中矣。妇奋身复出，兵仍推之入，与其儿同烬焉。大教堂既焚，乃命搜获各分教堂教士、教民，令集一处。先下令守城门，禁教士出入，行道者皆检其身有无佩十字章，佩者皆捕之。复移教士老幼于铁路公所，以兵围守，绾言将送之入都，众以为有生望也。无何，复命驱入抚署。毓自坐堂皇，厉声数教士惑众之罪，命即日行刑。凡杀英教士男女老幼三十余人，服役者二十余人，梟首悬城门示众。卫兵之与教民有私仇者，任意剖心弃尸，积如丘山，毓勿问也。毓自上奏，言彼设一巧计，将洋人尽数擒捉，以练锁之，均在抚署处决，无漏网者。惟有一洋女人，割乳后逃走，藏于城墙之下。及查得，已死。此等丧心病狂之词，公然见于奏折，可谓一时之戾气。又抚署杀教士之翌日，尽驱法天主教堂童贞女子二百余人，至桑棉局，迫令背教。皆不从，令斩为首者二人，以盥盛血，使诸女遍饮，有十六人争饮尽之，毓乃令缚十六人悬高处，迫其余皆背教。仍不从，求死益坚。兵士择貌美者，掠数十人去，欲肆行非礼。闻无一人屈者，或

扼杀之而淫其尸焉。其后诸女子皆被杀，尸横如獭祭，见者莫不惨伤。各属教民富者，罔不被拳匪掠夺，其被逼背教，抵抗不从而死者，先后凡数千人。被祸最惨者为大同、朔州、五台、太原、徐沟、榆次、汾州、平定等处，拳匪之势几遍全省。毓虽刚愎，而惧内甚。其夫人亦仇教，胡杀戮之惨，无与挽回者。闻后亦知杀女教士之惨，命于女子暂缓。而拳匪得志，乃不从令矣，毓妻卒发背疽，死于晋。联军破天津，报至，毓自请勤王，将率拳匪出发。然其意亦畏洋兵，不欲果往，意端、刚等欲使己为外应，必不令其入京也。无何，朝旨下，命统军来京。毓大懊丧，阴讽晋人吁留，拳党亦不愿毓去。朝旨敦促不已，始议就道。濒行，延大师兄等入署，置酒与别，且嘱之曰：“教民罪大，焚杀任汝为之，勿任地方官阻止也。”时联军已破京师，两宫西幸，毓遇之于途次。太后已有悔意，不愿见毓，命暂回本任供差。毓语其家人曰：“吾将得祸。虽然，成败有命，吾何悔哉！”

八月，李鸿章奉命议和，德国要求第一件在惩办罪魁。案中声言山西杀戮之惨，为各省最。朝旨乃令毓开缺，另候简用，以锡良代为晋抚。时各国以罪魁未经惩办，不允议约。驻德使臣吕海寰，驻俄杨儒、驻英罗丰禄、驻美伍廷芳、驻法裕祥、驻日李盛铎，合电请惩办罪魁，首李秉衡，次毓贤、刚毅、赵舒翹、董福祥、载漪、载澜，并述各国坚决之意。鸿章与刘坤一、张之洞、盛宣怀亦先后电劾，朝旨乃将毓贤褫职，配极边，永不释回，各国意犹不嫌。十二月，得旨：毓贤遣发新疆，计已行抵甘肃，着即行正法。于是至惨极恶之毓贤，乃有归结之一日矣。当毓闻京师失陷之变，折回晋境时，拳匪仍肆扰各属不已，劫掠之事，视为惯例。各属亦不复上报，而毓亦知忧惧

敛迹，不复如前之兴高采烈。惟拳匪羽翼已成，急切不肯收束，且鸱张益甚，见毓之惧祸灰心也，日聒于抚署，谓：“京中消息，纯系汉奸谣言，实则京中使馆已焚，洋人尽杀，指日可望太平，统领不必愁烦。”毓被黷不已，乃曰：“朝旨亦可假冒耶？尔等速自为计，毋溷乃公。”拳匪知不复可混，乃啸聚各乡，为攫金鸟兽散之计。是时，州、县强项者，始不关白上官，自行痛剿，毓亦不过问。有平遥令某者，以家财激励死士，捕劫掠之拳匪数百人，骈诛之。拳匪欲报仇，诉于毓。毓曰：“尔辈劫掠为生，即非义民，安知非假冒义和拳者？尔辈须往查明皂白，吾始可为之代办。否则，地方官本为除暴安良计，劫掠者，王法所不赦，吾安能庇尔辈？且吾已为朝旨所驳斥，旦夕待罪此间，尚能为尔辈护符耶？今本省洋教已尽，尔辈宜往京师、天津、山东一带，奋其义勇，自树一帜，切勿在此骚扰良民也。”拳匪语塞，但求抚公怜悯，发给遣散之资，令兄弟辈各寻生活。毓曰：“吾服官以来，清刚自矢，别无藏镪余财，可以为诸英豪壮行色。无已，吾惟有敝衣数箱，尔辈向质库取银，作川资何如？”语毕，命从者出箱示之，皆破烂不堪衣着之物，拳匪乃谢曰：“公真清官也。兄弟辈不敢复有所求，且公行有日，兄弟辈尚当釀资为公寿，公毋自苦，兄弟辈必当吁请于朝廷，保公无罪也。”毓谢之，且嘱其勿尔，令朝廷生疑。自是拳匪不复入抚署。

罪魁惩办之旨下，秉衡、刚毅已前死，惟赵舒翹、毓贤尚存，宜立即正法，以谢外人。时毓贤得发配新疆之旨，将行，寻又得抵甘肃即行正法，着何福坤监视行刑之旨。李廷箫为晋藩，附和毓声，纵拳戕教。既得正法之旨，持以示毓，毓曰：“死，吾分也。执事何如？”廷箫知不免，元旦日，仰药死。

拳民欲留毓，或又劝毓据晋，率拳民以叛，毓皆不允，且曰：“吾本忠于朝廷，若此，则前日之清勤忠恳，尽付东流矣。”盖犹自信为后世有名誉之人物也。抵兰州，兰之士民亦多信义和团者，谓毓无罪，以伏法为冤，集众欲代请命，求朝旨贷一死。毓移书止之，谓：“已杀洋教士时，已办一死；今乃不成，死何足惜？但愿继事吾志者，慎勿忘国仇可耳。”众感其言，或有泣下者。时毓之老母年八十余矣，留太原，惟一妾随行，知行刑有日，乃逼令自裁。妾缢，视其既死，笑曰：“彼乃先驱狐狸于地下也。”旋自作挽联：“臣罪当诛，臣志无他，念小子生死光明，不似终沈三字狱；君恩我负，君忧谁解，愿诸公转旋补救，切须早慰两宫心。”书之悬于逆旅，众或传抄之，忠臣好官之名，颇震一时，识者或嗤之以鼻。然当日毓狼狈之态，亦殊可怜也。正月初六日，何福坤至什字观，呼毓出。毓尚未朝衣，知何来即将行刑，乃请整衣出看，何许之。毓殊不畏缩，及出，随从武员即举刀斫之，伤头不死，毓负痛连呼“求速死”。仆怜其宛转，助之断项，众为集资收葬焉。或追叙其杀洋教士之惨状，乃叹曰：“如此而死，犹幸也。”

○寇太监

光绪帝有寇连材为心腹，亦犹西太后之有李莲英也。顾连材忠耿持正，视莲英之贪邪婪贿，作恶无厌者曷不相同，初，连材稍读书识字，尝究心于君臣大义，谓：“己惜己身为刑余，不能列朝右与士大夫商政治，亦不当与士大夫交，为朝廷羞。惟既给事宫廷，亲近人主，自当尽吾职分，令人主安适康健，为天下臣民造福。所愿如此，其他奢望，不敢存也。且令人主

知吾辈中尚有良心，非可一概抹杀者。”其志类如此，故平居作事谨慎，保护幼帝起居服食，无不诚敬。光绪帝自幼入宫，不能得慈禧欢心，体极孱弱，饮食衣服，慈禧绝不怜顾，醇王福晋常为之哭泣。惟连材热心调护，帝幸得长成，连材尝作日记详载其事，中略言：

帝生母虽与西太后同气，而西太后待遇殊落寞，饥渴寒暖，从未一问。所赖东太后时时抚视之，得无失所。及东太后上宾时，帝甫十一龄耳，自此遂无一人调节起居。连材无状，不敢专擅，但于心不安，亦万不得已，乘间进言于西太后：“衣食宜如何整理，勿听帝自主。彼辈不能尽职，帝年幼，不知施以赏罚。早晚寒暑，漫无节度，或衣垢不浣，或物腐充食，有伤政体，请太后为之查察。”太后反责连材多事：“汝尽职可耳，安得越他人俎而代之谋耶？”连材尝私念帝虽贵为天子，曾不及一乞人儿。本生母醇王福晋每与人言及德宗，未尝不痛哭欲绝。自帝御极，以至福晋卒时，二十余年，母子终未获一面也。西太后之忍心如此。后帝患痼疾，精神痿败，不能生育，皆少时衣食不节所致。

哀哉！连材所记之言，大致如是。李莲英甚憾光绪帝，以尝受帝之呵斥故。而寇太监忠于帝，故莲英深恶之。西太后之恶寇太监，则莲英与有力焉。戊戌之变，当康有为与帝密谋之际，寇微有所闻，蹙然曰：“此事发之太骤，恐难得圆满结果。且吕禄握重兵久，根深蒂固，一时不易猝拔。而太后党羽中如刚毅、裕禄、怀塔布、许应骙诸人，皆数十年旧宫僚，资格甚老，门生故吏极多，亦非旦夕所易推倒。今帝所恃者，谋臣则一新进之康，兵师则袁世凯。袁方将受荣之卵翼，安能使之反

抗？此事若不熟筹，恐画虎不成，反类狗也。虽然，我一刑余贱者，纵割切言之，亦乌足动听。”于是忧形于色，寝食俱废。帝向知寇之诚恳，凡服食起居，非寇在侧不欢。忽请假数日，知其病剧，乃遣人召之入，询所苦，寇曰：“奴方见皇上近日忧国甚至，恐有伤玉体，故不觉悲戚。念曩昔圣躬之孱弱，皆奴才不善调护所致。今当宵旰忧勤，而奴才终不能分尺寸之忧，皆奴才之罪也。诚惶诚恐，无地可以自容，故不觉至此。”帝觉其宛转陈词，中有微意，乃曰：“子第自爱，幸速愈，容朕思之。”寇因泣抚帝足曰：“陛下独不念魏高贵乡公、唐中宗之事乎？一误再误，国与几何？谋定后动，策之上者也。”帝曰：“朕知子忠荃，故能容子言。否则，此何等事，而可令宦寺闻之耶？子姑退，朕自有命。”寇退，谓其徒曰：“吾既言之矣，帝苟有不测，吾必死之。”及事泄，太后已传旨坐乾清门，请祖训，奉太宗御棍，将笞帝死于门下矣。寇闻耗，大惊，力疾驰往恭邸求救。昌寿公主闻之，是夜叩西苑门，跽请太后息怒，始得囚帝于瀛台。太后颇疑公主知之过速，必有人走告。李莲英知寂监所为，诉于太后。太后怒曰：“此贼留之不祥。”命人执以来。讯之，抗辨不屈，乃处以极刑。

○刘太监

慈禧之残忍不德，更仆难数。其对于失欢者固睚眦必报，而奄寺宫人，命等蝼蚁，更罔不受其荼毒。自李莲英专宠，失宠者必置之死地以为快，然无若刘太监之惨者。先是，大内蓄毒剂至多，其毒性种种不一，奇异出人意表，不独宋祖之施牵机药于李后主，为历史上之奇谈已也。闻其药有服之数年而始

毙者，有入唇立绝，毫无伤痕者。以视鸩、砒，直寻常菽粟耳。相传悉系明代遗物。孝陵之诛翦功臣，成庙之剿绝孝康诸子，大都皆将此物。至孝贞上仙之速，度即此物之为祟也。其后十数年，始有刘太监之奇剧。太监刘姓，忘其名，众以其性行迂缓，而城府极深阻，故侪辈俱戏呼之曰“阴刘”。刘入宫，迥在李莲英前，得太后权宠，亦初在莲英右。及莲英得志，刘宠始稍替。然以资望，究在李上，宫中诸小珰莫不尊事之。那拉氏之起居、服食、嗜好，刘最粗悉。李初恒谄事刘，窥窃其术，学步无所不至。刘固不肯尽泄其秘，然莲英性乖巧，一颦一笑，无不为东施之效也。久之，后意渐移于莲英。又莲英年少，貌虽不美，而作态妩媚。后性恶老，阴刘之不敌莲英，势也。然以习惯上之关系，宠虽衰而太后尚不能忘之，遇故事莲英不能了然，辄曰：“问刘，刘必稔。”刘以是持李短长，莲英积羞成忌。刘、李之间，势遂水火。莲英意非去刘勿快也，乃用其惟一之术，时时譖刘于太后前。顾刘亦工心计者，语动最周密，凡莲英所抵之隙，无不先事预防。李虽百计倾轧，终归无效。乃一变其计，为暗箭伤人之伎俩，阳修好于刘，而阴实谋之愈亟，刘果防之稍懈。一日，刘忽以事失西太后意，大受谯诃。李乃乘机中西太后之所忌，竭力媒孽。西太后果大忿曰：“是人殆不耐活矣？”一日，御便殿，召刘至，叱使长跪，数其罪至数十事，曰：“此可杀否？”刘自审为莲英所倾，必不免，乃崩角曰：“奴才诚有罪，当万死。求佛爷悯三十年犬马微劳，使获全尸，于愿足矣。”西太后沉吟久之，曰：“子且退，予有后命。”因咤侍女引刘至殿下一小屋中，反扃其户。刘既去，西太后忽笑顾诸侍女曰：“今日有一新鲜活剧，赏尔等一观。此剧固数百年不易见也。”因令于某号室内开某字号棧中，有玻璃篋扁鐫极严者，取以来。侍女如言，奉篋至，西太后自揭

衣囊，探其中出一小钥，制绝精巧。及启篋，则中有大小玻璃瓶十余事。太后检视良久，取一小瓶，高仅寸许，中伫淡红色药屑如粉，乃以法去塞，倾药粉入一酒杯中，约止分许，和以水，曰：“持此令刘监饮之。饮毕，令其安卧勿动，汝即来复命。”侍者受命往。有顷，返曰：“刘监得药，即叩首谢恩，然后服。服讫，即遵旨安卧矣。”西太后颔之，越炊许，忽语侍者曰：“汝辈欲观奇剧，此其时矣。世界新幻戏，当无如此之巧妙也。”众奉命，相偕入小屋中，启户入视，则刘已不知何往，疑其遁也。惊极，几大号。忽一女子左右视，顾见炕上卧一小儿，亟谛视之，即刘也，已缩小如初生婴，长止尺许。抚之已僵，而肤色悉如平时，绝无遇毒状。众乃大慑，有因惊致疾者。西太后闻其状，乃吃吃笑不已。甚哉！其残忍乃过于吕雉、武曌也。

○端王与溥俊

拳匪之乱，实根于戊戌政变之反动力，而为之枢纽者，则端王与大阿哥溥俊是也。初，端王与李莲英极相得，太后常言：“端王载漪秉性忠诚。”故立其长子为大阿哥，实皆莲英为之道地耳。端王性粗暴，绝无意识及威仪，惟见太后极醇谨。每太后与之言，辄震惧失次，汗流被体。太后谓为忠诚者，盖以此也。初，太后欲废载湉，既数为中外臣工及外使所阻，乃思立储以俟机会。时文廷式、翁同龢诸帝党皆罢归，李鸿章以文华殿大学士为首相。李故骨鲠，在朝列，慈禧颇敬惮之。己亥冬杪，两广总督出缺，命鸿章往任事。故事：京大员外放，约半月始行。李始陛辞，命下督鸿章殊急。鸿章抵粤未几，某

日，法领事询海关监督某：“本日有立储事。”某询：“奚至？”法领谓：“今晨驻京使电巴黎政府，政府转安南法督，更电粤，故知之。”某偕司道谒鸿章。故事：宫中大事由阁臣军机会议后行。时鸿章去京日迩，且此大事，无不先奉诏者。鸿章闻言良久，曰：“宁有此？吾未奉诏，而法领先有闻乎？”午后四钟，果奉诏。盖出鸿章时谋已先定，特不欲其知而沮尼耳。太后之专擅乱政，不恤人言至此。溥俊顽呆肖其父，慈禧笃爱之。不乐读书，惟时与内监为嬉戏。及拳匪祸起，尤狂妄附和其父。对于光绪帝傲慢无礼。以帝好读外国文字也，大呼帝为“鬼子徒弟”。太后闻之怒甚，立命将大阿哥抽二十鞭。端王知之，大恨。翌日，率拳匪数十人呼噪入宫，找寻二毛子。至宁寿宫门，太后尚未起。端王等大呼：“请皇帝出来，皇帝是洋鬼子的朋友。”其时端王粗莽之状，甚可骇异。声为太后所闻，正问讯间，又闻群呼：“杀洋鬼子徒弟。”太后急走出立阶上，诸王公及拳民聚于下。太后大怒，斥端王曰：“尔即自为皇帝乎？胡闹至此，亦复成何体制？尔当知乘此国事纷乱，即谓可任意攫取？此大误矣。速去毋溷。帝位废立与否，惟予有权。尔若依尔子为储贰，遂肆行无忌，不知予可立即可废。尔不自量，予顷刻即可废之。尔速领此等人出走。苟不奉旨，不得入也。尔知罪，速叩首请罪而去。”端王大惧，叩首不已。太后命罚俸一年，以示薄惩。义和团首领在此叫衅，立即斩首。于是人人震惧，不敢觊觎非分矣。大阿哥曾谓太后曰：“请护送太后往热河，让皇帝在京中，与其朋友外国人讲和。”太后斥之，然大阿哥终不悛也。大阿哥年十五，肥胖粗野，状类伧荒，喜着武装。常出外观剧，戴金边毡帽，内着皮衣，外罩红色军服，如夺标者，与伶人、混混等多相稔。颇工马术，亦善音乐。观剧时，如台上鼓板稍错，即离席大骂，或自登台代之。

怪状劣迹，殆难悉数。有时为太后所闻，则重加鞭责。忽与侍奉太后之宫女有私。太后知之，大怒，不待罪魁之惩办，早有废立之意矣。又时与内监击瓦片水上，计其纵跃次数以赌胜负，俗呼“打水搬”者是也。又尝于西安行宫殿上踢毽子，殿官称宝座前不宜作此，乃骂曰：“宝座是咱所坐，尔敢阻挠耶？”太后闻之，心恶其粗鄙。及和议成，端王降庶人，编发新疆，大阿哥遂废。然太后犹怜悯之，月给四百金以养贍焉。

○荣禄与袁世凯 四则

荣禄为慈禧太后之侄，早岁即受慈禧之宠用，为步军统领，旋犯嫌疑，褫职。未几，为西安将军，崇文门监督，洊升大学士，充军机处练兵处大臣。刚毅与同列，乃言：“外患可除，富强易致。”慈禧深信之。盖荣禄虽不足称胆识，而心地尚明白，与端、刚等迥不相侔。当拳匪之乱，荣禄颇依违其间，然于暗中周全者不少，俾和议可成，未始非其功也。当刚毅请攻使馆时，荣禄授董福祥、张怀芝等以意，使勿力攻，而外承慈禧谕助刚毅，以智术全身，此其所长也。刚性傲狠，日督兵攻使馆，每午十二点钟往，互击枪数排而退，若符契然，刚粗莽勿察也。一日，酷热，战兵退，刚乘骑急遁。骑遁，坐草间，气喘欲绝。某司员道经，见而讶之。刚遽摇手曰：“勿道！勿道！”时乘骑奔逸，已数里矣，其呆如此。荣禄知之，亦勿劝也。及两宫驻西安，粤人某献石屏，绝新异，慈禧拟赏知县。荣禄持不可，曰：“惟名与器，勿可假人，矧官乎？今进石屏赏知县，倘更重于石屏者，朝廷将何以赏之？”遂反其献。荣禄之识，于此可见一斑矣。当拳乱盛时，端、庄二王屡矫旨，

荣禄则电李鸿章及东南各督抚，谓：“五月二十四日后矫旨不可信。”鸿章欲入都，禄电江、鄂二督，嘱缓行，俟后命，盖知端、庄特欲害之也。又禄以谋阻废立，因与刘坤一、瞿鸿机、张百熙、魏光燾等益相亲，其能知人、持大体又如此，论者或以太后党而深斥之，不知当日其所补直者，未可厚非也。

戊戌政变时，新旧胜负之枢纽，实操于荣禄之手，而拨其机捩者，则袁世凯也，然此中亦有天运焉。假使袁竟杀荣，除太后，满洲可以不亡，中国时局，又不知成何一种景象；或者非复今日之数次革命，重建共和亦未可知。但当时慈禧太后之运命尚未告终，则荣禄之人才，当然不致归于失败。故袁之以密谕驰示荣禄，乃天诱其衷也。时荣禄握新军之全权，踞天津要区，袁世凯不过受其卵翼之一人，安能与之相抗？光绪帝自不明形势，轻听新进之狂言，而欲令人操同室之戈，岂非颠耶？事实上论之，固为袁奉密谕，驰往天津告荣禄，而不知蛛丝马迹之黑幕中，太后与荣禄早有布置。袁世凯何人，乃肯为幼稚皇帝所卖耶？相传光绪帝与康密谋于正大光明殿中时，早有一莲英腹心之太监，微闻其语，报与太后，特外面佯示镇定，以观其变耳。此非理想之词，荣禄亦将新军一切布置周备。太后盖与其党深思熟虑已久，即非康谋，亦将借阅兵之举废立矣。特其后又深入一层，酝酿以成康谋，则更有所藉口以倾帝。袁世凯早入彀中，幼稚之帝不知，乃以矛攻盾，安得而不失败？八月初五日，荣禄在天津督署中，方摄衣冠，拟出拜客。忽报袁世凯至，荣即知有非常举动，立命由密室接见，此非彼等先有同谋而然耶？先是，八月初一日，光绪帝召袁世凯入见，时袁为直隶按察使，明系荣之僚属，帝乃误认为忠于己党者。召见时突问：“苟付汝以统领军队之任，能矢忠于朕否？”此问

可谓奇特，袁岂肯答以“臣不能矢忠于陛下”乎？袁曰：“臣当竭力以答皇上之恩，一息尚存，必思效忱。”云云。帝以为其忠恳之色溢于眉宇，确系可信，乃下谕云：“现在练兵紧要，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，校练认真，著开缺以侍郎候补，责成专办练兵事务，所有应办事宜，著随时具奏。当此时局艰难，修明武备，实为第一要务。袁世凯当勉益加勉，切实讲求训练，俾成劲旅，用副朝廷整饬戎行之意。”此谕注重练兵，明明道着意旨所在，以太后之精明老练，岂有不知？相传当袁被召，退下仁寿殿时，太后即召入，详询帝召对时语。太后谓袁曰：“整顿陆军，本是应办之事。此谕甚为通达，但皇帝行之，太觉匆忙。予疑其别有深意，尔俟皇帝第二次召见，再请予之训令可也。”此数语实已洞见症结，于幼稚皇帝之阴谋，明若观火。袁世凯何人，乃肯自寻死路耶？袁退，太后即命人请帝至，谓之曰：“康有为在外昌言无忌，诋毁太后，乃大不法。”命帝即拿办。又以平日责帝之言责之，谓帝近日对己，愈觉改变，于孝道有亏。帝唯唯听命，且陈自愿改悔。太后之于康谋，不啻已明言之。且帝自顾，绝无权力可以抵抗太后，而乃欲雄飞突举，宁非弄巧反拙之事？观此则不待袁之乘车告荣，已可知事之必不成矣。其后荣禄反以曾保荐新党，交吏部议处。太后之作用，可谓十分周密。自是即调荣禄入京，而以裕禄代之，皆太后死党也。荣禄直至临终，常自呼为康党，以为戏谑。太后亦戏之曰：“尔曾得尔友之若何新闻？彼实奸臣，负尔好意，竟致反噬。”荣禄亦失笑。是太后之党直视康等与帝之举动为儿戏，成败之数，宁待事后论定哉！

政变后，荣禄入都，授军机大臣、兵部尚书，节制北洋军队，兼握全国政治兵队之权。此等重权，实为清代绝无仅有之

事。盖太后之信任达于极点，亦以报其忠诚拥护之意也。是时，荣禄颇恶新党，钩治极酷，乃反动之力使然。一日，或言于荣，康党在外造清议，专骂中堂。荣笑曰：“彼等既逋亡海外，何事不可为，即微清议，吾亦知其骂我。”其后拳乱之始，即语人曰：“近支王公无意识之举动，一至如此，得毋为康党庆幸乎？”然端、刚等亦终疑荣禄有媚外心。设非太后信任，早为所倾轧矣。某西字报或论荣之生平，其言绝公允，略谓：

荣之为为人，据中国士夫之见，实能尽人臣之职分，且颇有大臣风度，通达治理，可任大事。当拳匪乱时，中外皆集矢于荣禄之一身，此实康党之谣言。当时无为之辨白者，亦因使馆中人之偏见，又不能得真实之报告故也。彼实以全力阻止举国若狂之拳匪，用尽方法以劝阻皇族，免铸大错，不可为无功。综慈禧听政五十余年以观，有治世之能，而又赤心报国者，仅曾国藩一人。自此以往，则不得不推荣禄。当满洲皇族盲于大计，倒行逆施，既暴且弱之时，荣禄之先见及勇毅，实大有补救于国家也。由其柄国之日，以至辞世之年（1903），吾等观其所为，实乃慈禧最忠之臣，亦为最有识解之参谋。而慈禧之能知人，亦藉以见也。当光绪二十六年拳匪乱时，太后惑于声势之盛及亲贵之附和，复由一己之迷信及希望，漫允端、刚诸人之请，侵夺荣之职权，殆使之无发展之余地。然太后以一时蒙懂，铸此大错，其后仍听荣禄之言，以拘救危局。当国事大败之日，朝廷已陷于危难之境，太后此时所倚恃者，惟荣禄一人。荣亦能尽忠以事太后，不怀贰心。太后初虽未信其言，至后乃服其先见，故中国事势现虽无定，而有一事则毫无疑义者，即吾人当永远纪念此明决勇敢之荣禄。其言行可法，无论中外之人，皆当一致。以前所待遇之感情，尚嫌过薄，不足称

其功也。当两宫西巡时，众集矢于荣禄之一身；回銮后，使馆中人颇冷视之。彼不知外间之误会，甚以为怒，曾语其近亲曰：“余当日竭尽全力以抵压拳匪，余毫不悔恨。但不解使馆人仇视冷遇之故，此事余不能无忿忿也。”有人曾记载其言曰：“吾庚子年之所为，非出于爱西人之故，实尽忠于太后及朝廷之故。”言虽如此，然其所为，既大有益于西人，则吾人称誉之亦不为过也。太后与荣禄商议处置维新党之事既久，荣禄主严办，谓非如此，则不足以保存满洲之国运及名誉。于是谭嗣同等六人，遂由刑部审问，荣禄亦承审。凡康党预谋太后之事，审问极详。在康有为寓中抄出文件甚多，凡其党之所谋，皆详载无遗。军机处乃据以定党人之死罪。彼等将谋害太后，已无疑义，群主速办。盖当时满、汉意见极深，若不速办，则其事愈引愈坏也。太后准军机之请，遂斩六人于市。彼等从容就死，观者甚众。复于杨锐处抄出皇帝与彼之信件，皆攻讦太后之语。又有杨锐一摺，参太后罪恶数端，并及太后私事，罗列多人，荣禄亦与焉，余皆显要之人。摺后有帝朱批。此事南方广州等处人编为歌谣，以为嘲笑。太后见帝朱批，知帝参预隐谋，遂决计断绝帝与新党之关系。据太后之人所言如此，其事亦可异也。杀六人之旨，乃太后亲笔，荣禄助之，但其名仍出于皇帝。此谕以朱笔书之，以示重要，谕云：

近因时事多艰，朝廷孜孜图治，力求变法自强。凡所设施，无非为宗社生民之计。朕忧勤宵旰，每切兢兢，乃不意主事康有为，首倡邪说，惑世诬民，而宵小之徒，群相附和，乘变法之际，隐行其乱法之谋，包藏祸心，潜图不轨。前日竟有纠约乱党，谋围颐和园，劫制皇太后，陷害朕躬之事。幸经觉察，立破奸谋。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，言“保中国不保大清”，

其悖逆情形，实堪发指。朕恭奉慈闱，力崇孝治，此中外臣民所共知。康有为学术乖僻，其平日著述，无非离经畔道、非圣无法之言。前因讲求时务，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，旋令赴上海办理官报局，乃竟逗遛辇下，构煽阴谋。若非赖祖宗默佑，洞烛几先，其事何堪设想！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，现已在逃。著各省督抚，一体严拿惩办。康有为之弟康广仁，及御史杨深秀，军机章京谭嗣同、林旭、杨锐、刘光第等，实与康有为结党，隐图煽惑。杨锐等每于召见时，欺蒙狂悖，密保匪人，实属同恶相济，罪大恶极。前经将各该犯革职，拿交刑部讯究。旋有人奏：若稽时日，恐有中变。朕熟思审处，该犯等情节较重，难逃法网。倘语多牵涉，恐致株累，是以未俟覆奏，即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速行正法。此事为非常之变，附和奸党，均已明正典刑。康有为首创逆谋，罪恶贯盈，谅亦难逃显戮。现在罪案已定，允宜宣示天下，俾众咸知。我朝以礼教立国，如康有为之大逆不道，人神所共愤，即为覆载所不容。鹰鹯之逐，人有同心。至被其诱惑，甘心附从者，党类尚繁，朝廷亦皆察悉。朕心存宽大，业经明降谕旨，概不深究株连。嗣后大小臣工，务当以康有为为炯戒，力扶名教，共济时艰，所有一切自强新政，胥关国计民生，不特已有者，亟应实力举行。即尚未兴办者，亦当次第推广，于以挽回积习，渐臻上理，朕实有厚望焉。将此通谕知之。

此谕实后党所拟，而名义则由帝出者。太后既惩办新党后，拟行幸天津，视察租界情形，兼事游览。荣禄力谏，言党事初定，不宜轻动，恐有危险。太后允之，下谕收回前旨，并颁赏于北洋军队。盖当时直隶正竭力整顿陆军，训练颇勤也。荣禄入京后，直督以裕禄补授。其人极顽固，太后甚信任之。昏庸

乖戾，不明事理。其后天津拳匪之乱，实所酿成，其去荣禄甚远矣。西人之论如此，尚不失荣禄之实际。盖荣禄固不得不谓之有用人物也。

袁世凯既背帝求荣，帝一生之命运，即由于彼之掌中。故帝崩时，遗诏嘱其弟醇王复仇。醇王子既立为宣统帝，己为摄政王，复仇之权大足施展。于是立罢袁世凯职，以足疾令其家居，卒未能明正其罪而翦除之也。不三年，革命军起，仍起袁为内阁总理。于是得乘时际运，由临时总统而正式总统。又至妄希非分，背叛共和，而洪宪帝制发生矣，然卒以是身死名裂。迹袁之一生，盛蓄野心，而手术足以济之。其深谋积虑，宠辱不惊之态度，实师荣禄，而野心勃勃，则又过之。予别撰《袁氏外纪》及《洪宪小史》二书详之。

○控鹤珍闻 十则

予友著《濛汜室随笔》，记同治帝遗诏立载澍，李高阳负恩事甚详，颇与外间所传帝崩时景象有异。先是，同治帝将立皇后，召满蒙诸大臣女入宫备选。西太后独喜侍郎凤秀女，欲以中宫处之。凤女虽艳秀绝侪辈，而举止殊轻佻，孝贞及同治帝皆不喜之。侍郎崇绮女，年稍稚于凤女，貌亦较逊，而雍容端雅，望而知为有德量者。孝贞深喜之，密询帝意安属，以崇绮女对，册立中宫之意遂定。顾西太后独深恶之。穆皇后气度端凝，不苟言笑，穆宗始终敬礼之。宫中无事，尝举唐诗问后，后背诵如流，上益喜，故伉俪甚笃，燕居时曾无褻狎语。西太后以穆宗之敬后而薄凤女也，益忿怒。每后入见，未尝假以词

色，浸而母子间亦乖违矣。后乃禁穆宗不许入后宫，欲令凤女专夕。顾穆宗亦不愿常至凤女宫，遂终岁独居。有时侘傺无聊，宫监辈乃导上为微行，往往步出南城，作狭斜游。上辄自称江西拔贡陈某，与毛文达昶熙相遇于某酒馆中。上微笑点首，文达色变趋出，亟告步军统领某，以勇士十余人密随左右。上数日后见文达，犹责其多事。其后以痘疾，竟致不起，人传为花柳病者，实非也。清宫禁故事，天子欲行幸诸妃嫔，必先由皇后传谕某妃嫔，饬令伺候，然后大驾始前往。谕必钤皇后玺，若未传谕，或有谕而未钤玺，大驾虽至，诸妃嫔得拒而弗纳，此盖沿明制。明世宗自杨金英谋叛后，始为此制，以防不测也。穆宗患痘，已稍愈矣，忽欲往慧妃宫中——慧妃者，凤女也——后不可，上固求之，至长跪不起。后念凤女为西太后所欢，苟坚持，他日必谮我为妒，此非美名，乃不得已，钤玺传谕，上始欣然往。次晨，遽变症，召御医入视，曰：“疾不可为矣。”后闻之大悔。其后之决计身殉，固由西太后之凌虐，然亦未始不缘于此。穆宗疾大渐，一日，命单召军机大臣侍郎李鸿藻入见。鸿藻至，上即命启帘召之入。时后方侍榻侧，欲起引避。上止之曰：“毋须，师傅系先帝老臣，汝乃门生媳妇。吾方有要言，何必引避耶？”鸿藻入，见后在侧，急免冠伏地上。上曰：“师傅快起，此时岂讲礼节时耶？”因执鸿藻手曰：“朕疾不起矣。”鸿藻失声哭，后亦哭。上又止之曰：“此非哭时。”因顾后曰：“朕倘不讳，必立嗣子。汝果属意何人？可速言之。”后对曰：“国赖长君，我实不愿居太后之虚，名拥委裘之幼子，而貽宗社以实祸。”上莞尔曰：“汝知此义，吾无忧矣。”乃与鸿藻谋，以贝勒载澍入承大统，且口授遗诏，令鸿藻于御榻侧书之，凡千余言，所以防西太后者甚至。书诏成，上阅之，犹谓鸿藻曰：“甚妥善。师傅且休息，明日或犹得一

见也。”鸿藻既出宫，战栗无人色，即驰往西太后宫，请急对。西太后召之入见，出诏草袖中以进。西太后阅毕，怒不可遏，立碎其纸，掷之地，叱鸿藻出。旋命尽断医药饮膳，不许入乾清宫，移时报上崩矣。载澍后来得祸，此亦一大原因也。尝谓高阳此举颇类唐裴炎之卖中宗。然中宗惑于艳妻，竟有以天下与后父之愤言。炎直言不获见听，激而为废昏立明之举，犹是人情之所有。然不旋踵而伏尸都市，妻子流徙。高阳则身受穆宗殊遇，岂中宗之于炎可比。而顾缩朒畏葸，不恤负故君以媚牝朝，乃竟以此策殊勋，蒙上赏，晋位正卿，旋参揆席，虽中途蹉跌，罢政柄，就闲地，而恩礼始终勿替，死后犹获上谥。以视裴炎，何祸福之不相同耶！天道无知，岂不信哉？此事关系觉罗氏兴亡大局者甚重，不佞闻之丹徒马眉叔，马客李文忠幕，固亲得之文忠者也。

宫中多秘药，其奇诞有出人意表者，不独前记之刘监所受毒药已也。咸丰中，贵阳丁文诚官翰林。一日，上疏言军事，上大嘉赏，特命召见。上方驻蹕圆明园，文诚于黎明诣朝房，候叫起。时六月初旬，天气甚热。丁方御葛衫袍褂，独坐小屋内。忽顾见室隅一小几，几上置玻璃盘一，中贮马乳薄桃十数颗，极肥硕，异于常种，翠色如新搦者。私讶六月初旬，外间蒲桃结实才如豆耳，安得有此鲜熟者？方渴甚，遂试取一枚食之，觉甘香夔异常品，因复食二三枚。俄顷腹中有异征，觉热如炽炭，阳道忽暴长，俄至尺许，坚不可屈，乃大惊。顾上已升殿，第一起入见已良久，次即及己。无如何，则仆地抱腹，宛转号痛，内侍惊入视之，问所患，诡对以痧症骤发，腹痛欲裂，不能起立。内侍不得已，即令人掖以出。然尚不敢起立，并不敢仰卧。其从者以板至，侧身睡其上，异归海淀一友人家

中。友故内务府司官，习知宫内事。询所苦，文诚命屏左右，私语之故，友曰：“此媚药之最烈者。禁中蓄媚药数十种，以此为第一。即奄人服之，亦可骤生人道，与妇人交，药力驰则复其初。此必内监窃出，未及藏度，而君误食之尔，然亦殆矣。”急延医诊视，困卧十余日始起。

友某，满洲旧族也，一日语予：“欲观古画乎？”予欣然诣其第，茗谈良久，殊无出画意。予不能耐，亟请焉。友笑曰：“此岂可轻易取出者？子当少安毋躁，俟老人睡，始可出。”所谓老人者，盖其父也。予唯唯不之异，想其父宝此画甚，吝示人耳。又久之，延予晚膳讫，纵谈他事。至夜分，予将告归矣，乃命仆覘太爷安寝否。仆报已寝，友始入，良久，捧一古锦匣出。什袭珍重，异于寻常。及出，则册页也。突翻视，不觉失声，盖所绘者满园春色，公然为妙肖之秘戏图。图凡十六叶，备极淫 某诸态。而其男子，则皆为一伟丈夫，须眉生动，十六叶无毫发殊异。女则丰癯颀短，无一不备。装潢精美，确系内府藏本。予舌舐神悚，不知曷以有此。友乃指画低语曰：“此伟男即清高宗圣容也。”

慈禧最爱华美奢侈，故不得不焚财黷货。其时宫中贿赂风行，为历史所罕见。皇帝每问安一次，内监必索贿五十金，后妃以次各有差。宫眷侍奉太后，亦必有孝敬，始得安其身，否则饱受凌虐，复不许告退。家素丰辄苦于津贴，贫瘠者更因以致命。若近侍臣，以至外省督抚、司道等有进献者，或赐膳观剧，悉应纳金，等级至繁，有多至十余万者，称为宫门费。清介无积蓄者每不屑为，则亦因之失慈眷。南书房翰林，本内廷文学供奉，俸入至清苦，且为翰林高选。凡遇宫廷赏赉词翰及

代拟应奉文字，内侍传旨缴进，则文件与贿赂偕往。经手内监知有获，始允进呈，即邀御赏，否即沈没其物，恩眷亦渐疏焉。又每遇太后、帝之生辰及三节朝贺，王大臣及外省督抚，例进如意，或贡珍物，由内务府内监递进。其过手费辄万金或数千金不等，至少亦数百金。闻甲午岁刚毅运动入枢垣，制铁花屏风十二面进御。时中外馈献多，太后懒于遍阅，辄命内监照收而已。而刚毅必欲太后赏阅，贿近侍数万金，因置屏风于宫中御道侧。道驾过，内侍奏：“刚毅进屏风铁花殊精奇，老佛爷曾赏览否？”后颔之，命置寝宫，自此眷遇益隆。又商约大臣盛宣怀入为邮部侍郎，进江南贡缎及金银器皿等，宫门费至十万金云。故内侍等无不称颂盛宫保者，慈眷之隆，正由于此。又闻内侍婪贿，李莲英为之魁，须独取十之七，其三成分给各内竖。则皆其党也，不敢有异言。光绪帝之内监，则类多清苦异常，宫中有“冷皇帝、热太后”之暗号。综计李之家财，于庚子后八年中所得者，约有二百万金镑。盖其先颐和园修造时侵蚀之费，尚不在内也。而慈禧所自积之镪，始终未悉其确数，或言计共二百兆两。盖彼雅喜囤积，外无发放，故无人知其婪贿之总数。惟亲信内宦掌之，其人则李莲英。是讳莫如深，自难窥其底蕴。庚子联军之入都也，日本由大沽拔帜先登，首据颐和园，以保护为名。盖踵庚申英法联军故事：圆明园宝藏，悉为二国所获，分三等收取。高等归献国王，次由各军官、军士分得，最次则左近无赖贫民得之。除宝藏勿计外，实装载马蹄银三轮船有半。各邦起而责难，仅斥一小军官，而银遂尽入于东京之国库矣。十数年来，日本胜俄与扩张海军等费，实以此款为之主，而二百兆赔款为之辅耗矣。哀哉！中国之财，丧于牝朝也。闻宫中金库悉储金，戊子岁已有八巨椟之富。后属谁氏之手，虽不可知，然李莲英实其大蠹也。隆裕时所受贿赂，

虽无慈禧之多，而亦不甚清淡。据知其中秘者，皆言隆裕喜发放生息，与慈禧异。然此亦可见财源之日促矣。隆裕倚滇中妇人缪素筠为左右手，缪供奉如意馆垂三十年，工绘事，亦慈禧旧人也。缪为发放各票庄银行生息，然不得裕数，但知缪经手而已。庚戌岁盛宣怀入都，人皆觊得邮传部尚书，实因载泽之招致。载泽妻桂祥女，隆裕之妹也，与宫闱有密切关系，遂以九千六百万两托盛向外国某银行存放，而以盛为经理人，出纳皆主盛。溥仪既退位，闻洋行有倒账之说，否则盛亦发钜财。盛本狡狴，诚伪难必。滋可叹也。

李莲英于拳匪盛时，气焰张甚。及联军入京，两宫西幸，太后时时怨詈，气稍衰。又遇岑西林之摧折，几有一落千丈之势。然小人之技，以阴柔含忍胜。不二月，岑出于外，莲英之宠用如故，且加炽焉。于是大肆其婪贿之伎俩。在西安行宫时，有时召见大臣，李胆敢不传太后之谕，直说自己“累了，今天公事多得很。”大臣莫敢谁何，太后亦不知也。南方诸省进呈贡物，皆先送李总管处，奇珍异宝，积如山丘。其贡银者，太后取其半，李取五分之一，余交荣禄为发饷之用。此际因无宫禁规制及亲王大臣等之纠察，李权益膨胀。故李意不愿回銮，且恐使馆所开罪魁名单，将己列入，回銮后即如瓮中捉鳖，此亦阻挠回銮之大原因也。时令其心腹内监蔡姓者，探京中消息，每日必报。后得庆王函，知李名不入罪魁，始不阻止回銮。可见慈禧之行止，亦为彼所主持矣。闻当日各省解银约五百余万，皆由李及其手下孙姓内监主管，抑勒婪索，无所不至。一日，湖北有解银至，皆系元宝。李命孙监秤之，谓成色不足，须补水。委员辨曰：“湖北元宝皆足色，不致有错。”孙监怒斥曰：“你解过几次贡银，知道什么？”委员惊惧，然仍争言不致

短少。孙监大怒曰：“吾知尔之意，必以为老佛爷之秤是膺鼎也。此尚可恕乎？”正持秤欲击之，太后闻之，走出，令孙监移银入内，亲平之曰：“予意近多走漏，故令太监覆视。免予受欺，无他意也。”委员懊丧而去，遇内务府大臣继禄，诉之，继曰：“我知尔已受苦。虽然，近日老佛爷防内监甚严，彼辈所望亦不奢，尔姑恕之。彼辈所蓄，殆已为拳匪劫尽矣。”委员不敢复言，太息而出。又粤东有进呈贡物二十四种，内监因勒索门包，退还九种。委员大惊，恐将来太后必责以走漏，不得不厚贿之，始允代呈。凡此弊窦，京中固常有之，而于西安行宫为尤甚。又内监多倾轧光绪帝以媚太后，常造种种谣言，以表褻帝之恶名。外间所传帝年虽壮，犹有童心，恒与内监捉迷藏为戏，见太后至，则退匿屋隅。或有时动怒，则如发狂，辄掷磁器投人，伤者累累。此等谣言，实皆莲英所编造也。回銮后，太后渐倾向新政，莲英亦见风使帆，变其旧说，自称赞成维新，于军机所定之预备立宪程序单，彼亦公然附和，可笑也。然其奸滑之意，辄露于词色，彼敢以太后之变法为戏谈，乃曰：“我们现在也成假洋鬼子了。”太后闻之，殊不怒而笑。妇人之见，诚不可解。后有两广督臣陶浚奏请裁减太监。莲英先知之，竟匿不上闻，直俟运动成熟，知太后决不允从，然后呈进。其把持之毒焰，可畏也若此。太后崩，莲英年已老，犹拥厚资，与士夫往来，富贵福泽兼之，历史上所罕有也。

光绪帝得痼疾，或云不男，故皇嗣终虚，然与珍妃感情甚挚，殆所谓非肉欲之爱欤？珍妃才色并茂，且有胆识，实女子中不可多得者。惜埋没宫闱，厄于牝朝孀主，不克尽其才，虽然，名已传矣。庚子之变，联军警信至，太后寅初即起，拟即西幸，身着蓝布服，如乡间农妇，且令改汉妇妆，梳髻如南人

饰。且叹且语曰：“不意有今日也。”命雇平民骡车三，召帝与妃嫔齐集。将行，珍妃昂然进曰：“皇帝一国之主，宜以社稷为重。太后可避难，皇帝不可不留京。”太后怒甚，视之以目，忽厉声顾命内监曰：“可沈彼于井。”内监即取毡裹妃，欲持去。皇帝哀痛已极，长跽恳求，谓：“彼年幼无知，幸太后恕其生命。”此时太后怒不可遏，曰：“速起，勿言。此时尚暇讲情理乎？彼必求死，不死反负彼。天下不孝之人，当知所戒。不见夫鸱鸢乎，养得羽毛丰满，即啄其母之眼，不杀何待？”盖此语明斥光绪帝戊戌之事也。又曰：“予亦不欲挈之行，途中见之生恨，若留此则拳众如蚁。彼年尚韶稚，倘遭污，莫如死之为愈。”内监知太后意已决，遂持毡裹推之宁寿宫外大井中。帝容忧戚，不敢哭也。及回銮，慈禧见大井，忽追念珍妃。时推妃入井之内监尚在，乃斥之曰：“予向言珍妃遭乱莫如死，惟必死珍妃，乃一时之感愤。今见尔，想见手推时之残忍，犹怦怦心动。”因谪此监于海子当苦差，人皆以为太后果仁慈也。其居心狡诈叵测如此。

庚子攻使馆未成，而拳民戕德使克林德，以致酿成大辱。今京师东城有石坊，巍然建于道中者，即此大辱之纪念碑也。当时不知戕者为何人，岂知竟有极风趣之奏闻，表明此主犯为何人者，而当日且为之表功。奇哉！当时京中都察院，亦万不可湔之拳匪罪魁也。闻都察院以此摺奏西安行在，留中未发抄，慈禧亦未加批。乃西安随扈之一官，得此奇趣之奏摺，即抄送上海各报登载云云。奏摺略曰：

日内有日本人所雇侦探，在日军领地当铺内查出一时表，上镌“克林德图记”。当铺主人言：此乃一满人名安海者所质，

其人住内城车店内。侦探名曰得洛，本族营定字第八队书记。查得此事，即报告于日人，立派人往车店内。以二三人先入内，立院中问曰：“安海在此住否？”有一人答曰：“予即安海。”乃立时拘去。审问之时，安海神志镇定，毫无畏惧。问官问曰：“德国公使是否为汝所杀？”安海答曰：“我奉长官命令，遇外国人即杀之。我本一兵，只知服从长官命令。有一日，我带领二三十人，在街巡逻，见一外国人坐轿而来。我立于旁，对准外国人放一枪，轿夫立时逃走。我将外国人拖出，已死。其胸前有一表，我即取之。同事者有得其手枪者，有得其金戒者。我万不料因此表犯案。但我因杀国仇而死，心中甚乐。汝等即杀予以偿命可也。”翻译又问曰：“你那天是否醉了？”安海笑答曰：“酒乃最好之物，我寻常每次可饮四五斤，但那天实未饮一杯。你怕我要倚酒希图减罪吗？”安海真一忠勇之人，侃侃不惧。观者皆为动容，觉中国军中尚有英雄也。次日，即交付德人，于克林德被杀之地杀之。臣等思此事，理当奏闻。安海为国而死，当邀皇太后、皇上之怜悯，加以荣典。谨此具奏。

此奏不知何人领衔，想都老爷之英名，亦可与安海争光也。此奏若在端、刚时代，定得传旨嘉奖。

回銮时之景象，有一部分为《泰晤士报》所登者，极有风趣。兹节润其词录之：

十二月三十一日晓，全宫抵正定府，护送者马队一营，官员、太监甚众，行李箱件等载有三千乘之多。一时旅馆宿屋难容，从人至露宿。而天寒在冰点两度下，行人嗟叹，瑟缩流涕，

下级官亦几无栖身之所。忽火起于行宫旁之厩中，幸即扑灭。一月三日启行，从人皆有无色。盖各怀归志，不愿居此受苦也。凡扈驾之王公、官吏，仆仆于冻裂不平之路中，状至凄惨。而太后、帝妃、总管太监等，所行之路则不同。由西安至此，路皆碾以细泥，砥平鉴发，时刷以帚。铺路金每码（二尺五）需费墨银五十圆。平时道荒不治，至此穷极铺张，皆旧习之缺点也。然非此不足以表示专制国体之尊严。时太后自定九时半开车，盖太后最信吉凶，每行动必选择时日。且于家常琐细事，躬亲检量，绝不烦厌，虽执国权四十年，斯事不废，盖天性然也。时京汉路之特别车，已由公司定妥，帝、后于七时半即至站。太后至，帝、后皆跪接。太后见为时尚早，乃查点行李及接见官员，并接见洋员。太后甚奖洋员之周到。故事：帝后行程多秘密，不许参观。此次乘坐火车为破例，乃亦破例任人参观，盖亦开通变更之兆也。九时半启行，凡列车二十一辆，其次序则首为货车九辆，又有载仆役、骡轿等之车，又次为铁路办事人之车，再次则头等车二辆，坐王公大臣，次即皇帝之特别车，又次坐荣禄、袁世凯、宋庆、鹿传霖、岑春煊及内务府诸人，又次即太后之特别车，又次为皇后、妃嫔等之特别车，又二等车二辆，坐侍从太监等，又头等车一辆，坐总管李莲英，最后为杰多第之事务车。时铁路总理为盛宣怀，其办特别车，费殊不赀。太后及帝、后之车，皆以华丽新奇之黄缎装饰之，各有宝座、睡榻、军机厅等。各妃嫔皆备有极厚之帘幕，思想可谓周到，实则各妃嫔皆愿眺览景物，此等帘幕亦不大用之也。太后极迷信，钦天监谓：“择定正月七日下午二钟到京。”太后遂嘱杰多第，必须于此时辰到永定门，极为紧要，屡嘱不已。于是杰请示保定府开车，必在七时，太后许之。六钟已到车站，从人等之早更可知。顾天气极寒凛，夜景奇丽，人马战栗，绝

妙晓行图也。诸臣以头等车止一辆，拥挤不舒，拟加挂一辆，太后不许，遂止。然太后仍亲到车内观察，问诸人安适否，众皆称安。上午十一点半到丰台，太后大喜，但仍以到京时刻为念，时以己之表对铁路之钟。杰多第于此地辞太后下车，太后甚赞其办理妥当。此第一次坐火车，极为满意，言日后当再乘之。又言：“芦汉通车行正式开车礼时，当亲临观之。”赏洋五千元以酬铁路执事华、洋诸人之劳，奖杰多第以双龙宝星。占者言太后当于马家堡下车，且可遵祖宗遗制。故日中太后即下车，由永定门坐轿进城。一路繁华，然不胜今昔之感也。当太后下车时，停车场有极大之篷，装饰美丽，中有金漆宝座，以备迎接两宫之用。京内大员数百人，候立此地；另有一特别处，款待西人。车且至，远望三十余辆长列车渐近车站中。由车中一窗得见太后圣容，正察看周围之情形。在太后旁者，则皇后、妃嫔及总管太监李莲英。诸臣见太后已到，皆跪地上，西人则皆脱帽。第一人先下车者为李莲英，即往检点随带各省贡物，箱包积如山陵。既而皇帝亦下，体貌颇健。太后目之，即匆匆上轿而行。虽有百官在旁，并不接见一语。皇帝即行，太后始出，立于车端之台上，小语云：“此间乃多外人。”略举手答礼。庆王趋请圣安，王文韶后随。庆请太后发舆，太后止之曰：“且缓。”立众中约五分钟，时精神颇矍铄。李莲英将箱件清单呈上，太后细视一周，复交于李。其所以不即登舆者，盖为此也。旋允直督袁世凯之请，带铁路洋总管进见。太后谢其一路料量之妥善。洋总管退，太后始升舆，舆旁有一太监随行，指点沿途景物。太后注视，道逢外人，太监呼曰：“老佛爷快看洋鬼子。”太后微笑不语。过南城，直入前门，至所谓关帝庙者，下舆入内拈香。太后跪于神前，有道士数人赞礼。时正阳门楼上立西人颇夥，下视院中，历历可睹。太后仰

见之，俯首而笑，遂登輿直入大内。到万寿宫，确系下午二点钟也。亟命太监掘视前所埋藏之金宝，幸未移动。太后甚喜。因念珍妃死节，谕赐以身后之荣。盖一则危而复安，亟思收拾人心。一则迷信之念，恐灵魂为祟，欲有以抚慰之也。谕中称其德性节烈，因不能随扈，遂自尽以死，不愿见京城之破、宗庙之辱云云。即赐位号，升位一级。嗟乎！太后殆思晚盖哉，与其注意新政同一用意也。

太后性奢靡，而实则不喜挥霍。西人记载，俱言其西幸以前，宁寿宫所藏之金银，约有十六兆两，而在西安及太原所收，当亦不下此数，或更多也。最奇者，至老而容色不衰，惟面略苍润，绝无皱纹，或疑其有驻颜术，自谓常服牛乳所致。所服牛乳，常浓厚凝结成酪，食量甚佳。侍者辄攻其多面首，得采补术，如夏姬之鸡皮三少。然宫闱事移，殊鲜佐证。要之得天独厚，颐养佳良，非寻常妇女可比也。性最爱装饰，虽至六十岁后，犹似少妇凝妆，一肌一鬓，一花一粉，不肯丝毫苟同。昔小青病剧，犹起理妆，谓不可我生有一日不修洁其容。其人云“一生爱好是天然”，太后殆同此情性也。故每日时间之费于妆台者，约需十之四。晨起及午睡后或晚膳后，夏暑则浴后，浴又不一其时，凡此皆对镜匀面，理鬓薰衣，贴花钿，插玉搔头之时也。其衣饰之奇丽，每日必易数次。织工绣法及颜色支配，备极精妙，必令于意适合，无一毫之缺憾。而珠宝钻翠等之饰物，不下数千种，价值不可胜计。四方珍异之供取携者，即穷人间之所有，而复能出其心思作用。俾配合穿插，动如人意，真可谓天之骄女矣。予友尝给事宫园，某日传见，瞥觐太后首戴牡丹一朵，淡粉轻烟，其巨如盏，与其红润丰腴之颜色相映带，不觉目眩神悚，急敛抑神志，不复敢仰视矣。呜呼！

天生尤物，古人岂欺我哉！晚年嗜吸鸦片，面稍苍白。但不多吸，每晚事毕，以为消遣之具耳。故其后下禁烟谕旨，谓年过六十之吸烟者，则可宽恕，此即推己及人，以为鸦片足为老年消闲娱乐之品而已。或云，太后暮岁，尚不忘房中术，藉鸦片以鼓练精神，此则非予之所敢断也。

慈禧于戊戌后，憾光绪帝不已，虽不遽事废立，而实际上待之如隶囚，未尝假以词色，然又一步不许自由，须处处随太后行止，俨然一软禁之重犯也。即如颐和园之居住，皇帝所居之室，虽与太后接近，而使绕道而过，又不使彼可自由出入。且皇后所居，亦与帝居隔绝，防闲之法，如此周密，诚可叹也。试观德菱所记清宫事实，太后之于帝，可知其切齿腐心。谓太后虽喜悦，一见帝至，即面色冰冷，绝无笑容；而帝亦于平时活泼，至太后前，则直如童 矣。噫！母子如此，洵败征也。德菱谓：每朝见皇帝，有暇时，必问予英文，所知甚多。余见皇帝，亦有兴味，惟一至太后面前，则仪容肃默，或有时如一呆子；若一离开，俨然又是一人，盖嬉戏玩笑，俱如常也。予从前闻人言皇帝无智识，不说话。余今日日见之，始知不然。予以为帝在中国，实聪明有智识之人，且脑力极足，必能做事，但惜无机会用之耳。外间每有多人问余：“帝究有知识勇气否？”此问者系不知中国礼法之严，人子敬从父母之规矩，帝亦为此礼法所拘束，故不能丝毫发展耳。子曾与帝长谈，渐知彼实一聪明人，且颇具坚忍之毅力，惟一生境遇不佳，心中因之郁闷。又幼小之时，即身体孱弱。尝语予读书不多，但性情相近，乃天生一种音乐家，无论何种乐器，稍学即能。最爱批阿娜，常命余指点。正殿中置有极大之批阿娜数器，常供练习。又爱外国歌调，予教旁以华尔子简调，帝鼓之甚佳。久之，乃

觉皇帝实一好伴。帝亦深信余为人，常告以苦楚，讲西方之文明，予乃惊其事事皆知也。又云：己之志愿，欲求中国之发达。又爱百姓，各地方有水旱灾等事，则忧形于色。外间谣言谓帝如何暴虐，皆不足据，此必太监等之伪造也。予未入宫时闻此言，既入宫，见帝殊非所闻之状。帝待太监亦甚好，惟上下之分极严，帝不与太监说话时，则不许开口，又不听太监之谗言。予在宫中久，乃知此等太监之极坏也。观此一节，则知帝之无能为役，皆慈禧积威使之然耳。太史公所谓“猛虎在柙，俯首贴耳”也。昔尝谓清制以礼节跪拜困天下奇才，今太后亦以礼节跪拜困大有作为之嗣皇帝耳。毒哉，女祸！

○瀛台起居注 五则

瀛台为南海子中一小岛，三面临湖，一面有桥可通出入。当戊戌政变事泄后，太后即诱帝至其处，谓：“赦尔一命，可居此中，不得与闻外事。”一面派心腹侍卫，严密防守，凡一举一动，俱有人报告于太后。且最酷者，虽实际上与以幽禁，仍每日须用其木偶之身，使之临朝，召见臣工，其苦正逾锢闭独处者百倍。因既置之大廷广厦之上，则声音笑貌，无一而可也。维时帝乃如颠如 矣，如聋如哑，人亦以颠 矣聋哑目之，谓帝果无统治之才而已。八月八日，大集朝臣，帝向太后行三跪九叩礼，恳请太后训政，此皆逼迫而为之，帝欲保其生命，则不得不屈从民。帝盖自幼孱弱，胆力不足，内虽明白，终不敢出以冒险。且一次失败，则神丧胆裂，视天下事皆可畏之境，太后如虎如狼，宁自屈抑，勿撄其锋，所谓达心而懦者是。是日下午，荣禄以兵一队，护送帝往月坛致祷，自是帝遂成一高

等之祭司。《传》曰：“政由宁氏，祭则寡人。”帝之谓欤？慈禧又恐舆论讥其残忍，乃令太监于茶店中播为风说，传帝种种昏庸不道、无端迷信西法，谋杀太后，舆论乃翕然以帝为非，以太后之再训政为是，外人使馆中亦信是说，帝遂益处于孤立地位矣。帝于一身外，虽皇后不敢与之道一密切语，何况他人？故此小岛中之日月，虽玉步未改，宫庭如故，左右侍奉之尊严，表面丝毫未损，而实则无形之独夫、高贵之流囚而已，较之鲁宾孙之寂处孤岛，精神上之苦痛，突过百倍。异哉！此众叛亲离之皇帝，绝非才德之问题，而权利之问题也，顾其时外人亦腾一种强硬之抗论，为太后之箝制，为帝之生命苟不保，外国政府必起干涉，太后颇以为恨。此即端、刚崇信拳匪之言，所由乘间而入也。未几，太后乃以帝病诏告中外，一方面延请名医以证实其事，亦弥缝再起训政之一术耳。

慈禧以帝名义降谕，谓“自四月以来，朕即觉违和，至今日病势未能轻减”云云，各省乃纷纷应诏求医。江苏巡抚乃送名医陈莲舫入都。陈到京后数日，即由军机处带领上殿。叩称毕，跪于下，太后与皇帝对坐，中置一矮几，皇帝面苍白不华，有倦容，头似发热，喉间有疮，形容瘦弱，鼻如鹰钩，据陈意，颇类一西人。太后威仪严整，一望而知为有权力之人，似极以皇帝之病为虑，小心看护，貌若慈母。故事：医官不得问病，太后乃代述病状，皇帝时时颌首，或说一二字以证实之。殿庭之上，惟闻太后语音。陈则以目视地，不敢仰首。闻太后命诊脉，陈始举手切帝脉，身仍跪地上。据言实茫然未知脉象，虚以手按之而已。诊毕，太后又接述病情，言帝舌苔若何，口中、喉中生疮若何，但既不能亲视，则亦姑妄听之而已。太后语毕，陈遂叩头谢恩而退。又以病案及其治理调护之法上呈军机处，

转奏于帝。陈所开案，先言帝之气体热度等，又述呼吸器病已十余年，又言发热则由于身虚心劳之故。方药则系饮片数种，及调养身心之故，亦不知皇帝果服与否也，陈既以年迈，不甘受拜跪之苦，且如此诊治，毫无把握，乃急欲出京回籍。惟官差重大，不得进退自由。后以法行贿于太监，自陈年老多病，不能留京之故，太后亦不问也。盖当时各省延医甚多，留京者尚有十余人，去一陈未必动宫庭之疑。但不行贿，则内监等势将挑拨，令太后动问，则恐生变耳。故陈知其窍，行贿而免，决无后患也。是时，慈禧实有废立之意，风示各省督抚，使之赞同。而两江刘坤一、两湖张之洞，皆上奏反对其事。上海公民推经元善为领袖，上书激切言不可废立之事。太后震怒，命捕经治罪，经逃之律门以免。慈禧又以帝名义降谕，罢免新政，谕谓：

朝廷振兴商务，筹办一切新政，原为当此时局，冀为国家图富强，为吾民筹生计，并非好为变法，弃旧如遗，此朕不得已之苦衷，当为臣民所共谅。乃体察近日民情，颇觉惶惑。总缘有司奉行不善，未能仰体朕意，以致无识之徒妄相揣测，议论纷腾。即如裁并官缺一事，本为淘汰冗员，而外间不察，遂有以大更制度为请者。举此类推，将以讹传讹，伊于胡底。若不开诚宣示，诚恐胥动浮言，民气因之不靖，殊失朕力图自强之本意。所有现行新政中裁撤之詹事府等衙门，原议将应办之事，分别归并以省繁冗。现在详察情形，此减彼增，转多周折，不若悉仍其旧，著将詹事府、通政使、大理寺、光禄寺、鸿臚寺等衙门，照常设立，毋庸裁并。共各省应行裁并局所冗员，仍著各督抚认真裁汰。至开办《时务官报》，及准令士民上书，原以寓明目达聪之用。惟现在朝廷广开言路，内外臣工条陈时

政者，言苟可采，无不立见施行。而章奏竞进，辄多摭拾浮词，雷同附和，甚至语涉荒诞，殊多庞杂，嗣后凡有言责之员，自当各抒说论，以达民隐而宣国是。其余不应奏事人员，概不准擅递封章，以符定制。《时务官报》无裨政体，徒惑人心，并著即行裁撤。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，除京师及各省会业已次第兴办外，其各府、州、县议设之小学堂，著该地方察酌情形，听民自便。其各省祠庙不在祀典者，苟非淫祀，一仍其旧，毋庸改为学堂，致于民情不便。此外业经议行及现在交议各事，如通商惠工，重农育材，以及修武备、浚利源，实系有关国计民生者，亟当切实次第举行；其无裨时政而有碍治体者，均毋庸置议，著六部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详加核议，据实奏明，分别办理。方今时势艰难，一切兴革事宜，总须斟酌尽善，期于毫无流弊。朕执两用中，不存成见；大小臣工等，务当善体朕心，共矢公忠，实事求是，以副朝廷励精图治、不厌求详之至意。将此通谕知之。于是帝所经营百日间之新政，一切推翻，而凄凉寂寞之小岛中，黯然无色矣。

瀛台本为帝、后避暑之所。戊戌政变后，太后驱帝于此，无分冬夏皆居之。每日朝罢，即赐一藤椅，置台中，令帝据其上，中宫及妃嫔皆隔绝，不许通闻问。苟离藤椅，则左右监视之太监必报知。若动笔墨及阅视书籍，尤悬为厉禁。帝遂借痴騷孩气以自韬晦。一日，帝见海子中水鸟飞翔，伫立良久，忽顾命太监，欲得弹弓取中，以为消遣取乐地。盖内监中恒有此器，帝国见之熟也。一小内监不知利害，闻帝有命，欣然往室中取出以授帝。帝援弓发丸，果得中二小鸟。正娱乐间，不知已有他监报于太后，太后命监问讯：“孰敢以弹弓献帝，导为淫乐？”小内监闻之，色变，知不免，乃自投于海子中以死。

太后闻之，犹罚其他监视者数人，或笞或苦差，无一免者。自是，帝有所命，内监充耳不闻矣。

日本某军官，庚子联军入京时，曾任军事驻京数月者也。自言管领乾清宫一带地，捕获一内监，拘禁之，询以连年太后代帝情状，能举一事者，予以银币一枚，否则杀无赦。内监乃曰：“宫内承值，向分班次，数月或数日一易，予辈固不能常在帝后之侧也，故予自戊戌冬季至己亥秋间，仅入值五次。又以位分卑，不能窥见个中真相。然有二事常映于脑中者，至今犹耿耿不忘。一日，大雪，太后方居慈宁宫，帝在瀛台，约日禺中时，太后忽命内监携狐裘一裘赐帝，谕曰：‘尔可为帝言：老佛爷念万岁爷寒冷，得此裘当温暖。今日虽大雪，正吉日也。此裘钮扣皆系金者，乞万岁爷注意。’又曰：‘下二语须续续言之。俟帝答何语，归以报予。’内监领命，以裘进，如太后旨。帝曰：‘吾知之。’内监仍续言不已，至于十数。帝怒曰：‘吾已知之，尔可归报太后：太后欲吾自死耶？此必不能也！朕得裘，方庆温暖。钮扣金则金耳，于朕何与？’某复命，太后闻之，色顿变，意不怡者累日，自是见上色愈厉，防闲愈密矣。此一事也。又一日，适为小除夕。宫中故事：例设汤团食之，以为吉祥。帝朝慈宁宫，后命以一盂赐帝，计五枚。帝食华，问：‘汤团佳乎？’答曰：‘佳。’后命再进五枚，又食尽，复令重进。帝蹙额曰：‘饱欲死，实不能食矣。’慈禧作色曰：‘予赐汝食，汝可违乎？汝既言佳，又安可不食？’帝勉强食尽，而不能下咽，乃窥太后面他向时，即尽吐于袖中。三碗既毕，复连进两碗。太后方因他事料量，不复赐与，帝均佯食。及回宫时，两袖累累皆汤团云。此又一事也。”

己亥冬，太后与左右密谋废立。意既定，遂先以溥携为穆宗嗣，谕军机草诏进。后在慈宁宫召帝入，以诏示之。盛气谓曰：“汝意若何？”帝叩首曰：“此素愿也。”太后曰：“汝既愿之，曷缮此诏，行将发布。”言已，命内侍以朱笔进，嘱帝照录一通。诏曰：

朕冲龄入承大统，仰承皇太后垂帘训政，殷勤教诲，钜细无遗。迨亲政后，正际时艰，亟思振奋图治，敬报慈恩，即以仰副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。乃自上年以来，气体违和，庶政殷繁，时虞丛脞。惟念宗社至重，前已吁恳皇太后训政。一年有余，朕躬总未康复，郊坛宗庙诸大祀不克亲行。值兹时事艰难。仰见深宫宵旰忧劳，不遑暇逸，抚躬循省，寢食难安。敬溯祖宗缔造之艰难，深恐勿克负荷。且入继之初，曾奉皇太后懿旨，俟朕生有皇子，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。统系所关，至为重大，忧思及此，无地自容，诸病何能望愈？用再叩恳圣慈，就近于宗室中慎简贤良，为穆宗毅皇帝立嗣，以为将来大统之界，再四恳求，始蒙俯允，以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俊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子，钦承懿旨，欣幸莫名，谨敬仰遵慈训，封载漪之子为皇子。将此通谕知之。此等伤心之文，为历史所仅见。谕中不独使自言甘心引退，且以其死刑明告于众，惨何如也！且又不得不谢圣母之恩。慈禧徒以一念之私，遂不惜加害于帝身，以期达其志，亦云忍矣。相传帝以朱笔勉录一过。色沮手颤，屡搁屡起，始能竣事。忽略血不止，几晕仆于地。后恻然曰：“汝宜保重。”盖此时后亦良心发现，不复能举其傲狠之盛气以临之。向之刘季述之幽唐昭宗，陈敬则之逼齐末帝，殆又有过，虽无属毛离里之亲，而名分上乃系母子，亦觉良心上太过不去。呜呼！忍哉！旋太后命内侍以藤椅至，亲为整理枕褥，扶令上

與，若不胜其慈爱者。此皆慈禧诡诈欺人之术，掩饰愚人耳目者。及帝既回瀛台，而太后之颜色复变矣。翌日，立嗣之诏遂下。

○老庆记公司 三则

庆王弈劬之贪婪庸恶，世皆知之，其卖官鬻爵之夥，至于不可胜数。人以其门如市也，戏称之为“老庆记公司”。上海各新闻纸之牋尾，无不以此为滑稽好题目。盖前此之亲王、贝勒入军机当国者，未尝有赃污贪墨如此之甚者也。初，庆王以辛丑和议成，大受慈眷，然实李文忠未竟之功，而王文韶为之助成，庆王可谓贪天之功矣。顾荣禄未死以前，庆王实绝无议政权；及荣禄死，太后环顾满人中，资格无出庆右者，遂命领袖军机，实则太后亦稔知庆之昏庸，远不及荣禄也。庆之政策无他谬巧，直以徇私婪贿为唯一伎俩，较之树党羽以图权势者，犹为未达一间。其所最喜者，多献礼物，拜为干儿，故门生、干儿满天下，然门生不如干儿之亲也。为干儿之中坚人物者，则为二陈。一陈夔龙，夔龙本许氏婿，其夫人幼即拜老庆为义父，故夔龙实以干婿兼领干儿之职衔者也。陈夫人事义父极孝，凡所贡献，罔不投其嗜好，且能先意承志，问暖嘘寒，老庆亦爱之如所生。陈夫人常居老庆邸中，累日不去，外间有传其常为老庆亲挂朝珠者。冬日寒洄，则先于胸前温之，或赠以律诗一首。结句有云：“百八牟尼亲手挂，朝回犹带乳花香。”亦趣闻也。夔龙督直时，每岁必致冰炭，敬数万，几去其所入之半，其他缎匹、食物、玩好等不计。老庆曾从容言：“尔亦太费心矣，以后还须省事为是。”夔龙则敬对曰：“儿婿区区之

忱，尚烦大人过虑，何以自安？以后求大人莫管此等琐事。”老庆莞然，盖默契于心也。夔龙无子，夫人妒，不许置姬侍。老庆怜之，欲赐以一婢，然恐女不愿，试询之。陈夫人果涕泣跪陈所苦，老庆遂不复过问，后一女死，丧仪糜费，逾于贵宦。老庆赐以冥器全副，凡第宅、车马、玩器俱备。最奇者，特延江南巧匠制一美男子、衣冠楚楚，翎顶辉煌，谓之鬼婿以配之，盖夔龙女尚未字人也。时庆之门如市，凡外省运动官缺，皆有价值等差。前门外某金店为之外府，而夔龙则其特别掮客也。御史江春霖骨鲠自矢，奋起参劾，中旨恶其诋毁大臣，罢职而去。都下争诵其文，釀资为之祖饯。江氏有诗纪老庆丑史，有云：“儿子弄璋爷弄瓦，寄生草对寄生花。”盖其时庆子贝勒载振亦受段芝贵者为干儿。段之年龄固长于振，群哄传以为异，而陈夫人小名某花者也。其一则为陈璧。璧未得邮部时，颇穷窘。然戚某在京中设金店，常出入庆邸，谓之曰：“子苟肯于此一费心思，吾必当全力相助。他日富贵，幸勿相忘可耳。”璧愿求导线，戚乃令璧主其家，渐媒介与邸中人游谈。一日，戚得东珠鼻烟壶数事，重宝也，乘间献之老庆。庆问价几何，戚言：“此某戚陈道某所献。”庆骇曰：“素昧生平，安可受之？”戚言：“彼与某爷交久，诚敬欲见老王爷，特未敢造次耳。”庆笑纳之，嘱暇日来。璧因入拜座下，备极谄媚。老庆大喜，璧因求为干儿，复假某戚金五万以献焉，老庆许之。于是由道藩一跃而入为侍郎，且邮部尚书矣。戚某遂攫得铁路局局长。璧有妾六人，其第五妾颇风格，喜读书谈时务，且好习外国语言。侄某者曾留学东瀛，年少美丰裁，学业优异。五妾慕之，时与谈论，求其指示，意甚殷拳。盖以智识相切磋，实毫无他意也。璧偶见之，不无猜疑。而仆某者，喜挑拨，为侄所斥，五妾亦恶之。仆因谮侄与妾于璧。璧恨甚，乃使仆人夜

杀侄而沈其尸于井。侄故供差陆军部，部僚乐与为友。忽数日不出，咸来问讯，家人答以不知，终莫明其究竟。同僚乃毕力探访，微闻其事，乃诉于法厅。时京师已试办检察厅。既起诉，正拟查究，会革命事起，璧避之天津，事几寝矣。民国既定，始有发其覆者，乃出尸于井，用法验之，系用刀杀毙，然后投之井中者。乃拘璧及五妾、仆人等研鞫之。时庆已失势，而璧因金钱之力，卒归罪于仆而已得释焉。闻庆居津门，璧辄避道而过，不一存问也。殆所谓利尽交疏，即真父子且或睽乖，况假父子耶？

庆于七十诞辰，大开祝典。省长官以下，及京中尚、侍以下，皆纳资为寿。庆阳戒其属勿收礼物，而阴则署一册籍，判礼之厚薄多寡为四级：一福字册，凡现金万金以上及礼物三万金以上者入之，另存其名手摺中。二禄字册，凡现金五千以上及礼物万金以上者入之。三寿字册，凡千金以上及礼物值三千金以上者入之。四喜字簿，凡现金百金以上及礼物值数百金者入之。其物不满百金者列为一册。寿言、诗文、屏幛、楹联，亦列册记之。闻所受现金计其总数，不下五十万，礼物不下百万云。然三日中自福晋以下所赌麻雀，统计输出之数，亦在三十万左右，其数良可惊矣。有四川候补道某者，粤人也，家本富豪，意在调署一海关道以为荣。盖其家人妇子之见地，俱以海关为有名誉之官缺，苟得之，胜于其他长官百倍。故某意务欲得之。闻庆王好货，苟满其欲壑，无不可如志，乃辇金二十万来京中祝嘏。先以现金十万为寿礼，而门包仆费亦去三万金。嗣又悉李莲英之能纳贿也，更遣人至粤，取二十万金来，悉数入宫。于是庆王之福字册上，某竟哀然居首。陈夔龙闻之，亟补送四万金，而已无及矣。盖夔龙先止送六万金也。诞日，庆

延某人，置酒奉为上宾，固素未谋面者，同寮亦无一人相识。振、耑闻其为囊家也，诱与博，一掷万金。顾某生长粤东，粤故赌窟，此事殊惯技，邸中人非其敌，某竟获博进十余万金。及去，同人耿耿有垂涎意。明日，某遣人馈振、耑等玩物数事，中有钻戒、珠壶、玉玦等，计其值，盖较博进者过数万金，众始服某之识机也。越日，某更约振、耑等宴于某所，珠围翠绕，穷极豪奢，一夕盖六千余金去。不半月，某果得瓠海关道。出京时，往庆邸辞行，献一四川邛州方竹杖，云：“可以扶老，以为纪念。”杖中空，有银券三万两云。庆于是喟然曰：“此诚可儿也。”

庆自革命后颓丧欲绝，宣统帝既宣告退位，彼声言必以老命殉国，实则口硬骨头酥耳。于是家人亲友，俱劝之出京，往居津门，闻其产寄顿外国银行者，约在三百万左右。于壬子正月十三日出京，系其亲家孙宝琦所力劝。庆初意尚欲老死宫门，而孙亲家则强令其家人捆载行李，雇揽大车，凌晨輶辘出正阳门而去。去未数时，而其诸子中历娶各种宝宝最有名之耑二爷，及在花柳界足与耑二爷相伯仲之隆五爷，竟率领大车数十辆，又某处国兵数名，直入老王之宅，分载财宝以去。到东交民巷某处停车，则各仿照梁山泊中之大秤分金银法，一一瓜分而散。惟时载耑常挟美妓往来京、津间。北京韩家潭中有庆余堂小班者，耑二爷夙游之地。班主曰：“牛皮阿大”，庞然大物，服御豪侈，总领八大胡同之风月，殆亦七十鸟中之亲贵也。二爷所结识之诸宝宝，多为牛皮阿大所拉之皮条。民国肇建，阿大虽已移其连络亲贵之手段，媚结新国人物，然有时尤不忘旧恩，谄事耑二爷甚至。凡耑二爷之来踪去迹，阿大特守秘密主义。然遇秘密侦探，则其秘密终须揭破。盖庆

余堂中有一名花曰“花艳红”者，实最后与才勇结不解缘者也。民国元年之秋，大总统命令：“镶红旗副都统载才勇，因病呈请开缺，着准其免职。”云云。此实民国成立后，老庆子姓之名字，得见于公文书中之第一次也。当日老庆记之两小老班，既将老主人之遗产实行民生主义以去，及老庆复归，则大观园中物事，遂已抄洗一空。其老家人如焦大、王善保、周瑞之流，乃告以琏二爷、珍大爷之所为。老庆叹息而言曰：“他们拿去，也就罢了。”神色阳阳如平常，绝不似好货寡人之口吻。于是乃有庆党之人物，为其主辩护曰：“可见庆王并不要钱，特汉人作坏，葬送之耳。”此人乃大守民族主义，汉人某君语之曰：“君言诚然，但譬之妓然。高抬身价之妓女，虽未出门拉客，而客自以金窟奉之。君宁得谓此妓不要钱耶？”庆既侨寓天津，实行其颐养主义。平常大抵聚福晋、格格等打麻雀，其底码大都收束，以百计而不以千计。闻一万元底，则久不义矣。每日饭后起，以四圈或八圈为度，完后则福晋等各散，乃自洗骨牌而打五关矣。

○倚翠偎红

晚清政界趣闻，实推庆邸二子为最。前所述者，略见一斑，然尚未及其正文，正文惟何？则振之杨翠喜案，而配以才勇之红宝宝是也。但振为惟一之翠，而才勇乃红不一红，好看煞人哉，此红红翠翠相映带也。初，振常往来京、津间，与外省官僚游宴，号称通达时务，名誉鹊起。盖振曾出使，贺英皇加冕，有《英轺日记》之著述，一时风头颇健。又年少好交游，群小趋附，公然以太原公子自居。有盐商王竹林者，工于谄媚，以

依附贝子之末光为荣，遂吮痈舐痔，无所不至。会北洋派中之末弁段某，怀挟运动之野心，思拜庆邸门下而无其由，时于冶游队中得晤此太原公子，因毕力拉拢，得遂其愿，乃竟以年长几倍之身，荫庇于美少年之宇下，而谓他人父。此犹不足，乃怜少父之无庶母，而物色风尘之外，得一色艺双绝之女伶以献之。于是曲意承欢，严君大悦，养子遂树高牙大纛，建旗鼓以独当方面矣。振本爱观剧，尤喜顿脱家风，见杨翠喜妖艳动人，偶露词色，其大养子遂以盐商之媒介，亲置此少父于尤物之房中，交情火热，自当贮以金屋。王竹林锐身自任，为之摒挡脱籍。于是香巢赌窟，一以贯之，迷此太原公子于温柔乡中，此间乐不思蜀矣。无何，鼓钟于宫，声闻于外，彼铁面无情之恶御史，不顾人家好梦，忽然大声疾呼起来，“吹皱一池春水，干卿底事”，都老爷诚不解事人哉。白简一声，春雷起蛰，中朝为大官顾惜名誉，不得不交查办。于是津门之三不管中，有一人来管起。此太原公子之东车站游兴，忽然为之打击，殆如“渔阳鼙鼓动地来，惊破霓裳羽衣曲”也。于是，全只纸老虎尽被铁御史触穿。外间物议沸腾，闹得老庆也动怒起来，说：“你是朝廷大臣，如何这样不顾面子？”振大爷不得已，把此事都推在盐商王竹林身上，轻轻将此位色艺双绝之尤物，也送给这大腹贾了。那大养子更不敢出头露面，好像一些没有关系的样子。于是朝廷所派查办之大员，按照常例覆命，恭恭敬敬呈上八大字，谓之：“事出有因，查无实据。”一天风雨，从此消灭。但可惜如火如荼之振大爷，竟免尚书之职而下台矣。哀哉！杨翠喜必自咎曰：“是妾命薄，害了公子。”呜呼！“门前冷落车马稀，老大嫁作商人妇。”竹林之幸，而翠喜之不幸也。

若夫才勇二爷之于红宝宝、苏宝宝则异是。今日八千金娶一名妓，明日一万金又娶一艳姬，予取予求，自适其适，绝无政治之臭味，或者于新闻纸中，讥其骄奢淫佚，咒诅老庆，以为悖入悖出之报，不知此乃村妇骂人口吻，于跌宕自喜之二爷，无毫末损也。后闻两宝宝不睦，竟闹出许多笑话来，以至二爷左右为难，乃遣之南下。异哉！终与振大爷之艳史同为一场春梦。彼由外铄，此则内溃。呜呼！女祸烈矣。或取某御史诗句，改窜成一联云：“儿自弄璋爷弄瓦，兄曾偎翠弟偎红。”一段佳话，归结有清二百六十余年之国祚，较之陈圆圆、寇白门、董小宛、顾横波辈，便宜多矣。虽然，今之红、翠尚在，试使一谈往事，必不胜其天宝宫人之感也。

○某福晋

自慈禧有致毒慈安之嫌疑，谈者皆谓与名伶杨月楼有关系，然究不知其确否。惟宣统之季，复有某福晋与小杨月楼私通，偕往汉口漫游之怪剧。初，某福晋好观剧，而尤好小杨月楼之剧。以杨月楼有父风，丰姿、态度、身手，无一不臻美善。某福晋日往厢楼独坐，凡宫中供奉及堂会，尤无不注意。后遂招之邸中，结为膩友。某贝勒心勿善也，而怵于阉威，亦无如之何。某岁夏，汉口忽来一贵游，声势煊赫，自称贝勒，所携眷属曰福晋，日事遨游，殊不与官场通往来。众咸异之，或告于瑞澂。澂命人往覘之，彷彿言是某贝勒。澂骇曰：“某贝勒来此，而不告我耶？”欲自往拜之，幕客某止之曰：“是必有故，得勿福晋为真相，而贝勒则膺鼎耶！”澂憬然若有所悟，乃使警厅密为防范，而已则微服往窥之，果非贝勒；及福晋出，则

似曾相识，确为某邸中人物也。于是令警厅出其不意，捕男子出，福晋未之知也。警长严诘之，始供身系伶人，为福晋所劫，令与俱来，冒贝勒非己意。正研鞫间，忽激遣人传语：“已得京中急电，访问福晋消息，今姑拘留此伶，由我电请京中，得复办理可也。”旋得电“速令回京，勿事逗遛。诚恐体面攸关，徒滋众口，自不必在汉口办理”等语。乃遣人以电示福晋，恳其即日返京。福晋犹大言：“须释杨伶偕行，否则立电京，撤去尔等差使”。语甚强项。激请福晋启行后，始释放。福晋不允。激不得已，乃命差官护送还京，实则不啻押解杨伶也。既至京，福晋竟使杨伶自去，而身归邸中，差官不敢与争。及见贝勒，第言护送福晋而已。贝勒亦不追诘，慰奖数语而罢。差官回鄂，含糊复命。适革命义旗起，亦无人复究其事。民国既定，京师新闻界中有揭载其隐者。盖福晋回京后，仍时与杨伶并辇往来。因记及鄂中事，为贝勒所见，乃驰总统府，泣诉袁氏，谓报界污蔑其名誉。袁氏乃特命警厅查禁报馆以慰之。然福晋秽史，业已喧腾人口，无可掩饰矣。

○磨盾秘闻 十二则

咸、同间，有忠亲王僧格林沁者，武艺盖世。时率兵平捻，驻紮山东济、历间，门下食客以武技名者数十辈。有贩羊肉者，衣服破敝，肩荷担一，每日过门以为常。一日早归，日未晡，下担憩息邸门外，出胸旁所插短烟杆，盛以烟，燃火吸之。府门左右间石狻猊二，贩夫倚之，且弄其所衔烟。吸毕，突趋而问閤者曰：“吾闻王善武艺，且门下多材，其技果何若耶？”閤者置不理。再三问，閤者益鄙之，掉首入内。贩夫怒，举石

狻猊各旋之北向，遽去。閤者出见，怪之，思必贩夫所为，惊且惧。时王适他出，閤者恐归受责，奔告食客。食客思旋使复原状，卒不能动少许。方喧嚷间，王归见而异之，以问閤者，閤者以实告。王曰：“人可致乎？”閤者曰：“晨必经此。”王曰：“宜留之。”次晨，贩夫来，报于王。王出，令其复旋之南向。贩夫执石狻猊足，以肩腹荷之使旋，如举桌然，王称善者再。既顾见担中盈羊肉，命买二斤。时肉值低，每斤不过三十钱。王命仆往取钱，不计数，竭仆之力取之以与王。王以二指摄立持之，太前足趋后，太后足趋前。顾命贩夫取之，不能动；力取之，终不出一钱，以担绳贯指下，向抽之。王见绳将绝，贩夫汗涔涔下，恐前仆也，命已。出钱，钱已十八九碎。贩夫乃伏拜谢罪。王曰：“子所谓质美而未学者也，然亦难矣。”命赠钱十贯，布十匹，遣之。此事某先生为予言。先生固昔日之投笔从戎，久历行间者也。先生复谈数事，因并志之。

同治六年十月，铭军追捻匪至赣榆县。时捻势已促，而渠魁任柱殊死战。部下有潘贵陞者，与铭军马队营官邓长安为中表亲，久陷捻中，忽愿投诚，密语邓：“自矢刺任柱为誓，功成乞上赏。”邓携见刘铭传，刘谕不必薙发，如得手，保二品官，赏三万银。是日下午，中军驻县西门外，左、右军驻东南、西南两处。正造饭间，探报捻大队由东南来，即拔队迎击。任柱御之，未交绥。潘见任柱来，驰马迎之。任问：“何以得回？”潘曰：“中表邓某保留得不死。”问：“何以不剃发？”潘曰：“我伪对刘帅言，留发以便出入两军间，劝大王降也。”任问：“刘帅现在何处？”潘指从西来有白龙长旗者，即刘帅坐营。任即传令攻之，潘出不意，奋手枪击其背，毙焉，遂急驰回阵报刘帅。刘不信，将斩之。潘曰：“且复覘之。任柱死，

其队必哗乱；若不哗乱，则任未死，大帅杀我未晚也。”顷之，贼队果哗嚣而退。左右两军合击，大破之，追杀四十里，斩万余级。有黄旗马队善庆者，旧隶僧王部下，王薨，遂从刘。其时亦迎击，争潘功以为己功，得上赏，而潘遂仅得三品官、二万银矣。故奏报中死任柱者为善庆，非潘贵陞。同时有伪卫王李永，伪曾王赖汶光，皆被官兵击散。永逃，往投李世忠，世忠缚献安徽巡抚，斩之，赖汶光逃往扬州，为华字营统领记名道吴毓兰擒，斩之。

皖人朱某者，读书应试，年逾冠不能青一衿，忿而弃去，从军为书记。展转数年，随大军度关陇，隶统领陈姓麾下。统领系记名巴图鲁，饶具武勇者也。朱年少，貌翩翩，性秉和蔼。统领甚倚重之，为同僚所不及。一日，统令忽独召朱入，夜饮极欢，既醉，留与同榻，朱不可，拔刀将杀之。不得已，勉从焉。及登席，始知统领为女子，且处女也，大乐。朱由是每夕必宿统领所。同寮咸鄙之，以朱必为龙阳矣。无何，统领腹渐大，将产矣。大惧，无策，又不敢冒昧堕胎，商于朱。朱忞愿直言禀大帅。时征回事急，左文襄督陕甘。朱乃举木兰故事为言，谓必不见斥，从之。文襄得禀，大惊异。欲奏闻，幕僚止之曰：“古今时势殊异。今朝廷方猜疑汉人，恐事涉欺罔，反因之得罪，不如其已。”乃命朱袭陈名，统其军，陈于是易弁而钗矣。后朱从征回国，得功升提督。请归家，更纳二妾。陈大怒，挟其资财与所生子居甘肃省城，遂与朱绝。初，将军多隆阿由湘入陕，道出荆子关。军中募长夫，有童子应募而来。面黧黑，且多痘瘢，且硕大多力，人绝不料其雌也。初入营牧马，继拔为正目，得洊升至记名提督巴图鲁。雄飞十年，一旦雌伏。奇矣。江夏范啸云游戎，曾隶其麾下，言其为人豪爽，

绝无巾幗气，独喜与文士谈。其以身事朱，殆即赏识于牝牡骊黄之外者也，洵奇人矣。某君欲为作《铁马缘传奇》，未果。朱之好色而背此英雄，令佳话不完，宁非薄幸之小人哉！

湘、淮军中为激励部下计，保奖极滥，部册载记名提督八千人，总兵不下二万人，副将以下，则车载斗量，不可胜数矣。故提镇大员，苟欲得实缺，非督抚密保不可。有桐城人陈春万者，农夫也，多力而有胆。同治初投湘军，随大军转战出关陇，亦保至记名提督巴图鲁黄马褂矣。左文襄颇喜其勇，然以其无智虑，又不识字，十年来位不过营官，不但无简任之望，且并数营统领而不可得，郁郁不自聊。文襄既出关，陈营又裁撤，更无赖，贫不能归。迨文襄班师回任，陈欲面求一差委。及见文襄，忽向之称贺。陈骇曰：“标下来求中堂赏饭吃耳，何贺之有？”文襄曰：“尔尚不知耶？尔之印较我印大且倍也。”陈愈不解，文襄乃命设香案，命陈跪听宣旨，始知己特简肃州镇挂印总兵。廷寄到已数日，正觅其人不得也。清制：挂印总兵，体制尊崇，与寻常总兵夔异。其制盖始于雍、乾时用兵西南，年兵诸帅所奏请，例准专摺奏事，不受总督节制，如定化镇总兵，乃挂定边左副将军印之类。时文襄颇疑陈以同乡情谊，密求李文忠而得此缺，甚忌之。盖因肃州镇出缺时，例由文襄奏报。即随摺报二人以进，而皆未用故也。后始闻内廷人言，是日，军机开单呈请简放时，帝笔蘸朱太饱，未及见文襄所保之人，而朱墨已滴于陈名之上，帝遂下笔补之曰：“即此可耳。”陈乃得之意中外，亦世俗所谓巧运也。不二年，谢病归。盖齟齬者多，终不克安其位。

张勤果公轶事颇夥，某君偶述之，乃最书其略如下：公讳

曜，字朗斋，本浙之钱塘人，世居吴江同里镇。少年斥弛不羁，恒见恶于乡里。一日为其戚陈批颊而训之，乃大悔恨，走河南，投其姑夫光州知州蒯其。蒯以其无业，不之礼，月给数金蒙养而已。勤果壮伟多力，食兼数人，署中两餐不得饱，乃日私食于市，所得金辄不敷，而衣褴褛不顾也。时发捻交哄，各省戒严，光之绅民募乡兵为捍卫计，请于州守，委一人统之，合署无愿任者。勤果请行，蒯许之。遂部勒乡兵壁城外。未几，有捻之大股窜州境。勤果率所部遮击之，斩获无算，捻遂溃。盖为僧忠亲王所败，尾追而至此者。贼退而王至，勤果率众跪迎道左。王壮之，询击贼状，大喜，立畀五品翎顶，以知县列保。不二年，洊至河南布政使。因得罪巨绅刘姓，刘族有为御史者，劾以目不识丁，奉旨改南阳镇总兵。仍统所部号为嵩武军者，累立功于河陕、关陇间，擢提督。光绪初，入卫京师，膺慈眷，授山东巡抚。值岁大饥，勤果捐兼俸，并集巨赀以振之，全活无算，山东民至今感之。刘御史后为知府，被劾归，贫无聊赖，乃与勤果通殷勤。勤果岁必以巨金贻之。其书报，则钤以“目不识丁”四字小印，亦谑矣。勤果后被劾，发愤读书，延通人教之，文学大进。其书法尤胜，有颜之骨、宋之肉，颇秀健，尺牍亦隽语络绎。或云其夫人甚通翰墨，得于阉教者为多。勤果最敬礼其夫人，终身不置姬侍。相传有同官自夸不畏其妻者，勤果色变曰：“子母然，夫人可不畏耶？”其风趣类此。

勤果之部将有孙金彪者，亦奇士也。与勤果同乡里，居盛泽镇，未达时即以勇侠称。父名孙七，精拳技，恃博为生，有枪船四五十艘。枪船者，首锐棹双舳，瞬息百里，益首置大铤一，中藏四五人，内河寇皆恃此为利器。七有德于镇，镇之人无贫富，皆服焉。七既死，金彪年仅十四，入武庠为诸生，

群枪船仍奉之为主，设博场于镇。金彪年虽少，独能以兵法部勒其众，刑赏无所私。时苏城已为粤匪所踞，镇有富人黄某者，虑贼来镇劫掠，密通款于嘉兴贼酋，得伪檄，民赖以安。是江浙商贩自上海出入于贼中者，辄以盛泽为枢纽，镇益殷富，事无大小，皆阴决于黄。会有小鬼法大者，邻镇大猾也。闻盛泽繁盛，率枪船百艘，莅镇设博局。既而忽思大掠以投贼，已密定期，黄闻之大恐。金彪之党谓黄曰：“并世有英雄而君不知，毋怪君束手无策矣。欲制小鬼法大，盍用金彪乎？”黄大喜，盛筵款之，金彪允诺。会有皖北巢湖粮艘千人，避乱萃镇上。金彪往说其酋助己，遂与小鬼法大战，擒而磔之，尽夺其舟。于是设保卫局，集枪船团练为战守计，事皆一决于金彪矣。初，金彪之灭小鬼法大也，举盛泽附镇，使举酋设博局以为酬。巢湖自恃功高，欲分盛泽博之半。弗得，则怏怏不能平。金彪度巢湖终弗戢也，思并之。会巢湖生日，金彪载羊酒往寿，而伏枪船于芦丛中以待之。饮博至暮，谓酋曰：“今夜月色大佳，吾两人驾小舟纵饮湖上，可乎？”巢湖从之。中流酒酌，金彪请以铳击宿鸟赌胜负。酋三击不中，忿甚。金彪曰：“我一击便中也。”遂洞酋胸，毙湖中。众大噪，伏舟尽出。金彪手佩刀，号于众曰：“若主欲为盛泽患，故除之。若毋恐，从者听吾约束，否则驾尔舟归乡里，决弗汝歼也。”众皆降。于是金彪势大盛，苏贼睨之莫敢犯。会李文忠克吴江，金彪散其众，以保卫功授千总。东南大定，生计日拙。张勤果返自河南，赏其智勇，挈至陕，以功擢记名提督，授陕西汉中镇总兵，赏黄马褂。光绪壬辰、癸巳间，统嵩武军驻山东之烟台，为东军冠军焉。当金彪设保卫局时，一日，闻渔父诟曰：“孰谓孙氏守法者，乃取我大黑鱼而不与值。”夜既半，金彪忽呼庖人治鲙，庖人求鱼不得。方咨嗟间，一卒以鱼献。命渔父质之信，遂斩

以徇。自是所部肃然，全镇以安。识者早知其为将才也。

四川某令积有宦囊，欲赆还其家，患群盗纵横，迟疑未行，适表弟曹某至。曹固以拳勇闻，力敌百夫者也。令大喜，置酒洗尘，终席夸曹不去口，并言欲护赆还家，今得其人矣。幕客蔡氏弟兄请曰：“令表弟之武艺，可赐观否？”令目曹，曹慨然曰：“可！”即撤席，虚中堂，曹挟两白刃起舞，光闪闪不可逼视，座客皆嗟异，蔡氏兄弟无言。令曰：“何如？”蔡曰：“不敢言。”令问：“何故？”蔡曰：“以君之表弟也，故难言。”曹怒曰：“君薄之乎？君能之否？”蔡曰：“操若技以往，命且不保，何论囊中金？”曹不服，欲观两人技能。蔡顾仆曰：“以我兵器来。”仆去，携枪一、刀一、盾一至，置堂上。两蔡曰：“献丑矣。”一持枪，一持刀、盾相扑击，往来跳跃，轻如飞鸟。既而斗益急，如飘风骤雨。座客皆目眩，不辨其为弟兄枪刀也，良久方已。曹大服，因曰：“两君之能，何不作镖客，可得重酬，乃寂寂甘居幕中耶？”蔡曰：“我两人故保镖者也。某年在京师有布镖银三十万，欲保赴苏州。镖行难其人，金曰：‘非蔡氏兄弟不可。’我家南中，亦欲藉此归视，乃许之。既行，入山东境，天雨道泞，留止客店。偶倚店楼间，望见对楼一少年倚窗观书。时予方吸烟，少年嘆曰：‘好烟！此南中香奇也。’余因寂寞，过少年谈，携烟一包赠之。问姓名，不答，但云：‘君将欲何往？’告以故。少年摇首曰：‘近日绿林豪客甚多，前行大不易。’正谈论间，楼下有过者，虬髯绕颊，肩青蚨十数贯，忽失足颠仆，童稚环睹而笑。虬髯徐起，理其钱，仍肩而去。少年目送之，不少瞬。余曰：‘此行路者，久注视何为？’少年笑曰：‘君不知绿林中暗号耶？虬髯，盗也。跌非真跌也，为暗识于阶下。其党过此，

即知镖银在店中，以便认明会集，下手行劫耳。公身为镖客，而不知此等关目乎？’予惶悚而退。越日天霁，次晨将行。少年携酒一壶、熟鸡一只，直据上座，取鸡、酒且酌且啖，大言曰：‘我来观汝等长技，何不一试演？’我兄弟遂取矛、盾，击刺于前，尽生平之能以贡之。少年曰：‘命可保矣，镖银则难保也。’乃曰：‘奈何？’少年曰：‘此亦天缘。吾当送汝曹一行，惟吾言是听则可。’因诺之，遂偕行。先走数程，少年皆曰：‘无妨。’又安睡。一日，少年曰：‘明日宜早住店，且须住某店有楼者。止吾辈一团住，毋留外客。’如其言。比晚，少年令尽移囊银置楼中，约曰：‘汝兄弟各携器械，守前后门，楼上我可独当之。仍令一仆侍我。汝等闻有声响，勿妄动，我命汝乃来。’是夜，予兄弟在前后门，迄不见盗至，但似闻院中有刀杖声。少年不呼，不敢入也。天将晚，少年始呼曰：‘幸无事矣。我杀盗十数，盗退矣。’某等错愕，少年拉至楼后院中，地上血迹淋漓殆满。问所杀之盗今安在，少年曰：‘已移掷二十里外矣。两君前途珍重，更无他虞，吾亦从此别矣，一言奉赠：此后勿再保镖也。’言毕，飘然去。某等召楼上仆，询所见。仆曰：初无动静，少年但对灯默坐。近三鼓，屋瓦戛戛作响，少年已不见。即闻后院有刀杖声。未几，少年又在座。如此者数次。忽一人闯然立灯前，绕颊虬髯如猬，忽与少年俱不见。少年俄又还座。闻楼下大声曰：‘究竟楼上何人？’少年应之曰：‘九郎也。’楼下啧啧太息曰：‘何不早言？徒伤兄弟无数。’后遂寂然。终不知少年为何许人。我等自此不敢保镖。今君技尚不如我等，可挟重赀远行乎？”曹唯唯而退。

唐将军者，河南人，淡者忘其名。嘉庆初，川、楚教匪作

乱，唐在军屡立战功，军中获贼妻女，每赏军士。一日，获贼头目妻，国色也。唐请于主帅，欲得之。主帅曰：“以赏兵则可；汝弁也，不可。”唐曰：“不为弁，可乎？”主帅曰：“不为弁乃可。”唐遂辞官，挈丽人还乡。年余无事，且病，病甚剧。时教匪有苟文明者，麾下朱漆火枪三千杆，号“无敌”。杨宫保遇春亦患之。诸将聚谋曰：“我等殊血战，唐某独闲居，今病于家。病而死，可惜。不如劝之出，助我辈立功。”杨宫保及与唐素善者数人往迎唐，唐病甫痊，具言文明难破状，因劝之出。唐曰：“我出不必至军中，诣贼中为间可耳。我谋文明必以夜。诸君归，视贼营号火起，即发兵援我。”谋将诺之。唐投贼营，文明爱其武勇。又机变能察文明喜怒。文明倚之如左右手，所卧室他人勿能入，惟唐与偕。文明好男色，唐掠美童献之，文明益喜。前后凡得变童四，进文明。因醉文明以酒，令四童子侍寝。夜三鼓，唐察文明已睡熟，鼾声大作。试呼之，不应；以手撼之，不动。犹恐其醒，解衣入被，抱而撼之，文明仍熟寐。唐急起，取佩刀断其头。披衣潜出帐外，乘骏马遁归。唐去移时，贼营始觉，急来追。唐发号火，官军望见来援，贼乃退，三千人遂皆哗散，唐之力也。后滑县教匪起，唐从杨宫保往剿。杨率手下亲兵二百人，行至道口，侦者曰：“此贼巢也，宜由他道走。”宫保曰：“我来剿贼，无避贼理。”当即进道口，唐请先往探之。既入，见群贼方烧羊肉饮酒。唐竟升座饮啖，贼以为其党也，不问。饮毕，唐忽起，拔刀杀数贼。贼惊，群围击之，唐力战死。杨宫保在外闻喊杀声，即与二百人俱进。遂破道口，夺唐将军尸以归。

河南孟县有苕渭清香，本秀才，好习“易筋经法”，相传其法为岳武穆所遗也。苕习之颇精，力能屈铁。大铁钉长尺许，

错置三指间，指一动，已曲如钩。友或戏之曰：“案头石砚颇厚，今欲碎此砚，毋令案动摇。当饮君酒。”苕答曰：“此酒不易得饮。”以手微抚砚，案未动砚已碎，以故苕名闻于四方。尝为友人自陕中送万金归豫，盗四人尾之行，皆狰狞少年，各以布裹双刀插腰间。见苕孤身客，挟多金，料必能成事。不测浅深，随十数程未敢下手。将近河南境，苕住店前屋，四人住后屋。苕往见四人，问：“公等将何往？”四人曰：“某等诣河南访友耳。”苕曰：“非也。公等实为我来。亦知河南有苕渭清乎？即我是也。如不信，请视院中石。”盖院中大石长丈许，厚阔各尺许。苕以手上下按之，随手成数段，四人者相顾色变。苕袖出白金八两曰：“诸公远来，今空归，恐缺旅费，以此备一夕之餐。”四人亦不辞，是夜未曙，先苕行矣。时少林寺有梅花和尚者，拳法极高，屡邀苕角艺，苕不住。后苕适某处，道经少林寺，梅花和尚预知之，遣徒数人，候于寺外。苕过，共邀之入。梅花和尚出迎，喜曰：“慕苕相公名，如饥如渴。今日见过，真天幸也。”留苕饭。饭毕，和尚请曰：“愿赐教。”苕不可，和尚请之益力，苕乃与偕至大殿。和尚作势，遥立呼苕曰：“苕相公，任汝有何武艺，尽管使来。”苕亦作势敌之。两人作势殿上，于手搏法谓之遘风。相持既久，和尚忽奋擲一腿，苕侧身避，以手按之，举于空中，随以掌拍脚心。和尚上窜，顶撞于梁，复下坠地，半晌方起，拜于苕前曰：“相公真天人也。”苕曰：“我所以不愿交手者，知汝与我功夫不同，汝欲及我，须再加十年功，未卜能成否也。虽然，亦难为汝；若他人，则脑浆破矣。”苏州有善手搏者曰：“金瀑山游大梁，与苕相遇，交甚厚，终未敢角艺。或问金曰：‘河南拳勇，高手几人？’曰：‘甚少。’曰：‘君能胜苕渭清乎？’曰：‘是何言？我曹纵能技击，然身体皮肉也，若苕渭

清则铁石且不如也。皮肉不能敌铁石，况过于铁石者乎？’”

康熙末，南京甘凤池为天下拳师第一。尝遍游海内，访求能者。至四川某山古寺中，有徒数十人从师学艺，甘亦与焉。庙中一老僧，年八十矣，一腿偏废不出。一雏僧才十余龄，见甘等习艺，曰：“汝等胡为，终日轰轰，师父将命我殴汝等矣。”言毕，出寺去。甘不为意，师曰：“雏僧言非无意，俟其归，试勦令出手，一观何如。”雏僧归，甘如言勦之。雏僧笑曰：“前言戏耳，我焉能解此？”甘固请之，雏僧即举拳挥霍。甘之师者，双目瞽矣，侧耳听之，惊曰：“拳景极高。”因命甘曰：“汝试往见老僧，当有以教汝。”甘肃衣冠，诣老僧求见。老僧坐禅床，曰：“汝所能，我已知之矣。汝视我墙中碑非完好者乎？”甘视之，墙中砌有石碑三，果完好。老僧忽伸病腿奋击墙上，其腿较不病者转长，墙屹不动而三碑齐折。老僧曰：“此谓内功，若汝所为，则外功耳。充汝之能，此一腿可使墙碑俱倒，然碑不得断也。”甘大服，请从之学，尽得其秘以归。甘后家居授徒，一僧至门外化缘，予之钱不去，予之米不去，问何所欲亦不应。甘徒皆刚暴好事，怒殴之，僧亦不动，群起奋击，僧仍凝然若不知被殴者。徒大怪之，趋告甘。甘出，僧起立曰：“君在家甚善。明旦约某处城根相见。”甘如期往，僧已先在。僧曰：“我与君之能，尚用较量乎？但我来，与君一验功夫何如耳。”甘曰：“惟命。”僧坦腹负城墙立，曰：“君先拳我腹上三，我亦还击三拳。”甘即运拳击僧腹者三，僧不动。甘念僧腹能支伊拳，艺非常矣，转惧僧拳己勿能胜。然不得已，亦坦腹负墙立。僧奋右臂击之，拳且及，甘倏蹲地，拳从肩上过，深入城墙尺许。甘骤起肩其臂，臂断，僧色不变，徐以左手扶右臂出曰：“果然好。后十年再相见。”后竟不来。

甘尝遇少林寺龙僧吉小山于旅邸，龙吉小山者，与白眉和尚齐名，少林寺最高手也。问知甘姓，且南京人，即曰：“甘凤池，君何人？”甘诡言：“身系凤池之侄。”僧曰：“然则名家子弟必工手搏法。”甘逊谢曰：“粗能之，而未精也。”因与较拳法。初亦相当，无甚高下。既而用器械，僧使铁筋筋。甘见柱石下垫旧铁刀，即起柱石，取刀敌之。斗良久，正吃紧时，甘挥一刀去，计必中僧，万无解免之理。僧头忽缩入项，较寻常多缩入寸许，刀从顶过。甘投刀下拜曰：“我师也。”遂师事之。比归，终不敢言身即甘凤池也。甘官侍卫时，偶于宣武门外闲行，见一道士从城内出，隆冬披葛衣，流汗满面，其行甚疾。甘见光景非常，急避之，道士已从身畔过，擦其肩。甘立不定，坐肉铺木墩上，压墩至地，道士不知何往，木墩碎若粉矣。甘无事，为贩马客医马。新马未调良，欲踢人，皆就甘医。甘以铁棒搅马后窍，马怒。甘坦腹受其踢，仍搅不已。马腿酸，蹄痛，不复踢。则更易他马，盖日医数十马以为常。甘既老，犹保镖，旗书“南京甘黑虎”，盗望见之，皆敛手退。舟行至湖广，有女盗三人，在水面飞步至。甘坐船头看书，心甚异之，故示暇闲，仍一手持书，一手执枪以待。一女登舟，即夺其枪，二女助之，甘遂为所杀。甘之子尝习父艺，一日，慨然曰：“我学父艺，艺如父止耳。当尚有进。”遂出外不复归，闻父死乃归，归而复建甘黑虎旗号。保镖赴湖广，至父死所，亦坐船头观书，三女盗复从水面至。甘子闻父死时右手执书，左手执枪，乃左执书、右执枪以待。一女甫登舟，急以书扑其面，而枪中腹矣。女坠水死，二女遁去。

罗提督思举者，四川人，少为剧贼，犯案甚多，县令擒之至，杖杀之，薄棺埋郊外。罗夜复苏，撑棺破，掀浮土而出，

逃入 国匪大倭子党。大倭子素闻其名，如虎得翼，引为心腹，所卧室惟罗得入。大倭子凶暴，每以非理虐其党，党人有阴欲谋之者，恨力不敌，计非罗莫能办此。乃厚结罗，且告之谋。罗亦恶大倭子之为人，许之。值盛暑，大倭袒腹卧室中，罗入登其床。大倭子有铁烟筒，头锐若枪，坐卧自随。罗取烟筒两手握之，力刺其腹，洞入里矣。大倭犹能跃起，湣罗倒地。罗复起扑倒之，大倭子死。罗为众所不容，走归。时川、楚教匪未靖，罗投官军示自效。乡勇头目皆夙知罗之为人，言于帅，斥勿用。罗不得已，将转投教匪。途中遇老姬，相其貌曰：“汝意非欲投贼耶？是断不可。”罗异其言，问：“何适而可？”姬仍劝令从军，且曰：“自此富贵至矣。”罗念军中惟一千总与素好，因往见之。千总留吃饭，问罗技何者最优，罗曰：“某颇矫捷，高数丈可腾身而上。”千总曰：“今教匪聚某山，山壁立，莫能上，正无策破之。汝若破此贼，大可进身。”罗诺之。千总为言于帅，帅问罗需众几何，罗曰：“此非与之战也，乃为偷寨计，需火药五十斤，无需随人。贼山高，亦非他人所能登。”帅疑罗诳药，固欲派人随之。罗因请与二十人俱。天傍晚，同至山下。度山势无路可上，惟一处山腰有枯树，可缘附之。而树去地尚远，非超跃可及。因还营，索长木数十株，用绳束之，令二十人扶使植立。罗带火药及火升木颠，跃及树，由树再跃登山，猱附而升，伏于丛莽间。俟夜深潜出，就贼营四面放火。贼仓猝不及备，多烧毙。黑暗中又不知何处兵至，狼奔豕突，自相残杀及残踏死者无数。罗仍伏草中不动。天明视之，贼营尽焚，贼俱散去。罗出割死者首级十数，持以归，诣营报功，帅始收用之。自是每战辄陷敌，累功至今官。任四川提督时，年已七十，两袜犹能各带铁条数枚，于署后设木梯，高四十级，日上下数十次，故矫健至老不衰。既贵，与人言不

讳作贼，并于向被埋处建书院，以志不忘。

善缉捕之役，其技往往与剧盗争名。桐乡陈秀才言其尊人行贾山东，遇一客亦陈姓，尝与象戏，客局败，以其子拍几上，曰：“唉！”棋已嵌入几中，与几面平。陈大惊，加物色焉。客曰：“我山东名捕也，今退，不复为矣。”陈曰：“以君之能，任缉捕必称职，何退为？”客曰：“某当捕役时，实有能声，顾因是几得祸。某岁，邻邑有大窃案，邑之捕人不能缉，稟令聘予往。予勘被窃家墙垣，了无出入踪迹，知必远来高手贼，辞不易缉。令再三请，予曰：‘试访之，获否未可必，亦不得限时曰。’令诺，给银作旅费。某遂各处寻缉，偶过一村，见有大户新盖房屋，约百数十间。因于对门茶店小坐，漫问此屋何年兴盖。答言：‘本年。’‘主人土著乎？外来乎？’答：‘以外乡迁来。’问：‘何业？’答：‘不知。’予心动，即于村中僦屋暂居，日诣茶馆吃茶，且与大户仆人通款曲。亦皆系新来之人，不能知主人底蕴。但言：‘主人年七十余，双目皆瞽，此间无亲戚往来，约逾月即远出一次。出必以夜，从水路去，亦不知诣何处。’予因留意，探知伊主某夜当出，先于要路遗粪，而伏于暗处窥之。至三鼓，见二人携灯导一叟出，灯竟前走，并不需扶掖。叟步甚健捷，遇遗粪处，叟俨然旁走避之，并不践粪。予心知其瞽伪也，是可断其非善类。俟其归，往见其仆曰：‘某江湖算命，落魄无聊。汝主多财，幸荐某一推算，获钱当分用之。’仆曰：‘诺。’翌日，仆奔告予：‘主人候汝算命。’予即往，门者引之入。屋甚深，凡进一层屋，则一重门闭。至最后一层，见叟扶几南向坐。予揖之，叟亦不动。预言：‘宅上何人算命？’叟笑曰：‘子为算命来乎？子非山东名捕陈某乎？’某大惊，然心念此时已无路可出，既为

猜破，不承认则反示弱。慨然应之曰：‘果然，我陈某也。’叟曰：‘是矣，子姑归，三日内听覆信。’复令人导予出。过三日，无消息。予复踵其门问之，门者传言：‘信已送君枕边，何尚未知？’予归，搜视枕底，则白金二百两，白刃一柄，赫然存焉。予悸欲绝，急往白县令，言末由缉访，噤不敢言叟状。自是有戒心，辞役，不复作捕人矣。”

又有京师老番役一，缉捕最有名，因老退役。后京中连有大窃案，提督严比番役追缉，讫无影响。众役窘，求助于老番役。老番役往被窃家勘视，曰：“京城土贼及外来者，予无勿知，未见有此高手。当留意细访。”久之，无端绪，惟察某处有业薙头者，光景非常。因与游，不能测其底里。念京师除此人更无可疑者，拟下手擒之。薙头铺对面有空屋，老番役常偕薙头者于中闲谈。是日，老番役遣其徒伏空屋后门，徒能运五十斤铁锤，戒之曰：“但门内有人出，急击勿失。”徒携锤往伺。老番役乃约薙头者至空屋中闲谈，均立廊下。薙头者两手扶阑干，老番役佯与谈，举手欲按其手。盖老番役长技，但经伊按住，无得脱者。甫欲按下，薙头者已觉之曰：“嚟！汝欲何为？”老番役不答，急按其手。薙头者忽用蛻皮法，抽两手出。老番役所握者，皮两把而已。其徒在后门外，瞥见一人出，急挥锤击，不中，中地，黑尘坌起。薙头者竟杳无踪。

○小德张

隆裕太后权力远不及慈禧，而亦有宠监著闻，卓者小德张之能继靴子李而兴也。顾小德张之势力与资富，虽自不及李，

相传亦有百万私产。在宣统朝，大吏奔走其门下者，实繁有徒。民国而后，太后既退居深宫，小德张尚能拥资自乐。惟群监已失婪贿之路，皆欲朔饥欲死，闻小德张独富，遂一见即向之索钱。小德张绝足不敢出宫门一步，并其私宅亦不敢归。然其在前门外大栅栏所开最巨丽之洋货肆，名曰“德义”者，尚金碧耀煌，购物者肩摩毂击也。隆裕下世，小德张遂出宫居私第，公然又为某金店之主人翁矣。得此郎君，于以殿二千年来宦寺之局，即非天之骄子，亦历史上不可不载之人物也。

○春阿氏案

光绪晚年，京师有一奇案，几与前此之四大奇案并称。后虽雪昭，而罪人未诛，冤者又已卒，诚憾事也。初，满人某者，居东城某胡同，有世职食禄，不事事，娶妻亦旧族，即春阿氏是。有后母年尚少，夙著艳名。父死，颇不安于室，然亦未有新著之秽史也。氏貌美而性烈，然事姑孝。满俗：姑媳之间，礼节繁缛，凡早晚问安，以逮饮食、起居、坐立、言动之细故，无不严辨尊卑上下。姑虽年少于媳，而名分所在，责备褻苛，且生性奢糜骄倨，又家渐中落，奴婢星散，至中馈■圖之事，亦须媳代之，而氏服劳奉养，迄无怨言。某性颠顶，嗜酒与博，既不更事，复难养家。氏守常禄及出私蓄以附益之，不足则恒忍饥，人皆知其贤。无何，姑之丑史渐著，所欢者为某旗佐领。禄入亦不敷，则更介绍他金店友以分其劳，故某之门渐如市，秽声四播。某时闻同辈中讥刺，疑之，始留心窥察，信，则大愤，声言欲与金店友为难：非得千金，将擒而置之步军衙门。语且侵佐领。二人惧，以告后母。后母谓：“是混混

者妄言耳，尽听之，彼必无奈何。”一日，俟金店友既入，彼竟伏入于门侧，俟其出，要击之。金店发长跪求释，署券百金始罢，自是不敢复至。后母知之，恨甚，自是常外出不复归。会母有侄某者，亦无赖，与某素不相能，平日见面不交一语。母既憾某不已，思侄可制之，乃嘱金店友以财饬侄，侄果愿效驰驱。是晚，母忽返，侄挽他友醉某以酒，扶掖而归。则见妻房中一男子翩然出，一瞥不见。大怒觅之，诟厉不已，挟其妻无算。妻以其醉，忍受之，不与较。久之，鼾寝矣。姑召媳入，语某无礼状，反劝慰媳。氏言：“彼醉，儿不与较可耳。业已如此，抱怨亦奚益？”谈良久，始归房，乃从旁榻寝。盖某性暴烈，酒后恒不令氏同卧，或非招之，氏不敢自由行动也。比醒，天已黎明，某殊无声息。氏意彼酣恬，亦不为意。出房如厕，过姑室窗外，灯火荧荧，犹闻人寝语，太息不已，自言：“家道如此，何以持久？”欲乘夫醒婉劝之。入房审视，不觉惊晕，盖夫已僵卧血泊中，颈上刀痕缕缕，亦不知于何时被人杀死矣。出房惊呼：“有盗！”姑跃而起，若预知者，问：“安得有盗？盗安在？”氏不能对。姑入视某状，大哭曰：“杀吾儿者，必记日间痛拊之仇也。”因立命人缚氏鸣官。氏乃悟陷害之故，自思身命如此，辨亦无益；但此非美名，即亦不承，官其奈我何？既付有司，姑历述当日夫妻反目状，且及房中有男子窜出事。官知为暧昧，而疑氏朴素婉笃，非不贞者，姑妖淫若此，情大可疑。然氏但供其夫不知为谁何所杀，亦无房留男子事，而绝不及姑之有外遇。及访舆论，人言凿凿，皆指斥姑，顾不可据为定讞。以言导氏，氏终不肯承。或私劝之，则曰：“妾命薄，业嫁此家，复何恨？姑虽有外遇，但与杀人是否有涉，吾未目击，徒扬其丑何为？吾甘死于此。苟不能昭雪，亦命也。”始终不言，历问官三五，矢不移，案悬不能结。

无何，氏得疾，死狱中。某官始访得姑侄杀人状，而侄亦亡命黑龙江，已死。惟姑犹存，欲惩治之，而为氏旌表。革命事起，遂未果。

○贺昌运

贺昌运者，四川富家子，以道员入都营干。偶游香厂，睹一丽人，风骚冠侪辈，因注意焉。未几，托波通辞，竟成邂逅之缘，入此室处，予取予求矣。丽人乃道、咸间某相国之孙媳，某胡同巨第巍峨，家无尊长，仅一庶祖姑，亦聳聳不事事矣，故贺得出入无忌顾。某相国门生故吏列朝右者颇多，戚友通往来者，不无显赫之辈，闻其状，愤不能平。时贺竟移居相国第中，俨如小夫妇矣。戚某者，又怂恿其庶祖某诉讼，庶祖姑懦，畏贺气焰，谢不敢。后乃得相国族侄某者，诉于官厅，一时哄传都下。以贺某身为职官，犯此奸占之行为，苟不严惩，何以澄叙官方，整饬纲纪。刑官不得已，乃捕贺，置之狱。贺上下行贿，卒以五万入庆邸，而得递解回籍之判决。既出狱，丽人追与之俱曰：“以尔车来，以我贿迁。”从此双宿双飞，薄道员而不为矣。贺家故有妇，丽人愿为夫子妾。后挈之俱居沪，相国遗产为之挥霍殆尽，亦孽缘也。

○吏部鬻官案

吏部鬻官盖时时有之，惟庆邸时则定价招徕，明目张胆，较为显著耳。初，庆邸贿赂公行，外省官吏，几无不以贿得者。

言官哗然，朝旨终不问。及振大爷之杨翠喜案出，御史江春霖辈上疏力击，反得罪官之结果，言路益愤。诸谏台会议松筠庵曰：“不以法破此獠，吾终不需此乌台矣。”或曰：“擒贼擒王，固痛快之事。但机会未至，徒劳何益？吾意不若翦其羽翼，则事易办也。”众皆然之。或乃言：“今吏部员曹悉系庆党。平时为其经商卖力者，不知凡几。以予所得凿凿有证者，某事某官，咸可指数。不如从此处着手，官小力薄，纵庆欲回护，然物议如此，彼必不能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。揆之救大不救小之例，亦当易于得力。苟有动机，吾辈徐图进行，为得寸得尺计。此法殊占便宜。”众曰：“诺。”疏上，而吏部郎官王宪章者拿问矣。王宪章为某曹郎中，庆邸走狗也。每岁鬻州县官者百计，以十分之五呈庆，而自取其二，余则同侪分润焉，行之有年。至此破裂，急求救于庆邸。庆邸报之曰：“牺牲子之一身，以保我名誉。吾官尔子孙，令尔含笑于九泉可也。”王遂正法于京市。

○流星有声

同乡赵先生子敬为予言：宣统辛亥春间，即武昌举革命旗之岁也。某夜在寓，集友人手谈。方思索间，室内沉静无声，忽闻隆隆霍霍，起于空中，似雷非雷，咸疑汽车远过，然声亦不类。侍者大呼曰：“流星，光何巨也！”予与友疾趋出视之，光甚闪烁，照耀万丈，而其声即随之，愈远愈剧，回音作爆裂响，约五分钟始不见。自西北往东南，其行甚缓，不似寻常流星之一瞥即过也。是夜，见者甚多。合之各地所谈，情形大略相同。惟东南各处友人来函，则并云未见，或得止京师一地所

见欤？占验若何，则未之闻。予虽不信襍祥，惟赵君所述则甚确，并有数友证明之。